“等我们长大

我将找到你

我会尽快追随你的歌声找到你

然后我们厮守终生

是

我们来发誓”

■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2006年度法国费米娜奖

断层线

Lignes de faille

［加拿大］南茜·休斯顿　著

陈蓁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南茜·休斯顿有以细微笔触复活童年时代悄悄发生的悲剧的天才。她直击人心：童年的期待和梦幻在日常小事上撞碎，令人难为情地哭泣；未履行的诺言；爱和等待落空。没有评判，没有论证，人物一个接着一个上场，既是牺牲品，也是刽子手。

——法国《新闻》杂志

南茜·休斯顿把她在叙述上的创造力发展成特长，每一部小说都有新意。

——法国《费加罗报》

ISBN 978-7-5447-0575-2

9 787544 705752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20.00元

■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2006年度法国费米娜奖

断层线

[加拿大] 南茜·休斯顿 著

陈蓁美 译

Lignes de faill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层线/（加）休斯顿（Huston,N.）著;陈蓁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ISBN 978-7-5447-0575-2

Ⅰ.断… Ⅱ.①休… ②陈… Ⅲ.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Ⅳ.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4292号

书　　名	断层线
作　　者	[加拿大]南西·休斯顿
译　　者	陈蓁美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Actes sud,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 yilin. 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185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575-2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陈蓁美

南希·休斯顿说她写作《断层线》的动机源于阅读吉塔·塞伦尼的《德国创伤》(Gitta Sereny, *The German Trauma*),以及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伤痕"Lebensborn"(生命之源);那是纳粹为了繁衍纯种日耳曼后代而建立的"种马场",而繁衍的手段除了有计划地进行交配之外,还有在纳粹占领区窃取具有雅利安特征的孩童,再予以洗脑、教化。

不过,通往这个神秘过去的道路却绕了好几个弯。2004 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与 20 世纪 40 年代住在欧洲的外曾祖母乍看之下并没什么关联。南希·休斯顿将全书分成四条脉络,分别由同一家族的四位小主人翁为出发点描述所见所闻与所感,让读者依序进入个性迥异、生活环境不同但却都是六七岁的索尔、杭达、莎荻、克莉丝汀娜这四人主观的世界,看他们如何在为一些乍看琐碎、互不相干的事欣喜或烦扰。四条脉

络，前后呼应，环环相扣，故事的结束也是开端，而读者成了唯一可以拼凑事实原貌的全知旁观者。

所以读者从轻松、琐碎或天真的只字词组，越来越能感受到背后隐含的严肃、悲痛与深沉，而历史的洪流也许只是克莉丝汀娜家族史的背景。休斯顿更关心的是杭达为了知道“生命之源”的希伯来语而痛失好朋友大哭一场，令克莉丝汀娜没齿难忘的创痛只是得不到一个洋娃娃。读者因为“全知”，面对这种“侧写”的手法时，愈能升起无法抑制的悲恸之情。被纳粹偷来的克莉丝汀娜在纳粹家庭过着快乐的生活，休斯顿没有描绘纳粹家庭的残忍，反而惊心动魄地描述克莉丝汀娜与养母分离的场面。克莉丝汀娜得知自己不是波兰人时，第一件事是躲在浴室里唱着和小白花有关的歌，这是全书极为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这里，休斯顿超越了对“纳粹”、对“人类罪行”的指控，而指向更基本的“人类对立”与“文化认同”的荒谬。

对于喜爱历史、心理分析、对当代文学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断层线》是一座质纯量丰的矿山。译者特别想提出的是，休斯顿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描述一个“不可说”的题材时，仍不忘提出大胆的历史对照，譬如当代美国与六十年前纳粹的呼应。对于小索尔与希特勒的相似性，南希·休斯顿指出：“我相信美国正往法斯西主义移动，就某些方面来看，美国与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确有几分神似，让我害怕，不过我并非为了这一点而写《断层线》，我想借此书探索人性不可预测的一面：一个了不起的小孩可以变成庸才，一个有点古怪的小孩可以变成令人赞叹的大人。”

南希·休斯顿说她的老师罗兰·巴特一直很想写小说，但是往往为了决定人物的名字而停顿下来。而“名字”或“语辞”在《断层线》里是很

重要的角色，暗喻人物的性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到德国慕尼黑旅行时，他觉得德语“就好像一道道大门在他面前关上，让他碰得一鼻子灰”。他发现菜单上列了许多 worst（最糟糕）的菜，不过却写成 wurst（德语“香肠”之意），他因而嗤之以鼻，并发愿将来有一天统治天下，第一个要实行的法律就是大家说英语。

不同于索尔对外语的排斥态度，索尔的父亲杭达因为学习希伯来语而发现“当每个东西有两种不同的名字后，世界变得不太一样”。学习希伯来语不仅让他心情愉快，更让他从中找到镇定的力量。后来他遇见美丽的阿拉伯女孩努姿哈，新语言混合初恋的滋味，对他更是充满魅力。语言的魅力恐怕与语言原本的意义无关了。杭达尽管口中跟着努姿哈复诵除咒语，心里却翻译成：“努姿哈，你有世上最美的眼睛，我疯狂地爱上了你。”当杭达被周遭局势扰得无所适从、头痛欲裂时，他“开始在卧房里旋转，作出飞机要坠毁的样子，并说：‘ROCH，ROCH，ROCH HA-CHANAH。’在这个游戏里，ROCH 指头，HA-CHANAH 是爆炸（其实 ROCH HA-CHANAH 为希伯来语‘一年的头’，也就是新年之意）”。

杭达的外婆爱哈小时候则有太多的“名字”。她原本在德国家庭快乐生活，以为自己名叫克莉丝汀娜，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是养女，她的生活开始变调。后来她遇到来自波兰的尤安（原来的波兰名字为亚内克），两人一起探索自己的身世，尤安猜测她真正的名字可能是克莉丝蒂纳或克莉丝特卡。尤安告诉她，她和他一样是窃童，他们住在敌人家里，说他们的母语已经被连根拔起，叫她不能再唱德语歌。她跟着尤安学习波兰语，准备与波兰家人团聚。战争结束，一位美国人却告诉她，她其实是乌克兰人，她真正的名字是克拉丽莎。大惊失措的她，原以为自己会回乌克兰与家人团圆，最后却送往加拿大，被克莉斯瓦堤夫妇收养。

心神不宁的杭达借由语言发明战争游戏，而从一堆名字里仍然找不到自己是谁的爱哈似乎把“名字”的多样性看得更轻松、自由。当她问女

儿莎荻“什么是Hamburger”时，莎荻时而回答“汉堡”，时而回答“住在汉堡的先生”。有一次杭达和爱哈的女友梅赛德斯玩文字图像游戏，爱哈说：“只有跟梅赛德斯说同一种语言，她的魔法才行得通。如果她说的不是死乌鸦而是Cuervo muerto（西班牙语死乌鸦之意），杭达什么也看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纯音演唱：大家都听得懂，我的歌曲完全透明……”爱哈想借由舍弃歌词、名字，打破语言的界限？消弭语言造成的隔阂、误解或谎言？杭达的母亲莎荻一直以为自己和名字一样的“悲伤”（sad），却不知莎荻（saddie）其实是犹太语“公主”之意。沉浸在学语言的乐趣中的杭达，却也因此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他忘了除咒语避开努姿哈的毒眼，导致母亲莎荻发生车祸，永远残废（杭达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长大后的杭达变成支持美伊战争的好战分子，企图杀光阿拉伯人……

《断层线》里对立、误解、谎言、冲突林立，却始终温柔缭绕，虽然有时轻如薄雾但是不曾消失，这种“温柔”是我个人阅读这本书时很特别的感受。当我读着“狂妄”的索尔、“焦虑”的杭达或“忧愁”的莎荻时，仍然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温柔，这种感觉很奇妙，因为字面上是看不到的。

南希·休斯顿是目前国际文坛上用英语与法语两种语言写作的双语作家的翘楚，但她在法国文坛所受到的重视似乎胜过英美文坛：她在法国名列畅销作家之林，然而英美文坛仍不知道该如何归类她的作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法双语文学曾在巴黎交会并擦出灿烂的火花，当时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以法语创作《等待戈多》，成就文学经典。南希·休斯顿承续这条路，以双语创作与翻译，虽然还未能像前辈贝克特那样受到英语文学评论界应有的重视，不过已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个现象。我们相信南希·休斯顿的才华势将受到更广泛的肯定。

《断层线》荣获2006年法国费米娜奖，而当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文学奖则颁予《复仇女神》。两书主题都与纳粹罪行有关，二位作者都以英语为母语。这是因为法国的文学奖特别慷慨，还是因为非母语写作能展开更宽宏的视野？南希·休斯顿说："唯独语言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唯独母语的伪天性被废除时，我才找到要说的东西。"《断层线》译成二十种不同的语言，却迟迟未在美国发行①，个中原因，相信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一些答案。

---

① 《断层线》首先以英语写成，不过休斯顿的美国出版商希望修改内容，直到今天中文简体版出版之时，仍未在美国发行。加拿大2007年发行英语版，入围加拿大罗杰斯作家基金会小说奖（Rogers Writers' Trust Fiction Prize），2008年在英国发行，入围奥兰治奖（又译橘子奖）。

目录

1

索尔，二〇〇四年

醒来。

好像按下电灯开关，满室生光。

我一旦睡醒，就通了电上紧发条，脑筋与身体都在完美的运作状态。“我六岁，我是天才”，这是早晨的第一个念头。

我满脑子都是世界，整个世界也占满我的脑袋，

我控制并支配每个区域。

棕枝主日①早上

外曾祖母来访

爸妈还在睡觉

阳光灿烂的星期天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王

索尔 小索尔 所罗门王

我是稍纵即逝的万丈光芒

拥有不可见的万能力量

照亮世上最阴暗的角落

我六岁 能够看见万物

照亮万物 了解万物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洗把脸，穿上衣裳，整理好床铺。我把前一天穿过的袜子、内裤扔到洗衣篮里，它们会在下周被妈妈洗净、晾干、烫

① 译：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纪念耶稣在受难前最后一次步入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的小主人翁晚点会提到，所以可以不用放注。

平、折齐，然后收拾到衣柜的第一个抽屉，这一切称之为循环。每种循环都应该受到监督和控制，就像食物的循环也是。食物经由身体消化，变成我们，所以必须密切注意进入体内的食物与排出体外的废物。独一无二的我，绝不能把东西随便吞到肚子里；我排出的大便应该色泽美丽、质地良好，这是消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从不觉得饿，妈妈很体谅我，只为我准备我爱吃而且容易消化的食物，像是酸奶、奶酪、面条、花生酱、面包与各种谷类。她不要求我非得吃蔬菜、肉类、鱼类、蛋等食物，她说等我想吃，我自然会吃。她特地替我去掉吐司皮做蛋黄酱三明治，即使如此，我才吃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感到饱足。我一点点啃着吐司，让它浸润在唾液里，然后，我利用舌头将它送到嘴唇与牙龈之间，任它慢慢融解，因为我一点也不想把它吞到肚子里。“重要的是保持心思敏锐。”

爸爸希望我吃得跟正常的美国小男孩一样，他开始纳闷等秋天结束，我上小学后，我在学校餐厅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妈妈说她会亲手做午餐送到学校给我，不然，要个当家庭主妇的妈妈做什么？

上帝赋予我肉体与心灵，我应该竭力照顾它们，让它们造福人类。我知道他将降大任给我，不然他不会让我诞生在全球首富之国的首富之州，而这个国家拥有世上最先进的武器，能瞬间消灭全人类于无形。幸好上帝和布什总统是好朋友，我想象着天堂就好像是位于天上的大德州，而上帝足登牛仔靴头戴牛仔帽在牧场上闲逛，并不时射击其他星球自娱。

当萨达姆·侯赛因被人从老鼠洞揪出时，他蓬头散发，两眼尽是污垢并布满血丝，满脸移须，双颊凹陷，爸爸坐在电视机前振臂欢呼：“这才是我所说的溃败！我们会把这些卑鄙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赶尽杀绝，一个也不留。”“杭达，”正好为他端上一杯冰镇啤酒与一碗花生米的妈妈说，“小心你的话，我们不能让小索尔以为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不是吗？我相

信一定有很善良的阿拉伯百姓,就是加州这里也一定能找到,只是我刚好不认识他们罢了。”她半开玩笑半说出实情,爸爸吞下一大口啤酒:“哎哟,小黛丝,我跟你说对不起,你肯定是对的。”他一边说一边大声打嗝,妈妈把他的反应当成开玩笑,笑了起来。

我有一对很迷人的双亲,他们依然相亲相爱,但幼儿园大部分同学的父母并非如此。我的双亲看起来还很恩爱,是因为他们的结婚照和嵌着“百年好合”字眼的卡片仍旧醒目地放在碗柜上,但是他们结婚七年了!妈妈其实长爸爸两岁,我不想承认妈妈已经三十岁了,有些同学的母亲甚至超过四十岁,譬如我的好朋友布莱恩的妈妈就有五十岁,比莎荻还老。也就是说,她生下布莱恩时已经四十四岁,真是恶心,我无法相信人老了还能继续做爱,我很清楚婴儿是怎么来的,我什么都知道。

其实是莎荻奶奶为我取名字的。她一直很后悔没替我的父亲取犹太名字,所以等到孙子这一代,她不想再错失良机,而妈妈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我妈妈个性随和,总希望大家和睦相处,再说索尔可能也是基督徒的名字。

祖母对我的影响仅止于此。幸好她住在以色列,离我们很远,我几乎看不到她。我说幸好是因为我的父亲不太喜欢她,但他很怕她所以不敢顶撞她。每次她一来,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很紧张,让妈妈抓狂。等莎荻奶奶一转身,爸爸又变得勇敢,开始对她大肆批评,说她总是颐指气使,爱管别人的闲事。有一次他甚至说,他深爱的父亲阿隆也是个一事无成的剧作家,会在四十九岁那年就离开人世都是他母亲的错。妈妈说这种说法很荒唐,杀死阿隆的是香烟不是他老婆。但是爸爸说,癌症和压抑的愤怒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太清楚压抑的意义。

我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也住在以色列。他因为非常喜爱海法这个城

市，所以到了美国，他从各个城市挑中加州为定居地，因为这里的桉树、棕榈树、柑橘园与开花的灌木，让他回想起美好的过去。也是从在以色列起，他开始不喜欢阿拉伯人，原因是他在那里迷恋上一名阿拉伯少女。不过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因为他一提起这件往事就全身僵硬，不想多说，连妈妈也不太清楚这段青春恋曲。

不良于行的莎荻是家族里唯一的正统犹太教徒。她头戴假发，因为对于正统犹太教妇女而言，只有她们的夫婿有权看她们的头发，不然其他男人见过她们的头发之后可能产生邪念，罔顾婚姻的神圣与她们搞外遇。她身为遗孀坐在轮椅上，我怀疑谁会对她垂涎三尺甚至想跟她上床，不过她依旧拒绝摘下假发。

一名佛罗里达的犹太教士不准正统犹太教妇女戴印度人头发做的假发，因为印度人祭拜六手佛、象头神，由于拜这些神祇，印度人变得龌龊，戴着他们头发做成的假发的犹太人也会被玷污，因此犹太教士下令她们立刻购买合成纤维制成的假发，不过祖母觉得他夸大其词。

祖母以轮椅代步起源于很久以前发生的车祸，不过她照样到处游走，她去过的国家比家里任何人都多。她是著名的演说家，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母爱哈则是知名的演唱家，我的父亲再过不久将成为伊拉克的著名战士，而我呢，该由我自行选择要在哪一行出名，但这不成问题，出名是我们家的传统。

我和父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母亲老是游走于各大校园，而我，我有一个体贴的母亲，她自愿待在家里，不像古时候的女人，受迫于命运。

她叫黛丝，但是我叫她妈妈。没错，每个小孩都叫他的母亲妈妈，不过有时在公园里，听到小朋友大喊“妈妈！”，我母亲以为是我而回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不是啦！”她会说，“就好像手机铃声，如果你听到相

同的手机铃声响起，你铁定会惊跳起来，过了一会儿才理解到——哦不，响的并不是我的手机。”

我的声音不是手机铃声，是我的声音啊，我是独一无二的。

不管是在幼儿园或是在其他场合，大家都对我的阅读能力啧啧称奇。打从襁褓时期起，妈妈就教我看书。她跟我重复过千百次，当我还躺在四周围着护栏的婴儿床上，她是怎么来到我的身边，在我面前秀出卡片并朗诵写在上面的字，每天三次，每次二十分钟，打从我一出生就开始，所以，我同时学会读和说。我记不得自己曾经有哪个时期不会读字，因此我认识的词汇量非常惊人。

周一到周五，爸爸从早到晚都不在家，因为他得开两个钟头的车到圣塔克拉拉，他在那里有份难度很高的工作，为计算机设计程序。他的薪水很高，多亏这份薪水，我们成为双车家庭——“我们家车子比小孩还多！”他们有时会开玩笑说，因为妈妈来自六个小孩一部车的家庭！她全家笃信天主教，也就是说我的外祖母无法进行家庭计划，所以她不停地生小孩，生到没钱养才打住。我父亲虽然受的是犹太教育，但是当他和妈妈坠入情网时，他们想到一个权宜之计：变成基督徒，这样他们就有权实行家庭计划。也就是说，妻子吃避孕药而丈夫可以尽兴，也不怕弄大她的肚子，就是因为如此，我才变成独生子。有天妈妈想要第二个小孩，爸爸说一两年后可以再生，不过不管家里有多少小孩，我也不怕竞争。耶稣不也有一群兄弟？但我们从不曾听过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跟耶稣相提并论。

我父亲每月一次参加一种社团活动，大家一起讨论如何在女性工作的时代里扮演男人的角色。我不懂他为什么加入这样的社团，因为我母亲又不上班。不过，社团每个人轮流坐小板凳，说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必须接纳大家的建议，如果不从得罚做很多俯卧撑。有时候，他们集体出游，一起从事阳刚的活动，譬如登山、骂脏话、露天而睡、忍受蚊虫的叮咬，

因为男人比女人更能忍辱负重。

我实在很庆幸自己生为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男孩较少机会被强暴，除非是天主教徒，但我们并不是。

有一天我上谷歌(Google)搜寻伊拉克战争的图片，不小心发现"血淋淋"网站，在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好几百个小女孩和妇女被强暴，图片上出现她们的确在镜头前被蹂躏的字眼。不管如何，她们没有乐在其中的样子，尤其是她们被塞住嘴、绑住手脚的时候。有时候除了要她们口交、性交和肛交之外，那些男人恐吓要拿美工刀把她们的乳头割掉，但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也许只是吓唬人的手法而已。"九一一"事件的默罕默德·艾塔和其他恐怖分子就是用美工刀让飞机撞倒双子塔的，当时我才三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爸爸把我叫到电视机前看双子塔一再倒塌，同时说："阿拉伯人他妈的！"并啜饮啤酒。

我有一部计算机，放在房间的书桌上，被玩偶、图画书、外曾祖母和其他家庭礼物团团围住，墙上贴着我在学校画的图画，多亏3M魔术隐形胶，图画被撕下时不会连带撕破壁纸，我的名字索尔二字也以可爱的木头造型坐在轮子上，母亲细心地在上面撒满金箔，让它们闪闪发光。幸亏这部计算机，我能一个人玩游戏，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的双亲因为这个缘故才买这部计算机给我，让我不觉得孤独。我可以玩填字游戏、皇后棋、五子棋，还有一堆专给小孩子玩的愚蠢电玩，比方说，你看到一堆人在墙壁上爬行，然后开枪射击，如果把他们全部打死，就得一分。不过，因为我的房间就在父母房间隔壁，由于我擅于控制自己的动作，能踮着脚尖走动不发出声响，所以很容易趁妈妈在楼下打扫时激活她的计算机，上Google网站，知道全球现况。

我的心思庞大，只要身体洁净，食物消化正常，我就能处理所有的信息，上Google狼吞虎咽，同时变成布什和上帝。爸爸说，google是以前人

类想象得出的最大数字，也就是 1 后面跟着一百个 0。不过今天，它相当于无限大，只要按下“下载”，我们就看得到女生和马或狗甚至任何你想象到的东西性交或肛交。点选一下，微笑的嘴角就挂着动物的精液。妈妈不常用计算机，当她在楼下边用吸尘器边唱歌时，她绝对听不见我的动静。右手点按鼠标，左手则在两腿间摩擦，我的神智快速飞驰，胃部几乎空空如也，我全身沸腾，虽然我不该这么做，但要同时变成两个人、一千个人甚至动物都很容易，只要小心行事、控制好时间并且妥善安排，一切都会很顺利。

爸爸是不是也……？

我是

男生，真好

我也很喜欢点选遍布在沙漠上的伊拉克士兵的尸首，接着出现一连串的影像，有时我们甚至看不出是身体的哪个部分，或许是胸部？也许是腿？它们包裹在褴褛的衣服里，被沙土覆盖着，沙土已经吸掉他们的鲜血，尸首好像很干燥的样子。伫立一旁的美国大兵瞪着这些尸体，好像在说：我们差点步他们的后尘……这些是人吗？真的是人吗？

当我更小的时候，爸爸在附近的罗地上班，他的薪水没那么多，不过不需要每天来回开四个小时的车。他每个晚上哄我上床睡觉，唱唱歌拍打我的屁股逗我笑，他的父亲也曾和他玩这种游戏。现在他回到家时，我已经睡着，他不再唱歌给我听，但是我知道他还是很爱我，只是他必须努力工作，好让我们过舒适的生活并偿还房屋贷款，我们的房子拥有两个车库，位于全国房价最昂贵的地区，妈妈说我应该引以为豪。

只不过在那段他仍然唱歌的日子里，我最爱的歌是“干骨头”：

爱泽凯叫着:这些干骨头!
爱泽凯叫着:这些干骨头!
爱泽凯叫着:这些干骨头!
啊 听好天主的话。
脚的骨头连接——小腿的骨头
小腿的骨头连接——膝盖的骨头
膝盖的骨头连接——大腿的骨头

他用手掌从我的脚往上拍打到头,每唱完一句就升半音,然后再以极快的速度从头下滑到脚,同时每唱完一句就降半音,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每次看到死去的伊拉克士兵,或是因为车祸而被截成两半的人的照片,我就想起这首歌。我想到这个玩意再也没法补救,就是升上天,上帝也无能为力。胸腔孤零零的,小腿的骨头连接着虚无,看了真叫人悲伤。小时候看老电视卡通影集的人物,像是汤姆猫和杰瑞老鼠或兔宝宝或哔哔鸟等死了一百次,不管是从悬崖上摔下来,或在高速公路上被车子压扁,或被石头撞得粉身碎骨,或掉到搅拌机里翻搅,或被通风机千刀万剐,不消几秒钟,他们又完好如初,准备展开新的历险。但是对伊拉克的士兵来说,冒险时代显然已经结束。

妈妈反对暴力。她是个思想观念都很正面的人,我实在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剥夺她的幻觉。她为我筛选电视节目,也就是说,我可以看《神奇宝贝》但不能看《犬夜叉》,可以看《妙妙熊历险记》但不能看《辛普森一家》。至于电影,她说我还太小不能看《哈利·波特》和《魔戒》,令人难以相信。我还记得我幼儿园的好友戴安送给我的五岁生日礼物《小鹿班比》的 DVD,妈妈根本不给我看,她怕我受不了班比母亲的死,她觉得我太小不懂死亡,而我却试着保护她。上个礼拜我们在下水道里发现一只

死麻雀,她抚摸着我的头发,告诉我:"别难过我的天使,它和上帝在天堂里。"我抱紧她的大腿号啕大哭,让她打起精神。

对她来说,阿诺·施瓦辛格只是加州州长,她从没看过他的电影,不过我看过,幸亏我的朋友布莱恩,或应该说幸亏他的双亲,他们在地下室的游戏间放了许多老录像带,包括三集的《终结者》、《蒸发密令》和《间接伤害》,他们也收藏了所有的《星球大战》和《哥斯拉》。《哥斯拉》重演"九一一"事件,或者该说是"九一一"事件的预言电影,有倒塌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惊慌失措的纽约人,他们不断哭叫、到处逃窜。这些影片我们想看就看,因为布莱恩的母亲不是我妈那样的家庭主妇,而他的保姆只要能涂红脚指甲并跟男朋友聊手机也不会反对。阿诺·施瓦辛格像机器人一样,没人可以击垮他或摧毁他,他要是受伤,用解剖刀割开手臂或是挖掉眼珠也不觉得疼痛,因此,我真的不用担心七月的切痣手术。

爸爸根本不是运动健将,也不爱运动,不过整个夏季期间,他跟邻居玩棒球,他很重视这项运动,因为这是他在曼哈顿跟他父亲共享的事物之一。他为我买了一种棒球玩具:我们把塑料球放在支架上,然后练习用塑料棒打球,另一个人则负责捡球,然后再重新来过。当爸爸玩棒球时,妈妈陪我玩这个玩具。有时候,她的朋友惊讶地看着她连续捡两百次球,竟还能不断赞美:"好极了,索尔,打得好!"她们以为妈妈感到很无聊,但是我知道妈妈不会,这就是母爱。她也不在友人面前吹捧我光明的未来,只是耸耸肩说:"喔,刚好可以让我活动一下筋骨!"

秋天我就要上小学,我打算什么都听,什么都记,得到好成绩,但是要低调。目前还不该让其他人知道我是王,是唯一的太阳,是唯一的天子,是 Google 之子和上帝之子,是网络全能不朽之子。WWW 颠倒过来就是 MMM,除了我神奇的母亲(My Miraculous Mother)略知一二外,没人知道我的脑筋有多么聪颖神奇、光芒四射,有一天,它将改造世界并拯救世界。

我唯一的缺陷是左太阳穴上的痣。它像十元硬币一样大，褐色圆形凸起，毛茸茸的触感，算是不太要紧的小缺点，不过身体是一座宫殿，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缺点也应该从所罗门王神殿上去除。因此，妈妈订了外科切除手术之约，爸爸不太赞成，不过那个时候他大概人在伊拉克。

美伊战争已经结束快一年了，不过仍然有许多美国士兵被杀害，爸爸一想到这件事就火大，妈妈让他想起比较愉快的事慢慢转移话题："既然无法改变事实骂也没用，杭达，"她说，"每个人尽本分维持世界的安宁，布什总统做好他的，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

妈妈的本分是保障我的安全。我相信我们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坚固的房子，它为小孩做好万全的准备，妈妈几个星期前曾跟我解释过（她一直坚持尽可能跟我解释清楚每一件事，一旦她跟我说完，我不仅彻底明白，而且永远不忘，就好像是我自己发明的一样）。

"这个道理很简单，"她说，"若我们想保护你，那么你认为该做些什么？"

我试着猜："下雨时帮我套上雨衣？"

我好像没答对，不过爸爸开玩笑说，移转我们的话题："当然啰，套上雨衣总比干蠢事好。"①

"不是，不是，"妈妈说，不理会爸爸的玩笑，"我指的不是天气，我指的是房子，我们费尽心血让它不会对你造成危险。"

"是的，我们不确定它有危险，"爸爸说，"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它不危险，该怎么确定它危不危险？"

妈妈笑了起来，因为爸爸努力搞笑，不过她的笑也意味着他不该再打断她的话。接着她开始如数家珍地讲他们为了巩固房子的安全所做的一切。比方说，他们把每个电源插座都藏起来，以免我把指头伸进去，引起

---

① 译注：杭达玩同音异义的文字游戏：imper（雨衣）和 impair（蠢事）。

触电，造成毛发耸立、双眼外突，好像卡通片里的猫或是被布什总统送上电椅的死刑犯。他们在桌角和柜角装上塑料套，预防我撞得头破血流，必须送医院急救缝合，而他们则站在我的病榻前，心急如焚、充满愧疚。他们也锁住瓦斯炉的开关，以防我不小心点火，烧到手或是引燃窗帘，烧掉整栋房子。我会像伊拉克的士兵一样，变成烟雾弥漫的灰烬里的一小堆木炭，而爸爸才刚签署第二笔贷款。连厕所也装备安全系统，以免我上厕所时小鸡鸡被马桶盖压住，让我痛得要命。当我想上大号时，必须叫妈妈，要她来取下钩子，并小心翼翼放下马桶座。

妈妈对这类事情了若指掌，幸好她上过一门亲子关系课。这门课不仅谈到如何巩固你的房子让它变得更安全，也包含其他主题，譬如你必须尊重你的孩子，倾听他们的意见，别用老方法把他们视为笨蛋。我必须说我妈妈不曾把我当成笨蛋，我们的关系有点像马利亚和耶稣：马利亚永远也不会跟她的儿子唱反调，因为她知道他有神圣的使命，而且心满意足地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我和耶稣最大的差别是，我不想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束我的生命，这一点绝对没错。

每到上床的时间，妈妈总会坐在我的床上，为我祈祷。我们每晚发明不同的祷词，或者请求上帝带给伊拉克和平，使伊拉克人变成耶稣的信徒。或者祈求亲人的健康与幸福。或者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如此美好的社区。祈祷，有点像是自己与上帝的私密对话，只不过我们听不到回答，但得相信上帝。

“对我来说，你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有一天晚上，妈妈走出我的房间时这么告诉我。

“比爸爸更珍贵？”我问她。

“哦！这是不能比较的！”她一边笑一边说，我了解她的笑容所代表的意思，不过，我觉得她想要说是。我想，她其实把爸爸看成养家的工具和房子的打杂工，他们一起讨论重要计划，像是打造新厨房的费用，同时，

她也很清楚他的缺点。爸爸是那种会犯傻的人，甚至是出其不意地犯傻。比方说，去年十月，我们三人同游美洲杉国家公园，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心情愉快，手牵着手走在马路上。美丽的风景让爸爸想起他住在东岸的时光，他开始跟我述说他跟他父亲一起到佛蒙特露营的往事。不过妈妈不停打断他，因为她太爱我们，深怕我们被车撞，因此，只要她一听到车声，即使声音还很遥远，她马上要我们走在马路边，最后爸爸受不了了："好，算了，我不说了。""哦，亲爱的，我很抱歉，"妈妈说，"我求你把故事说完。我只是想让小索尔知道，听到车子声就远离马路中央有多么重要，如此而已。"不过爸爸再也不愿意告诉我们那天在维尔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还有一次，我们都在家里，他们已经吃过晚饭，但是我因为不饿没有吃。我们在楼上观赏电视台播放的电影，一部老少咸宜的非暴力影片。观影途中，我开始觉得饿，要妈妈弄点东西给我吃。她为我准备了一个餐盘，里头有牛奶和饼干，而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因此错过了最精彩的片段，我跟她说谢谢，不过，爸爸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脾气："黛丝，看在上帝分上，别让他牵着鼻子走，要让他顺从你的意思，不是颠倒过来！！"妈妈把餐盘端到我面前时，双手发抖，她很激动，因为爸爸亵渎了上帝之名。

"我们待会再说，杭达。"她说。她应该在亲子关系的课程里，学到夫妻不该在小孩面前吵架。妈妈上过各种和静坐、正面思考、放松以及自我尊重等相关的课程，她在这些方面也真的很厉害。稍晚，我听到他们在床上讨论，试着回到发生冲突的地方。

"也许这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妈妈温柔地暗示，爸爸很不屑地哼了一声。"或者也有可能，你因为你母亲从不曾像我照顾小索尔一样照顾你而心生妒忌？"爸爸又发出低嗥声并且不高兴地抱怨。他们最后总算静下来，重新燕好。不过，虽然我的房间就在他们房间隔壁，两个房间只隔着一道木板门，我承认从没听到过他们做爱。也许结了婚的夫妻是闷声不

响地做爱，跟你在激烈的黄色网站看到的气喘如牛、淫声浪语不一样。

我的双亲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谁也不能揍我、打我屁股或是把其他形式的体罚加诸我身上。因为他们从许多书上得知，被体罚的小孩会变成残暴的父母，被猥亵的小孩会变成恋童癖，被强奸的小孩会变成妓女和男妓。因此他们认为沟通很重要，要不断地沟通、沟通再沟通，询问小孩他们犯错的动机，先让小孩自行解释，然后再温和地告诉他，下一次如何作出比较恰当的行为，但是绝对不能打他。

我觉得这个原则很好。耶稣的理念里，我最不能认同的就是当别人打你耳光时，你不能还手，还得伸出另一边脸颊。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一定不让罗马士兵捆住我的双手，把荆棘冠套在我头上，往我脸上吐痰，并且鞭打我。我觉得耶稣在这个部分犯了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他直接通往十字架受苦受难。

"谁也不能打你，小索尔，"妈妈对我说，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行，你知道了吗？"我点着头，并告诉自己幸好是新教徒，因为新教牧师（犹太教士也是）可以结婚和老婆上床，所以他们比天主教教士较少猥亵小男孩，从这几天的电视新闻，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胆敢忤逆这条规则：妈妈的爸爸威廉外公，我为他这么快就二度施暴感到震惊。去年夏天，我们到西雅图外公外婆家度假，因为用餐的关系，到人家家里作客已经是个大问题：没有人做我喜欢吃的东西，威廉外婆拒绝改变烹饪方式，而妈妈必须专程为我买食物。

有一天下午，妈妈和爸爸去看电影，外公带我去小公园，他从没听过棒球玩具，当妈妈试着跟他解释时，他哈哈大笑说："是让这个小毛头面对真实的时候了！"他取出真正的球棒、真正的棒球和真正的捕手套，虽然以我这个年纪来说，我的力气算大，手脚也很灵活，但这只球棒跟塑料球棒比起来有一吨重。我在打击手的位置站定，外公则站在投手板，他不断丢

给我速度快得不得了而且奸险狡猾的歪球，我接连挥棒落空，“一好球！二好球！三好球！三阵出局！”他说。我把球棒粗暴地抛向他，球棒并没有打到他，不过当他看见我的举动，眼珠子还是无法避免地像要冒出头顶，对我大骂：“你搞什么鬼？”我觉得很伤人，因为一般人不该在小孩面前用“搞”这个字。他捡起球棒，走向我，并严厉说道：“听好，索尔，我知道你习惯了塑料棒，不过木球棒可以非常危险，因此你绝对不许再犯，知道吗？好吗？我们重新开始。”

我说：“好。”不过我对那天下午进行的方式很不悦，外公竟然侮辱我，根本不把我当成天下第一，他不该用高高在上的口气跟我说话，应该说：“好棒，索尔，打得好。”像妈妈一样。我们重新开始，不过外公又投给我恶毒的歪球，因为不爽，我更是乱挥球棒，“一好球！二好球！三好球！三阵出局！”他说，而这一次，当他说“三阵出局”时，我实在气不过，使尽全力丢出球棒，完全不顾它可能造成的后果。球棒落到外公的脚上，这一落应该不太疼痛，不过他大发雷霆，快步走向我，把我揪到半空中，接着，啪，啪，啪！他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三个巴掌。

我气得无法言语。火烧屁股的疼痛让我血脉喷张，就好像火柴遇到汽油，一下子就火冒三丈。我火山爆发，气得哇哇大叫，因为谁也不准打索尔。外公给自己啪啪啪所造成的后果吓得目瞪口呆，不过我还不肯就此罢手，因为我想给他永生难忘的教训。在回程的路上，我一路尖叫，当他打开车门，把我带到屋里时，我叫得声音之大，让左右邻居以为出了命案。外婆忧心的探问、安慰都无益。一个小时后，爸妈看完电影回到家，我还在吼。

妈妈急忙跑向我，看起来惊慌失措的样子，等到她把我抱在怀里，我立刻安静下来。

“小索尔，小索尔，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告诉她，她的父亲打我屁股时，我感到她全身抽筋，我知道外公

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你伸出另一半屁股了吗?”爸爸问道。

“杭达!”妈妈驳斥,“一点也不好笑!”

我们赶紧收拾行李,连晚饭也没吃就离开了。当爸爸载我们返回加州,妈妈试着跟我解释她父亲的行为,因为她不希望我怨恨他一辈子。“他的教育观念很落伍,”她说,“他也是这么被带大的,不知道别的方法,所以要原谅他。再说,别忘了,我们有六个小孩!如果他不严加管教,就会天下大乱!”

不过,我相信妈妈再也没跟她父亲说话,直到外公写信请求她的原谅,同时郑重发誓不会再打我。

我好厉害。

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当时我五岁半。这是母系那边的争执。现在,我六岁半了,而今天是棕枝主日(那一天耶稣骑着驴来到耶路撒冷,这一点他实在不怎么聪明),则变成父系这边的争战。外曾祖母昨晚就从纽约来到家里,父亲很喜欢他的外婆爱哈,不过母亲对她的态度很保留,抽烟是首要原因,不上教堂是次要原因。

当我走到阳台,她人已经在那里,坐在白柳条摇椅上,一手捧着书,一手拿着小雪茄,白花花的头发一绺绺矗立在阳光下。

我不喜欢她已经起床。

我总想成为第一个起床、跟白天致敬并且创造白天的人。

“早安,小乖乖,”她说着,同时看了手表一眼,并把书签夹在书里,“你起得好早,现在还不到七点哪!而我,我是有借口的,我有时差问题。”

我不屑回答她。她扰乱我,阻碍我的思绪。我想抓起摇控器,把她关掉。

“喂,你想看吗?”她一边压低嗓音跟我说话,一边示意要我走近她。

我故意拖拖拉拉，慢慢穿过阳台，不想让她以为我会对她要展示的东西感兴趣。

她把我抱在膝上，指着底下花园里的扶桑。“看！非常优美，不是吗？”

悬在半空中的红花丛里，我看见一只蜂鸟跳来跃去。不过，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别人指出东西要我看。如果外曾祖母不在这里，我也会看见这只蜂鸟。

“看，我的甜心，在那边：珠宝冠！”

我忍不住还是看过去，对着阳光眯着眼睛，太阳正在对面两栋房子之间冉冉升起，我看到一张沾满露珠而闪闪发光的蜘蛛网搭在篱笆的围栏上。我也可以自己发现，如果她给我一点时间，如果她没比我早到，如果她不以抢先发现新东西为己任，处处显得比我优越。她紧紧搂着我，开始轻轻摇晃，哼着《看着小蜘蛛》，把我当成两岁大的孩子。没错，她的声音的确很优美，连她唱起无聊的儿歌也是，但是被她抱在怀里，我觉得不太自在，因为她不太干净，散发着刺鼻的汗臭味、烟味以及臭皮囊味。她昨晚到家时连澡都没洗吗？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我应该保持干净——我很清楚这一点。我从她的双膝滑下来，快速走下阳台，作势要去花园另一边的沙地上，有急事要做的样子。

由于外曾祖母到家里作客，也因为距离上教堂还有一段时间，妈妈做了很丰盛的早餐，有煎薄饼、香肠、奶油炒蛋、枫糖浆，还有水果沙拉、咖啡、柳橙汁。我们围着桌子，手牵手低着头，听妈妈朗诵饭前经：“感谢主赐予我们这些食物和神圣的恩泽。”除了外曾祖母之外，每个人同时说“阿门”。接着，爸妈相互亲吻对方，并为我鼓掌。这个家庭传统可以追溯到我还是婴儿时，说出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阿门”，后来它变成一种习惯，现在则成为用餐仪式的一部分。我以为我们同时庆祝上帝和索尔。

外曾祖母诧异地看着我只吃一小片薄饼，而且还被妈妈切成碎片，我

把它们慢慢地一片片推到嘴巴和牙龈间融化吸收而不需咀嚼，同时经常吃完一口后跑到房间里。

"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待在餐桌上?"当我走向楼梯时她这么问我。

"哦不，"妈妈立刻代我回答，"索尔用餐时举止有点特别，别注意他的来来去去，他很健康。我们尽力让他摄取均衡的饮食。"

"我不担心这一点，"外曾祖母说，"我只是很希望有他的陪伴。"

"他很挑嘴，"爸爸说，"因为黛丝太纵容他，这一点就更没有改善的余地。"

"杭达，"妈妈说，"你以为在第三者面前攻击我就很友善?"

我在这个时候把房门关上。当我回到厨房时他们已经转移话题，正在谈论我的痣。妈妈应该告诉过外曾祖母，我们打算夏天动手术切除这颗痣，外曾祖母看起来很震惊。

"做外科手术?"她一边说一边把叉子搁在餐桌上，"他才六岁！为什么?"

"亲爱的爱哈，"妈妈说，满脸温柔与耐心，"我们几乎查询过所有有关先天性色素痣的网站，相信我，我们有一大串正当理由，证明必须现在就切除这颗痣。"

"不过杭达，"外曾祖母转向父亲说，"你不能……你不会让她这么做！那你的小蝙蝠呢？你会高兴你妈把它切除吗?"

（这个游戏可以追溯到我父亲小时候，当时位于他左肩上的痣是只毛茸茸的小蝙蝠，会在他耳边轻声细语地给他意见。外曾祖母也有一颗痣，位于左手臂窝，这就是先天的意义，它会代代相传，出现在身体的不同部位，虽然漏掉一代:奶奶莎荻没有痣。）

"爱哈，"妈妈说，"我很抱歉，但是我们一定得离开暗喻的世界。我知道您和杭达，你们对身上的痣有很特殊的感情，我知道它们曾经把你们两人神秘地连结起来，不过索尔的痣是另一回事。请容我以很实际的方

式向您说明整个情况。第一个理由：他的痣很显眼，几乎长在脸上，上学后有人大概会拿这颗痣跟他开玩笑；不然的话，这颗痣也可能让他感到别扭，产生毫无意义的自卑感。第二个理由：索尔的痣和你们两人的痣不同，称为'尴尬'痣。他的痣位于太阳穴和脸颊的交接处，再过十五年，当他开始刮胡子，这颗痣因为天天与刮胡刀接触，有被刺激的危险。第三点理由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它有导致黑色素瘤的危险。我很抱歉提起这件事，不过杭达的父亲死于癌症，小索尔得到这类疾病的可能性将更高。爱哈，我说过了，我读过许多相关资料，也询问过专家的意见，我获得的结论是，宁可避开风险。"

"哦。"外曾祖母说。

"我们有两个选择，"爸爸说，"削剃切片和割除切片，割除切片切得较深，更能降低日后产生癌症病变的危险，我想我们会选择后者。"

"哦。"外曾祖母说。

"我们的痣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爸爸以诙谐的语气说，"小索尔对他的痣没有特殊的感觉，对不对，小索尔？"

"不对。"我说。

"哦？"爸爸说，有点狼狈，"什么感觉？"

"负面的，我对它有种负面的感觉。"

"你们看！"妈妈带着胜利的口吻说道，"这是第四个理由！于是我们预定七月初动手术，这样一来，索尔还有一整个夏天可以复原，他的皮肤将有时间愈合，九月就可以快快乐乐上学了。"

外曾祖母垂下双眼，抚摸着左手臂窝上的痣，念出一个词，好像是"鲁特"①。

---

① 译：Luth 是诗琴/鲁特琴之意。南茜·休斯顿前作《天使的印记》一书的男主角为鲁特琴修理师 Luthier，本书第四章鲁特会交待之所以选用鲁特，即因他们家族以修理弦乐器为业。

“您说什么?”妈妈问道。

“我的痣叫‘鲁特’。”外曾祖母一边微笑一边低声说,妈妈对爸爸使了一个眼色,似乎在说*你瞧,她又开始发癫了*……而爸爸回了妈妈一个严厉的眼色,类似说*闭嘴!*我不想参加这场争执,所以溜到房间里。

当我回去时,厨房的气氛又产生了变化。往教堂出发的时候到了,妈妈请爸爸帮她收拾碗盘,现在爸爸正在整理餐桌,不发一言。

我们在十点半时登上爸爸的轿车,他沿着小路把车倒出来开往教堂。我坐在后座,系着安全带。当我们缓缓驶过我们宁静富裕的社区,奔驰在两旁绿意盎然的美丽街道时,爸爸开始述说往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像小索尔这么大的时候,母亲跟平常一样在外面东奔西跑,我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好几个礼拜,爱哈提议星期天到中央公园野餐,她的一位女朋友也会来。”

“对不起,杭达,”妈妈说,“不过,我得提醒你,你遇到停车信号灯时并没有完全停下来,你只是减低速度。”

“啊呀,你们不知道我有多么兴奋,等不及星期天的来临!不过,就在我们准备妥当正要出门时,下起倾盆大雨。”

“我的意思是,规定停车就该停车,对吗,亲爱的?”妈妈低声说道,并抚摸着爸爸握着方向盘的手。“你不想让索尔以为可以不遵守规定,不是吗?”

爸爸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让步……不过,为了强调他的让步,他在每个十字路口都粗暴地踩住刹车。

“所以你们取消了?”我问道,想继续他的故事。

“不,不……我们搭地铁去爱哈家,她住在包厄利街……我们在地上野餐!”

“在地上?”妈妈一脸不屑,“基于爱哈理家方面的声誉,那一餐应

该……嗯……蛮脏的。”

“那是很美妙的野餐，”爸爸说，同时猛然踩住刹车然后瞬间加速，“我甚至觉得是我这辈子最美妙的一餐。”

“不管怎样，”停顿了一会儿妈妈继续说，“如果你能够请外曾祖母别在家里抽烟就好了。”

“什么意思？”爸爸说，“她已经到阳台上抽了！”

“据我所知，”妈妈说，“阳台也是家里的一部分，再说，她在索尔面前抽，会让他吸到烟，伤害肺部。”

“黛丝，”爸爸说道，我们终于来到比较宽敞的马路，感谢上帝，这条路没有停车的信号灯，我因为前后不停摇晃开始觉得反胃，“爱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之一，我很希望她来我们家作客时能够轻松自在，她难得来……差不多三年才来一次！”

“哦是吗，”妈妈噙着眼泪说道，“我刚刚为你们做的丰盛早餐，这顿大餐花了我宝贵的时间和昨天上超市的钱，在你的眼里却不足以跟你的外祖母相提并论？”

“当然能够，亲爱的，当然能够，我向你道歉。”

“我做什么都是白忙一场！爱哈才是……女神……”

“我已经说对不起了，我跟你道歉。你要我怎么做？停下车，给你跪下？”

就在此时，我们抵达教堂，爸爸把车停好。

“老实说，杭达，我觉得你不该给我下跪，应该给上帝下跪。我认为你应该好好向他祈祷，试着了解为什么你外祖母的驾到，会让你对自己的妻子充满敌意？”

“外曾祖母为什么不上教堂？”我问道，我们到达教堂大门，与蜂拥而至的信徒汇合。两旁的人行道分别盛开着白色和紫色的三色堇，四周围绕着整齐的草皮，这就叫结构，我喜欢。

“因为她不相信上帝。”爸爸平淡地说，就好像说她喜欢百事可乐甚于可口可乐。但是我无法想象，人怎能不相信上帝。不过从妈妈的表情看来，我们回家的路上不太可能继续这个话题。

上帝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如何能够不相信他？
他是力量和荣耀
原动力 创造主 完美泉源
拥有膨胀和爆炸的秘密
从草地上的小雏菊
到种马发狂的阳具
朝女人脸上射精
从火山爆发滚烫的地心
到核子炸弹的蘑菇云
一切都是上帝 上帝 上帝
这般精力 这个开口
这股脉动
这个物质运动

做弥撒时我只想着这些东西。我们排成一列走向圣坛，手持小树枝高唱“贺散纳于至高之处！”上帝是力量与荣耀，而我们每个人因为夏娃偷尝智识之果，都成了可怜的罪人。今天的智识之果是遍及四面八方的网络，我们不停地偷尝禁果，获取肉体智识，造更多孽，所以我们一直需要净化人心者，如果我想成为净化人心者，像耶稣、布什或是阿诺·施瓦辛格，我应该完全参透罪恶。

在通往你的圣路 感化的人群

伸出手掌和大衣

哦 大卫之子 众人欢呼：耶稣！

愿你受到祝福 至高无上之子

牧师开始训斥伊拉克战争，我想起那些死在沙漠上的伊拉克士兵和他们支离破碎的身体，我想起被强奸的妇女，我的阴茎因此变硬，我在牧师传道时，用圣歌本作掩护，轻轻摩擦直到几近晕厥过去。有时晚上在我的房间里——这位是我们的主耶稣/伸出你们的手掌，为上帝欢呼——我想象着自己骑着马到处掠夺，或用机关枪扫射或丢炮弹轰炸——喔 耶稣之子一起高唱/“贺散纳于至高之处”——我感觉一股力量涌到腹部，我摩擦到几乎流血。弥撒结束后，我的双亲在人潮汹涌的人行道上杀出一条路，同时与人握手寒暄：“好吗？”“很高兴看到你们！”“那么下礼拜复活节见！”以及“天气真好，不是吗？”

下午天气变热，我跑到我最爱的游戏地：阳台下的阴暗处。我搬出乐高游戏，跟妈妈展示自己并未对计算机游戏上瘾，她有时很担心我沉迷其中，对心理造成不良影响。过了一会儿，爸爸和外曾祖母来到阳台，坐在架着阳伞的餐桌旁。我听得见他们的对话又不会被他们发现，我很喜欢这样，因为我可以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学到许多东西，而且以后还可以拿这些知识吓唬他们。

“所以，杭儿，”外曾祖母说，“你的新工作做得顺利吗？”

“噢……”爸爸说，很明显的，这个问题让他感到不自在。

“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程序……”

"无趣吗?"①

"有,有百分之七的利润,就我的银行定存来说。"

"我懂了……你的同事呢?"

"都是一群饭桶。"

"啊,真可惜……"

"没错,不过也没什么要紧……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嗯?"

"的确。"

"不过,薪水高,我也有很好的升迁机会,再说,想到能把小索尔送到沿岸知名的大学,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任何人指的是……你的母亲,我猜?"

"当然。"

"莎荻好吗?"

"还是老样子……如果不算更糟的话。"

"上帝保佑!"

"没错。你们多久没见面了?"

"老实说,杭达,我不知道,应该有十五年左右……自从她出版那本可怕的书……那是几年的事?"

"嗯……一九九〇年,《睡吧,纳粹儿童》……我会记得是因为这本书刚好在爸爸去世前出版。"

"是……它也差一点把我杀死!"

奇怪的很,这句话竟然让他们大笑起来,他们应该一边喝马爹利或是金汤尼。

"她继续写书?"

"唉,没错。"

---

① 在法文里无趣和没有利润说法一致。

“我的天！”

“那你呢？我想你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是的，宝贝，我没啥好抱怨，总之，我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人生。”

“别说总之，好像你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你才不过……六十五岁？”

“噢，再加半岁。”

“所以啰，你还有好几十年好活！而且我发誓大家都以为你顶多四十七岁半(一天也不多)。”

“你的嘴好甜，不过我觉得我老了，不只因为两个月前发作的心脏病，还有……你知不知道，我没有半颗牙齿了！”

他们哈哈大笑。

“所以你不再唱歌？”爸爸问道，“你怕歌唱到一半牙套掉到地上？”

又是笑声。

“哦！不是的，”外曾祖母说，“不是这样的，我发觉我的声音没有原来的品质……不过这不是世界末日。前几天，我坐在镜子前，我握着自己的手，告诉自己：听好我的小丫头，你已经录制三十多张唱片，到世界各地演唱，掳获了许多金钱和芳心。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好好享受人生，读想读的书，看心爱的人，带梅塞德斯到那些你曾经走马看花的迷人地方走走。”

“我为梅塞德斯的事感到抱歉。”爸爸说道。

“小心，杭儿。”

“小心什么？”

“别把我感到抱歉经常挂在嘴边。自从我昨晚到达后，你至少说了十遍，这是个坏习惯，你知道的，有害灵魂的健康。”

“该怎么跟你说呢？黛丝通常很有包容力，不过不知什么缘故，只要牵涉到同性恋……”

“她认为索尔看到两个老女人手牵手，会受不了？”

“我很抱歉。爱哈。”

“你看，别再说了！”

他们大笑。我闻到外曾祖母正在点烟。

“关于索尔，”一会儿后她又说，“我在离开纽约前曾想给他买礼物，到四十四街的大型玩具店里，花了可笑的一个小时东奔西找……我不断联想到黛丝的安全感强迫症，于是我告诉自己：没错，这是很棒的起重机，不过要是索尔把钩子吞到肚子里，引起内出血……啊，一套迷人的化学玩具，不过易燃易爆，也可能毒死索尔……算了，这部电动火车也蛮好玩，不过索尔一不小心可能触电……就这样，店里所有的玩具一个接着一个变成致命的武器，很可能攻击我的外曾孙并要他的命，所以我最后全部放弃，带着两串香蕉来。”

两人纵声大笑。

我有点难过。我好想收到她提到的任何一件礼物。

我从他们身边经过，走进厨房。妈妈正在准备餐前冷盘：胡萝卜棒、芹菜夹干酪、小萝卜、圣女小番茄、洋菇薄片、咸饼干、蓝乳酪酱，我拣起一块乳酪啃起来，从冰箱取出一片吐司。妈妈很清楚我不会和他们一起用餐。

“你知道外曾祖母带假牙？”我问她。

“我当然知道，小天使。她每晚睡觉前会把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的杯子里。”

“好恶心……她为什么没有牙齿？”

“也许因为她小时候营养不良。”

“她的父母亲没给她吃饱？”

“啊……说来话长……她好像待过难民营或类似的地方。她不喜欢提起这段往事。”

我的脑袋想道：好，所以我们有像外曾祖母的假牙，或是像莎荻奶奶的假发，也可以有假睫毛，假乳房……

“也有假心脏？”我大声说道。

“你想说什么？开刀把别人的心脏放到你的胸膛里？是可以的。”

“假脚？”

“啊！我相信今天几乎能够再造每个部位！”

“假脑？”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相信还不能。”

“假灵魂？”

“啊！不能。”妈妈噗嗤笑了出来，同时把她的蔬果生菜放在椭圆盘里，盘子上画着七彩的太阳。“关于这一点，小索尔，我可以很确定，你的灵魂只属于你……和上帝。永永远远。”

我感觉到索尔的灵魂永恒不灭
在亿万的灵魂里，独一无二
它将改变世界

圣周①过完，外曾祖母飞回纽约，我们的生活重新恢复正常。有一天我从布莱恩家回来，发现妈妈很激动，我知道她很激动是因为她没有忙着做家事，她坐在客厅里，什么也没做。当我亲她的脸颊时，我发现她哭过，她也不像平常一样，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并问我“我的乖宝贝好吗？”

“你在干嘛？”我问她。

“我等你父亲回来。”她用小女孩般娇弱的声音回答，我从不曾听过她用这种声音说话。“到楼上房间玩，好吗？如果饿了再告诉我。”

① 从圣枝主日到复活节的一个星期。

“好，妈妈。”我以一种“你不用操心我会照顾自己”的口气说道。

当我听到爸爸的车子停在屋前，我马上踮着脚尖穿过走廊，蹲在楼梯口的阴影里，听他们的对话。

“你看到了，杭达？你看到了？”妈妈问道，她压低嗓音但语气严厉。

“是啊，是啊。我看到了。”

“太可怕了！你不觉得可怕吗？我甚至怀疑报纸怎能刊登这种照片！”

“是很可怕，不过……听好，亲爱的，那是战争……怎么了，今天晚上不吃饭了？”

“那是战争？你是什么意思？那是战争？那才不叫战争，是一群……败类，他们把人当动物……他们怎能做出这么下流的事？”

“黛丝，我只能告诉你，人因为压力或恐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竟敢为他们辩驳？”

我听到她用报纸挥打他，也许报纸只在他的鼻子底下飞舞。

“听好，黛丝。我希望你别再提这件事，你真的以为我在外面辛苦了十四个钟头，一回到家就喜欢有人对我大呼小叫？他妈的！晚饭呢？我们要像儿子一样厌食？”

我听到妈妈跌坐在沙发上。

“我没法吃饭，”她说，声音沉闷，她应该把头埋在抱枕里啜泣。接着，她转过身，我又清楚地听见她说：“看了这种照片，你怎么还会饿？我觉得恶心，恶心！美国军队……”

“我不准你他妈的骂美国军队！”爸爸说完后大步走进厨房，并粗鲁地打开冰箱。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浴室里吹头发，也就是说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趁机上网搜寻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一堆男人跪着叠罗汉，有点像

马戏团的特技演员，只不过他们都很壮，而且光着身体。这些阿拉伯人皮肤不黑也不白而是金褐色。美国男兵女兵跟这些阿拉伯裸男合照，嘲弄他们，把他们当狗拉着走，将他们通电，逼他们鸡奸，玩得不亦乐乎。我的阴茎变硬，但是我没有摩擦，因为没有时间。当妈妈关掉吹风机，我也同步关掉计算机。当她走出浴室，我已经在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小耐吉魔术黏贴起来，准备去幼儿园。

我在学校 应该低调
谁也不能察觉
我的超智能
我的超计划
我的超能力

下课后我把小玩具人抱到阳台底下，把它们堆成金字塔，像阿布格莱布监狱一样，在他们的身上通电，强迫他们鸡奸，气吁吁地来回抽送，我在一旁模仿美国女兵林迪·英格兰嘲笑他们。

我很担心父亲不能在伊拉克扬名立万。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布什总统说，伊拉克人仍然需要美国军队打击恐怖分子，所以也许他还有出头的机会。另外，关于尼克·伯格砍头的消息，我并不是站在门外偷听来的，而是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有一天这个消息出现在我最喜欢的“血淋淋”网站上，就在伊拉克残尸和被狗强奸的妇女旁边。“尼克斩首的录像带请点这里”，于是我点了一下。

“小心，这些影像都很**露骨**！”我不太了解露骨的涵义，或许表示可以真正看见事情的经过，我再点一下，看到身穿橘色制服的尼克和一群阿拉伯人围着桌子而坐，然后其中一名阿拉伯人提着大刀站起来，走到尼克背后，完全砍断他的脖子，最后这名阿拉伯人拎着头发挥舞脑袋。

又一次，你可以换新牙、换新肾、新膝盖和新股骨颈，不过人类恐怕还没办法解决脑袋的问题，我也不敢问妈妈，尼克到达天堂时，上帝能不能把他修好。不像“《星球大战》第二部——克隆人全面反攻”中，R2－D2机器人能把被砍掉脑袋的C－3PO机器人修好，而且那场戏相当滑稽。

“你什么时候去当兵，爸爸？”

爸爸用电视遥控器切掉电视机的声音，反正现在是广告时段。他把我抱起放在他的膝盖上，面对着他。

“你知道吗，小索尔？”他说，我闻到他嘴里的啤酒味。

“什么？”

“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

“当然想！”

“它不只是秘密，而且还是最高机密。”

“告诉我！”

“好，听好，我已经二十八岁，当兵太老了。不过我不需要当兵，因为我的公司早就为这场战争贡献许多心力。别担心，索尔，这场战争我也有份，相信我，要是大家都像我一样热心的话，阿拉伯的恐怖主义早就撑不下去了，记住我的话。”

棒球再度开打，爸爸一手握着遥控器，一手拿起啤酒，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

天气越来越炎热，六月已近尾声，再过不久就要动手术。虽然我和妈妈曾就这件事讨论过，虽然她向我解释局部麻醉的每个步骤，我一点也不急着进手术室，不过妈妈从头到尾都会待在我身边，因此将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阿诺·施瓦辛格能够把解剖刀往自己身上戳眉也不皱一下，我也可以咬紧牙关，不怕疼痛。

学期结束时，幼儿园举行盛大派对，妈妈带来了亲手做的四盒巧克力饼干。会场挂满气球和彩带，好像每个人同时过生日。看到这些家长，想象他们正在做爱生出这些小孩，很好玩，不过许多小孩的家长是继父继母，或者爸爸是人工授精捐赠人，因为他们的妈妈是女同志，就像外曾祖母，妈妈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派对里，我一人分饰二角：一个是把妈妈介绍给大家的小男孩，并在获得米奈小姐夸奖时，谦卑地微笑。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智者，自得其乐地看着这些一文不名、一边闲聊一边啃饼干并且自以为是的人。我看到这所幼儿园只是加州地图里的一个小黑点，而加州是世界地图里的一个小斑渍，地球跟太阳比起来又渺小得微不足道，如果我再往上升，银河只不过是远方的一粒沙尘。

妈妈走到车旁，把一大包文件放在后车箱，里面全是我一年来的画作。

"你是个很厉害的艺术家，小索尔。"她说，并用安全带把我系在后座。"你知道吗？米奈小姐说，你画的全班最好……米奈小姐认为……"

老师的夸奖让妈妈心情大好，也就是说她的努力开始有结果。我已经这么优秀，而且她和我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些成绩跟日后的成就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只是眼前我必须克服这个小手术，就是这件事让我不太舒服。不过手术完毕，我将继续英雄般的命运。

终于来到这一天。妈妈轻轻摇醒我，我感到今天跟别的日子不太一样，我的脑筋并未充满阳光，也不急着占满世界，它只是蜷缩在一角。

才六点四十五分，爸爸已经去上班了。他在厨房餐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就在我的燕麦碗旁："我在你身边，索尔。勇敢点。你的爸爸。"这句话让我感觉怪怪的，因为虽然大家都说这个手术没什么，大人不会为了没

什么要小孩"勇敢点"。所以其中应该有什么东西，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和有多严重。

开往医院的路上，妈妈和我并没有交谈。我感到她也很紧张，也许她也被这件事的什么东西困扰着。"*Melanome*, *Melanome*, *Melanome* ①"，我几乎听到她的脑袋里重复着这个词，一个这么美丽的词代表的却是那么恐怖的东西。

"黑色素瘤，就好像毒蛇的毒液，"她解释道，"会随着淋巴系统而感染淋巴结，然后再扩散到人体其他部位，这就叫作移转，如果发生移转，有可能致命。是的，我亲爱的小索尔，我们不懂上帝为什么在他浩瀚的智能里容许这种事，不过，连小孩也能死于癌症。""停，倒退，我不会死，我不会发生移转也不会有黑色素瘤，因为我就要做预防切除手术。爸爸说，我应该庆幸有一位这么有先见之明的妈妈，我也真的很庆幸，只是想到有人要对我动刀，我就不舒服。"

"你想被麻醉？"

"才不要！"

（不能动索尔超群意识的一根汗毛！）

脱掉衣服。感觉很渺小。当我在手术前尿尿时，我的阴茎真的缩成一小团。医生和护士跟我聊天，像跟我很熟的样子，让我很难过。他们戴着白色塑料手套和淡蓝色的口罩。他们让我平躺，放低病床，把我的头转成侧睡。我很怕被人如此操纵，好像放在实验台上的猴子。现在施打麻醉；依照妈妈的意思，麻醉就是没有感觉。一针打到所罗门王的太阳穴上，左半边脑袋开始麻痹，连带左脸颊也是。妈妈站在房间的另一端看着我：嘴角挂着笑容，不过眼里尽是恐惧。

"没什么大不了，"医生说，"好像到邮局寄信一样简单。"

---

① 黑色素瘤。

他把刀刃插进肉里，鲜血四溅，待命的护士把它擦拭干净。

“我还要再刮一刮，更深一点……确定完全挖干净……看吧？就像法国人说的，用手指挖鼻孔。”

护士笑得透不过气。

“我希望你不会来真的！”妈妈说。

“不会啦，不会啦，”医生说，“我只是作个比喻，几年前我在巴黎求学时听过这句话。”

“唉！法国人太没教养，如果您在我儿子面前不再说类似的话，我会很感激。”

“没问题，太太。好啦，手术即将结束。”

我感觉血一直流到颈部，护士把它擦干净。

我的血 索尔的血 在所罗门神殿上涓流而下

头上一个洞。

伤口就在我们佯装举枪自尽，食指指着的地方。爸爸说，很久以前外曾祖母的丈夫就像这样自杀，脑浆洒在厨房的地板上①，不过我的脑浆将乖乖待在脑袋里，不会从太阳穴上的破洞流出来，它能忍耐、自制、让每个事物都待在原位，不遗漏任何细节，迅速思考。

医生走了。妈妈紧紧抓住我的手，夸赞我勇气可嘉，说我是她的乖宝贝，她非常以我为荣。我试着对她微笑，不过由于我僵着半张脸，所以只能挤出半个微笑。

白天过去，恢复感觉，很糟糕的感觉，也就是痛苦。我只字不提，我不想抱怨。

---

① 译：法文里“索尔”（Sol）也是地板的意思。

我可以忍受，这是考验，我要很杰出地克服它。

晚餐送来，食物清淡柔软，因此我都能吃：马铃薯泥、酸奶、苹果泥……爸爸到达医院时我正好吃完甜点，不过我觉得他不像真的，好像透明人，或者现身在医院的是他的全像摄影照片，他真正的躯体则在数十光年之外。当他消失时，我松了一口气。

妈妈在我病房里的折叠床上过夜。为了让我入睡，护士给我止痛药，我睡得很沉，没有做梦，当我醒来时伤口仍然隐隐作痛，我什么也没说。

我们当天稍晚回家，护士教妈妈如何照顾我的太阳穴，好让它痊愈。妈妈跟我详细解说真皮和表皮以及分裂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又快又整齐的分裂，修补受损的皮肤表面，就像我因为手术而损坏的皮肤表面，是好事。当细胞核迅速但不整齐的分裂，是坏事，称之为癌症。妈妈拆开我的绷带，将消毒水轻轻拍在伤口上，我告诉她她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看护，她告诉我我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病人。我对她虚弱地微笑，好让她感觉到，我费了许多劲才笑得出来。

日复一日，疼痛依旧，一种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

到了周末，也就是手术后的第四天，妈妈要爸爸趁她替我换绷带时来看我。当他盯着我的太阳穴时，我看到他一脸惨白，情况显然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演越糟。发生感染。我们不懂的是，妈妈倒了这么多的消毒水，怎么还会发生感染，不过某种病菌定居在伤口上。病菌是用显微镜才看得到的坏蛋，它们在有生命的皮肤里繁殖，并企图杀死皮肤，现在长脓了。

“脓包，”妈妈解释说，“是病菌打算消灭的细胞。病菌分成许多种，你知道的，就像人类一样。”

“你遭到浑蛋恐怖主义分子攻击了，”爸爸说，“我们必须作切片，看到底是谁在里头兴风作浪；什叶派或是逊尼派，搞不好还是盖达组织的大头目呢。别怕，我们会把他们揪出来。”

“你们会把他们通通杀掉。”我说。

“那还用说，我们会派出抗生素坦克大队。”

医生说必须再开刀。

这一次，他们让我入睡。灯关了，太阳西下，大白天里索尔已经黯然消失。当我醒过来，看到妈妈坐在病榻前，我惊慌失措了几秒钟，因为我忘了我是谁，或应该说，我的脑海里还没有形成我的念头，很可怕。当我终于浮上水面，我的人格重新找回原有的记忆和希望，我责怪医生，怪他让我失去一个钟头的生命。

这一次，我在医院多留一天一夜观察。当他们让我们回家时，他们给了妈妈一条长得像手臂的药单。

我提不起劲，暑假完全泡汤，已经七月中旬，我整天待在床上痴睡，不然就在屋里游荡。我不想上 Google，也不想摩擦，因为我还不是我自己。

我头痛。

我们回到医院。这一次妈妈教给我一个新词：坏死，意思是我太阳穴周围的皮肤完全死亡，原因是病菌打击成功。“跟伊拉克的叛军没两样，”爸爸说，“他们无法无天，所以如果要扼止恐怖主义继续扩散，就得直捣费卢杰[1]，杀光他们。”

“亲爱的，”妈妈说，“他们将为你植皮。”

“什么意思？”

“嗯，是这样的，他们想在你身上较不显眼的地方取下活性皮肤，代替那些长在很明显的地方的坏死皮肤。”

“哪个较不显眼的地方？”

---

① 译注：Fallujah，伊拉克城市名，又称清真寺城，城内有超过两百座的清真寺，也是尼逊派（海珊即属于尼逊派）重镇。

“在老爷贵屁上。”爸爸勉强笑着回答，不过他们两人都一副想吐的样子。

医生又让我入睡。这一次我恢复知觉时，全身疼痛，他们把我理成了光头，我发着高烧。我必须留在医院一个礼拜，他们才让我出院。

现在跑向白宫的跑道上，约翰·凯利打算超越乔治·布什。不过，家里没人关心总统大选，他们的话题都绕着我的健康打转。妈妈念饭前经和晚上哄我睡觉时，不断祈祷我的健康。星期天上午，爸爸待在家里照顾我，妈妈则单独上教堂，她一而再再而三为我祷告，祈求上帝让我恢复健康，不过我还是健康不起来。现在爸爸开始生妈妈的气，气她想出切痣手术的主意，而妈妈则气爸爸，气他告诉他妈妈，因为莎荻奶奶似乎为此歇斯底里，打算大老远从以色列来看我们。

“说真的，杭达，”妈妈说，“我承认我现在情绪不稳，变得很脆弱。我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和你妈长期住在一起，即使我神清气爽，都会变得神经兮兮。她想待多久？”

“我不知道。”爸爸说，“我相信她买了回程日期不固定的机票。”

“你相信？你相信是什么意思？她定好回程日期，是还是不是？”

“嗯，好像还没。那又怎样？”

“我的天啊……”

通常是爸爸跟奶奶有嫌隙，不过现在轮到妈妈攻击奶奶，爸爸急着袒护奶奶。

“我妈人脉很广，黛丝，”他说，“她认识加州的要人，可以帮我们介绍好律师。”

“律师？”

“当然！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叉着双手，眼睁睁看着这个屠夫糟蹋我的儿子？我要把他拖到法庭，这个该死的医生，他妈的混账东西……”

“杭达！”

“对不起，黛丝，只是……我觉得这一切……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父亲离开房间，因为男人不该当众哭泣，即使哭泣是人性化的表现，像《终结者 II》里施瓦辛格说的。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即使睡醒还是无精打采，没有知觉。我也不想看到莎荻奶奶，我知道她把她对生命中的男人的期待，都寄托在我身上；她不曾见过面的父亲、她一事无成而且英年早逝的剧作家丈夫，以及被她骂成扶不起的白领阿斗的儿子。我很想实现她的梦想，我发誓，不过我宁可她在我身体健康时来访而不是生病时。在这个时候，要把我看成人类的救星应该不太容易。

爸爸到旧金山机场接莎荻奶奶，然后把她和放在后车箱的折叠式轮椅以及许多大件行李一起载回家，而这些庞大的行李让我们对她的归期感到忧心忡忡。当爸爸推着奶奶走在专门为她而设的残障走道时，妈妈和我手牵手站在台阶上迎接她。她比上次来访时更胖，残障走道被她压得吱吱作响。当她到达厨房时，她马上转向我，要我走近她。我一拐一跛地走向她，努力让自己不因为头上和睡裤底下的绷带显得楚楚可怜。

“所罗门王！看！我带了礼物给你！”

她在提包里翻了一下，拿出一个丝绢包裹。我打开它，是一顶犹太小圆帽，非常漂亮，裹着黑天鹅绒，缀着许多星星和火箭，并绣着“星际大战”的金色字样。

“戴戴看，所罗门王，它曾经是你父亲的帽子。你记得吗，杭达？它是你成年礼的礼物，当时‘星际大战’的电玩才刚上市。看，还像新的！难以相信，不是吗？”

“你要知道，我并不常戴。”爸爸嘀咕着。

“来，戴上它，所罗门王，看合不合适！”

“对不起，妈，”妈妈说，每次听到她喊涉荻奶奶妈，我总觉得很怪异，因为涉荻奶奶根本不是她母亲，不过这只是一种亲切的说法，“我了解你是出于一片好意，不过我们是新教徒家庭。”

“戴上它，戴上它。”涉荻奶奶坚持道，根本没把她的话听进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着爸爸，他确定妈妈没把目光放在他身上后，微微点头，于是我把圆帽戴到头上，它太大了，不过却正好遮住我的绷带。

“太棒了！”涉荻奶奶大声宣布，“简直就像为你量身订做的一样！这不是毒药，”她对着妈妈加了一句话，“这顶帽子不会让他变成犹太人，他想戴就戴，纪念他在以色列的奶奶，好吗？”

妈妈垂下双眼，看着双手。

“这表示同意啰？”

“如果杭达也同意的话，我也同意。”妈妈轻声说道。

“我没意见。”爸爸说，同时为能够以四个字让母亲和妻子达成和解松了一口气。“现在，小鬼头，快去睡觉！”

我服从命令……我太疲倦了，不像平常精神百倍时躲在楼梯口偷听。

打从那一天起，家里的气氛由于电路不稳劈啪作响，因为爸爸从早到晚都不在家，让这两个女人整天泡在一起，她们的沟通于是出现短路。妈妈除了要照顾我和上街买菜以及打扫房子之外，现在又得迎合正统犹太教的残废婆婆的要求，比方说，做犹太料理。

涉荻在各方面都很强势。有一天我听见爸爸跟妈妈说，他母亲原本一向注意饮食，维持身材，但是车祸以后便随心所欲，让身体顺其发展，变得巨大、肥胖而且雄伟，现在，她依然身强体健。当她跟妈妈在厨房里聊天时，我从楼上房间听得见她声如洪钟，而妈妈的回答，如果有的话，则小

声得令人听不见。

“太荒唐了……真的不该做……到底是谁的主意?”

“那你们为了这个手术花了多少钱? 对不起???? 不会吧,我没听错!?”

然后诸如此类继续下去。

妈妈和莎荻唯一的共通点是她们对爸爸的爱,不过是不同的爱,光听她们的话,不敢相信她们说的是同一个人。

当然,还有我。

莎荻奶奶每天时钟敲过八点后向我示爱,她把轮椅停在阳台上,催促我和她会合,她要为我朗读两个小时的《圣经·旧约》。

“应该为他规定日常作息!”当妈妈问她两个小时是不是太多时她这么回答,“不许任他在家里游手好闲,高兴吃就吃,想睡就睡,爱看电视就看电视……对一个六岁的小孩来说,这种管教方式不伦不类! 他会变得精神涣散,一厥不振,等到秋天入学,他将比别人落后一大步。”

每当《圣经》故事变得无聊,我就躲在脑袋里的某个角落,打开屏幕省电装置,不时点头表示专心听讲。不过有些段落却充斥着暴力与愤怒,灭亡与复仇,极尽能事令人吃惊。我特别喜爱参孙气不过大利亚的背叛,推倒圆柱导致神殿倒塌,不仅杀死所有的人,自己也同归于尽。“好像现在发生在以色列的人肉炸弹。”我说,并对能向奶奶展现自己对她的国家有些了解而沾沾自喜。不过她摇头:“不,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她继续往下读。

十五天后,她想在《圣经》课之外增加希伯来语课。不过,妈妈严词拒绝。

“我不想让我的小孩说希伯来语。”

“为何不?”莎荻奶奶说,“让他有事做,而且……这是很美的语言,去问杭达,他爱死这个语言了!”

“杭达?”

“是呀！您知道……您嫁的家伙……”

“杭达会说希伯来语?”

“我真不敢相信，”莎荻奶奶说，“他告诉您他小时候曾在海法住过一年?”

“当然。”

“他上过‘希伯来复兴’小学?”

“没错。”

“您想那所学校里会用哪种语言上课？日文？他在纽约上了一个月的家教就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啊，你万万想不到，我的儿子那个时候非常优秀，我为他感到骄傲得不得了。”

“我知道了。”妈妈说。

莎荻的话让她气得发抖，她知道莎荻因为杭达平庸的下场责怪她。一个那么杰出的男孩怎么会娶一个不曾踏出美国西岸一步，没有大学文凭也不会说任何外语的女人为妻(而莎荻本人能流利地说三国语言同时略通七到八国语言)？还好妈妈藉助于放松课和人际关系课所学来的功力，保持冷静。

“听好，妈，”她以一种能自我控制不发火的口气说，“我看得出来杭达当时学习希伯来语对他有什么好处。不过，我提醒您，您是我们家的客人，我们是新教徒英语系家庭，等到小索尔学习外语的时候到了，也该由他的父母而不是他的祖父母决定学哪国语言，好吗?”

她踩着高跟鞋转过身走进客厅。

过了一会儿，屋外变得太热，莎荻奶奶也离开阳台，跟妈妈聊天。她还有一个让人受不了的话题，就是她以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所写的书的内容。她能够连续好几天，拿那些我妈出生很久以前的数据资料轰炸她。

“我受不了了，”有一天妈妈用颤抖的嗓音和爸爸说，他们正在铺床，

“她就不能别再提这件事，她干嘛非要把过去的历史塞到我的脑袋里？”

一如往常，爸爸试着缓和冲突，安抚两个女人。

“黛丝，她研究亚利安种族主义。”他告诉她，“大家都知道纳粹主义的战争层面，而她专攻出生层面。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那些都是遥远的历史，不过对她而言却是昨天；是现在，是她的母亲，试着了解她，求求你……”

“杭达，”妈妈说，“我了解，不过我的厨房又不是大学讲堂，我现在有很多事要操心，特别是我们儿子的健康问题，我不能一直听她滔滔不绝，说什么纳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绑架二十五万名东欧儿童！……或是可恶的生化之泉[1]还是什么我没听过的中心……”

“是生命之泉，不是生化之泉。”

“干我……事！！！”

妈妈的脏话因为她没有说出来更强而有力。这句响亮的咒骂之后，我隔壁的房间就陷入死寂。后来，他们大概就睡着了，我也是。

因为妈妈濒临崩溃边缘，所以爸爸休一天假，带我到旧金山看新医生，重新诊断。莎荻奶奶和我们同行，好让妈妈充分休息。

新医生认为我正在痊愈中，不过我现在的疤痕比原来的痣更引人注目，而且他认为这个疤痕不会完全消失。

打击。

索尔身上任何明显的缺陷都是打击。

回家的路上，我松开安全带，躺在后座，闭上双眼。

“亲爱的上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生他的气！）

---

① “Lebensborn”，纳粹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秘密实施亚利安种族繁殖计划。“Lebensborn”意为生命之泉，根据字面可以理解为雅利安人将像泉水一样流淌不息。在希姆莱授意下，那些所谓的党卫军精英与金发碧眼的妇女发生性关系，繁衍优秀人种，防止未来世界被纳粹所称的“劣等民族”主宰。

亲爱的布什总统：我衷心希望您十一月再度当选。

亲爱的施瓦辛格州长：求求您，我好希望您像《魔鬼终结者》开场一样，把为我开刀的医生的心脏掏出来。爸爸已经跟他打官司，不过要花掉一大笔钱，而且会耗时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如果您能够用您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会更简单。”

坐在前座的爸爸和莎荻奶奶以为我睡着了，开始窃窃私语。我赶紧竖起耳朵……因此，我才发现爸爸对伊拉克战争作了什么贡献，虽然被视为最高机密。令人吃惊的是，即使二十八岁，你还是希望自己的老妈以你为荣，如果她把你看成意第绪语，你会视为奇耻大辱。莎荻奶奶教过我“意第绪语”这个词，意思是零鸭蛋、什么也不是、孬种，换句话就是扶不起的白领阿斗。

“太能将为伊拉克战争掀起革命。”爸爸说。

“谁的才能？”莎荻奶奶问。

“不是才能而是太能；最先进的战争机器人。”

“战争机器人？杭达，你就是搞这个东西？你制造战争机器人？”

“不，我没有亲手制造，不过我的公司打败硅谷众多公司，获选发展特殊科技。我们位于东岸马萨诸塞州的总公司，与世界各地研发机器人的高科技公司都有来往，包括苏格兰、瑞士、法国……对了，还有德国！”

“我没要你跟我报告你的公司组织，”莎荻奶奶说，“告诉我这些太能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爸爸接着说，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话题兴致勃勃，“它们真的很厉害，好像《星球大战》片中的机器人，它们有人类的优点，却没有人类的缺点。”

“什么意思？”

“一，它们不会死亡，也就不必一辈子抚恤它们留下的孤苦遗孀和无依儿女，同时避免遗体遣送回国的后遗症，很多人看到这么多美国人死

亡，受不了打击……”

“我懂了。”

“二，它们没有肉体需要也没有心理需要，因此省下许多开销。不用给它们吃、不用给它们喝、不必给它们性，也不需为它们做战后心理治疗。三，它们都是最优秀的战士，集敏捷、精准、无情于一身。它们身上装有摄影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所见，遥控它们，下达瞄准和射击的命令。四，它们不知恐惧，没有爱人在家乡等待，完全不顾敌人的人权。不怒、不惧、不怜悯、不后悔，这些特色自然增加它们作为战士的效能。”

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我觉得爸爸可以把机器人的优点从A列到Z。不过莎荻奶奶打断他：“停！”她依然轻声细语，不想吵醒我，不过她似乎很愤怒。“停！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杭达？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爸爸因为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所以他知道奶奶问的是反诘句，其实是并不在问问题，因此他等候她的回答，他没等很久。

“完美的纳粹，这就是你所说的，完美的沙猪：坚硬、钢做的、不带任何感情。鲁道夫·霍斯，你描述的人就是他，那个指挥奥斯维兹毒气室的家伙。尤其不能带有感情！感情代表软弱、娘娘腔，令人鄙夷。敌人不是人，是寄生虫，而我们，我们是机器，全神贯注于命令，与命令合而为一——杀、杀、杀。”

“我怕这些理论并不只限于纳粹而已，妈妈，这些都是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人类史上每个士兵都被灌输这些观念，从吉尔迦美什[1]到林迪·英格兰，你以为你心爱的以色列国防军就不一样？你以为沙龙阅兵时会说：‘先生女士们，别忘了巴勒斯坦人跟你们一样也是人，所以当你们

① 译注：Gilgamesh，公元第三世纪苏美尔的暴君。

对拉马拉发射①炮弹时，请为你们的受害人哀悼，不论男人女人或是小孩……'"

"别提以色列国防军，杭达！我们说好不提他们的，不过……这些机器人！"

我心跳加速，想到爸爸派机器人到伊拉克杀敌，我就高兴得发狂。当他告诉我他也参一脚时，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站在第一线，参与这么重要的科技任务。想到这些全副武装的机器人正在扫射阿拉伯人，然后站在原地，无动于衷，看着他们在沙地鲜血直淌，作垂死的挣扎时，我感觉阴茎变硬，这是好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也就是说我终于开始复原。我盖上毯子，轻轻摩擦，然后进入梦乡。

城里到处都是机器人，他们闯入民宅抢劫儿童，然后摘除我们的脑子，想知道脑子如何运作。医院里充满脑袋空洞的儿童，因为我们的脑子被机器人拿掉，不过我们依赖机器维持生命。即使妈妈知道我再也不能思考，她还是天天到医院探望我。我看得到她并认出她，但是我不能和她说话，奇怪的是，我无所谓。

当我醒来时，我们已经快要到家。前座的对话回到原点。

"十月圣塔克拉拉将举办国际机器人大展，"爸爸说，"这是很重要的展览。公司派我下个月到欧洲参加筹备会。"

"欧洲哪里？"莎荻奶奶问道，爸爸正好转入我们屋前的小路并停车。

"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国家：法国、瑞士和德国……"

"八月时你会在德国？"莎荻奶奶问道。

---

① 巴勒斯坦中部城镇，原在约旦境内，1967 年的六日战争后归以色列所辖西岸地区。

“我在德国有三场会议，法兰克福、克姆尼茨、慕尼黑各一场。”

“八月时你会在慕尼黑？”莎荻奶奶问道。爸爸不说话，因为这又是不需回答的反诘句。他关掉引擎，为时数秒里，我们只听到小鸟的鸣叫和远处的狗吠。

“你知道吗，杭达？”奶奶终于说话了，“你知道吗，全家会到慕尼黑和你会合。”

“我不……”

“是，是。”

“我不懂，妈妈。”

“是啊，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太好了。听好，我们会把爱哈外婆带过去。”

“你完全……”

“我们会把爱哈外婆带过去，因为她一直住在慕尼黑附近的姊姊桂荷塔病得很严重。她写信告诉我，她愿意为了再见她妹妹一面付出任何代价，我招待大家。”

“妈妈，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完全失去理智了，你永远也说服不了你的母亲，她不仅有六十年未再踏进德国一步，她从未到德国开演唱会，也不只是她跟这位所谓的姊姊失去联系……还有你，你们有十五年没说过话！”

“是十四年。”

“好吧，十四年。妈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类万里寻亲的充满爱的剧情，不合我的胃口。”

“考虑一下，杭达！考虑一下！出门旅游将带给黛丝莫大的好处，她从不曾离开美国。还有所罗门王！你们给他带来这么多后悔莫及的灾难……与其让他整个夏天无所事事，枯等头发冒出来，坐等学校开学，不如让他去冒险！而桂荷塔……桂荷塔帮助我完成我的研究，杭达，我亏欠

她很多,我一直跟她保持联络……我知道她得了癌症,已经病入膏肓,她最大的愿望是见她妹妹最后一面……至于你,你反正要去慕尼黑,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嗯?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莎荻奶奶的主意,全家陷入混乱。

第二天,星期六,我们在早餐时投票表决:妈妈和我,我们投赞成,爸爸投反对,形成三比一的局面,因此即使外曾祖母投反对,赞成还是赢了。

"没关系!"爸爸提醒大家,"如果爱哈投反对,她将不会来,这趟旅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才不!"妈妈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妈妈又说:"我们还是可以去德国,和你姨婆见面,你可不是三天两头得知还有家人留在欧洲!"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答案,杭达,"莎荻奶奶说,"你打电话给爱哈。"

"应该由你打给她,这是你的主意,你打给她!"

"不行,真荒谬,我们那么久没联络,她恐怕听不出我的声音。"

"听好,妈妈,如果你想把她带到慕尼黑,就必须由你跟她说,不如现在就打给她!"

"唉呀,杭儿,我求你别这样,你打给她,你更懂得说服她,爱哈和你,你们曾经这么亲近。"

"不过,我一点也不想说服她!想说服她的是你!"

"好吧,好吧,反正现在还太早,因为时差,纽约现在是早晨六点。"

"哦,你错了,应该加三个小时而不是减掉三个小时。现在正是打电话的好时候。""我的天主!"莎荻奶奶说,满脸通红,红到假发发根。"好吧,好吧。"她把轮椅骑到客房,关上房门,小心翼翼地拨电话。我们从厨房听得见她的声调,不像平时那么尖锐。由于我们不想一副伸长耳朵听她说话的样子,妈妈站起来,说:"帮我收拾碗盘,杭达?"而爸爸紧张地跳了起来,说:"是,是,当然。"接着妈妈问我要不要再喝一点牛奶,我回答

“不要”。虽然我只喝了一小口，她还是把剩下的整杯牛奶倒进洗碗槽，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在喝过的杯口上留下病菌，就我们的遭遇来看，预防胜于治疗。

“你要不要去执行任务，我的天使？”她问道，她指得是上大号，不过当我正想踮起脚尖走向厕所时，莎荻奶奶走出房间，她和她的轮椅挡住我的去路。她恍恍惚惚，不发一语。

“所以呢？”爸爸一边问，一边比平时更用力地关上洗碗机门。“结果呢？爱哈投什么？”

莎荻奶奶闭上双眼，又睁开双眼，说道：“同意，她投同意。”我从不曾听过她这么温柔的声调。

我和妈妈一起欢呼叫好，爸爸杵在厨房中央，目瞪口呆，咕哝着：“不会吧，你开玩笑，这不会是真的。”

三个礼拜后，我们坐在飞机上。

数以千次 在我的计算机
游戏里 在电视机前
在网络上 在朋友的
Game Boy 和 Play Station
我像龙卷风般穿越宇宙
上天下海
不费吹灰之力盘旋在银河系里
按下键盘 引爆火箭
感觉 毁灭时稍纵即逝的赤焰
映照在我的脸上……
不过对我来说 真正的飞行

却是意想不到的恐怖

耳朵里都是引擎的嘶鸣声，肚子跟着机身轰隆隆地震荡，我吓得半死，紧紧抓住妈妈的手，直到她放开我的手，对我说："对不起，我的宝贝，你弄痛我了。"等到飞机开始起飞，我真的瘫痪了，整个人被压扁在座位里，我想象着飞机开始爆炸。我身旁的人看书聊天欣赏窗外，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而我好想破口大叫，我极力僵住身子封住尖叫，不过它却撕裂胸膛，飞行是酷刑，我的胃开始翻搅，我想呕吐，"妈妈，妈妈，"我想说，"你怎能容许别人如此对我?"我就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那样喊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哎呀，拿好，我的天使。"妈妈说。她把位于正前方椅背袋子里的白色纸袋取下并打开，放在我的嘴巴前。我很惊讶，原来他们早就知道飞行可能会引起呕吐，而且不觉得事态严重，还准备纸袋装呕吐物?呕吐很可怕，与食物进入胃部以后的正常行进背道而驰。呕吐是浑沌，就好像宇宙受到上帝眷顾之前一样。我饱受惊吓并觉得恶心，我终于知道冷汗直流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吐不出来，因为我没吃半点早餐。妈妈轻轻吹我的额头，过了一会儿，最严重的征兆逐渐消失，但是我不敢相信，我还有三次起飞：我们在纽约转机与外曾祖母会合，再搭乘同一班飞机起飞，也就是说总共有四次起飞，去程两次回程两次。

这次的飞行是一场梦魇，我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一遇到气流不平稳就慌张地握住妈妈的手。我希望赶紧结束，我希望飞机那些嘈杂的噪音、囚房似的座位、臭气冲天的百余位的乘客、大吼大叫的婴儿、在厕所前大排长龙的德国胖子、笑起来一堆鱼尾纹的空中小姐……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在弹指间消失不见，直接抵达德国。

在纽约，多年不见的母女相逢并不像八点档剧情，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相会在机舱里上演，因为纽约只是转机点，我们不能走下飞机。另

外，当莎荻奶奶瞥见外曾祖母白花花的头发时，碍于双腿瘫痪，也不能起身迎接，于是莎荻奶奶对她招手，外曾祖母走向我们，友善地亲吻每个人，不管是四个月不见还是十四年不见，对大家一视同仁。然后她再往下走，她的座位离我们很远，在机舱最后方。接着再度上演起飞的噩梦。

一旦我们飞上云端，问题就不一样了：折磨我的不再是恐惧而是无聊，因为没事好做。妈妈看过片单后，决定我还太小不能看《BJ 单身日记》，但我不相信它会像"阿布格莱布监狱"或是"操到她死"等网站一样露骨。不过我把这些想法藏在心里，以免吓到她。她则翻阅介绍慕尼黑和附近美景的旅游书。

莎荻奶奶早已订好犹太餐。老实说我除了知道这是专给犹太人吃的食物之外，不太清楚犹太餐的涵义。妈妈低声念饭前经，吃光所有食物，她认为餐点免费，多加珍惜也好，再说这是她第一次飞越大西洋，应该庆祝。我吃不下机上的餐点，还好爸爸人已经在欧洲，不能批评妈妈，她为我准备了一袋各种柔软食物，只要想吃，我就把手伸进袋子，掏出食物；花生酱三明治、乳酪、香蕉等，再把食物放进嘴里，让它在牙龈上融化，我控制它，希望它们都能合作无间，变成有模有样的便便，不会起来造反，掀起革命，变成呕吐物从我口中吐出。

夜里飞越大西洋时，妈妈必须起身两次，协助莎荻奶奶上厕所，这两趟简直就是长途远征！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无法理解的语言，我既反感又郁闷，所以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臂，用尽全力听她跟莎荻奶奶的对话。我虽然全能全知，不过处在偌大的现代化机场里，我应该继续表现得像个正常小男孩，看起来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当我们好不容易踏出大门，爸爸已经在对面等我们，他的脸上挂着巨大的笑容，意味着他宁愿不过接下来的日子。他带我们走向他刚在机场租来的车子，一只手推着母亲的轮椅，

一只手提着行李，一只耳朵听妻子，一只耳朵听母亲，一只眼睛注意他的小儿子，另一只眼睛留意深爱的外婆有没有走失。

我坐在后座，夹在妈妈和外曾祖母之间，莎荻奶奶则坐在前座，把地图摊在大腿上，因为爸爸完全看不懂路标。

"快，我该怎么办？左转？"

"右转！右转！"莎荻奶奶用很流利的德语说道。

"他妈的。"爸爸说，他在最后一刻把方向盘转向右边。妈妈说："哦，杭达，你说的是哪国话？"不过她的玩笑话并没有达到"笑果"。

"他妈的！"爸爸又说了一次，"你来开，黛丝？"

妈妈红着脸，跌坐在后座里。

我也不喜欢德文路标，它们就好像一道道大门在我面前关上，让我碰了一鼻子灰，我拒绝问莎荻奶奶，我不想承认自己的无知。从现在起到我长大成人，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必须开始说英语，如果他们不说，等我称王，我第一个要实行的法律就是要大家说英语。这个国家陌生的特征让我起鸡皮疙瘩，我的疤还是很难看，我戴着犹太圆帽遮丑。我试图重振雄风，提醒自己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六岁男孩，不过要在这部充满着大人紧张情绪的车子里，提高士气不太容易。至少妈妈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我。

我们终于抵达慕尼黑。我们开始找旅馆，莎荻奶奶用震动全车的嗓音介绍建筑物的历史，以及哪些地区曾被联军炸平，不过我们因为眼前干净、现代化的街景都不敢相信。我看着外曾祖母一直挥舞双手，她不断弯曲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发现她自从回到故乡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我偷偷注视她，她两眼盯着空处，很茫然的样子，一时间变老了。

"你还认得出来吗？"莎荻奶奶打断自己的话，突然问道。她一定是问她的母亲，因为车内其他人都不曾来过慕尼黑，不可能认识这个城市。不过外曾祖母没搭腔，她依旧直视前方，扭动双手，只见她一下子变得异常苍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旅馆睡觉，我不太喜欢，莎荻奶奶想节省旅费，尽管是她要招待大家。她一再提醒我们，她花了一大笔钱，然而她选择的旅馆却很便宜，我们必须三人挤一个房间，莎荻奶奶和外曾祖母也共住一间，这该是蛮特别的经验，不过我不想知道特别在哪里。我们在饭店餐厅吃了很难吃的饭，菜单列了许多最糟糕（worst）的菜，不过却写成"wurst"，莎荻奶奶说"wurst"指的是香肠（让妈妈觉得好笑），却让我倒尽胃口，我只能吃一块去了面包皮的白面包。莎荻奶奶又说，德语的"我无所谓"是"我不把香肠放在眼里"，让爸爸觉得好笑，我觉得很愚蠢。接着莎荻奶奶转向外曾祖母，外曾祖母除了点菜之外，还不曾开口说话。

"妈妈，"她说，这句话出自像莎荻奶奶这样的老太太口中很滑稽，不过她试着讨好母亲，想赢得她的欢心，因为大家都不得不注意到，她变得好安静，"妈妈，你还记得你教我的那首和强尼·伯别克有关的歌吗？那个掉到绞肉机把自己绞成肉酱的家伙？怎么唱了？"

"拜托！"妈妈说，她认为这样的歌曲会让我作噩梦或消化不良。

不管如何，爱哈并没接腔，只是盯着餐桌啜饮啤酒。没人知道她怎么了。

"然后，你问我：Bolognaise 是什么？你记得吗？"

仍然没有响应。

"小索尔，Bolognaise 是什么意思？"莎荻奶奶转向我，又问了一次。

"我不知道。"我说。

"是一种意大利面酱。"爸爸边笑边说，他应该听过这个笑话。

"蠢蛋，答错了，是住在波隆尼的女士！"莎荻奶奶说，他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莎荻奶奶又问："小索尔，什么是 Hamburger？"

"在麦当劳买得到的玩意。"我说，不太相信会答对。

"蠢蛋，答错了，是住在汉堡的先生。"她和爸爸又是一阵爆笑。

“还有……帮帮我，杭达……第三个是？”

幸好我父亲也忘记第三个笑话，他们才放弃这个话题。

用餐期间，爱哈一直沉默不语。

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早晨有了新问题。这个廉价旅馆只有白煮蛋（冷），而我只吃不熟的蛋（热），妈妈到厨房试着跟员工解释这个问题，不过她不会说德语，没法让他们了解，她要莎荻奶奶帮她翻译，不过已经开始吃早餐的莎荻继续大快朵颐，声如洪钟地说：“别宠坏您的儿子，黛丝！如果他饿了，他什么蛋都吃，如果他不饿，发牢骚也没用。”

妈妈一边走向我一边耸耸肩，很难过的样子。我恨那些侮辱她的人，我气得热血沸腾，几乎可以把蛋煮熟。

不幸的，一只脚已经跨到棺材里的外曾祖母的姊姊并不住在慕尼黑，她依然住在她们小时候所住的小镇，离慕尼黑两个小时的车程，令人气馁。

“好远！”我哭哭啼啼地对妈妈说。

“没办法，我的小天使。”

“两个小时，”爸爸说，“每天早上我也花两个小时去上班。”

“你不能这么比较，杭达，”妈妈说，“对小孩来说，两个小时好像无止无尽。”

“你错了，”爸爸说，“对我来说也好像无止无尽。”

我们坐在和昨天相同的位置，外曾祖母在我左边，妈妈在我右边，我们都坐在后座。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出慕尼黑，行驶在两旁都是绿色原野的大马路上。

“我们现在往东部开，”莎荻奶奶说，“开往奥地利的国界，你们知道

的，大名鼎鼎的巴伐利亚堡垒，希特勒最爱的藏匿地贝希特斯加登就在那里。他在山区挖凿极其复杂的迷宫，作为自己和朋友的藏身之地，他们在那里囤积了几十年也食用不完的香槟、烟草、点心和衣物！现在则改建成高级饭店。”

“也就是说，我们离施瓦辛格州长的出生地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妈妈说，很高兴有机会展现自己曾研究过地图。

“嗯，是的，”莎荻奶奶说，“是可以说只有几步路的距离……但得是巨人的脚步！施瓦辛格出生于格拉茨附近，在贝希特斯加登西南方两百五十公里处。”

“啊！”爸爸说，“幸好在这辆车子里有人那么清楚！”

“不是，不是，”莎荻奶奶试着让步，“老实说，黛丝指出这点很对，施瓦辛格的家族与纳粹极为友好。”

这是妈妈最不愿意碰触的话题，因此她转向外曾祖母，问她：“再看到这些景色应该有很奇特的感受，不是吗？”然后突然小声说：“啊！她睡着了！”

外曾祖母头往后仰，嘴巴张开，小声打鼾。我没法抛开她每分钟衰老一岁的念头。在这么近的距离下，她的皮肤好像透明的羊皮纸，上面覆盖着数以千万的细纹，她看起来那么孱弱又那么娇小，我从未注意到她是那么脆弱，好像鬼魅或是死去的麻雀……如果她死了？不，她打着呼，所以她不可能死了，不过我离她远一点，挽着母亲的胳臂，心里想着：“求求你上帝，我不要妈妈变老，求求你上帝，让她永远年轻美丽……”

我们前进 我们前进 我们前进

我问妈妈还很远吗，妈妈给我灌输从瑜珈、佛教等课学来的东西：“别一直想要到，我的天使，告诉自己你已经到了，当下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一刻！好好品尝！看看美丽的景色。”

我强迫自己欣赏这些景色，高低起伏的田野、翠绿的草原、母牛、农耕

机、麦仓、农舍。又是高低起伏的田野、又是母牛、又是麦仓，看起来好像模仿实物的小模型，就好像在动物园偶尔而看到的愚蠢小农舍，为了给都市的小孩一点乡村的感觉，高速公路也比加州的高速公路小气可笑。

到目前为止，这趟旅游真是超级无聊。

当我们到达外曾祖母小时候住过的小镇时，她刚好醒过来。她跟我一样清醒时就像打开电灯开关，没有过渡状态，眼中没有倦意，瞬间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她的沉默似乎感染了全车的人，没人说话，十片静止不动的嘴唇。我的父亲把车缓慢地开到镇中心。

突然，莎荻奶奶做了一个出其不意的动作，她从背后探出手，抓住爱哈的手，更出人意料的是，外曾祖母握住女儿的手，轻柔地抚摸起来。

说话的是她："这里，杭达，你可以左转并停车，是的，是那栋大楼，就是那里。"

然后又是同样的马戏表演：从后车箱内取出轮椅，协助莎荻奶奶坐上轮椅，锁住车门，诸如此类。路人盯着我们看，把我们当成街头卖艺人。我非常清楚我们这群嘈杂的讲英文的人马有多标新立异：一位头戴假发的残障女人、一位白发巫婆、一名戴着星际大战犹太圆帽的小男孩，我想对着他们的眼睛射出激光，迫使他们看向别处……好不容易，我们走进大楼里。

从外面灿烂的阳光里走进室内，阴暗的走廊变得格外漆黑，不过坐在轮椅上的莎荻奶奶冲到最前方带路。就在我们手牵着手走在后方时，妈妈弯腰轻声告诉我："你也许最好脱掉帽子，我的天使。"

外曾祖母挽着爸爸的手臂，她平时从不这么做，不过今天她走得很缓慢，落后我们一段距离，最后，她完全停住脚步。

"怎么了？"莎荻奶奶叫道，她已经在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口等着。

"她的心脏跳得太快，"爸爸叫道，"她要吃药，你能不能等一下？"

"当然可以，我们当然可以等一下，"莎荻奶奶说道，"好，我们等一下吧。"

外曾祖母从手提包取出一罐药，摇动罐子让药丸掉到手掌心，再把药丸带到张开的嘴中。过了一会儿，她点一点头，再度抓住父亲的手臂。

我们聚集在标着"3W"的大门前。为了让这个隆重的聚会显得更为隆重，莎荻奶奶带着沉重的目光扫视每个人一眼之后，才按下门铃。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数道锁转动的声响，接着出现一个庞大女人的身形，在门洞里形成黑色的剪影。莎荻奶奶用德语问了一个问题，那个女人身影用德语回答，我想如果我整个下午都得听德语，我会死掉。不过接着莎荻奶奶翻译说："她说她的护士碰巧休半天假，留她一人在家，她的病情不容许她随意招呼我们，不过午餐已经准备好了，等我们开饭。这位是桂荷塔。"她加了一句多余的废话。

桂荷塔又说了几句德语，不过外曾祖母打断她。"今天，"她的声音清澈响亮，"大家都用英语交谈。"

她以戏剧化的手势松开父亲的手臂，向前走一步，大家让出一条路。

这对姐妹面对面站着，相隔五十公分，注视彼此，我们起码可以说她们长得完全不像，桂荷塔的轮廓粗枝大叶，深刻的皱纹把她圆滚滚的脸颊和下巴切成红通通的肉块，灰白的长发编成一条宽松的麻花辫盘在脖子上，庞大的躯体在粉红色休闲衣裤底下摇晃起伏。

"克莉丝汀娜！"她喃喃说着，并向外曾祖母伸出双手。对我来说，克莉丝汀娜是个陌生的名字，不过我好像是唯一吃惊的人，它应该是外曾祖母住在德国时的旧名。"克莉丝汀娜！"她又说了一遍，我看到她淹没在脸孔里的眼睛一角闪着泪光。

外曾祖母并没有投入桂荷塔的怀抱里，她抓住桂荷塔的手腕，把她拉向自己，轻声说；说得简单利落："我们进去吧？"

"当然，"桂荷塔带着德语口音说，"请原谅我，请进，进来，进来，请脱

掉鞋子，路上的灰尘很多。”

莎荻奶奶为大家作介绍。桂荷塔跟每个人握手，当她看到我的疤痕时，她皱着双眉，凿出“W”。

“发生意外？”她指着太阳穴问道。

“啊，没什么。”四个大人异口同声说道，他们都笑了起来，而且又是异口同声，所以他们又笑起来。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

餐桌上放了十多种我不能吃的东西：装饰着肥肉纹路的香肠、酸黄瓜和小萝卜、蛋黄沙拉、发臭的乳酪、洋葱马铃薯沙拉、硬邦邦的黑面包……幸亏妈妈经过厨房时发现一盒玉米片，她问桂荷塔能不能给我一碗玉米片，因为她知道爸爸不会在陌生人面前抗议。

妈妈要大家围着餐桌手牵着手，她开始念餐前经，感谢上帝让分散六十年的姐妹难得重逢，不过没人显得特别高兴，包括把大家拖来的莎荻奶奶。祈祷完毕，大家忘了为我鼓掌和亲吻我，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次的旅游是个天大的错误。我用最缓慢的速度吃完玉米片，因为妈妈不准我离开餐桌：“我们不是在自己家里，因此今天要像图画般安静，好吗？”我只好左顾右盼。我好像被关在娃娃屋里，目光所及，都有摆设，都是装饰：家具和古怪的装饰品、抱枕和蕾丝小桌巾、水晶碗、雕像、贴着印花壁纸的墙壁、挂在墙上的照片和图画。我想变成忍者龟，拳打脚踢左右开弓一走了之，轰！啪！砰！碰！或者变成超人更好：只要高举双手，就能够像火箭一样射到空中，冲破屋顶，急速飞到蔚蓝的天空。空气！空气！

“所以，你留在这里。”外曾祖母说。

“是的，”桂荷塔说，“我在这栋房子里把小孩带大。”

沉默。外曾祖母显然不想打听这些孩子的下落。

“学校关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

“啊！很多年前就关了。这栋大楼后来变成单纯的住宅区，自从……

六十年代起，我想，就在母亲死后不久。"

外曾祖母固执地不吭一声。她为什么要来？我纳闷着，如果她不想看她的姊姊，不想重温儿时的回忆，她为什么投赞成票？她对桂荷塔提起的家人并不感兴趣。

"我后来知道是谁检举我们，你知道吗？是邻居韦伯恩太太，你还记得吗？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是她向那个机构检举我们，他们才派那个女人把你带走……"

外曾祖母没回答。

"父亲，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桂荷塔继续说，莎荻奶奶兴奋地点头，鼓励她说下去，未留意外曾祖母执拗的沉默，"他在苏俄坐了一年牢后回到家里，母亲告诉他你和尤安都走了，他哭了一整夜。他还是这里学校的老师，后来升为校长，最后在六十年代当上镇长，一直当到退休为止。不过祖父，他就再也没离开……你知道的……那家医院。"

我聆听这位粉红色胖女人所说的每句话，小心地把她所说的每句话放在脑袋里的某个角落，以备未来之需，因为我得通晓宇宙的万事万物。不过目前，我听不懂她的话，而她的说话对象（也就是外曾祖母）甚至没在听。现在，她做出一件惊人之举，她在餐桌前点烟，而其他人还没吃完。不过没人敢数落她，连妈妈也不敢，因为我们在别人家里。

寂静。爸爸打了一个小嗝，自从到达德国后他不停地喝啤酒。我看到妈妈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脚，责备他粗鲁的举止。

"我一直很关心你的歌唱事业，克莉丝汀娜。"桂荷塔又说道，试图融化她姊姊眼里让人无法理解的冷漠。"我几乎收藏了你全部的 CD，看！"

她指着 CD 柜，大家都转过头朝 CD 柜看，除了外曾祖母。

再度沉默。

莎荻奶奶决定说话，缓和气氛：

"桂荷塔你好坏，准备这么多的猪肉香肠火腿折磨我！"

“啊，上天可以作证！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我开玩笑的，我有一堆东西好吃。”莎荻奶奶一边说一边再装了一盘堆得如山高的马铃薯沙拉。

“再吃一点肝香肠，克莉丝汀娜？”桂荷塔说。外曾祖母用雪茄作了拒绝的手势，而桂荷塔为了逗我们开心，大声说：“你们相信这位瘦小的女人曾想成为马戏团的胖女王吗？”妈妈和爸爸笑了起来，即使他们已经听过这个笑话千百次，我也是。“而我，”莎荻奶奶不管满嘴食物说道，“我现在几乎可以应征这个工作，嗯？”引起哄堂大笑。我必须要说，看着莎荻奶奶庞大的身躯，实在很难想象它来自爱哈瘦小得跟精灵一样的身体。

“摆钟不见了？”外曾祖母突然说，“以前有个很漂亮的摆钟，就在角落……”

又是寂静。我和妈妈相互看了一眼，因为这次的沉默很诡异。

“你忘记了？”桂荷塔不敢相信的样子，“祖父把它砸烂……”

“啊！他把它砸烂？我忘了这件事。”

“你怎么能……你怎么……那一天是……他砸烂一切和……你真的不……？”

“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大概经历了太多事，所以对这件事的记忆变成……空白。别忘了我比你年轻，战争结束时，你有……十岁吧，我只有六岁半，差了好几岁。”

“这倒是真的。”桂荷塔说。她推开餐盘，困难地站起来。“黛丝，”她向妈妈说，“麻烦您为您的家人煮咖啡，现在我得睡一会儿。”

她摇摇晃晃，走了两步路后，还是不停地摇晃。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莎荻奶奶不能帮她，而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我们不敢碰她的身体。爱哈终于起身。

“让我扶你吧，桂荷塔。”她说，于是两个老女人蹒跚地离开房间。

“好精美的瓷器！”妈妈从厨房的碗柜里拿出缀花杯盘时，赞不绝口

地说道。

“是啊,很精致不是吗?”莎荻奶奶说,“一定是来自德累斯顿。”

她们继续赞赏。我不知道女人怎么可以整天叽叽喳喳还能没发疯;很精致不是吗,很娇贵不是吗,没完没了。现在,我不必待在餐桌上喝咖啡,我走在走廊里,想找到厕所送出输入的资料。

我的便便完美,状如飞弹,结实却不干硬,在排出的时候,我不断自言自语:“我好想念互联网啊!我好想念 Google 啊!”我打赌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一定没听过互联网!

当我在走廊里,轻轻踩着厚重的绘花地毯回客厅时,我看了一下电子表,已经三点十五分,太好了,妈妈说过我们大约四点离开,所以,半个钟头后,我可以开始拉她的袖子,假装发脾气:“是你说的……你答应我的……”

正当我想象着自己说这些话时,我听到外曾祖母用一样的口气说出相同的话:“是你说的……你答应我的……”

桂荷塔用德语回了几句话。

房门半掩。我透过门缝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敢相信:两个老太太为了一个娃娃吵架。外曾祖母抱着一个模样很蠢、穿着红色天鹅绒洋装的娃娃。她气得五官都变了形。

“她是我的!”她怒斥道,“她一直都是我的,不过就算撇开这一点,就算她不是我的……你答应我的,桂荷塔!”

桂荷塔又用德语回答她。她看起来很疲惫,走到床边任自己沉重地倒在床上,弹簧被压得嘎嘎作响。接着她长叹一声,再也不动。

一直把娃娃抱在怀里的外曾祖母走到床边,久久站在那里,注视着她的姊姊。不过不幸地,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2

杭达，一九八二年

今年春天，我第一次有一年的感觉。当树木开始冒出新芽，我猛然想起去年春天发芽的景象，我很惊讶地告诉自己："所以这就是一年。"

每个季节都有它令人忘我的游戏。春天的游戏是弹珠，等到人行道变干就可以玩。弹珠打得太猛，中指甲变瘀青，弹珠相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与同栋大楼的小孩玩躲猫猫。到儿童公园爬"鸡笼"。头部朝下膝盖朝上倒吊在单杠上。双手吊在平行的单杠上，一只手抓好另一只手放下，一根接着一根前进，我的手臂变得强壮，已经可以吊到终点，不像去年，吊到一半就软弱无力，必须中断落地。夏天和爸爸在中央公园打棒球。我投球，一投再投，一直投到肩膀酸痛，而爸负责接球，不过他只偶尔接到。我的父亲不是运动健将，经常漏接，当他漏接时，也不会像许多父亲，像个疯子一样去捡球，他只是自得其乐地慢慢跑，这让我觉得蛮无趣，不过至少他看起来乐在其中。接着轮到他投我接。这个捕手套实在太大，他们打算在我上小学时为我买合适的捕手套。当球打到肥大的手掌时，我弯曲肥大的手指把球握在手里。成功了，我接住球，大喊："出局！"当我累了，我们到棒球场，我用手指勾着铁丝网，攀在高处，观赏大人用坚硬的球棒真的打棒球。我必须待在网后，因为妈怕我被球打到牙齿，她的忧虑蛮奇怪，不过我能体谅：我的门牙的乳牙都已经脱落，这些牙齿将是最后一批恒牙，如果被打掉，我就完了。

秋天，许多飘浮的落叶堆，仿佛劈哩啪啦的抱枕，可以任人躺在上面翻来滚去。

冬天是雪球大战。当雪球掉到颈根，冰水在衣服底下沿着背脊淌下：椎心刺痛的寒冷。拿着雪突然跳到别人面前，往他们的脸上涂抹，然后互相打斗推挤直到筋疲力尽。堆雪人，把人埋在雪地里，或是被人埋在雪地里。到卡茨基尔坐雪橇。雪橇疾速奔驰嘎嘎作响，风在耳畔呼啸，雪橇滑过冰天雪地，开始摇摇欲坠，我们以为会发生意外，但是没有，喔唷，雪橇

撞上雪堆，猛然停止，大家挤成一团惊魂未定。我们站起来，松了一口气，跌跌撞撞，嘻嘻哈哈。

我喜欢嬉戏甚于从事任何活动，因为我可以浑然忘我。其余的时间，我得不断担心自己表现得是否够好。

可以确定的是，我不再画没有身体的人。去年春天，我从幼儿园带回一叠图画，我以为画得很好，但是当我拿给妈看时，她说："杭达，身体呢？你忘了画身体！"我看了图画一眼，她说得没错，我画的人手脚直接从头冒出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又画了许多人，星期五我把图画带回家，不过就在我把它们从书包取出时，我才发现：哦不！我又忘了画身体！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犯一模一样的错误，我很难过，我甚至没把图画拿给妈看，因为我怕她把我当成白痴。

问题不在于你的双亲不爱你本来的样子，只是你还小，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你告诉自己，学得越多，他们就越爱你。也许等到有一天，你抱着大学文凭回家，就不需再担心他们爱不爱你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爸妈那么幸运可以上大学。他们两人在纽约巴鲁克大学相遇，爸是驻校剧作家，妈读历史并参加戏剧社，他们一起合作演出《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由妈扮演睡鼠，爸饰演双胞胎兄弟的崔德哥哥。要把爸想成崔德哥哥很容易，因为他本人很像崔德哥哥，心宽体胖、幽默风趣，不过很难把妈妈想成睡鼠，要是她扮演红心皇后倒很像：爱发号施令、横行霸道、动不动就叫"把他拖出去砍了！"不过真难以想象我那个紧张兮兮、精力充沛的母亲，扮演懒惰、散慢的睡鼠，它拼命打瞌睡，被三月兔和帽商从一个茶托带到另一个茶托。不过他们因而相遇并坠入爱河。想象自己的父母谈恋爱很奇怪，我跟同学提起这件事，每当我在朋友家看到他们的父母，我试图想象他们过去谈恋爱的样子，有些人的父母我可以想象，但是我却无法想象自己的父母谈恋爱的样子。我的父亲非常平易近人，我的母亲性子非常

焦躁，他们怎么可能相互吸引？结婚前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他们如何相信彼此可以融洽相处？

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处得并不融洽。最近他们天天吵架，他们最爱争吵的问题是犹太人。妈对这个问题比爸感兴趣得多，而且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爸是犹太人，而妈是基督徒，她坚持要在婚礼上变成犹太教徒。爸根本不在乎宗教，但是他太爱妈，甘愿忍受改教仪式，因此，我也是犹太人，因为母亲的关系，即使她出生时是基督徒。爸答应妈改信犹太教的交换条件，是可以为我命名，但现在他们因为这件事吵架。当初爸是为了纪念一位去世的朋友而为我取名杭达，但是妈觉得这不是犹太男孩该有的名字，然而爸（他本身叫阿隆①）认为基于犹太人这几千年来的遭遇，或许犹太小孩应该避人耳目，低调几百年看看，顺便可以观望风往哪儿吹。妈说以色列的犹太人都不再躲躲藏藏，人人都以犹太名字为荣。爸说要他回以色列，不如要他到地洞里生活，“还更真实，不是吗？”他说，“为什么停留在四千年前，为什么不干脆回到四万年前？我们大可回到更古老的时代，变回贝类，噗通一声，跳到海里定居。那时候大家相处得多么融洽，我依稀记得，他们举行鸡尾酒会……”妈大步走出房间，因为犹太人不应该吃贝壳②。这只是他们吵架的一例而已。

妈坐在梳妆台前，准备稍后的演讲。我趴在走廊上假装玩小汽车，所以她不知道我在观察她。首先，她涂上鲜艳的口红，两片嘴唇抿了一下，俯身贴近镜子仔细检查牙齿是否洁白闪亮，有没有口红的痕迹。接着拨弄头发，摇一摇头，穿过房间拿起一叠纸，回来坐下，抓起梳子当成麦克风，清喉咙，对着镜子微笑。“诸位。”她说。由于不满意自己的语气，她

---

① 译注：阿隆是典型的犹太名。

② 译注：传统犹太料理确实禁食猪肉与贝类。

大声说出“狗屎”二字，并用梳子打自己的嘴巴，梳子因此沾到口红，她又更大声地叫出“狗屎”。她用面纸擦拭梳子，重新说：“诸位。”换了不同的语气。“今晚很高兴见到大家如此踊跃出席……”接着她含糊地念稿，偶尔抬起眼睛看着镜子，她的倒影像是她的观众。她不时查看手表，想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听不到她说什么，不过由她翻动纸张的样子看来，她越来越焦急，我也连带紧张起来，我跑到走廊更远的地方玩车子，不想听到她的声音，不过当我回到原地，情况继续，她显得更为紧张，跑到浴室打开医药箱，吞了几颗药丸。我看到她抓着洗手台的边缘，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掴自己耳光，左右脸颊各一次，出手很重，我不想她这么做，我哽咽地说“妈——妈”，她惊跳起来，转过身子，用责备的眼光看我，我又说了一遍，并干脆呻吟起来：“妈，我肚子痛。”她走向我，跟我说：“可怜的宝贝。”让我很窝心。“可怜的宝贝，你应该躺下来，我叫你爸为你煮热茶，但是我，三十秒后，我得出门。”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走到妈身边，她坐在书桌前，我拉着她的衣袖，想引起她的注意，不过，她根本没回头看我，只是冷淡地说：“不行，走开，听见没？我不想看到你，别打扰我。”不过在现实生活里，她不曾对我这样说话。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母亲来得多，这点不太寻常。爸很会做菜，而且很幸运的是，他在家里工作，因为他是剧作家。他写的剧本偶尔会被搬上舞台，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写过大红特红的剧本，我相信有一天，他的才华一定会受到肯定，而且也该是时候了，因为他即将四十岁，而妈只有二十六岁，她在本州各大学做和“恶”有关的演讲。“恶”是一个蛮奇怪的学问，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当朋友的母亲问我母亲从事什么工作时，我说她教授历史并准备当 doctor（博士），她们都惊讶得说

不出话。既然她并不想当医生（doctor），我不晓得她的“doctor”到底是什么东西。

赚钱养家的是母亲，这一点也不太寻常，所以经常只有爸和我两人待在家里。妈不在时，我很想念她但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和爸可以做一堆她不喜欢的玩意儿，也就是爸所说的“死党约定”，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比方说我们爱洗澡就洗澡，想睡觉就睡觉，边吃边看电视，畅饮可口可乐，把番茄酱或是味精加到菜里，味精已经被禁用，连中国餐厅也是，因为会导致癌症。

我的房间里隐约飘着早餐的香气，虽然是人间美味，却让我充满焦虑，因为它很可能会再度引爆爸妈之间的口角。爸正在做培根煎蛋，妈希望我们遵循犹太传统，不吃猪肉。她本人其实不讨厌猪，再说她小时候，以为美国派出成千上万的猪进攻古巴，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她现在一笑置之，不过她希望我们尽力维持犹太的烹调传统，但是爸喜欢自创新规。

爸有个很好玩的故事。一个没钱买早餐的穷光蛋，因为很喜欢煎煮培根所散发的味道，每天早上坐在小咖啡馆前的长椅上。他坐在那里，尽情闻香，引起餐厅老板的注意。过了几天，老板不悦地端着白铁盘走出去，对他说：“你必须为我的培根带给您的欢乐付钱。”穷光蛋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铜板，扔到盘子里，然后再捡起铜板放回口袋里。“这是哪门子的付钱！”老板愤怒地说。穷光蛋笑着回答：“这很公平。我呢，闻到了您的培根香；您哪，听见了我的铜板声！”

爸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一个穷光蛋在郝斯顿街的卡兹熟食店前乞讨，他可怜的模样让一位胖商人心生同情，在他的帽子里放了一张五块钱钞票。几分钟后，胖商人又经过餐馆，看见穷光蛋正在里面大啖白酱鲑鱼，十分震惊。他走进餐馆问穷光蛋：“你在这里做什么？我给你五块钱，

你却点了白酱鲑鱼一口气吃光?"穷光蛋抬起双眼看他,说(爸学得惟妙惟肖):"我没钱时不能吃白酱鲑鱼,我有钱时也不能吃白酱鲑鱼,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到白酱鲑鱼?"只要爸说起这个故事,我和他一定都捧腹大笑,但是妈却笑不出来,她的看法其实跟胖商人一样,认为不该浪费金钱。

我走出房间,没有一次不看到这个画面:坐在早餐桌旁的妈就像她说过的高莱假人①一样面如土色。

"杭达,培根煎蛋?"爸问道,我回说:"那还用说!"这个回答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我的肚子想得要命,其次可以讨爸的欢心。然而不同的回答则只为了讨好妈。要是一早起床不用夹在他们中间被撕扯就更好了。

"你会把我们的儿子养得像猪公!"当爸在我的盘子盛满培根煎蛋时,妈咆哮道。我又想到红心皇后,她把爱丽丝怀里的婴儿变成猪。也许天底下的母亲有时真的把她们怀里蠕动的婴儿看成讨人厌的怪物,觉得恶心,自问这个东西从哪里冒出来?也许在我襁褓时期,妈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由得觉得我恶心。

"啊——哈,莎荻。"爸用温和诙谐的语气说,好像妈不是当真的(他比她更不喜欢吵架,我没听过他提高嗓门说话)。

"你洗过了?"妈问我。我因为担心培根蛋冷掉,回答:"是。""把手伸出来。"她说。当我掌心朝上地伸出双手,心却缩了一下,她或许会发现我说谎,我其实打从昨晚起就没洗过手,我实在看不出怎么在睡梦里弄脏手。

她把我的手抓住翻过来。

"杭达,你还在咬指甲。"

---

① 译注:Golem,希伯来语,原意"四不像的物体"、"初胚",后来演变成"块"、"堆"。今天 Golem 的涵义是"像人的假人,额头被贴上《圣经》句子而具有生命。"可追溯至十二世纪中欧的犹太传说。

“莎荻，就让他吃早餐吧，他的指甲还会长出来。”

“他的指甲还会长出来！”妈将头转向爸，不屑地说。我趁机坐好并吞下一点食物。“他的指甲还会长出来！”

“我帮你热咖啡，性感莎荻。”爸说，也就是说（或翻译成）：“一九八二年七月的某个美丽夏日不该这么开始，我们也许应该重头来过，你觉得如何？”

妈接受了，并向爸道谢，因为她不想给我粗鲁无礼的不良示范。

“所以，杭达，”她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我小声嘟哝：“难道她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暑假是怎么过的，除了和朋友玩、闲晃，享受悠游自在的时光之外，没有任何计划？”

不过就在我要回答之前，爸赶来搭救：“别担心，他已经排满节目：《圣经》、阅读，上午九点到十点是运动时间，接下来……”

“阿隆，”妈妈说，“如果你十次能有一次不卖弄幽默感，会让我好过些。”

她站起来时，椅子把地板刮得吱吱响。我不想让她带着坏心情出门，用平静但含糊的口气告诉她：“妈不要担心，我有一堆事要做，我得整理房间，下午，我会去巴利家玩。”

“那我就放心了，”妈妈站在门口穿衣镜前一边整理仪容一边说，“因为我不希望你待在外面。气象报告说，下午气温将升到三十八度。”

我用手指抓起最后一小片咸培根，放进口中，舔着手指，不过虽然她背对着我，她还是在镜子里瞥见我的一举一动，说：“不能用手指捡东西吃！”

不过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心不在焉的，只是全神注意自己的仪容，她不停拍打额前的刘海，想让它落在适当的位置。她非得完全满意了镜子里自己的模样才会踏出门，有时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我不明白，除了妈自己以外，大家都觉得妈很漂亮。她检查自己的侧面，确定小腹缩紧——她

老是担心自己太胖，不过她一点也不胖，她只是像爸所说的——丰腴。她又在拍打刘海，“啊！”终于她说，“好，我的好家伙，乖一点，待会见。”

她没给我们一个飞吻就关上大门。

虽然爸没出声，但我感觉他轻轻呼了一口气。事实上，只要妈一走，家里的气氛就会轻松起来，然后等到她再踏进家门，气氛又变得紧张。没办法，总是这样。我母亲很迷人，我非常爱她，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她快乐自在，我相信爸也和我一样。我们的目光在早餐桌上相遇，默认这一点。然后爸站起来边吹口哨边收拾碗盘，我回房换衣服。

爸说她对谁都很严厉，尤其对她自己，因为她心目中的理想标准很高，我们尽力达到她的标准就是，别想太多。至少我有进步了，不再忘记画身体。

我整理床铺，把小熊马文放在枕边。有一次妈把它扔掉，当我从幼儿园回到家时，却在桌子底下的垃圾桶找到它，当下不敢置信地哇哇大叫：“是谁丢掉我的马文?!”我一边说一边痛哭，不只是出于愤怒，还有如果我没有及时找到它，我可能会怅然若失。“是谁丢掉我的马文?!”那一天妈极为狼狈，她把我抱在怀里，跟我道歉，说：“马文太老旧了。”“可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喜欢它！”我继续号啕大哭，虽然我已经觉得舒服多了，但是却很喜欢这种比妈占上风的感觉。我双手抱着小熊，把它递到她的面前，要她再道歉。不过我句句实话，我喜欢马文正是因为它是只又破又烂的小老熊。我们原本可以为它上紧发条让它行走，但现在它前脚的钹早就掉了，背上的发条钥也不见了，而且它因为一只金褐色眼珠完全磨损，模样看起来好像独眼龙。不过我最喜欢马文的地方——可能也是妈丢掉它的原因——是它曾经是爱哈外婆小时候的玩伴。

导致我双亲失和的另一个原因是爱哈外婆，一般说来，她也是家里的敏感话题。爸和我，我们都非常喜欢她，但是妈妈对她的感情很复杂。我

们收集了她所有的唱片，当我跟别人说歌唱家爱哈就是我的外婆时，他们都很诧异。说真的，光看她的外表，很难相信她已为人祖母，尤其当她化了妆，灯光打上，远远地站在舞台上。她不过四十四岁，再加上纤细、轻盈又活泼，看起来又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最可笑的是，她一直梦想成为马戏团的胖女王。在舞台上，她像个小女孩或是轻盈的仙女，从她口中发出的声音独特又神奇。她跟一组乐师合作，一起练唱一起环游世界举行演唱会，不过最关键的时刻是她在聚光灯下独挑大梁，金色细小的发绺像仙女宝冠般熠熠闪亮，数以万计的眼睛盯着她，数以万计的耳朵倾听她天籁般的歌声回旋缭绕。

我和爱哈外婆的关系很特别，我们两人都有褐色圆形的胎记，她的胎记位于左臂窝，我的胎记长在脖子底下，或者应该说在脖子和左肩之间。有一次我在她包厄利街的寓所度周末，我们比较彼此的痣，她说她的胎记帮助她唱歌，我说我的胎记跟我作伴，像一只小蝙蝠停在我的左肩头，当我有需要时，它会在我耳边轻声低语给我建议。爱哈高兴地拍手叫好，“好极了，杭达。答应我绝不跟这只蝙蝠失去联系！”我答应她。

她非常热情。

我不知道妈到底反对爱哈什么，难道她妒忌，因为她太有名，因为大家都很敬爱她？

我觉得，她把自己的母亲看成不切实际的追梦人。有一次我听到她说爱哈外婆是倒过来的驼鸟，她的头不是埋在沙里而是在云里。她对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残酷事实漠不关心，妈对地球上的战争和饥荒如数家珍，而爱哈外婆家里没有电视机。另外，妈认为她的母亲不道德，因为她跟很多人上床，我觉得不道德很棒，妈不曾看过她的生父，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也就是说她是杂种，虽然不该说杂种而应该说不合法的私生女。她从前有个名叫彼得的继父，她很喜欢他，他每个星期天带她去住家附近的卡兹

熟食店吃饭，不过后来突然杀出一个叫亚内克的人，爱哈外婆决定和他一起生活，把彼得赶出去。妈很难过，她无法忍受这个新继父，因为亚内克对她漠不关心，因为他咬指甲，把牙齿磨得吱吱响，而且可以连续好几天不吭一声，待在床上喝琴酒，对着墙壁发呆，最后在厨房里自杀，令人匪夷所思。幸好当时十岁的妈还在学校，没看到地板瓷砖上血溅脑飞。后来，她们搬到数条街之外的包厄利街。爱哈曾跟许多男人订婚，目前她和一位女人同居，这是见怪不怪的事，叫作同性恋。妈觉得这种事对小男生来说太不伦不类，因此不准我到外婆家过夜。

我整个上午都在看电视，妈要是知道，一定会大发雷霆，不过爸爸却容许我，他说聪明人也需要了解世界的愚昧，所以我可以看电视，不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今天早上的《加菲猫》和《特种部队》都蛮好看的，尤其是《蝙蝠侠》，它是我最喜欢的卡通。爸有时也和我一起看《蝙蝠侠》，他觉得很好笑，因为让他回想起年轻时代的漫画。

吃过午餐后，家里开始变得闷热，爸提议去附近的游泳池消暑，我们把泳裤穿在衣服底下，当我们走在路上，空气里飘浮着柏油融化的气味，我们好像走进烤箱一样。我很喜欢牵着爸的手过马路，再过一两年我将太大不能再牵他的手了，所以我现在要好好把握。

游泳池被挤得水泄不通，大约有一千个不同肤色不同大小的小孩正在戏水和尖叫，嬉闹声回响在墙壁上，让我有点害怕，不过爸抱着我下水，后来一切都很顺利。他把我带到水池深处，让我爬到他的肩上跳到水里，不幸的是救生员对我们吹哨子，因为我们违反规定。爸不怎么把规定当一回事，我很喜欢他这一点，他说必须和规则玩，而不是照着规则玩，因为没有危险的人生就不叫人生。过了一会儿，他从水底站起来，全身濡湿，他苍白松弛的肌肉和秃头上稀疏的头发，让他不及其他年轻、苗条、晒成古铜色的爸爸英俊，不过我不在乎，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他坐在

椅子上，肩膀上挂着毛巾，两手合拢放在他所说的漂亮肚皮上，看着我在儿童池里自行作乐。我不会游泳，我发明一种游戏，我蹲在水里由鼻子和嘴巴吐气，然后跳出水面吸气，再潜到水里吐气，如此不断交替——高低高低——在无重力、水声和动作的节奏下，我变得恍恍惚惚。我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好几个小时。不过，爸爸走过来抱住我，说他得回家工作。

他把我留在和我们家只相隔两条街的巴利家，我在那里度过剩余的午后时光。巴利有各式各样的战争游戏，我们玩组合式的玩具人和如假包换的机关枪，玩得不亦乐乎。巴利的妈妈因为是爱哈的歌迷，对我特别好，我们的点心除了一碗玉米片之外，还有柠檬粉，当我们舔着手掌心的柠檬粉时，柠檬粉会劈啪作响。妈铁定不准我们吃，她说柠檬粉会致癌。爸六点来接我，我们在回家的途中顺道买菜，爸买了鳕鱼和白酒，希望能改善妈的心情，不过妈做了一天的研究七点回到家时，不管多少的红酒白酒都不能胜任。我在房间跟小玩具人玩战争游戏，妈反战，不肯给我买士兵，她不希望我成为粗鄙狭隘的沙猪，像大部分的男人一样。

“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阿隆。”我远远听到她的话，她的声音充满感情，让我害怕。“他们听过集中营，却没听过这个东西，从来都没听过。”我听不到爸的回答，她接着说：“二十五万名儿童！抢！偷！和东欧的家人分开……”我开始感到焦虑，我的蝙蝠建议我制造爆炸声，把我的乐高游戏变成直升机和轰炸机以及地对空飞弹，掩盖妈的声音，我如法炮制，确实奏效。

爸叫我吃饭时，妈坐在餐桌前支着双肘，撑起好像重达一吨的头。爸脱下围裙，拿出一根蜡烛半开玩笑地说：“莎荻，今天是星期五晚上，要不要点安息日的蜡烛？”妈突然伸直腰，手不听使唤地把蜡烛打到地上。“如果你不想遵循传统，”她说，“至少克制自己，别开它的玩笑。”我相信她并非故意要把蜡烛打断，不过蜡烛终究还是断了。爸捡起两截蜡烛，放到垃圾桶里，不说一句话。

当我们吃着爸爸已经去掉鱼刺的鱼排，以免鱼刺卡在我的喉咙把我咽死，妈转向我说："杭达。"她的语调让我巴不得去巴利家，无忧无虑地舔着手心里的柠檬粉。

"是，妈？"

"杭达，我必须出远门，到德国去。我知道你应该觉得我老是不在家……不过我的论文资料几乎都在德国，我也没办法。"

"莎荻，"爸说，"杭达听不懂你的话，他连德国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么，现在是他知道德国在哪里的时候，因为他流着德国人的血液！杭达你知道吗？你的爱哈外婆在德国出生？"

"不，"我说，"她是加拿大人。"

"没错，她在加拿大长大，她从不提最早几年的生活，事实上她最早几年住在德国。我很希望知道她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你知道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过去的真相，如何一起建立未来，你说是吗？"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莎荻，"爸说，"他才六岁而已！"

"好吧，"妈说，声音出人意外的微弱，"只是……我对这段时期存有许多疑惑……爱哈外婆不想也不能回答……所以我得去德国一趟。"

"这些你都说过了。"爸爸提醒她。

"是的，我知道，阿隆，"妈妈说，一直没有提高嗓音，"如果我一直重复，是因为我还没说到重点……如果我还没说到重点，是因为它还在我的脑中打转。今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妈的姊姊寄来的，她说如果我去德国看她，她愿意告诉我她所知道的全部事实。"

紧接着这段话而来的是凝重的沉默。我看着爸，他看起来很沮丧，几乎没动过晚餐，不太像他。

大家因为这个话题不太愉快。正当我不想引起他们的注意踮着脚尖走回房间时，我听见爸跟妈说："你满脑子都是四十年前那些儿童的痛苦，

却对自己儿子的痛苦视而不见。算了，莎荻，你就不能放过这段历史？”

“不，我不能，”妈说，“你不明白吗？对我来说，这个‘恶’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和我的母亲有关！即使现在，她仍然拒绝告诉我她在德国的童年，必须整整十五年才让她承认亚内克并非养子而是窃童，足足二十年她才吐出她德国姊姊的名字和居住的镇名。我需要知道*更多*，你不明白吗？我需要知道我的外公、外婆是谁！如果有人送给他们波兰男孩取代死去的儿子，他们很可能是纳粹，或者至少跟纳粹关系密切。*我需要知道！*”

我关上房门，和我的小玩具人和乐高玩具继续打仗。

我的父母洗碗。到了我上床就寝的时候，爸想让我忘掉不快，打我的屁股逗我笑，我穿着睡衣趴在床上，他用手掌拍打我，从脚打到头，再从头打到脚，同时高声唱歌。今天晚上他唱了一首莫名其妙的歌曲：

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

还有：

山前住个颜眼圆山后住个颜圆眼二人上山来比眼

我听不出爸到底在唱些什么，不过后来他放慢速度再唱一次：

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

还有：

山前住个颜眼圆，山后住个颜圆眼，二人上山来比眼。

接着他又快唱一遍，这次我完全听懂。我常希望大人能坐下来，慢慢跟我解释，就好像这首歌一样。

爸打我的屁股时，我跟平常一样尖声大笑，我央求他继续，就在这个时候，妈走进房间，说我兴奋过度，应该安静下来准备睡觉。于是爸把我抱在怀里，亲我的额头，妈在我的身边坐下，说了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故事。当她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学会看书，而我，我还不会，这是另外一个

我达不到她的标准的例子，尽管我努力尝试。今天晚上她跟我说“小黑山波”的故事，她把小时候读过的故事记在心里，所以不需要书本，我也是，我几乎把整个故事都背下来，这是记在心里的另一种说法。由我说山波的对白：“喔！我求求你，老虎先生，别吃我，我把美丽的红大衣送给你。”一直说到所有的老虎都化成一滩奶油，山波说：“哇！好美味的奶油！我要送给黑曼波（他的母亲）。”然后，黑曼波做了奶油薄煎饼，黑山波因为太饿，吃掉一百六十九个奶油薄煎饼。妈说完故事时，把我抱在怀里，一边摇我一边低声哼唱，她手臂的肌肤很柔软，不过摇我的方式却不然。

她出发当天，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我很喜欢说几点几分，这是我去年春天在幼儿园学来的。爸有个笑话：“为什么小呆把闹钟丢出窗外？因为他想看着时间飞走。”这个笑话蛮有趣的，不过我害怕看着时间飞走。妈说人越老，时间过得越快，我害怕稍微不留意，我的人生将如过眼云烟，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棺材里；我没来得及体会人生，人生却已经结束。我知道死人不会体认到自己进棺材入土，不过把死人埋在地下真是恐怖，比如说爷爷，我们到长岛参加他的葬礼时，我无法忍受父亲的父亲躺在一个盒子里，但是大家似乎认为很正常。殡仪馆的人把棺木放在绳索上，将棺木绑好并在四周打结，然后把棺木抬到洞穴上方，再放入洞穴里，最后他们解开绳结，取回绳索，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把人留在洞穴里没什么要紧，却不愿意丧失两根小绳子！他们显然天天这么做，早就习以为常，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例行公事，但是对我来说，被他们埋到地下的人，是我唯一的祖父级人物（妈不认识她的父亲），我再也看不到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真正了解再也不能的意义。

我看了一眼闹钟，我发现在我思考死亡时，三分钟过去了。

爷爷去世后，奶奶必须卖掉长岛的房子，这座房子是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它有许多幽僻的角落、衣柜和食物柜。但是奶奶说她独自一人无法整理这么大的房子，因此她搬到另一栋房子和别的老人一起生活。现在我和我的表兄弟没有相聚的场所，我们不能像在爷爷奶奶家一样在曼哈顿的公寓里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藏在表兄弟家地窖的大纸箱里，当他们走下地窖时，我听到他们叫我："杭达！杭达！"不过我藏得很隐秘，他们找不到我，最后他们放弃，到外面花园里玩飞盘，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待在箱子里，待了很久，当我走出地窖时，我又冷又麻，他们看到我时，也没说"你藏在哪里？我们到处找你！"他们竟然不想念我，令我心伤。我告诉自己死亡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你，日子照过。

七点。我听到妈的闹钟响了，现在只要我想去，我就可以去他们的房间，而我确实想去。我像一条蛇匍匐滑进他们的房间，我紧紧贴着床尾，他们没法看到我。他们的棉被掉到地上，所以他们只盖着床单，四只脚从床单下伸出来。爸的脚很大而且有点脏，因为他喜欢在家里打赤脚，他的脚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脚跟边缘的黄色粗皮，摸起来比较像木头而不像皮肤。妈的脚比较干净，不过她的大拇指根的骨头很大，不太好看。我觉得大人的脚通常很丑，为此，我并不急着长大，因为我不想看着自己的脚一年年变丑。

我用小拇指指甲搔爸左脚跟的黄色粗皮，我刚开始搔得很轻，所以他没有发觉。后来，我慢慢搔到脚背，这下他有感觉了！不过他没想到会是我，而以为是只苍蝇碰巧停在那儿，他抖一抖脚，想把它赶走，接着我真的搔起来，他失声大叫并且直起身子。"喂！"妈妈说，"你在干嘛？"因为爸直起身子时，顺势掀开床单，现在她看到我了，她袒胸露乳，猛然躺回床上同时抓起睡衣。

当我还小时，我经常和妈一起洗澡，她对她的胸部一点也不遮掩，我

甚至还可以跟它们玩哩。不过几个月前，她对我下达禁令，现在，只有爸能看她的胸部，当然除了妈自己以外。（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某一天起我变得太大，不能看她的胸部，而她如何决定是哪一天的呢……）好奇怪，女人的胸部：我们人生的初期可以整天把脸埋在里头，越长越大却越离越远，直到有一天，再也看不到它。不过在电视上和电影里，女人当众袒胸露乳，但是不暴露乳头，仿佛乳头藏着神圣的秘密，不过并非如此，而且通常它们甚至连奶都没有。至于女人的两腿之间，妈和我洗澡时总是穿着内裤，因此我从不曾看过女人的那儿，除了公园里的雕像，不过雕像的那儿什么也没有，于是我问爸，他说她们在这个地方拥有许多迷人的东西，但是不像我们男人会露出来。

妈到厨房煮咖啡，我和爸到浴室尿尿，我们肩并肩站在马桶前，两道黄弓相会，溶在清水里，有趣的是刚开始时，黄尿不犯清水，不过几秒钟后，都混淆成一样的颜色：淡黄色。现在我瞄得很准，但是我小时候，每次地上都会残留几滴尿水，妈硬要我用海绵擦干，然后把海绵拿到水龙头底下冲干净，想到我的手摸到自己的尿，我就觉得恶心。

虽然妈的飞机晚上七点才起飞，但是我知道今天一整天都将带着她离家的色彩。喝咖啡时，她一心只有行李、护照、签证以及地图，我知道她的心中没有我的余地。

“阿隆，很不可思议吗？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就到达德国，真疯狂。哦，一份清单，我应该列清单。记住，杭达，当你忙不过来时，应该列一份清单，我们面对必须解决的事，依其重要次序列在纸上，先做最吃力、最不讨好的差事，也就是所谓的‘从牛角抓住公牛’。”

“我，我做不到，”爸爸说，“因为每当公牛顶着牛角刺穿我的身体时，观众欢声雷动，我却躺在尘土里流光血。”

“阿隆！”

"好啦,好啦,杭儿,说正经的,你妈说的对,今日事明日毕……"

"你说错了!"我笑着说,"是今日事今日毕。"

"是吗? 真是的,对不起……我总是说错谚语,伤脑筋。莎荻,什么是你的公牛?"

"咦?"

"你今天要从牛角抓住的东西?"

"啊……打包行李,第一优先:行李。"

当爸爸洗早餐的碗盘时,她到房间从衣橱取出衣物,放在床上思量。我们可以听见她自言自语:"好,这件衣服把我的腰束得太紧,这件毛衣和这件长裤不配,要带两件裙子还是三件? 德国买得到丝袜吗? ……"这些都不成问题,不过在她考虑的时候,她发出另一个声音说:"那么你干嘛买,笨蛋?"、"你想是谁的错?"、"你怕称体重,嗯?"以及"你要多久才能找到答案?"后来,爸爸轻轻关上房门,因为听见自己的妻子以两种不同的声音自问自答,令人不太舒服。

妈妈的旅行通常为期两三天,或顶多一个礼拜,而这一次将为期十五天,虽然两个礼拜加起来为十四天,但是我们把第一天或者最后一天也算进去,所以是十五天。我已经开始以肚子痛的形式想念她,我自忖她是否也会想念我;当她在遥远的旅馆客房里醒来,会不会想知道我正在做什么。

几天过去了,虽然妈妈不在,我觉得我还是度过了一个蛮美好的夏天。

妈打长途电话回来,是我接的电话,她跟我说"嗨,亲爱的"以及两三件小事,我感觉她急着结束对话,因为电话费昂贵,因为她想跟爸说话。他们说了很久,虽然爸没提高声音,我感觉他并不喜欢所听到的内容,我

赶紧跑到厕所里拉肚子。后来他告诉我，妈因为爱哈外婆慕尼黑的姊姊的话，变得很亢奋。

第二天爱哈外婆打电话来，是我接的，虽然挖掘她的过去的不是我，我还是觉得心虚，当我告诉她妈出远门时，她很讶异，因此我知道她并不晓得她姊姊的事，我赶紧加了一句："我想她正在作校园巡回演讲。"

"在暑假期间？"爱哈说，"不可能，学校都关门了。"

"也许是在南半球。"我说，为了展现我的博学也为了让我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爱哈外婆纵声大笑："也许吧！"她说："星期天我们四人一起野餐好吗？"当她说四人时，我知道我将见到她的女友，我们一长串的"死党约定"将多出一条秘密。星期六晚上，爸两手挂满超市袋子回到家，星期天，他整个上午都在准备野餐的东西，但是当他把东西放在篮子里时，天空开始下雨，不是几滴小雨，也不是让天空变得蔚蓝澄澈的夏日午后雷阵雨，而是洪水大作。雨水从乌云中倾盆落下，而且没有烟消云散的迹象。我很失望，因为今天没人会在中央公园的草地上野餐，而我是那么引领期盼。爸打电话给爱哈外婆，跟她说："上帝另有安排。"不过我听不到她的话，他回答说："好极了，我们一个钟头后按门铃。"

他转过身跟我说："我们到包厄利野餐。"

到达时，我们淋得像落汤鸡，爱哈外婆和她的女友拿着毛巾跳到我们身上，替我们擦头擦身体一直擦到四脚朝天。暴风雨是那一天的戏剧因素，愤怒的天龙想摧毁我们的野餐，不过我们侥幸逃离魔掌，她们已经在公寓中央的地板上铺好桌巾，现在她们正在摆免洗餐具。爱哈的女友很娇小，她来自墨西哥，有深色的头发和眼睛，她叫梅塞德斯，跟豪华名车同名。她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很高兴认识你，杭达。"她好像真的这么想。

看起来比外表更强壮的爱哈外婆抱住我，把我抱起来，在我的脸上到处亲吻，并在每个吻之间笑着看我。她的眼珠湛蓝如蓝宝石，如果近看，

她的眼睛四周有许多细纹，她头发几乎全白，只剩几绺金发，"啊，我的乖宝贝！"她说，"好久不见了，嗯？"我说："是啊。"

我们各据桌巾的一边，盘腿而坐。我得说，四十多岁的老太太爱哈和梅塞德斯比不到四十岁的父亲更为柔软，几分钟后他开始抽筋，不得不垫着抱枕。不仅食物美味可口，气氛也很别致，因为外面的天空仿佛深灰色的古堡，因为打在窗上的雨好像龙的尾巴，我们好像正在演一出戏，梅塞德斯点燃两根蜡烛，场面变得更加戏剧化。等到大家吃完，爱哈外婆倾着身体，就烛火点燃香烟。

"所以，"她说，带着顽皮的微笑，"我的女儿跑到南半球去了？"

"南半球？"爸说，一脸不解。我面红耳赤，着急地看他，希望他不会揭穿我的谎言。"啊呀……杭达大概搞错了，他想说她在南部。其实是德国南部，为了她的论文。"

"寻找、再找、反复找，"爱哈一边说一边叹息，"我真不知道她能找出什么东西。"

梅塞德斯噗嗤笑了出来，但是她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因为我在场，她不该在我的面前取笑我的母亲。

"德国！"爱哈外婆说，"唉呀呀……早知道她成天被这些念头弄得团团转……真是门奇怪的职业，你不觉得吗，阿隆？挖别人的隐私？"

"唉，我不知道，"爸说，"我的职业更糟哩：我偷别人的隐私来塑造人物。忠告听不见饿汉。"

"你说反了①，爸！"虽然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我还是纠正他。

"不，这不一样，"爱哈外婆说，"你是艺术家。"她被螺旋状的烟熏得眯起眼睛。她走向角落里的钢琴。

---

① 译注：正确的谚语是"饿汉听不见忠告"，意指难与饥肠辘辘的饿鬼理论，这句谚语应该源自一拉丁古谚："难与肚子理论，因为它不长耳朵。"

“杭达,来”。她说。我愉快地跟着她。“我们一起玩点音乐?”

“我不会弹钢琴。”我说。

她抱起我,把我放到小凳子上,抚平我变干、乱蓬蓬的头发。

“把你交给你肩上的蝙蝠,它会指引你。我需要你弹这些音,低音部分……只弹黑键,好吗?要很轻柔,非常轻柔……最重要的是,听你弹出来的音乐,听到满意为止。”

坐在房间另一端的爸和梅塞德斯缄默不语,整个房间安静得连苍蝇飞舞都听得见。我把十根手指轻柔缓慢地压在黑键上。爱哈外婆伫立在我的身旁,一边聆听一边对我点头,过了一会儿,她捻熄香烟,我听见她的胸部发出嗡嗡声,我继续弹,她响应我弹出的每个音符,有时和谐有时不,我们好像在森林里躲在树后慢动作散步,我的手指越弹越快,她的声音也是,不过我们继续遵守轻柔的原则,似乎在雪地里跳踢踏舞。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乐曲正进入尾声,我们两人同时停止,爸和梅塞德斯一起鼓掌,不过很轻柔,轻柔得令人听不见。我和外婆哑然失笑,爱哈外婆让我坐在小凳子上旋转,然后又把我抱在怀里。

“你看吧!”她说,“你会弹钢琴!”

她轻松地背起我,穿过客厅。

“我好像听到几个字,爱哈,至少一个音节的字,一下这里一下那里……你该不会变得人性化吧?”

“我一直都很人性!”爱哈外婆笑着说,“的确,我现在有时会在歌里放几个字,多亏梅塞德斯,梅塞德斯是文字魔法师。”

“是真的吗?”我问梅塞德斯,爱哈外婆把我放在椅子上。

“嗳!”梅塞德斯说,“我本身没有魔法,魔法不在人的身上,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要施展魔法,得先学会专注。”

“我没办法。”爸说。

“嘘……”梅塞德斯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作势说。

再度安静下来。她压低沙哑的声音说:“只要偶而闭上眼睛注意聆听,魔法就会出现。杭达,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听好,你的脑子里有一朵白云,像一团白棉花……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云朵露出一条线,不是吗?如果你轻轻拉这条线,你会看到许多彩色的缎带,仿佛风筝的尾巴……缎带连接着缎带……这些都是字,如果你继续轻轻拉,啊,看看这些缎带从云的另一端带给你什么。”

我睁开眼睛,不过梅塞德斯笑着说:“不,用你的心看,所以必须闭上眼睛,好,现在魔法就要产生,图像将从我的脑子滑到你的脑子,你将看见我所说的。”

她继续说,声音很小,在每个字之间停顿一会儿:“一只乌鸦,一个挥舞着七彩翅膀的仙女,一个麦片粥碗,你都看到了吗,杭达?”

我点头表示看到,因为我真的看到。寂静的时间漫长而彻底,我可以完全进入状况。我看见静止不动的乌鸦,一只眼睛半张着,显得呆滞,我看到仙女金发上亮晶晶的宝冠,我看到冒着热气的燕麦粥,爸有时冬天早晨会为我准备一碗,添加了蔗糖、奶油甚至葡萄干,非常美味。

当我睁开双眼,三个大人微笑地看着我。

“事实上,”梅塞德斯说,“魔法无时不刻不在,只是要提高警觉。”

“您是诗人?”爸问她,梅塞德斯口中发出我所听过最美丽的笑声,好像喷泉洒出千万滴璀璨的水珠。

“不,我是治疗师,我运用影像做心理治疗。”

虽然我不懂治疗师是什么,不过我相信和梅塞德斯一起做一定很愉快。

“迷人的示范,”爸边点烟边说,这是妈一点也不欣赏的举止,“不过戏剧是另一回事,你不能写一出和死乌鸦、七彩仙女或燕麦粥有关的剧

本，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把它们串连起来。”

“而且，”爱哈外婆说：“只有跟梅塞德斯说同一种语言，她的魔法才行得通。如果她说的不是*死乌鸦*而是 *Curervo muerto*，杭达什么也看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纯音演唱：大家都听得懂，我的歌曲完全透明，你说是吗，杭达？”

“我不知道，”我很真心地说，“不过它确乎美丽。”

他们都笑了，因为我用了“确乎”两个字，这不该是小孩的用语，虽然大人经常在我们的面前用它。

“谢谢，我的甜心。”爱哈外婆小声说。

接着他们开始聊大人的话题，提到里根总统（爸用“烂演员”称呼他），他正派兵到贝鲁特①。我坐在地上，盘踞在一个大抱枕上打瞌睡，想象自己是睡鼠，和母亲一样，想象他们可能会把茶浇在我的身上。我真的睡着，不过又被他们震耳欲聋的笑声吵醒，但是我没听到笑话的内容。忽然，爱哈大声宣称，为她伴奏的乐器一直都是鲁特琴，爸和梅塞德斯不解地交换眼色，像在说：“*她到底在说什么？*”爸说：“对不起，不过你的乐师当中并没有鲁特琴师啊？”爱哈一边笑一边说：“他也许会隐形，不过他一直都在，而且他是唯一真正在的……”不过也许是我做梦，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提到鲁特琴，我们很容易在睡梦中曲解别人的话。

傍晚时，我们一起玩倒立游戏。爸每次都撞到头，梅塞德斯能举起双腿，不过无法让腿和身体成一直线。而我，我每次都有进步，不过做得最好的是爱哈外婆。我寻思她的人生是否一直都这么快乐？或者今天只是

---

① 译注：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派兵进驻贝鲁特，与一九八二年六月爆发的以阿第五次战争有关。以阿第五次战争的爆发，导火线是以色列驻英大使阿高夫遭巴勒斯坦激进派“阿布尼达组织”暗杀，以国借故大举入侵黎巴嫩，想借机消灭总部设于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内的一半领土，此战事亦称为“加利利和平行动”，美国后来派出外长哈比卜介入调停。本章稍后将再度提及。

个例外，因为我们在地上野餐。

夜里我躺在床上，试图做梅塞德斯的文字魔法。我闭上眼睛，喃喃说出狗……猫……盘……等，不过行不通，由别人提起你意想不到的字效果较佳，要给自己惊奇不容易，要搔自己痒也很困难，一如很久以前爸曾告诉我的："我不能自个儿搔自个儿痒而笑，不过想到那些自个儿搔痒却笑不出的人，我却笑了。"

妈又打电话回家。刚开始，爸似乎蛮高兴和妈说话，不过他越来越不高兴。"怎么会这样？"他说。虽然她看不到他，他还是边听边摇头，接着他说："令人难以相信，乌克兰人？……是，你说得对，他们为了好玩到处残杀，不过他们不像是会进行最后解决方案①的人……听好，莎荻，这些消息的确令人兴奋，不过，我娶的不是你的祖先，我娶的是你，我希望偶尔也能看到你。"

妈在电话另一端又说了几分钟的话，爸再度打断她："芝加哥？芝加哥有什么？不会吧，我在做梦吗，你变成侦探还是……？困扰我的不是天数，而是你满脑子都是……"但是他没能把话说完，过了一会儿，他跟她道别并挂上电话。

"你母亲回来前会先去芝加哥一趟，"他告诉我，"她下星期三回来。"

就在妈回来之前，爸的朋友，剧作家雅各突然登门造访。我很喜欢雅各，因为他有很长的黑胡子，响亮厚实的嗓音，总是笑哈哈的，他所写的一出戏被维尔蒙的夏日剧场搬上舞台，他希望爸和他一起去看，"啊呀！我不想拒绝，"爸说，"不过，我有拖油瓶。""没关系……"雅各说，"我们把拖

---

① 译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十五名纳粹头目齐聚柏林近郊的万塞镇，由海德里希担任主席，举行高层议会，共同研拟对策，整合行政、技术与执行等层面，以最有效的方式处决欧洲境内的犹太人，称为"最后解决方案"。

油瓶带去！人越多越热闹……”在没告诉妈的情况下，星期六早上我们坐着雅各的小巴士颠颠簸簸地离开纽约（要是她看到那部破铜烂铁般的车子，一定会口吐白沫），开往布拉特尔伯勒，长路漫漫，为了打发时间，雅各和爸唱起他们年轻时候的音乐剧插曲，不过他们忘了大半歌词，于是发明一种游戏，一个人先唱，另一个人接唱不同的歌，然后轮流接唱下去，唯一的规则是，必须音调和谐、歌词通顺。

如果俺有钱，呀哈叮铛叮铛嘀嘟铛。我整日沿着黄砖道走，沿着黄砖道哇嘟——森吧噗嘟哦呼嘟啊荒诞啊，耶！大可不必这样。若想上天堂，就别骰中七①，百老汇万花灯火！啊，阿拉巴马的月亮，如果俺有那么一点儿钱，纽约，纽约，绝妙的城市，布朗区在上城，巴特理在下城，纽约人搭地铁，小大卫年纪虽小但是哇喀！小大卫年纪虽小但是哇喀！你会发现他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如果真的有魔法师！如果真的真的有魔法师！他就是奥兹的魔法师，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摩西猜他有粉红色的脚趾，但是摩西猜错啦，呼嗬嘟嘀嘟多小摩西在河里被人发现，小摩西在河里被人发现，他随波逐流，直到法老王的女儿说，告诉我最近的威士忌酒吧在哪里，喔，别问为什么，喔，别问为什么……他们摇下车窗，唱得声嘶力竭。我好久不曾看到我的父亲如此奔放活泼。

我们好不容易抵达剧院，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我整出戏都在打盹，反正我也看不懂。表演完毕有个向雅各致意的晚餐，我很好奇爸会不会忌妒他的好朋友，不过他看起来不会，他跟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只想知道谁做了这么美味的菜肴。后来我们得知旅馆没有多余的空房，因为雅各临时把我们带来，而城里所有的旅馆房间都保留给观光客。雅各说没关系，只需给我们睡袋，我们大可露天而睡。于是，虽然已经凌晨两点，我们再度上路，一直到找到安静的地方为止。爸走下车，移开栅栏，我们裹着

① 译注：指赌博里的一种掷骰子游戏。

睡袋躺在地上，数着繁星，蚊子不多，景象壮观。进入梦乡之前，我听到爸和雅各一起缅怀青春嬉皮时光，那时人人蓄长发、袒胸露乳，尽可能回归自然，是一段美好的人生。

清晨，我第一个醒来。一切详和宁静，我发现我们睡在草地上。因为还很早，空气清凉，草地上的露珠在透明的阳光底下闪闪发光，隔壁农庄的两三头母牛哞哞叫。我站起来赤脚走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到达农田的边缘，潜到灌木丛里。这时，阳光正要从树枝的缝隙穿过来，我坐在一头老树根上，想到妈幸好没一起来，不然她会很伤脑筋，因为我们可能伤风感冒，而且她会为了我们没刷牙而发愁。我轻轻抚摸着肩上的蝙蝠，它轻声告诉我，我现在可以玩魔字游戏，于是我尝试，我想到露珠……我想到日出……我想到夏天……真的成功了。

过了片刻，突然出现响彻云霄的刹车声，一辆车停在雅各的小巴士旁，有个人走下车，荷枪大步走向爸和雅各。他们还在地上睡觉，因为我藏在灌木丛里，他看不到我，不过我看得到他，他看起来怒气冲天。

“你们在这里搞什么鬼？”他叫道。

爸和雅各微微直起身体，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整理身上的衣服。

“他妈的，给我起来！”男人喝道，枪口抵着他们，表示他不是开玩笑。他好像不会说，只会叫嚣：“你们看到那边的招牌吗？上面写着‘私人财产’，你们不认识字吗？”

“我们认识字，我们认识字，”爸说，“我们的确看到那块招牌……”

“我们当然看到那块招牌，”雅各说，“我们把它推开，所以我们当然得先看到它才行，不过我们没有偷。”

“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招牌，”爸说，“因为上面写着‘私人财产’，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属于某人，所以我们没拿走它。”

"本来可以用它来生火,"雅各平心静气地说,并穿好他的凉鞋,"这个晚上冷得要命。"

"你们还能开王八玩笑,"农夫大吼,"我要叫警察来。"

"阿隆,你的儿子呢?"雅各问。

"什么?你们还带小鬼?他妈的!"

"爸,我在这里。"我一边走出灌木丛一边说。因为被人用枪抵着,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得又尖又细。

"你们马上给我滚,听到了吗?"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雅各说,并弯下腰收拾地上的睡袋,"我们这就走人。"

"我等着!"先生咆哮起来,"我要亲眼看着你们走,我数到十!"

雅各从农田把小巴士倒出来,爸向那位先生挥手道别,想表示他并不觉得受到侮辱。这个男人气得满脸发紫,他又抬起猎枪,我全身发抖,几乎感到车窗玻璃被枪火震碎。

过了一会儿,爸转过头,温柔地问我:"杭儿,还好吧?"

"还好……但是你没有必要跟他挥手。"

"你说得对,我真的很王八。"

不用说,这个历险记又成为我们的"死党约定"。

接下来的星期三,我们为妈接机,机场叫作肯尼迪,肯尼迪曾经是美国的总统,他在妈七岁那年被暗杀身亡。妈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她还记得身穿粉红色套装的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爬到林肯装甲新车拾起他的脑浆,她说如果把车子敞开车篷开到人群里,实在没有必要开装甲车(那个维尔蒙的农场主人幸好没对我们开枪,因为雅各的小巴士不是装甲车)。

我们等了很久,看着从芝加哥来的旅客通过转动门走出来。很奇怪,

看着一个接着一个旅客的脸孔，一旦发现他们不是你的母亲，就把他们撇开，好像他们不是人一样，但是对于等候他们的人来说，他们都是世界的中心，不是人的反而是你的母亲。终于——“她来啦！”爸说。

她真的来了。她拖着行李走向我们，不过她的脸并不因为看到我们而欣喜，不像爱哈外婆。它只是看到我们，像说：“*哦，你们在这儿，我们回家吧。*”不过她还是蹲在行李边让我投入她的怀抱，不过就在我们的胸脯碰在一起时，她说了一句*该死*。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抱住母亲的当儿，听到这句话着实令人气馁，不过那是因为她蹲下时，撑爆裤腰的一颗纽扣，她以为自己发福，但并不一定如此，每个人蹲下来时都会有赘肉。她捡起纽扣站起来调整拉链，就在这个当儿，爸想亲吻她，只好作罢，转而提起行李，我们一起走向停车场。

我牵着妈的手，她的手和我一起在纽约，但脑筋仍然周游列国，她甚至不问我们好不好，她话说得很快，她的声音不像会带来好消息的样子，于是我不理会头顶上方大人嘴巴放出的话，而待在地面上研究奔向四面八方的脚。我想象着如果肯尼迪机场被炸，眼前这些人突然身亡或是缺手断腿，躺在血水里。我的蝙蝠要我把脑袋里轰炸机的声音调到最大，让我淹没在哀号、呻吟和玻璃的爆破声里，好像电影里炸弹被投下时所发出的轰隆声和尖锐的呼啸声，接着爆炸，一而再、再而三地爆炸。

车里都是妈激昂的声响，她不停地提起她从芝加哥的穆丽克小姐那里听到的消息。穆丽克小姐战后在德国为协助流亡人士的机构工作时，认识爱哈外婆。爸爸只是点头，偶尔咕哝几句，因为他插不上嘴。我想到梅塞德斯，想到她说话的方式，想到她所举的三个例子，我试图看到仙女的翅膀，不过车里尽是母亲的话，搅乱一切。其中有几句话不断回来：*生命之泉……不可思议……纳粹……销毁的档案……生命之泉……不可思议……血源……我的母亲……生命之泉……*

“生命之泉是什么东西，妈？”

前座默不吭声。

“妈?”

“莎荻,”爸叹了一口气说,“也许我们晚点再谈这件事,你觉得呢?”

“好,当然好。”妈暴躁地说。她转过头,把手递给我,让我可以握住它,我握住她的手,不过她的焦虑让我的肚子揪成一团,好像即将发生可怕的事。她仍然不问:“你们呢? 这些日子你们做些什么?”她只是看着汽车疾速驶过曼哈顿大桥。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跟爸提起她从爱哈的姊姊桂荷塔和穆丽克小姐听到的消息。事实上爱哈的双亲似乎并未死于轰炸,爱哈却一直这么告诉妈,甚至应该说他们根本不是爱哈的双亲。她原本是乌克兰人,德军把她掳走,后来幸亏她的胎记,那个机构才找到她,接着她被送到加拿大收养,死去的其实是她在乌克兰的亲生父母。

“等一下,”爸说,“我不懂,如果她的亲生父母亲早就去世,那个机构怎么知道她的存在,他们如何找到她? 谁告诉他们她的痣?”

“我也不太清楚,”妈说,“我的研究才刚起步,我本来是去德国找答案,现在却带着一堆的新问题回来。”

这件事太复杂了,我搞不懂一个小女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父母,后来我在车子里睡着,我甚至不知道谁把我抱上床。

大人决定爱怎样就怎样,但是小孩却不行。

第二天吃早餐时,妈说:“你知道吗,杭达?”我没回问:“什么事?”因为我不想问,我知道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去做。

完了,天塌下来了。

这个什么事,指的是我们即将搬家,我们将离开纽约,我不敢相信。为了我母亲的研究,我们必须搬家,他们甚至没问我的意见。我看着爸,但是他非但没跟妈唱反调,反而支持她。我想象《蝙蝠侠》第一集,想用神奇闪亮的原子光摧毁整个情况,不过没用,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将搬到以色列，住在一个叫作海法的城市。妈不幸在芝加哥碰面的穆丽克小姐告诉她，海法大学有个教授是“生命之泉”的专家，虽然我还是不懂“生命之泉”的意思，但它是妈的最新嗜好，因为爱哈外婆小时候曾经住在那里；在她离开乌克兰的家之后，到达德国的家之前，也许“生命之泉”是一种青春之泉，所以爱哈看起来那么年轻，而妈想到海法研究“生命之泉”的档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看不出它们的关联，我连档案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我，我可以就读海法的“希伯来复兴”小学，但是我必须利用剩下来的暑假上希伯来语课，因为不会说希伯来语就不能入学。

“我的朋友呢？”我好想大吼，不过我的父母不在乎，我不该说不在乎，不过我他妈的不在乎。“只待一年而已。”他们说，不过对我来说却像一辈子。再过一年我就七岁了，当我们回到纽约，我将没有朋友，我七岁就会被人排挤。我一点也不想离开纽约，我打赌爸也是，他尽力搞笑，文绉绉地说：“我们将从里根转到比金。”他说既然没有选择的余地，把它看成一场冒险也罢，他还说要把他写不出剧本的焦虑带到大西洋的对岸，他倒是无所谓，只要妈肯付运费，嘿！嘿！嘿！重达一吨。

我怨恨妈，我可以杀死她。

我又开始画没有身体的人，不过是故意的。

我画被割掉乳房的女人。

我画许多巨大的匕首，插进女人的背脊，不过我很小心把这些女人画得不像妈，以防她不小心撞见这些图画。

妈为我找到希伯来语老师，我预计剩下来的暑假将毁在家教课里。“别担心，杭达。”她看到我双手交叉在胸前，坐在门口等候老师时，这么告诉我。她抚摸我的头，表示她仍然在意我的感受，不过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跟她赌气，想让她产生罪恶感。她又去学校找一些“恶”回来，当老

师抵达时是爸开的门。他叫丹尼尔，身材消瘦，蓄着淡棕色的胡子，声音温柔，两只手表情丰富，像鸟一样飞来飞去。

我们坐在餐桌边，他一边微笑一边递出右手，并说“Shalom”，妈一直告诉我“Shalom”是“和平”的意思，不过这个时候我明白“Shalom”指的是“日安”，所以我也说“Shalom”，同时握着他皮肤光滑又长又白的手。他打开活页夹，我心想完蛋了，会像学校上课一样无聊，但是不，他的活页夹装满了玩具和图片。我们先玩皇后棋，我很厉害，五分钟内就打败他，让他有机会教我“您”（atem）、“我”（ani）、“这里”（ici）、“那边”（sham）、“是”（ken）、“不”（lo）、“帮忙”（ezra）和“谢谢”（toda）。游戏结束，他似乎对我的天赋张口结舌，我忍不住呵呵大笑，他于是教我“笑”是“tsahaq”。接着我们一起看图片。丹尼尔不带一些花、草、歌曲等愚蠢的玩意，他带来汽车和自行车、牛仔裤和靴子、士兵和弹珠等图片，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很实用的词汇，他的手动个不停。因为他的手动个不停，表情非常丰富，我无法转移目光。我问他蝙蝠怎么说，他告诉我，如此一来，我知道我的胎记的希伯来语的神秘名字：“阿达列夫”（atalef）。

当每个东西都有两种不同的名字，世界不再一样，想到这点很奇怪。

几天后，我开始期待希伯来语课的到来。当我记住他教给我的东西，他会慷慨地赞美我和对我微笑。他很快就教我进一级的内容。八月初，我开始造完整的句子，譬如：“天气糟透了”（Mezeg avir garoua）、“我饿了”（Ani raev）、“我们去散步好吗？”（Netayel Ktsat）。我很喜欢这个语言在我喉咙里的感觉，特别是 *ayin* 和 *h'et* 的发音，仿佛粗糙的摩擦声。

我越来越喜欢丹尼尔。我开始问他难一点的词，譬如“死亡”（mavet）和“寂寞”（bdidout）。他知道这些词都牵涉到严肃的主题，于是他问我几个相关问题，我不能说英语，当我不会用希伯来语表达时，我就比手画脚，他对我点点头，并告诉我欠缺的字词。我跟他提起爷爷的丧礼、被堂兄弟遗忘的捉迷藏、抽雪茄和玩倒立的爱哈外婆，我甚至提起她

的第二任丈夫亚内克，他把自己的脑子轰烂。他温和地纠正我，并一直对我点头，似乎说："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然后重复纠正过的句子，让我能够正确地再说一遍。希伯来语课于是变成我一天最美好的时光，我希望夏天永远不会结束，不然我再也看不到丹尼尔了。

有一天，我问他"生命之泉"的希伯来语，因为我不断听到这个词，他的微笑逐渐消隐，轻巧的手像羽毛一样无声地落在餐桌上。"对不起？Ani lo mevin。"他说，意思是"我听不懂"，于是我再问一次，并用英语加了一句："我母亲认为爱哈外婆曾经待在德国的'生命之泉'，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丹尼尔久久不吭声，让我害怕。他没看我只是看着放在餐桌上的手，手静止不动，像一只死鸟。终于，他把所有的讲义收在一起，对着桌子敲一敲拢成整齐的一叠，再放进档案夹里。然后他沿着走廊走向爸的书房并敲门。爸打开门，丹尼尔低声地说："我来这里是教犹太小男孩，不是教党卫军(SS)的后代。"他转身离开公寓，脚步跟平时一样轻快，不过我显然再也看不到他，因为他离开时没说"Lehitra Ot"。

我很伤心，因为我失去一个朋友，而且我不知道原因，不过应该是我的错，于是我号啕大哭。爸把我抱在怀里，我两腿夹着他的腰，他让我趴在他的肩上啜泣，没问我为什么。

我们出门散步，经过一堆房子，我们决定不告诉妈丹尼尔离职的事，因为我们下星期天就要出发前往以色列，反正希伯来语课即将结束。在等待出发的期间，我们假装丹尼尔继续来上课，我复习他教给我的东西，他教了很多。

当天晚上，妈妈回到家里，心情非常愉快，因为她很有效率，有效率总是让她心花怒放。用餐时，她说出发的事都已经安排妥当，却没注意到，爸做了美味可口的意大利宽面。"海法似乎是很美丽，"她对爸说，"我找

到一间公寓，位于哈茨维街，离杭达的学校很近。我可以搭公车去大学，你也将拥有写作所需要的清静。”

“的确，”爸说，“以色列现在真的是超级清静，他们把所有的士兵都送去黎巴嫩。”

“啊！杭达，你知道吗？”妈说，“附近还有动物园！我们可以一起去，很棒，不是吗？”

我没回答，因为这里也有动物园，就在中央公园里，她从不带我去。还有，爸说以色列不太玩棒球，也不能坐雪橇，因为冬天不下雪。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紧紧抱着马文，我要把他带去以色列，我希望它能保护我，因为它以前是爱哈外婆的玩伴，要是爱哈也能跟我们一起去就好了！不过她正在作巡回表演，我相信她并不知道我们去以色列的真正原因：妈想确认爱哈与“生命之泉”的关系。

我梦见我们坐在一间咖啡厅里，一名女人被谋杀身亡，她躺在地上的血水里，双腿卡在桌脚和顾客的脚之间，不过没人发现她。“爸！”我说，“爸，看！地上有个死女人！”不过爸忙着跟妈交谈，他们根本没注意我。我越来越焦虑，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服务生，他向死者弯下身子，把白抹布平放在血水里，然后再把抹布拧干。“哦！你们其实知道啊！”“当然，年轻人，”他回答我，“我们尽忠职守，保证完美的服务。”

我们坐在飞机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的处女航。妈和爸在看书，而我，我抱着马文坐在他们之间，我因为恐惧而身体不适。后来爸发现我不太对劲，便拿出笔记本和我玩拼字游戏。飞机上除了几个不停哇哇大哭的婴儿之外，几乎没有小孩。爸要空中小姐在他们的奶瓶里加一点海洛因，

让他们停止哭泣，空中小姐噗嗤笑了出来。不过哭这个字让妈想到哭墙，她刚在旅游指南读到，犹太人可以到此地哀悼数千年所经历的悲恸。

“够了，泪水和怨怼，”爸说，“两千年，够了！我要写一出戏，名为狂笑墙，它是人们可以开玩笑、哈哈大笑以自我安慰的圣地。每天规定大笑一个小时，”他说，“餐前说个让人发噱的故事，欢笑和喜乐的教堂。”

“我小时候有一只狗，就叫喜乐。”妈说，不过后来餐点来了，她因为分发餐巾和塑料餐具，因为留意我有没有弄翻东西，因为计算吞到肚子里的卡路里，她完全忘记继续说喜乐的故事。

用餐完毕，她要我把食指当成牙刷刷牙。

在特拉维夫机场里，我们走在热气喧嚣里，海法大学派出两位女士前来接机，她们跟我说希伯来语。“Baroukh haba，”她们说，“Ma Schlom－kha?”我略微迟疑地回答她们：“Tov me´od。”她们的脸孔亮了起来。如果我注意听，可以听出周遭的一些只字词组。多谢丹尼尔，在那个致命日以前，他把数量惊人的犹太语放进我的脑袋里。

海法是一个四面环海、雪白闪亮的城市，我们以为一边靠海，不过后来却发现另一边也靠海，因为这个城市依陡峭的岬角而建，任何一个方位都可以看到海洋。艳阳高照，哈茨维街沿途都是绿荫，两位女士顺着这条街把我们载到丘陵高处，这是一条充满鸟语的幽静街道。这一切都出乎我的预料，虽然我没有预料什么。阳光像闪电般穿过枝叶洒落下来，犹如意义透过语言流露出来，希伯来语和哈茨维街闪闪发光。这里其实非常美丽，那两位女士协助我们把行李搬进屋内，房子幽静明净，至少它不像纽约五十四东街，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电视。

爸立即解决最重要的事：买菜。他带我上超市，走道都很狭窄。当我们走到收银台时，看到排队的推车，原来大家都先将推车放在那里排队，然后再迅速去拿所需的物品，以免丧失占据的位置。我很惊讶，不过爸

说，这里的生活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惊讶。

几乎所有的海法居民都是犹太人，也有一些阿拉伯人，不过爸说我们不该说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也可以是基督徒或是犹太人或是回教徒，不过妈说即使如此还是不能改变他们是阿拉伯人的事实。黑人一个也没有。

一个星期后，我将参加"希伯来复兴"小学的入学考试。我很紧张，爸每天早上帮我复习，正如妈所说的，最好"从牛角抓住公牛（shor）"，爸的发音和单词量远不及我，他说那是因为年纪渐长，脑细胞习惯了一成不变，很难再学新玩意。接着在中午天气变热之前，我们到附近散步，并试图记住所看到的字，两人比赛谁记得多，我轻而易举就战胜爸。我们坐在好望街公园的长椅上，看着整座城市在我们的脚下延伸，被地中海紧紧环抱。"看，"爸说，"那里，我们的正前方，你看到那块突出的白地，在你的左手边？那儿就是黎巴嫩，现在那里正打得如火如荼，里根和比金分别出兵到黎巴嫩，组成所谓的维持和平部队，还真有幽默感呢。"

我们在长椅上坐了好一会儿。我们眺望着大海、港里的船只和远方高低起伏的绿色山丘。一切看起来那么平静，真叫人难以相信烽火连天。

就是今天。我们甚至不曾提到如果我失败了该怎么办，不过他们可能会把我送去幼儿园，整天和婴儿泡在一起，所以我未来的一年可能全身散发尿骚味，所以今天的测验真的很重要。妈陪我去学校，学校离家很近，位于哈仰街，不过它不在该条街上，而在纵谷的尽头，必须走下很长的木梯才能到达。我们站在阶梯的上方，妈紧紧握住我的手，一脸坚毅，我开始觉得肚子痛，于是我小声数着阶梯，走完一半的阶梯时，我数到四十四，令我想起爱哈外婆，因为她四十四岁。突然，我记起我对她作过的承诺"绝不跟我的蝙蝠失去联系"，于是我抚摸我的胎记并说"阿达列夫、阿

达列夫”，试着平静下来。我看到阶梯两旁都是高大的尤加利树，散发出香甜的味道，树上挂着纤细深绿色的叶子，我想到梅塞德斯，于是我用英语和希伯来语缓慢地念出我所认识的树木：棕榈树（tamar）、柑橘树（tapouz）、橄榄树（zayit）、无花果树（teena）、尤加利树（ekaliptous）。我觉得好多了。底下操场变得五颜六色，孩童追赶跑跳，猫躲在角落，花盆里栽种着高大的粉红色花卉。远处传来公鸡啼叫，妈说它应该来自纵谷另一侧的动物园。

我不再害怕。我知道我将顺利通过考试，而且我没错。

突然，我似乎脱胎换骨，变得强壮又自豪，世界好像属于我一样。爸带我去买制服，制服很漂亮，长裤配卡其衬衫外加蓝色羊毛衣，衬衫和羊毛衣上的左胸处都印着学校的象征：深蓝色三角形，外加一行字“Vehatznea Lechet”，意为“虚怀若谷”。希伯来语的大门每天敞开一些，它的音乐改变我周遭的世界，导师和其他的小朋友都对我很感兴趣，因为我是美国人，美国是以色列的超级好友，我来以色列之前并不知道。他们竞相对我友善，跟我解说，邀请我参加篮球队，问我与美国有关的问题，我从来不曾受到这种礼遇。

我开始爱上“希伯来复兴”。过了几天，妈说如果我答应等到绿灯亮起才穿越哈雅街，就可以自己去上学，我答应了她，觉得自己好像大人。学校第一个星期教字母，我可以在家里花好几个钟头写这些美丽的字母，并轻声说出它们的名字，用魔幻的语气，像梅塞德斯一样（我也教马文）。

妈每天都去大学，和她重要的教授研究重要的档案，她觉得自己即将作出重要的发现。一旦她以为我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就开始对着爸大谈“生命之泉”。但是要听不见像我妈那样的嗓音很困难，“这些地方太不可思议了，阿隆，”她说，“史无前例，真正的繁殖皇宫！整个国家被轰炸，

全国人民闹饥荒、受惊吓、生病……人民却日复一日看着卡车运来珍贵的食物给这些妓女，她们独享各种食物：咖啡、新鲜蔬果、燕麦片、肉、鱼肝油、糖果、饼干、牛油、牛肉以及巧克力，而其他人却饿得半死。这些妇女在怀孕期间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做太阳浴，无所事事，没有婚礼，没有受洗礼，只有第三帝国的欢迎仪式。一九四〇年有个集中营的囚犯，为了这些中心的周年庆刻了一万个木制烛台，你能想象吗？”

当妈可以痛骂“恶”时，她总是特别快活。

然而爸似乎对海法的生活适应得不太好。我所看到的他不是看报就是抽烟，而且他似乎失去幽默感，不再说有趣的笑话，不再陪我下皇后棋，他开始弯腰驼背，变得垂头丧气。他说他不喜欢黎巴嫩所发生的事，他不能在战乱的国家写喜剧。妈说都要怪阿拉伯人先在以色列北部进行恐怖攻击，以色列人能撒手不管吗？爸说如果要这么牵扯的话，还可以牵扯得更远哪：希特勒、凡尔赛条约、暗杀费迪南大公的杀手、杀手的母亲，对呀，目前黎巴嫩境内人们相互残杀都要怪她！妈说爸不该因为黎巴嫩想不开，应该想想即将来临的犹太新年，想想我们该如何庆祝，爸说他根本不在乎犹太新年，妈说在儿子面前说出这种话应该觉得丢脸，我试着想象怎么做到根本不在乎，但是我想象不出来。

我每天提早离开家，避开父母的争执。而今争执的原因涉及政治，他们吵得更凶。一旦爸妈提高声调，我就赶紧躲在脑袋里想希伯来语，掩盖他们的对话。现在我可以想完整的句子。

早上的空气清新怡人。我提早去上学，清晨的阶梯空无一人，于是我放快脚步，连跑带跳，数级一跨奔下阶梯，不过当我降落在最后一段阶梯时，我左脚踩到一颗干硬的橄榄或是石头，让我失去平衡，摔在操场上。

这个突如其来的撞击，让我喜极而悲，呼吸中止，耳朵嗡嗡作响。我慢慢转过身坐下来，我看到右膝盖流血，两个手掌嵌着许多石子而变成鲜红色，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听见动物园驴子的嗥叫。我头晕目眩，膝盖痛到无法站起来，我害怕痛得昏厥过去，而且孤零零一人……

突然，我感到后面有人碰我的肩膀。

“你想要飞，杭达？”来人用很温柔的声音说英语，我转过头看见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就蹲在我旁边，如梦似幻。她大约九岁，黑色的头发绑成一条辫子，温柔的大眼睛，金褐色的皮肤。学校的制服——衬衫和淡蓝色的裙子在她身上活脱脱就像纽约第五大道的名牌服饰。她实在太漂亮了，我把膝盖的疼痛忘得一干二净。

“你知道我的名字？”我跟她说。

“谁没听过你的大名？你是美国的超级英雄，刚从纽约翩然驾到。”

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浸在花盆旁的浇水桶里，再细心地拔出石头，并擦掉膝盖上的血。看着她坚定又温柔的动作，我疯狂地爱上她，即使她比我年长。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努姿哈。”她说，同时把我扶起来。

“幸好你这么早就到学校。”

“那是因为我父亲在上班途中先把我送过来，我几乎都是第一个到，不过今天早上，你比我更早。”

“为什么你的英语说得这么流利？”

“我小时候曾住在波士顿，我父亲在那里求学成为医生。”

“我的母亲也是，她即将成为医生。”我说，好跟她有共通点。

“是吗？那太好了，她会治疗你的膝盖。”

“不，不，不是这种医生。她是恶的医生。”

“你的意思是她能驱除恶灵?”

“我相信……是这类的东西,没错。”

“噢!”

努姿哈严肃地点头,我希望我们永远不停地聊下去。不过这个时候,操场上开始挤满人。钟声忽然响起,我们必须去各自的教室。她是四年级生。

中午,我在咖啡厅里老远地瞥见她,她对我嫣然一笑,我不曾接收过这般的笑容,这令我全身酥软。我该怎么做,好让她对我产生兴趣?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我愿意为她死,为她吃鞋子。我要娶她为妻。

努姿哈。努姿哈。努姿哈。多么曼妙的名字。

放学时,我看到她朝阶梯的方向走过去,如果我的朋友因为我跟年纪较大的女孩说话而讥笑我,就让他们笑吧。我追上她,说出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

“嗨,你可以扶我吗?我的膝盖还很痛。”

她很有礼貌地搀扶我的手肘,我撑着她的手臂,缓慢吃力地一阶一阶往上跳,并对她抱以感激的微笑。

“我好高兴遇到英语说得这么好的人,”我告诉她,“当它不是你的母语时,希伯来语好难呀。”

“它也不是我的母语。”

“是吗?”

“才不,我的母语是阿拉伯语。”

“啊!所以我们两人都是外国人。”我说,很高兴找到共通点。

“不对,我打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真正名字是巴勒斯坦,而我,我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里是我的国家,这里的外国

人是犹太人。”

“我以为是……”

“犹太人是入侵者，你是犹太人却搞不清楚你自己民族的历史?”

“哦，我也没那么犹太啦。”我说，同时注意到我们走到最后一段阶梯。

努姿哈笑着说:“不怎么犹太，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母亲并不是犹太人，在家里，我们也不怎么庆祝犹太节日，我其实是美国人。”

“反正，美国人站在犹太人那一边。”

“不过我呢，除了你之外，我不站在任何人那一边，幸好如此，不然我永远也爬不上来。”

我对自己的这句话颇为得意，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到达阶梯口，我因为一路跳上来汗流浃背。努姿哈笑吟吟地看着我，事实上她并不比我高多少，如果我踮起脚尖，我亲得到她。

“如果方便的话，我陪你一起等你的父亲。你是我第一个阿拉伯朋友，我很想多跟你聊聊。”

“你不能陪我等，我父亲不希望我下课后和犹太人来往。”

“咦?那……对不起问你一个问题，他干嘛把你送来‘希伯来复兴’?”

“只因为它是这一带最好的学校。他希望他的小孩获得良好的教育，为了收复国土而奋斗。你们美国人，你们什么都不懂。”

“教我!我向你发誓，努姿哈，我真的好想学，为我上历史课。”

“如果你想要的话，明天我们可以在自由活动的时间见面……在山丘下方的扶桑树下，你看到了吗?现在快走，我父亲的车子来了，就在红绿灯那边。”

努姿哈。

努姿哈的一颦。

努姿哈的一笑。

努姿哈放在我手肘上的手。

我告诉马文,我恋爱了。

扶桑树叶茂密的枝干垂到地上,底下好像一个空鸟巢,形成一个芬芳的密窟,没人看得见我们。我们肩并肩靠着,弓起双腿,下巴垫在膝盖上,眺望河谷的尽头。“好,现在我要告诉你海法的真正历史。”努姿哈说道,我感觉她会把以前所学过的历史,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她的声音像枫糖浆般温煦甜蜜。“很久很久以前,”她说,“直到上一个世纪以前,这个城市住着各种民族。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比方说我父母的家人一直都住在这里。后来,因为有深水海港,带来了许多黎巴嫩注斯教徒①,接着来了土耳其和北非的犹太人,后来来了一些德国疯子,他们在这里兴建十字军区,变成后来的德国城,另外还有巴哈伊教徒②,他们在丘陵中部大筑皇宫和花园,让大家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不过接下来出现锡安复国主义③,当时犹太人决定回到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很久以前曾经住在这里,不过他们忘了一点,两千年来已经有好几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安居乐业,形成他们本身的文化与传统。犹太人打算将整个国家

---

① 译注:注斯教源自十一世纪法蒂玛王朝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注斯教徒分布于中东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注斯教徒在黎巴嫩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后来其地位为马龙教取代,下文的黎巴嫩三日总统贾梅耶即为马龙教信徒。

② 译注:巴哈伊信仰(Baháí Faith)于十九世纪由波斯人巴哈欧拉(Bahaú'llah)所创,该信仰的基本教义是“团结”,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人类不分种族,宗教出于同源。巴哈伊信徒散居于世界各地,人数达五百万以上。

③ 译注:锡安复国主义可称为犹太民族复兴运动,以为犹太人为一个民族,因此享有自行决定自己的家园的权利。锡安复国主义以为犹太人在其发源地(巴勒斯坦)建立受到认可的合法家园,让犹太生命、文化以及犹太语言生生不息为目的。

占为己有，有时候，他们跑到阿拉伯村庄赶尽杀绝，比方说戴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1]。一九四八年四月，我父亲当时八岁，犹太人的车子走遍海法的大街小巷，高喊：'戴亚辛'、'戴亚辛'，他们的扩音器传出戴亚辛居民被杀时所发出的惨叫声，令海法的巴勒斯坦人人心惶惶，成群结队弃家逃亡，而让犹太人定居下来。我父亲的家人因而失散，大部分的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姐妹逃到黎巴嫩，祖父和祖母则逃到那布鲁兹附近，在约旦河西岸，我的祖母现在还住在那里。"

"我的外婆是很著名的演唱家。"我说，希望努姿哈也对我的故事感兴趣。不过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于是我加了一句："她叫爱哈，你应该听过她？"

她摇摇头。她从未听说过爱哈的名字，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我一直以为她闻名全球。如此一来，要如何继续这个话题？不太容易。

"她利用声音制造魔法，"我说，"嗯……她认为我也可以制造魔法。"

"怎么做？"

"啊，这是秘密，不过，如果你不觉得我太犹太不能和你做朋友，我就告诉你。"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我拉开衬衫领子，让她看我肩上圆形的胎记。

努姿哈全神贯注地研究它。"在魔法仪式里，它被派上用场吗？"

"哦不，不是这样的，"我一边说一边抚摸我的"阿达列夫"。"对我来说，它几乎是有生命的，像只小蝙蝠，会跟我说话，告诉我该怎么做。"

"类似'蒙达'(mandal)。"她呢喃着。

"什么？"

---

① 戴亚辛位于耶路撒冷西方五公里处的村落，居民皆为穆斯林教徒。戴亚辛大屠杀已成为以阿冲突的象征，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悲剧。

“画在地上的圆圈，我们在圆圈里进行魔法仪式。我也有一个痣，叫‘萨希’(zahry)。”

她伸出右手，手掌朝上，我看到她的手心里有一个紫色的斑点，就在生命线的上方。

“上个月，”她说，双手再度抱住膝盖，“我的父母带我去那布鲁兹附近探望祖母，虽然离海法只有几个钟头的车程，不过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我的祖母看到我的手有‘萨希’，她高兴地叫了起来。我很喜欢我的祖母，你也喜欢你的外婆，不是吗？”

“是啊！”

“她说我是‘纳兹’(nazir)，意思是我可以看到‘马拉克’(malak)，这是一种可以发号施令并提出问题的天使，好像只有小孩才能当‘马拉克’的灵媒。你知道的，我的祖母很想知道她弟弟沙林的下落，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躲起来还是被犹太人杀害，所以她带我去找‘查克’(cheik)。他仔细检查我的手，很严肃地点头，说等我下次回去就可以做‘蒙达’。”

我被这些陌生的字眼搞得昏头转向，但是不要紧，只要她觉得我们相似就好。于是我又问她：

“他该怎么做好让你跟这个天使搭上线？”

“首先他要作很多的祷告和唱很多的圣歌，然后到了那一天，他会烧香，在我的手掌上倒一滴墨水，就像这样，等墨水干了再倒一滴油。”

努姿哈停了一会儿，摩擦鼻子，我很喜欢看她摩擦鼻子的样子。

“然后呢？”我说，还是不太了解。

“接着我的外婆询问他她弟弟的情况，如果我很用心地注视手心的油渍，我就能看到‘马拉克’，它会通过我回答所有的问题。”

“真不敢相信。”我说。

“没错，不过这是真的，”努姿哈很坚定地说，“因为你肩上的‘蒙达’，

你一定也是选民。”

铃声响起，表示自由活动已经结束。我们沉默不语，各自远离亮晶晶的密窟。

“是犹太人入侵以色列？”当天晚餐时我问了这个问题，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而妈却哈哈大笑，像狗吠一样。

“谁告诉你的？”她说。我感到面红耳赤。

“我忘了在哪里听来的。”

“答案：不是。犹太人并没有入侵以色列，他们是到以色列避难。”

“是在巴勒斯坦。”爸说。

“以前叫作巴勒斯坦，”妈说，“好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遭受欺凌、屠杀，他们受够了，于是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

“不幸的是，”爸说，“那个国家已经人口密集。”

“阿隆，别再跟我唱反调，”妈提高嗓门，声音高亢得好像汽笛声，让我很害怕。“六年内死了六百万，你叫他们去哪里？他们能怎么办？一句话也不吭，坐在那里说：‘来吧，请尽情把我们杀光光’？”

她大声尖叫，爸没接腔，直接站起来收拾餐桌，她最后叫喊的几个字“把我们杀光光”依旧回荡在空气里。然后爸开始洗碗，突然，妈为自己大呼小叫感到很困窘，她打发我去睡觉，虽然才晚上七点。

当努姿哈说我是选民时，我多么希望她是对的，但是我想不透谁会选上我，为什么选中我。另外我比以前更感到四分五裂，我不只夹在爸妈之间，也处在“希伯来复兴”和努姿哈之间，更夹在妈和努姿哈之间，但是我爱他们每一个人！我无所适从，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平心静气，试着和谐相处。

我坐在床上，抓起马文，用力摇它。

“马文,你是犹太人吗?”我问,它摇摇头。“你是德国人吗?”摇头。“阿拉伯人?”还是摇头。我越摇越用力。“快说,马文,”我一边说一边给它的肚子几拳,“从早到晚坐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这种日子未免太好过,你得有立场,你得有信仰,而且你得为了信仰而战,不然你就死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爸敲我的房门,我吓了一跳,放开我的小熊。

“要睡觉了吗,我的乖宝贝?”

“我正在换睡衣。”我说,同时脱掉衬衫,为了看起来更逼真。

爸走进房间,坐在床沿上,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知道人的问题是什么吗?”他问我。

“不知道。”

“他们脑袋里装的不是脑子而是大肠,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往任何一个地方看去,问题都出在这里。你想不想打屁股乐一乐。”

“谢谢你,我不想,我今天晚上有点累。”

“好吧,我的大男孩,好好睡,别太在意你的疯子爸妈,好吗?”

“好的,爸。”

“真的?”

“喔,好啦。”

努姿哈自从看过我的胎记以后,对我非常友善,虽然我隐约感觉到她的友善出于误解,我还是尽情享受和她共处的时光。她住在阿巴斯街,位于海法的半山腰,离我家不太远,不过我们不能邀请对方到家里玩,别痴人作梦了,我们对每天自由活动时相约在扶桑树下见面都心满意足。

“你什么都相信?”她问我。

“嗯,可以这么说吧……应该说我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

“你听过毒眼吗?”

“……”

“只要心怀恶念注视着某人,这个人就会遇到不幸,这叫作‘答哈比阿因’(dara bil – áyn),意思是‘眼击’,你会吗?”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跟她说,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手指叫人见鬼去,我决定什么都不说。

“不,我不会。”

“杭达,幸亏你的‘蒙达’,我确定你具有相同的能力,再说,杭达与‘蒙达’,还押韵呢!你发现了吗?你应该先从小事着手,你一定会对它们庞大的威力啧啧称奇。”

“如果有人反过来对我抛毒眼呢?”

“念‘马沙哈阿拉哇卡’(ma sa'ha Allah wa kan),就可以立刻解除它的诅咒,意思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这句话会让毒眼射歪,它将永远也不能对你造成伤害。‘马沙哈阿拉哇卡’,说一遍。”

“马沙哈阿拉哇卡。”我说,不过对我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姿哈,你有世上最美的眼睛,我疯狂地爱上你。“马沙哈阿拉哇卡”。

“很好,”她说,“你学得很快。”

当晚妈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家。她两眼喷出火光。

“我找到了!”她说,“我找到了!我不敢相信!有个文献的参考资料提及一名‘一岁左右’的小女孩,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间,她在史泰赫林中心待过两个半月,她的左臂窝有一颗痣。阿隆!”

爸头也不抬继续看报纸,以悲伤的语气说:“法国和意大利效法美军,刚从贝鲁特撤离最后一批部队。”

“她来自乌克兰最西部的鲁泰尼省的乌卓罗市,德国几个月前曾占

领该地,希姆莱①亲自为她量痣,直径十八毫米,他们在文件里附上这颗痣的资料。为什么他会放过她,即使她有这个斑点?"

"哈比卜不守信用,温伯格②不守信用,他们原本答应在阿拉法特离开后留下来保护难民。"

"因为她金发蓝眼,因为她很漂亮,具有完美雅利安人的特征。你听见我的话吗,阿隆?"

"里根和贝根已经派出贾梅耶③。"

"于是他把她送给一位好友,一名党卫军的头子,他的爱女一直吵着要有个妹妹,但是他的老婆不能再生。"

"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大队已经进驻西贝鲁特四周。"

"不可思议吧,阿隆?从鲁戴尼到德国,然后大战结束后,啪!送到加拿大!不可思议吧?"

"这就叫作加利利和平计划。"

"所有的拼图块都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他妈的,事情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杭达,回你的房间。"

我巴不得回房,埋首于和身体各部位有关的功课里。头是 rosh,肚子是 beten,背部是 gav,脚是 regel ,膝盖是 berekh,手是 kaf yad,手指是 etsba,嘴巴是 peh,旷世美女是努姿哈,神经紧张的是我,发怒的是我父亲,发疯的是我母亲,新年即将来临,他妈的,事情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

① 译注: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慕尼黑,一九四五年为逃避纽伦堡审判自杀身亡。希姆莱是纳粹党卫军(SS)与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首脑,也是消灭欧洲犹太人计划的主要领导人,指挥纳粹集中营,并亲自制定旨在歼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

② 译注:哈比卜,当时的美国外长;温伯格,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

③ 译注:贾梅耶,家族笃信马龙教(希腊正教的一支派别),其父皮耶埃·贾梅耶为长枪党的创党人。

翌日，贾梅耶被暗杀身亡，跟肯尼迪一样，不过和肯尼迪不同的是，他才上任三天，三天的总统任期很短暂。学校自由活动时，老师们都在讨论这件事，不过他们的希伯来语说得太快，我听不懂。努姿哈说他们群情激愤，因为贾梅耶是以色列和美国布署的一颗棋。幸好我玩过皇后棋，所以知道棋这个字，不过我不知道它跑到这里做什么。在长廊上，我们遇到一群身穿卡其服的大男生，其中一人说了几句话，努姿哈脸色大变。

"他说什么？"我问她。

"他说：'这些该死的阿拉伯佬，我们要让他们在地球上消失。'"

我越来越焦虑。马文不帮我，我的"阿达列夫"也不吭声，爱哈外婆又远在天边。

我做噩梦，尖叫着醒来。穿着睡衣的妈飞奔到我的房间，问我："杭达，怎么了？怎么了？"不过我没办法用语言描述自己的噩梦，它变得支离破碎，而且迅速褪色，最后完全蒸发。我为了三更半夜把妈拉下床深感愧疚，但是我竟然想不起害怕的原因。我试着找出一些东西，证实我的确有打扰别人的理由，但是，我越想找出原因，我的脑子越是一片空白，最后我所能说的只是："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对不起。"

第二天我起床时，爸已经打开收音机，他早上七点就叼着香烟，而妈却还没出门，这是个坏兆头。

妈走进厨房，满头发夹，说："阿隆？"

他没搭理她的话，继续听广播，她说得更大声："阿隆……我希望你知道我真的很感激你陪我来到海法，我知道对你而言，被陌生的语言重重包围的滋味并不好受，我知道你的灵感通常来自你在曼哈顿街上、公园和咖啡馆里听来的对话，我知道你很想念纽约，相信我，我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我很清楚你为我做的牺牲有多大，我希望你知道我有多么感激你为我

做的一切。”

她满头发夹，素着一张脸，发表如此正式的演说，模样颇为诡异。我心想她是不是在镜子前排演过，像她平时准备演讲一样。至于我，我还有一片吐司，我赶紧狼吞虎咽，因为爸继续听他的广播，而妈由于极力保持镇定，满脸通红。

“阿隆，”她说，“明天就是新年了，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出发，听好，我求求你，新年只是一种说法：要是我们能停下脚步，重新检讨，改邪归正，下定决心，迎向未来，应该对我们很有用。”

不过爸根本无视她的存在，他只是专心听广播。过了一会儿，身穿浴袍、失去耐性的妈，迈开大步穿过厨房，关掉收音机。

爸把收音机打开。

她又把它关掉。

他再度把它打开。

我不想参加这场争执的后续发展，决定回房准备上学。当我走出厨房时，我听到妈说：“阿隆，说真的，你不觉得我们两人应该一起解决问题吗？”

但是爸不回答也不说笑，甚至也没祝福我度过美好的一天。他砰的关上大门走出房子，我知道他要去哈那西街的报摊，把他找得到的英文报纸全部买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天的气氛也很沉重，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天上没有一片乌云，烈日当空无情地照耀。“小心，杭达，”我的“阿达列夫”告诉我，“小心。”不过我不知道要小心什么。中午时，努姿哈低声告诉我：“沙龙[1]刚刚入侵西贝鲁特，你能想象吗？”我点点头，不过我不

[1] 译注：沙龙曾是以色列总理（2001—2006），而当他于一九八二年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时，统筹指挥本文即将提及之“夏蒂拉·萨布拉大屠杀”。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八名“夏蒂拉·萨布拉大屠杀”的生还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对沙龙以“违反人道战争罪行”提出控诉。

知道沙龙是谁。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好在中央公园打棒球。

回到家里，我直接走进卧房，天气真的很热，我没想到会这么热，我热得想爆炸，我希望一切都爆炸，我开始在卧房里旋转，好像飞机盘旋坠毁。我说："ROCH，ROCH，ROCH HA－CHANAH。"在这个游戏里，ROCH 意味头，HA－CHANAH 意味爆炸，我觉得头快要爆炸，我被这些事弄得不知所措，乱了手脚。

晚餐吃得很安静。

我回到房间，画没有身体的人、少了头的人、缺了手的人、缺了脚的人，我把脚画在脖子的位置，手画在肚子的位置，我画飞在空中的乳房，而我的"阿达列夫"告诉我："啊呀，杭达！小心！"但是它不告诉我应该小心什么，我不知道要注意什么。

我梦见爸砰的关上大门，永远一走了之。在我的梦里，大门一而再地砰砰砰关上，后来我理解到，没人可以这么频繁地关门，我听到的砰砰声应该是枪声、坦克声、炮弹声。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光着脚丫子走进厨房，看到我从没见过的景象；我的父亲正在哭泣。《国际论坛先驱报》摊在他面前的餐桌上，他一边看一边大声啜泣。我甚至不敢问他哪里不对劲。不过当我走近他，他紧紧抱住我，似乎希望我能保护他。不过通常都是父母保护他们的小孩，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几乎认不出他，他满脸通红，两眼也通红，他应该哭了好一会儿，我看不懂把他弄得如此难过的报纸标题，但是我也开始啜泣，操着尖细的声音说："你怎么了，爸？你怎么了？"他没有搭腔，只是把我搂得更紧，让我透不过气，所以当妈走进厨房时，我松了一口气。

"新年快乐！"她大声欢呼，她早已准备好这句话，不过当她发现到苗头不对时已经为时太迟，话早就从嘴巴溜出来，来不及咽回去。

“莎荻，”父亲说，“我们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这句话给妈当头棒喝，她杵在厨房中央，嘴角泛着新年快乐的笑容。“看，”爸一边说一边把《国际论坛先驱报》递给她看。“看，”我的心跳得像小鹿乱撞，妈一脸苍白，坐下来读报纸的头版。爸又开始抱头痛哭，令人无法忍受。大约过了三十秒，妈才说：“哦我的天哦我的天哦我的……”然后她又说：“太可怕了。”我逐渐明白到我所画的图都变成真实：他们正在黎巴嫩把人四分五裂，空中飞舞着手、脚、头，好几百具尸体、好几千具尸体、死小孩、死马、死老人、亲人的尸体臭气熏天。“而且还在继续，”爸说，“甚至现在！他们把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统统杀死！看看这个该死的国家正在干的好事。”①

“不过阿隆，”妈说，幸好她不再提起重新出发和下定决心，“又不是以色列干的，你不认识字还是？是长枪党：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干的，这是黎巴嫩内战。”

“别说不是以色列干的！”爸大吼，我相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他提高嗓门。“他们赶走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军好胡作非为，他们说服维和部队撤离，今天所发生的事，他们铁定插了一脚，他们支持、保护、监视，他们现在仍在科威特大使馆的屋顶上透过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高枕无忧地继续监视，听说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夏蒂拉全城。”

“别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以色列！”妈大叫，叫得如此用力，她应该立即感到喉咙痛。

---

① 译注：一九八二年美国总统里根派遣美国外长哈比卜，至黎巴嫩调停战火，巴勒斯坦解放军被迫于九月十一日撤离黎巴嫩，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以贝鲁特仍有恐怖分子滞留为由，派兵包围位于贝鲁特西南部的萨布拉、夏蒂拉等巴勒斯坦难民营。九月十六日，沙龙下令放入大约一百五十名的长枪党民兵，这些民兵与以色列军队配合，有计划地屠杀难民营里的老人、妇女以及小孩，死伤人数至今无法正确统计，这场血腥屠杀也从未有过正式的官方调查。

我父母的嘶吼与争吵，继续蔓延到整个周末，只有看报纸和听广播的空档，才有宁静的片刻，紧接着又对谁该为黎巴嫩堆积如山的肿胀尸体负责产生歧见，这些尸体因为高温臭气冲天，被推土机推到沟穴里。我因为家里的气氛空前低迷，感到极为沮丧与彷徨，我后悔搬到海法，虽然我那么喜欢希伯来语和努姿哈。

终于熬到星期天，我为了能去上学松了一口气。早晨七点天气已经很炎热，正当我打算要穿过哈雅街，我看到努姿哈的父亲让努姿哈在阶梯口下车，我欣喜若狂：努姿哈是我唯一的希望，她可以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追着她大叫："努姿哈！"，希望她等我，不过她没停下脚步，于是我跑得更快，到了第三段阶梯才追上她："嗨！努姿哈！怎么了？"她瞪着我，眼睛射出毒箭，我一时忘了除咒语让它射偏，我只记得阿拉什么的，不过我过于震惊，记不得完整的说法。

当我们走到第三个平台，她才停下来跟我说话，但是她没看我一眼，她美丽的侧面如石头般僵硬冷酷。"我回来拿东西，我的父亲在上面等我，'希伯来复兴'结束了，犹太人完了，连你也完了，是的，杭达，你母亲完了，你父亲完了，你们都是凶手，永远都是我的敌人，我们有十九个亲戚住在夏蒂拉。"

她的脸垮下来，她跟我说的最后一个词是夏蒂拉。她快步走下最后几级阶梯，不想跟我走在一起。我感到天旋地转，只好抓着栏杆。

我浑浑噩噩度过那一天其余的时光，像僵尸似的漫游在学校的走廊间，我什么也记不住，脑袋乱哄哄、嗡嗡叫，不急着回家。

我回到家时，没人在，于是我到卧房里。

天气非常炎热。"我们都太热，不是吗，马文？"马文点点头。"你穿着毛皮大衣，应该比我更热，不是吗？"点头。"我来看看能不能舒解你的痛苦。"我去爸妈的房间，拿出妈书桌抽屉里的剪刀，当我回到我的房间，

我拿着剪刀，看着马文好一会儿。它磨损瞎掉的眼睛让它看起来悲伤而温柔，它的头偏向一边，我把剪刀插进它的肚子里，刺穿它的毛皮大衣。“来，我来帮你脱掉这个玩意，好吗？”它点点头。于是我开始剪，剪刀很锋利，马文被开肠破肚，它的肠子由一种棉絮做成，棉絮已经分解成发黄的棉球。我剪、我剖、我割断它的喉咙，“现在有没有好一点，马文？”我问它，它点点头，我割掉它的小耳朵和小尾巴，我扯破它的后脑勺，想看里面的脑子长什么样子。它真的是一只糟老熊，比我老，甚至比爸妈更老。我捡起它被分解的尸块，放进塑料袋里，拿到厨房去，然后，我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放到袋子里，跟它说：“你现在没那么热了吧，马文？”他回答是。我绑好袋子，重重地扔到垃圾桶底部，再把其他垃圾堆在上面。我告诉它：“祝你在天堂玩得愉快，马文。”最后，我把手洗干净，感觉好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爸爸回到家。从他的脸色看来，我知道他决定重新做个好父亲，让我大松一口气。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但是不至于让我透不过气，他说：“走，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好吗？”我们走在哈提诗比路上，他要我考他希伯来语。事情总算恢复正常，我很高兴，“Hakol beseder”，我小声说“一切都很好”。

我很快就发现，参观动物园只是一个借口，他想借机跟我谈敏感的话题，对着猴子、老虎谈敏感的话题比对着人来得容易。“听好，杭，”他说，“我希望你知道，我和你妈今天早上已经和好，发生在黎巴嫩的事已经很可怕，我们不想再加油添醋制造家庭纷争，你说是吗？”

“是。”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最好不谈政治，尽情享受海法的生活，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家完好无恙。我们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你说是吗？”

“是。”

“最要紧的是你，别担心，有时候我和你妈吵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挺

得住，会一起度过低潮，你，你别担心。没错，我们有危机，不过危机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说对吗？”

“对。”我说，同时想起马文，它在垃圾桶里，在融化的冰块里。

从此，家里呈现崭新的气象。爸妈竭力和睦相处，对彼此从事的活动感兴趣，避开战争不谈。爸展开新生活运动，实行严谨的作息表，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五点，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尽管他好像鲜少满意造车的成果。妈不想再搭长途公车去大学，而决定租车，爸认为没必要增加这笔开销，不过妈说：“我花的又不是你的钱，阿隆，我甚至记不起上次你把薪水带回家是什么时候的事。”这句话狠狠提醒他没有剧作上的成就，但是爸抛开自尊，反问妈想租哪个牌子的汽车，后来他们就绕着这个话题打转。

其实这部车子也做家用，周末时，我们全家可以开车到卡梅儿壮丽的高山自然保护区，漫步万紫千红的树林间和百鸟争鸣的灌木丛里，一副阖家幸福的模样。不过有一个问题，妈妈不是开车高手。她说以色列人开起车来好像疯子，当她思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超车时，常会变得惊慌失措，要不然就是为了别人不在意她的优先权而气急败坏。有时候，她开在左线道，我们眼睁睁看着卡车迎面冲来，爸不由自主地抓紧车门，后来妈放弃超车，回到右线道，对爸竟敢怀疑她的驾驶技术大发雷霆，而他自己却连驾照都考不上。车上的气氛因为这些插曲而剑拔弩张，不过为了欣赏保护区的美景，还是值得。

我在学校里拼命打篮球以及做其他活动，让自己不去想努姿哈。每天早上，我轻轻抚摸“阿达列夫”，让自己稍微和她手心的紫痣“萨希”保持联系。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重逢变成朋友，尽管整个世界被许多冲突弄得四分五裂，因为我真的爱她。

九月结束，十月踉跄而过，终于来到万圣节，我想起中央公园里的树木，它们这个时候都应该金碧辉煌。我怀疑回纽约时，自己还会是同一个人，自己还能跟我以前的朋友做朋友，譬如巴利。

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些念头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当我跨过门槛，我发现爸的书房门敞开，因为新生活运动，这个时候他的书房门不该打开才对。当我正想去客厅找他时，我忽然听到背后砰的一声！我吓了一跳。扮成小丑、咧嘴傻笑的爸刚刚打破一个气球。他买了许多糖果、气球以及一套化妆品庆祝万圣节，他很体贴地制造这个惊喜。正当他为我的鼻子涂上绿色的粉彩时，电话响了，由于它可能会毁掉我们的玩兴，我不太高兴。

爸到厨房接电话，我只听到他说了一句“喂”，就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内容。

这通电话不长，不过我听到他紧接着拨了另一个电话号码，于是我走进厨房，哀声叹气地说：“你在做什么？”他回答我他在正叫出租车，我真的开始生气。“那我们的游戏呢？”我说，但是他看我的眼神，让我不敢再抱怨，他全身笼罩在恐惧之中。

他早就把游戏忘得一干二净，心里只有刚才电话里听到的话。他把我抱在怀里，大步走到门口等出租车，他的话从粉红色的嘴唇断断续续地冒出来，每说一句声音就变得越小。

“你妈出了车祸。她冲出了史黛拉玛丽大道的护栏，现在人在医院里，好像很严重。”

出租车司机看到爸时抬起眉毛，爸才发觉自己还化着小丑妆，很不合宜。他一坐进出租车，就掏出手帕擦脸，刚开始时，他把彩妆混成一团，不过最后他几乎完全擦掉，只剩下耳朵四周还有一点紫色，不过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知道他满脑子都是更要紧的事。

依照规定，小孩不能进入急救室，但是能说善演的爸，决定扮演擅于

要求权利、爱吵爱闹的美国人，他打算对柜台人员挥拳相向，直到获得探视权才肯罢休，最后他们允许我和他一起进去。我们站在妈的病房门前，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当我看到她时，我觉得自己既渺小又惊慌，因为她被绑在机器上，这种景象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我害怕到几乎无法呼吸，我的母亲也许会死掉。她睡着了，我看着她的脸小声说："对不起，妈，对不起，妈，我求求你活下来。"爸和医生走到角落窃窃私语，我一直注意爸紫色的耳朵，心想医生会不会发觉？我想到爸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时买的阿拉伯报纸里的一张照片：一个婴儿的头颅和他的一只手放在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男孩身上，他大概七八岁，很可能是婴儿的哥哥。在他们身后残垣断壁之中躺着他们的母亲，不过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她碎花洋装底下巨大的屁股。那位母亲即使死了，仍然希望自己成为铜墙铁壁，保护她的小孩。

爸爸与医生说完话，恍恍惚惚地走回来。我明白将会有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和之后的两个年代。他坐在妈身边，握住她的手，但不敢摇晃它，因为她的手臂上插着许多管子。他亲吻她的手指，低声说"性感莎荻"，一次又一次，我很久没听到他这么叫她。就在这个时候，妈睁开双眼，咕哝着我们的名字："阿隆……杭达……阿隆……杭达……哦我的天啊……"至少她的脑子没有坏掉。我对着她露出最真诚最迷人的笑容，给她活下去的欲望。我发誓从现在起做一个乖巧懂事的男孩，只要她不会死。

回到家，爸很正经地做晚餐。他做了一道我非常喜欢的菜肴：酸奶鸡汤，我帮他削胡萝卜皮和洋葱皮，他把鸡肝和鸡肫切丁，教我如何利用蛋黄让汤汁变得浓稠：若把蛋黄直接倒进滚水里，会造成结块，而应该把汤汁一点点倒入蛋黄，同时不断搅拌蛋黄。他也要我摆餐具，我很小心地摆好，因为这顿晚餐很隆重，我觉得摆好餐具很重要。我们为了妈的健康举

杯祝福，然后安静地喝汤。这道菜是先喝鸡汤，然后再吃鸡肉和蔬菜。

“妈在车祸时撞碎几根脊椎骨。”当我正想咬断鸡脖子时，爸说。通常，这道菜我最爱吃的是鸡脖子，但是它突然变得很像脊椎骨，于是我把它放回盘子里。

“错不在她，她在加尔默罗修女院附近爬坡时，转弯处突然杀出一只鸭子，它从左方迎面而来，害她穿越护栏摔下来。她能活下来，是天大的奇迹，杭儿，这是他妈的奇迹。人一旦遭遇这种情形，会想相信上帝，为了感谢某人。”

“不过，她会好起来吗？”

“嗯，”爸说，他慢慢地把胡椒粉撒在胡萝卜上，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是的，她会好起来，不过不能完全康复。”

我又想起那个去世的母亲的花屁股和放在哥哥肚子上的婴儿头颅。我没有胃口。

“她将依赖轮椅移动。”

“你的意思是她将变成残废？”

他搁下汤匙，伸出右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左手。

“是的，杭儿，她再也不能走路，很不幸地，她断裂的脊椎骨掌管双腿的运动，是很要命的撞击，连我自己到现在都还难以相信，不过我们会很坚强地面对，你说是吗？反正，你妈爱动舌头甚过动腿？她还是可以高谈阔论……做她的研究……旅行……今天的……都非常先进……”

他没说完这句话，因为咸咸的眼泪缓缓滑下脸颊，滴到盘子里，不过至少他没有崩溃也没有痛哭流涕，像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那天……

为什么我不断想起萨布拉和夏蒂拉？

我恍然大悟，冲击之剧烈，让我几乎跌坐在椅子上。

努姿哈。那一天在阶梯上，努姿哈的毒眼。努姿哈的毒眼射中

我——“答哈比阿因”——诅咒我遭遇不幸，我百分之百确定是她引起我母亲的车祸。她的家人在夏蒂拉被炸得粉身碎骨，于是她决定在犹太人身上展开报复，而我是她最好的犹太朋友。我当时太惊慌，一时想不起除咒语避开毒眼。我现在才回想起来：“马沙哈阿拉哇卡”，不过为时已晚，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3

莎荻，一九六二年

“莎荻，你整理床铺了吗？”

“整理好了。”我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了，所以能够吃早餐。

外祖母弯下腰，在我的头发和嘴巴上轻轻碰了一下。她依然穿着浴袍，不过已经化好妆，她不愿真的亲我，以免擦掉她的口红，而我也很怀疑她知道亲吻是什么。她的头发已经刷蓬、梳齐并且挽好，最近的发色是深棕色。事实上她的头发已经全灰，染成棕色是不想让人知道她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外祖母？当她戴上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当她染了头发或是长出灰色的新发？当她光着身子裹着浴袍，还是从头到脚打扮得光鲜亮丽？而在这个情况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意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她从锅里取出一个完美的白煮蛋，放在我的盘子上，就在完美的烤面包片旁，然后倒给我一杯完美的牛奶。

“莎荻，跟你说了多少次，别光着脚走到厨房里，外面才零下二十度。”

“不过屋子里却是二十度！”

“别耍嘴皮子，小姐。我希望你下定新年决心，不用我唠叨，自动穿上拖鞋，好吗？快去，我把你的蛋热着，快，赶快！”

她不想再有闪失。外祖父和她，他们认为没把母亲管好，太纵容她，他们不想在我的身上重蹈覆辙，因此，我必须遵守纪律。我很讨厌这双毛茸茸的大拖鞋，它是母亲送给我的圣诞礼物。这个礼物一如往常透露着她的缺席：圣诞节那一天她有表演。（她不想和她的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而我为什么得跟他们住在一起？）我看着穿衣镜子里的自己，露出真面目，生气地龇牙咧嘴，把眼睛挤成斗鸡眼（外祖母说我不该挤眉弄眼，不然有一天我的眼珠会永远固定在这个位置上）。不过下楼梯时，我又戴上乖女孩的面具，因为如果我乖巧听话，有好女孩应有的模样，妈妈将会把我带在她的身边，她会告诉我：“亲爱的，这些都是一场游戏罢了，我想看你

坚不坚强，现在你已经通过考验，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了！”

白煮蛋热腾腾地等着我，一层薄薄的白膜裹着蛋黄，像白煮蛋应有的模样。蛋白很结实，当我把叉子刺进蛋黄时，蛋黄像溶化的黄金汩汩流开，我因此可以把它涂在抹了奶油的面包上。“小心，别把蛋黄滴到餐桌上，”外祖母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敌人”也是，跟往常一样。我握着沉甸甸的银叉子，如果把我的手砍下放在磅秤上，它和银叉子谁比较重？蚂蚁驮负的重量可以是自己体重的五倍。外祖母每天早晨称体重（在撒尿之后和吃早餐之前，她觉得那是一天体重最轻的时候，因为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她教导我各种和健康、烹饪、均衡饮食有关的知识，让我有一天变成内在完美的女人，像她一样，而不像我的母亲，她住在约克城一个挤满蟑螂和朋友的狗窝里，她非得等到房子淹没在垃圾堆里才会动手打扫。

“现在回卧房换制服准备上学，快去，快！”

啃，如果她“将”没提醒我，我就不会想到吗！我故意说如果她“将”没提醒我，我知道这样说不对，不过我只是在心里嘀咕着，没有大声说出来。我在内心深处说各种不该说的话，包括粗话，例如狗屎、操和他妈的，我母亲的一干男友在我面前经常这么说（我很喜欢），他们口出脏话、批评政府、抽烟、叫妈妈克莉心而不叫她克莉丝汀娜，另外他们根本不在乎她有个名叫莎荻的六岁杂种。

“我可不可以再吃一‘块’面包？”我用最柔软的声音哀求她，充满希望。

“好吧，好吧。”外祖母说，并走向闪闪发亮的银白色烤面包机，她每天一吃完早餐就使劲磨亮它。不过一“片”面包比一“块”面包来得有礼貌。

就在这个时候，外祖父从地下室的诊所走上来。他的诊所有独立的入口，直接通往马克汉街，入口有块招牌：“克莉斯瓦堤医生，心理咨询”。他的病人因此不需经由房子自由进出，因为他们不想被人看到，因为他们

觉得可耻,因为他们都是疯子。我从没想过多伦多有这么多的疯子,这些疯子从早到晚,像潮水般不断地涌进外祖父的诊所,来来去去(以前我经常躲在窗户后面偷窥他们,因为我很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不过后来我放弃了,因为他们长得跟平常人没两样)。而且并不只有外祖父的诊所,还有其他成百上千位心理医生的诊所。我不知道如何针对疯子训练足够多的心理医生,不过这也似乎不成问题。或许有些心理医生找不到病人,交叉双手绕拇指枯等电话铃响。或许有些疯子绝望地打电话给登记在电话簿上的每个心理医生,得到的回答却千篇一律:"哎呀不行!已经额满了,很抱歉。"不过好像也没这回事,两造人马似乎达到平衡。如果突然发生战乱或其他灾难,许多人同时发疯,是否得马上在大学里训练心理医生?

不该说疯子,应该说病人。一片而非一块,如果她没提醒我,不是如果她"将"没提醒我。

跟平常一样,外祖父一边走进厨房一边说:"嗨,今早好吗?"然后坐在餐桌旁,样子极为疲惫。外祖母提起电子咖啡壶倒出一杯咖啡,不吭一声地递给他,这是他们八点半的仪式,这个仪式早在我出生前就开始,除了外祖父有时候不说"嗨,今早好吗?"而改说:"唉!我怎么做了这一行,简直叫我气得头发竖起来!"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早就童山濯濯,只剩后脑勺一绺短发连接两只耳朵。他的第一个疯子六点半就上门,到了八点半,他已经看诊两个疯子。喝完咖啡,他从九点工作到十二点,接着下午两点工作到五点,所以一天总共看诊八个疯子,天天如此,连星期六也不例外,所以一星期总共看诊四十八个疯子,不过有些疯子每星期来两三次,因此不容易算出正确的人数。我不知道治疗的效果如何,每次看诊的时候,外祖父给他们施打一剂幸福针,恰恰足以支撑到下次的看诊?他们是不是一点一滴累积幸福,等到数量足够,就能停止疗程?不过外祖父本身一点也不开朗,他大部分的时候沉默不语,当他开口,也尽说些冷笑话。即使

我跟他生活了大半辈子，我依然不太了解他。比方说现在正在喝咖啡的他，原本大可和正在吃烤面包片的我聊天，但他只是埋首于外祖母从前门台阶捡回来的报纸。

“莎荻，你要迟到了。”

我慢吞吞地拾级而上。我讨厌更衣，不过我不能穿睡衣上学。当我更衣时，我老是觉得自己特别坏，冬天尤甚，因为必须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坏胚子深深隐藏在我的骨子里，不过却有一个外在的记号，也就是一个丑陋的褐色痣，它像十元硬币大，位于左半边的屁股上。几乎没人知道我有这颗痣，但是我，我永远不能忘记它的存在。这是一个瑕疵，而且由于位于左边，所以我不能偏向左边侧睡，也不能以左手拿起牛奶，不能以左脚踩在人行道的裂缝上，如果我不小心做了，必须轻声快念五次对不起，否则……妈妈左臂窝有颗痣，但她并不引以为耻，因为它长的地方并不可耻。不过对我而言，痣长在屁股上正是我邪恶的证据，让人以为我如厕后没擦干净，留下一点大便。它其实是“敌人”的印记，自我出生起就主宰我，好像是他把拇指浸到粪便里，再按在我的屁股上，并用恐怖的声音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她永远也别想逃出我的魔掌，她将一辈子污秽与众不同。”也许我的父亲为此一去不回：他一看到我，心里嘀咕着：“呸，好恶心，这不是我的女儿！”然后转身而去，永远离开我母亲的世界。我对他没有丝毫印象，只知道他叫墨堤梅，绰号“死人”，蓄着黑色胡须，抱着一把吉他。外祖母和外祖父一直反对他们交往，妈妈开始跟“死人”和“死人”的披头士死党来往时才十七岁，而“死人”和他的披头士死党比妈妈年长许多，差不多二十来岁。他们整天玩音乐、喝酒和抽大麻，她为了“死人”高中就辍学，我相信他们在派对上一起抽吗啡，我母亲因而意外怀孕。外祖母告诉我他们知道这件事时很难过，因为“死人”无力养家，他没有责任感，连自己都养不活，很悲哀。“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生下来？”我问她，“你是说他们不要我？”不过我的问题都撞上墙壁，没有下文。

有一段时间，妈妈有个名叫杰克的新男友，他是一个没有胡子的小学教师。我会一辈子感激他，因为他在我只有五岁还没上学前就教我读书。不过后来妈妈和他吵架，杰克希望妈妈别在大庭广众下唱歌，最后她发表权利声明（她后来跟我解释发表权利声明的涵义），说："杰克，我可以放弃许多东西，唱歌不在其中，不过你是。"然后事成定局。

必须把吊袜腰带穿在内裤底下，因为如果穿在内裤上，就不能脱下内裤尿尿，这很合逻辑，因此首先要穿的是吊袜腰带，它背后有许多小夹子，我应该先在前面夹好，然后再转到后面，让吊袜带垂下来，接着我穿上绵羊裤袜，然后再穿上内裤，不然吊袜带会卡在内裤底下。不幸的是我把第二只裤袜穿反了，必须再穿一次，当我撑着左脚，把右脚套进裤袜时，我失去平衡，跌坐在床上，接着因为裤袜弯曲不平，我的脚卡在袜子里。现在我极为紧张而且满身大汗，因为壁炉上的摆钟滴答滴答响，"敌人"轻轻吹着我的脖子，脚噔噔敲着地板，说："你迟到了，快点，你迟到了。"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如果我可以做好，如果我真的是乖女孩，而不只是装模作样，我早就像其他人，和我的父母亲住在一起了。

我的小内裤终于盖住那颗痣，不过我没法忘记它的存在。

穿好内裤之后，必须穿白衬衫。我得注意纽扣和纽扣孔是否对齐，不过即使我非常小心，我还是经常弄错，扣到最后一颗纽扣才发现多出一截衣服，我必须解开纽扣重新来过。接着穿背上扣纽扣的连身格子裙，因为我没法不看着纽扣扣好，所以我先把连身裙反过来穿，然后再转回去，不过并不容易，因为连身裙很贴身，裙子底下的衬衫揪成一团，令我抓狂。外祖母老是说她会再买一件较宽大的连身格子裙给我，不过她一再拖延，理由是她忙着整理花园、桥牌俱乐部以及贵妇午餐的约会，再说我的连身格子裙是学校特别订做的制服，只能在城里一家商店买到，而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远。

穿好裙子后，再穿西装式外套，这倒很容易（只有两个纽扣），不过把

手臂放进外套袖子时必须记得抓好衬衫的袖子，但我忘了，所以衬衫的袖子挤成一团，我得脱掉外套，重新来过。我还没梳头发和刷牙，但是已经八点四十五分，我五分钟后必须出门，我还得擦皮鞋，不过我没有时间（前一晚我梦见我所有的鞋子都很脏，没有一双干净，我觉得很丢脸，我没有一双鞋可穿）。就在我穿过房间拿鞋子的时候，木板的木屑深深扎进我的脚根，我不该跌到地板上，而应该抬起脚，小心放妥。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痛苦到处虎视眈眈地窥伺我。外祖母觉得，如果有任何受伤的机会，我总能很天才地把它们找出来（我倒觉得是它们很天才地找到我）。外祖母对我遭受的痛苦没有半点耐心，如果我哭，她就说我引人注目。去年夏天，她要我去附近杂货店买一罐牛奶，跟平常一样，她说："快去！快！"于是我拔腿就跑，逃命似的飞奔，跑到店家门口时，我被一块铺路石绊倒，砰，走道跑来撞击我的胸膛，害我呼吸中断。碰巧路过的两名女士弯下身子，说："哦，我的天，可怜的小孩，你有没有受伤？"我站起来，头昏眼花，上气不接下气，眼泪几乎决堤，不过，我知道外祖母希望我能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勇敢，所以我拍一拍衣服，说："我很好。"同时淡然一笑，叫她们放心。我的膝盖和手肘都擦破皮，流出许多鲜血，不过我还是吞下眼泪，走进杂货店，镇静地买牛奶、付钱，然后又一路强忍泪水，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当我好不容易爬上台阶穿越大门，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又是啜泣又是呻吟，外祖母走到走廊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哭哭啼啼地把皮肉伤给她看，说："外祖母，我已经尽力忍住不哭了，在商店、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没哭。"她接过牛奶走回厨房，告诉我："如果你能在店里忍住不哭，你也可以在家里忍住不哭。"她开始烤贵妇午餐约会的蛋糕，没安慰我一下。要是妈妈知道我有多么疼痛，她一定会安慰我。不过当我再见到妈妈时，我的伤痕已经消失不见，我不能给她看。

我所在之地，危险环伺：玻璃碎片、愤怒的黄蜂、滚烫的烤面包机，当我经过它们的身边，它们立即跳到我的身上，我的身体产生本能的反应：

皮青紫、肉肿胀、长脓包或是皮绽血溅。现在，木屑在我的左脚根引爆剧痛，不过我没时间脱下裤袜拔出木屑。

我撑着一只脚跳下楼梯，憎恨人生。外祖母已经把车开出车库，她一边等我一边热引擎。当我一瘸一簸地走下台阶，扣好大衣时，她示意要我动作快点，看起来火冒三丈的样子。在冰冷的空气里，她吐出的气息和排气管冒出的废气清晰可见。当她停在红绿灯时，她戴着皮手套的手指不耐烦地敲着方向盘。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准时抵达。

我们九点唱《哦！加拿大》，下午四点唱《天佑女王》。整个白天的两首歌之间，我时而羞愧难堪时而无聊得要命。

上午自由活动时，我决定不再忍受木屑之苦，我躲进厕所里，不过因为厕所门未能掩及脚踝，别的女孩看见我脱掉一只鞋和一只袜子，议论纷纷："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她是俄国的间谍吗？她把电话藏在鞋子里？"

其他女孩从不要我当她们的跳绳伙伴，因为我会绊住绳子，害她们输。每当我在图画课画画时，她们总爱批评说："这是什么玩意？"好像我画的是四不像。当我们玩音乐椅，我老是第一个淘汰出局，因为我太专心听音乐，音乐停止时，我忘了赶紧坐到椅子上。核子炸弹引爆演习时，我们应该藏在课桌底下，我无法蹲两分钟以上，但是如果真正的原子弹掉在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蹲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所有其他的女孩都自信满满，干练利落；她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剪纸雪花，而我因为迟钝的剪刀手忙脚乱、满身大汗。当她们两三下换好运动服，我仍然面红耳赤地与衣服缠斗。她们的服装整洁服帖，我的则无法无天，总是少了一个纽扣，总是有块污渍，总是有个折边不声不响地脱线。

今天是星期五，我有钢琴课，不过因为木屑的意外，我忘了带乐谱，下午四点外祖母一边怒骂，一边开快车载我回家，轮胎在雪地上疾驶而过，哗啦作响。"我们会迟到，嗳呀莎荻，你就不能有点记性？"

“把你上个星期学到的东西弹给我听。”凯莉小姐说道，她看起来高高在上，令人望之生畏。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再往后拉，让我抬头挺胸，接着她把拇指放在我的下巴，让我不得不抬起下巴，然后她修正我的手腕和键盘上的手之间的角度，提醒我应该弯曲五指，像握着橘子一样。我甚至没法弹，才弹三个小节，她就打断我，要我做练习。“固定中指，练习合弦，首先用食指和无名指，接着拇指和小指。食指固定在 sol，拇指在白键 do 和黑键 do 之间保持平衡，但是不能抬高手腕，莎荻！”她用直尺打我的手腕，击中手腕凸出的骨头，我觉得很痛，于是叫了一声“哎呀！”，泪水夺眶而出。“莎荻，你多大了？”凯莉小姐问，我说：“六岁。”她说：“那么别像婴儿般哭闹。来，重新开始。”我们差不多花了一个钟头做这种无聊的练习，最后只剩下五分钟，我开始弹《小白花》，但是我非常紧张，十指颤抖，她说我上个星期弹得比较好。在我弹琴的同时，她用紫色的钢笔在我的笔记本上乱画，强调她的教导，譬如“弯曲手指！”、“手腕柔软！”、“小心手指！”等等，直到下次上课，我必须画五十个高音谱记号和五十个低音谱记号，练习 G 大调和 G 小调。“不准画错！”凯莉小姐写道，她用笔强调这些字眼，力道之大，连纸张都画破。

“怎么样？”外祖母一边说，一边避人耳目地把一袋钱递给老师。（他们花了这么多的钱供我读书供我吃穿，我甚至不是他们的女儿，我能体会他们的用心吗？我能吗？）

“她有进步吗？”

“她应该多练习。”凯莉小姐说，语带威胁。

“她没有一天不练，”外祖母说，“我看着她……”

“光坐在钢琴前并不够，”凯莉小姐打断她，“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努力和专心，没人可以帮她养成好习惯，不是家里出了音乐天才，她就可以不用努力，要努力、要努力。”

她刚才用直尺打我的地方仍然红通通，小孩不能对着大人叫嚣抗议，

不过我因为不公平的待遇而满腔怒火，决定下次看见妈妈时向她揭发凯莉小姐的恶状，跟外祖母揭发于事无补，她只会说："你一定是咎由自取。"但是妈妈无法忍受陌生人用直尺虐待她的宝贝女儿，她会马上要求外祖母换老师，如果外祖母说："好老师并非满街都是，凯莉小姐口碑好，她也为准备考音乐学院的学生补习。"妈妈会说："音乐学院，笨猪音乐学院！"我很喜欢她说这句话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女儿快快乐乐，如果你只能找到虐待狂老师，那么拉倒，她不用学钢琴。"

这些话好像一段音乐萦绕在我的耳边，我将再也不用弹钢琴，可以整天埋首书本里。外祖母说我会看坏眼睛，不久后，我必须戴眼镜（也就是说他们将为我买眼镜），不过最起码看书时，不会有人用直尺打你，我们可以在书里浑然忘我，世界也逐渐地消失不见。

虐待狂是喜欢伤害人的人。我很纳闷为什么妈妈为我取这个名字①，我曾经问她这个问题，她回答我她觉得这个名字很美丽。莎荻也包含了 *sad*（悲伤）这个词，即使她并非有意，但是蜷缩在她臂窝里的（或该说大部分时候离她的臂窝远远的），正是一个悲伤的小女孩。

每天都有不同的悲伤味道，我一睡醒就嗅出来。星期一因为是一周的第一天，还要度过五个上学日。星期二因为芭蕾舞课，星期三因为学校的体育课，星期四因为女童军活动，星期五因为钢琴课，星期六因为换床单，星期日因为上教堂。

女童军活动必须打各种无聊的绳结，而且一无是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想当海员。我必须在三十秒内看完二十多种东西，然后转过身，试着回想看过的东西，而我，我只能说出四种东西。我们必须穿比学校制服更丑的棕色服装。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即使我们并不知道准备好做什么，而那个没准备好而怀孕的女童军的笑话就不太好笑。如果我们在这个那

① 译：莎荻（Saddie），虐待狂（sadique），悲伤（sad）。

个项目表现优异，可以获得小红缎带或是小奖牌并挂在胸前，不过我不曾在任何项目表现优异，我的胸前什么也没挂。

跳芭蕾舞，需要苗条和优雅，不过我只有圆滚滚的肚子，我的脚因为舞鞋痛得要命，我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跳舞。

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我好，目的在培养我成为秀外慧中的贤妻良母，不过我还是无可救药，觉得自己肥胖、呆头呆脑、怪异、与人格格不入、笨拙、歪七扭八，简而言之就是不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本性几乎缺乏人性。我的师长和外祖父母认为我正"经历一个重要的阶段"，他们坚持为我重塑大脑和身体，让我讨人喜爱，我也尽力讨他们欢心，笑口常开，拼命点头，顶着脚尖站起来，穿着短裙旋转，努力学习各种绳结的打法。大部分的时候，我还骗得过他们，不过要骗过"敌人"就不太可能，他知道我骨子里是坏胚子。当压力太大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黑暗里用头撞墙，一次又一次。

"莎荻，"每天傍晚五点十五分时，外祖母说，"该练琴了。"同一时间，看完最后一个疯子的外祖父从诊所走上来，取出狗链，带狗出去大便。

外祖父和外祖母特意买短毛狗，因为短毛狗不会在屋里乱掉毛。换句话说，他们买狗最重要的考量是狗毛的长度，他们并不关心它的性情，而它性格恶劣，它叫喜乐，根据字典的解释："喜乐为显露出恬静怡然的喜悦和极致满足"，与它的性情恰恰相反。它非常娇小，不停扭动，神经兮兮，当我试着抚摸它时，它一面往后退缩一面乱吠，好像我想掐死它一样。

"我的猎狗呢?"今天晚上外祖父说，一如以往的每个晚上。当喜乐咿喔乱叫冲向他，亢奋地扭着屁股，他说："喂，安静一点，不然我只好给你戴上嘴套。"这一幕很可笑，不过我是趁他们出门溜达时弹琴。

乐器位于客厅的一角；漆黑不动，它看起来并不想表达什么，它想沉默不语，犹如其他家具。我打开电灯：区区两盏，因为不应该浪费电。一

盏钢琴灯为了读谱，一盏台灯避免光环损害眼睛。钢琴上放满绣花垫子，不然，玻璃雕像和相框会擦伤琴木。相框框着妈妈幼时的照片、外祖父母的结婚照以及外祖父获得医学学位的相片，他身穿黑色长袍，头戴压扁的方帽，好像一本书掉在他的头上。他的毕业证书则裱好挂在客厅墙上，墙上还有许多花的油画的复制品。春天时，外祖母偶尔会到花园摘一些真正的花，放在矮桌上的花瓶里，不过她不准我靠近它们，因为我可能打翻花瓶，弄湿地毯，把屋子弄乱！（外祖母总是担心她的房子混乱失序，不过她的外孙女经常混乱失序，她却无所谓。）她每天掸去装饰品的灰尘，当我把琴盖打开时，我也得取出避免让键盘沾惹尘埃的琴键披巾，等我弹完琴，要记得铺回去，但是我实在看不出琴盖关闭时灰尘如何钻进去。

我把琴键披巾小心折好放在妈妈的照片旁边。照片上的妈妈和我差不多一样大，她的笑容是真正的笑容，不像我戴着一张面具。她穿着宝蓝色的洋装，眼睛湛蓝明亮。照片里的女孩听我弹钢琴，我试图弹好，不过我越是努力，她看起来越是失望，不久之后，我觉得无以为继，无颜面对她。我先作音阶练习。音阶练习类似背诵二十六个字母，没有什么意义。我一再重复，并试着不抬高手腕把拇指越过四只手指底下，手指保持弯曲，弹出平稳的音调。接着练习琶音，要我这么小的手指弹琶音实在很困难。当我翻开收录我要弹的曲目的琴本时，我更是提不起劲，因为每一页都被凯莉小姐的紫色墨水玷污，她在分句法上画了许多弧形，圈起指法，强调“*极弱地*”，因为上星期我弹得太重。所以我举目皆是自己的错误、平乏以及我一周又一周不断摧毁的东西。

当初外祖母买给我这本琴谱时，我翻开干净新颖的书页，看见“小白花”的插图（一个小女孩弯下腰嗅着这些生长在阿尔卑斯山的花），我生出纯净之情，这种感情被高山上的白雪和长在绿叶窝的星形小花衬托得愈加凸显。画里的小女孩正是我心目中的典型：身穿宽褶裙白上衣、光滑的头发以及完美无缺的袜子和小靴，模样很可爱。我觉得歌词也很美：

小白花，小白花，

永远是我们的象征。

你低下头，如此洁白，

向心爱的人儿致敬！

不过，这首歌曲逐渐被我不断犯的错误糟蹋得面目全非，促使凯莉小姐在每一页——连插图页也不例外，写下紫色潦草的评语。现在，我试着弹奏这首曲子时，它在我的指间分崩离析，每小节都变成必须克服的障碍。我害怕停顿下来，因此紧紧盯着每个小节，一小节弹完，我的眼睛立即跳到下一小节，不过太迟，我已经停住。外祖母的声音从厨房传过来："升 fa，莎荻！*F* 调！"（外祖母以前也弹琴，她能够纠正我，即使我从来不曾听她弹琴。）我重新来过，不过这一次我的左手忘了把 sol 按到第二小节，因为连音记号的关系。我停下来，右手猛打左手，左手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再犯。"不过我的右手气急败坏，说："我受不了你的行为，一秒也忍受不下去，你听到吗？"左手退回到键盘上，咕哝着："我会尽力而为。""你说什么？"右手问，声音愤怒而刺耳，"我说我会尽力而为。"左手说得更大声，它开始自我防卫，而且再怎么说，它并未犯下滔天大罪，只是太早松开 sol。"你必须做得比尽力而为更好，"右手咆哮道，"因为你的尽力而为还是不够！"以上这些唇枪舌战仅为时数秒，外祖母并不知情。我重新再弹，当右手停顿下来，左手不能对它叫骂，它只是发觉失误，叽哩咕噜抱怨，但是不作正面的攻击。我的左半边比较低贱因为我的痣长在这一边。

（妈妈位于约克城的公寓也有一架钢琴，她不仅从不掩上琴盖，也从不看乐谱，她只是配合唱歌的需要，弹些合弦。她不是唱歌，就是抽烟，外祖母认为她这种习性很糟糕。）

我终于撑到六点，可以停止，到餐室布置餐具。首先放好三个盘垫，

它们可以拦截从我们不够利落的指间掉落的面包屑，不然它们会卡在桌巾的蕾丝花边里，很难清理。接着是镶金边的白色大餐盘和与餐盘成双成对的面包盘子，面包盘子必须放在左上方。然后是沉重的银器，它们放在厨柜第一个抽屉的天鹅绒盒子里。叉子在盘子的左边，刀子在右边，刀刃朝内，不然执起刀子时可能会割到手（虽然我们并不直接抓着刀刃），汤匙在刀子的右边，因为晚餐将先喝汤（外祖母说，正式晚宴餐盘四周会有更多银器，不过不用费劲猜，依照从外往内的准则就对了）。甜点的调羹，倒转后放在盘子上方，握柄朝右以便握住（左撇子就倒霉了），水杯置于上方微微在刀子的右侧。这个时候，外祖父遛完狗回来，他抱起喜乐，为它擦脚，它才不会把泥巴和融雪踩得到处都是。然后他打开电视收看晚间新闻，我们看到迪芬贝克和皮尔逊[1]又起争执，柏林围墙已经全部落成，肯尼迪总统想惩罚古巴把他去年送去的猪都抓起来[2]。冲突不断爆发，世界各处都有，我不明白，不过只要妈妈在场，他们就会吵架。比方说，她不满美国花大把钞票发射太空火箭，不顾数以百万贫穷失业的黑人公民，我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她的父母不然，他们反问她，她是否变成共产党的走狗？外祖母和外祖父从不争吵，他们几乎也不曾交谈，我相信外祖父不能泄露他的疯子从早到晚在沙发上描述的故事，他唯一的兴趣是曲棍球（郝高第是他的英雄），不过外祖母对曲棍球无动于衷。至于外祖母，要她把日常琐事变成令人怦然心动的历险记也不太容易，所以通常用餐时，我们只是吃东西和说："请把奶油递给我好吗？"、"要不要再来一些

---

① 译注：迪芬贝克为加拿大第十三任总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隶属于右翼的进步保守党。皮尔逊为第十四任总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也是一九五七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隶属左翼的自由党。

② 译注：指猪猡湾事件。一九六〇年四月，卡斯特罗宣称古巴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贸易封锁（直至今天）。六一年四月，美国曾派出一支一千五百人的佣兵，试图入侵猪猡湾（Bahia de los Cochinos），但是遭到失败。第二章也曾提及此事，说莎获小时候以为美国派出猪部队攻打古巴。

汤?”诸如此类。

日子冗长，即使理应短暂的冬日都显得冗长；星期更加漫长，月没有终点，我数着日、星期、月，我不知道我为何而数，人生漫漫，没有尽头。

一月底有个周日午后我无聊得要命，于是我央求外祖母让我到花园里堆雪人，她说天气太冷，不过经我苦苦哀求，她终于让步，她长叹一声，帮我穿上雪衣、雪裤、雪靴、羊毛帽以及露指手套，为了不让我丢掉手套，有一条线从外套背部出发经过袖子，系住手套。但是，当她为我系上围巾时，我很想上厕所。“对不起，外祖母，”我嗫嚅地说，“我想尿尿。”她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脱掉我的雪衣，说：“你存心气我?”我说：“不，外祖母，才不呢，我发誓我刚才并不想尿尿！”她说：“也好，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下次更警觉尿尿的信号。”上完厕所后，不管我怎么哀求，她都不准我出去。

二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班上同学丽莎邀请我参加她的庆生会，我知道她不只邀请我，她还邀请全班——“她大概打肿脸充胖子，”外祖母说，“不是人人都能够举办三十人的同乐会。”——如果只遗漏我，会太明目张胆。在丽莎的庆生会上，我尿尿的需求又把我带往不幸。丽莎的妈妈做了辣牛肉酱汉堡；这是一种用烤过的面包做成的开口笑汉堡，整个汉堡再淋上香浓的酱汁，我从不曾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乐不可支。就像一般庆生会，所有的小孩齐声说话、开怀大笑，我也假装和大家打成一片，不过突然间我喝下肚的汽水开始往下面渗透，我红着脸，担心拉尿，当众出丑，于是我站起来低声问丽莎的妈妈厕所在哪里。她陪我一起去，不像外祖母那样责骂我，好像用餐时去尿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我很感激。我锁上门，欢畅泄洪，不过尿完后我打不开门。这是一场噩梦，真的是一场噩梦。我和门锁奋战，它拒绝松开，我开始惊慌失措，以为会在厕所里度过余生，于是我开始撞门，大喊救命。女孩们跑到走廊上，我听到她们的声音：“怎么了，莎荻?”而我，我操着尖细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声音

说："我开不了门！"最候，丽莎的爸爸来到门外跪在地上，很温柔地叫我冷静下来，并告诉我开锁的步骤，后来我真的打开门。当我回到餐桌前，丽莎说："莎获，你的厕所人生过得如何？"引起哄堂大笑，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庆生会全毁。

春天在即。跟往年一样，妈妈将和我们一起吃复活节大餐，不是晚餐而是午餐，我开始倒数计日，一直数到复活节。时间拖着脚步，好不容易从四十二数到一，也就是明天，最后数到今天。妈妈不和我们一起去圣乔沙菲教堂，外祖母说她自从认识那些披头士后，就再也没上过教堂。外祖父说："哦，可不是吗，年轻人不信上帝，准下地狱。"不过我相信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外祖母和外祖父是不是真的相信奇迹，相信复活，相信上天堂和下地狱，或许这些都是说法的问题，不该拘泥所用的词句。无论如何，他们看起来并不期待出现奇迹，改变生活。）

我们火速赶回家，因为妈妈十二点半到达，我们希望午餐能准时准备好。火腿在我们上教堂时就放进烤箱里，当大家高唱耶稣复活的圣歌时，外祖母很担心她的火腿烤焦，不过没有。现在耶稣复活了，一直活到圣诞节再度诞生为止。火腿烤好，餐盘布置妥当，摆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一点钟，妈妈照常迟到。

"她就不能在琐碎的小事上多用点心，比方说准时。"外祖父讽刺地说。锅子在电炉上温着，不过面包开始变干，连外祖母欢迎光临的微笑也是，它打从摆钟敲过十二点半之后就挂在脸上。喜乐感觉气氛不对，在外祖母和外祖父之间跑来跑去，一边哀号一边用尾巴拍打地板。外祖父搔它的耳朵，说："你可别让你的父母像这样干等，知道吗，喜乐？"喜乐听到自己的名字，以为出门散步的时候到了，于是高兴地嗥叫。外祖父故意把它的吠声解释成"知道"，于是他回答："很好！"

为了迎接妈妈的来临，我想让自己看起来漂亮，像图画一样安静，我在上教堂前就梳好头，用橡皮筋高高束成马尾，再用黄丝带系好，不过随

着时光的流逝，橡皮筋把我的头皮越拉越紧，我觉得很痒，于是开始搔痒，导致几根头发逃脱橡皮筋的束缚，不过我的头皮还是被紧紧地拉着，于是，我扯下黄丝带和橡皮筋，也拔掉几根头发，眼里噙着泪水。“莎荻，你在做什么？”外祖母说，“你想让大家吃你的头发吗？上楼整理一下，把手洗干净。快去！快！”当我在浴室里瞥见自己跟平常一样痴肥平庸，而且白白吃这些苦头时，妈妈终于到了。

我飞下楼梯，投到她的怀里。她把我接住，欢呼着：“啊！我的大女儿，我的宝贝女儿。”她把我抱到她的大腿上，在我的脸上到处亲吻。“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克莉丝汀娜？”外祖母问，“一点三十五分了，如果我们再等下去，火腿会太干。”妈妈直视我的眼睛，说：“我的乖莎荻好吗？”我说：“好。”外祖母有点突兀地把我抱下来，放到我的椅子上。外祖父将电动切肉刀插电，开和开膛手杰克有关的陈年笑话。

妈妈虽然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是她*魅力四射*。她的男朋友杰克在我的面前说过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它非常贴切。今天她作黑色打扮（外祖母可能会认为不适合复活节），她穿着紧身黑长裤和黑毛衣，披着粉红色的围巾，耳朵戴着银耳环，就这样，没化妆，没有繁复的发型，但是因为她的微笑，她蓝色的眼眸，她热情的笑容，妈妈总是完完全全地在她所处的地方。一时间我体会到一般人不在他们所处的地方，他们想其他事，不想你，不想当下无数的可能性。

（我母亲在场的强度使得她在我生命里的疏远更令人无法忍受。）

“嘿，克莉丝汀娜，”等到每个人都吃过火腿、香蕉切片、甘薯和扁豆之后，外祖父说，“我注意到你目前有激烈的竞争对手。”

妈妈投给他一个目光，似乎在说：“*你说什么？*”

“他们叫什么来着，这群伦敦蟑螂？”

妈妈哈哈大笑，“啊呀，披头士乐队！他们很厉害的。”

“我从没看过那么奇怪的发型。”外祖母说，“眼睛全被遮住！还不如

顶着扫把算了！”

“我喜欢他们。”我小声说。

“好，莎荻！”

“唉，”外祖父叹了一口气，“我只能说，人类似乎正在大退化，两个世纪之隔，我们从莫扎特神妙的歌剧变成‘耶，耶，耶，我爱你，我想握住你的手……救命啊！救命啊！’这等玩意，我只有这些话可说。”

他被自己说的话逗得很乐，并把一块肥肉拿到桌子底下递给喜乐。

“理查！”外祖母说，“你明明知道它不能吃肥肉，它的胆固醇过高！”

“我小时候最爱吃肥肉了，”妈妈出神地说，“我想当马戏团的胖女王。”

“是吗？”外祖父说（他怎么不知道？难道他忘记了？），“又一个胎死腹中的童年梦想。”

“你好像比上次我们见面时更消瘦。”外祖母说。

“我的身体好得很。”妈妈说。

我没听他们的对话，我变得迷离恍惚。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而现在她就在这里，我贪婪地盯着坐在对面的她，不知道如何是好。阳光穿过窗户洒进来，在她身上形成光环，她在这里 她在这里 她真的就在这里。我静止不动。恍惚。聆听她美妙的嗓音。注视她优雅的手势。突然我听到她说：“莎荻，下个周末你想不想到我那里过夜？”我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话，下周末？仅仅六天后？外祖母和外祖父交换神色，像在说：“嗐，这个女人会不会给我们的小莎荻不良的影响？”

不过接着他们记起这个女人是他们的小莎荻的母亲，虽然她生下莎荻就把她交给他们照顾，因为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她无力照顾小孩，但是她现在二十四岁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她带走莎荻，谁知道，也许我今天表现良好，她就会把我带在身边。我的心像小鹿乱撞般怦怦跳。

“那就星期六吃完午餐后，彼得和我，我们开车来接她，我们星期天傍晚再把她送回来，好吗？”

沉默。

“莎荻，你觉得呢？这样好吗？”妈妈问我。我准备想说我觉得很好时，外祖父说话了。

“彼得是谁？”他问。

“我的新经纪人，彼得·西伯曼。”

沉默。外祖母和外祖父又对看了一眼。

“彼得……西伯曼？”外祖母说，好像这个名字大有问题。

“经纪人是什么东西？”我问，同时想象卷发飘逸的白马王子，把红色的斗篷铺在水滩上让妈妈不会溅湿双脚。

“是负责让我成名的先生！他规划我的职业生涯，为我举办演唱会。”

“你要举办演唱会？除了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啤酒屋和小酒吧之外？”外祖父说。

“老实说，没错，”妈妈挂着很迷人的笑容说，“我把门票寄给你们？”

“你明明知道我听不懂你的音乐，克莉丝汀娜，”外祖母摇着头说，“我并不想泼你冷水，不过没人能以无言歌闯出名堂。”

“我将是开山娘娘！”妈妈说，“干嘛走人家走过的路？”

外祖母撅着嘴，把叉子插进一块火腿，好像在说：“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认清事实？”

“莎荻的胃口很好，”她转而说，“我可以为你们做焗烤通心粉当晚餐吗？”

“通心粉？狗屎通心粉！”妈妈笑着说，“莎荻可以靠她母亲的干面包和威士忌度过周末……是吗，莎荻？”

“那还用说！”我绞尽脑汁想多说一句好笑的话但是完全想不出来。

我因为要去母亲的公寓过夜雀跃万分。

"好吧,"外祖母叹口气说,"我会为她准备好行李……你有折叠床吗?"

"你们可以把露营床绑在彼得的车篷上。"外祖父说。

"不行！她可以睡沙发……是吗,我的甜心?"

"那还用说!"我怕妈妈觉得我愚蠢,居然把同一句话连说两次,不过她的眼神很热情,充满慈爱。

"好,问题解决了,"她说,"谢谢这顿美味的午餐,不过我得走了,我还有排演。"

"排演?"外祖母说,"在复活节当天?"

"你以为耶稣会因此对我怀恨在心？我打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忙……"

"克莉丝汀娜!"外祖母叫起来,既想教训她不该亵渎神明又想把她牢牢抓在手心。

"你不吃甜点？我昨天特地为你做了巧克力蛋糕。"

"你老是忘记,我不喜欢巧克力。"

接着,经过吻别、拥抱、吠叫的风暴,她离开了。我站在窗前,看着她在树木林立的人行道上渐行渐远,脚步轻快有节奏,几乎跳着舞,她粉红色的围巾在她身后飘扬,直到她在街角转弯为止。外祖母跟我说:"莎荻,帮我整理餐桌。"

在接下来的六天里,我将会乖巧懂事,绝不出半点差错,我只会用右脚踩裂缝,我发誓。哦,妈妈 妈妈 妈妈 妈妈……我对母亲的爱不断增加、膨胀,我的胸腔快要爆炸,要是我能融解在她的体内,和她变成同一个人,或是当她唱歌的时候,变成她喉咙发出的天籁。

真的。妈妈真的用钥匙开门。她的经纪人彼得提着我的行李，我们一起穿过门槛，走进屋里，我终于属于我母亲生活的一部分。这间公寓位于地下室，不算真正的公寓，因为它既是厅也是房，昏天暗地像洞穴般神秘，透过面对人行道的小窗户，可以瞥见路人的鞋子和靴子。空气里飘浮着香烟、焚香和咖啡的艺术家味道，角落堆满书和黑暗。

“我的甜心，别感到拘束，彼得和我，我们现在要工作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一点也不。”

我很害羞，好像妈妈是陌生人，我必须努力给她好印象，而她其实是我的母亲。我蜷缩在沙发上，彼得（高瘦、笨拙、黑长发、眼镜）坐在钢琴前，妈妈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我看得出来这架钢琴对他们而言，除了对手之外什么都是；是朋友，是真正的死党。当彼得把手滑过键盘，琴音涓涓流泻到空气里，犹如融化的河川。

“你愿意做我们最新歌曲的试听听众吗，莎荻？”

“好极了！”

妈妈一面抚摸左手臂窝的痣，一面随着音阶与琶音热嗓子，不过对她来说，这不像朗诵字母，倒比较像寻欢作乐，像赤脚跑在漫长的沙滩上。她跟彼得示意她已经准备好。若干短音——弹得很重——的断奏后，彼得弹起合弦，妈妈的声音滑入琴音，盘踞其中一个音符，弹射到空中：演唱开始。在断断续续的节奏里，她从尖锐的音符往下降落，每个音符都唱得叫人柔肠寸断，一直来到低沉深邃的水里，她呻吟着，好像生命一点一滴从她身上消失。有时她用嘴巴制造瓶盖脱落的声响，有时她手掌平拍胸部，让喉咙源源不断流出的音乐富有节奏。她的歌声像在倾诉，诉说的不仅是她的人生，也是全人类的生命：战争与饥荒，奋斗与考验，胜利与失败。她一会儿掀起惊涛骇浪，仿佛被暴风雨肆虐的大海；一会儿有如飞瀑，直落峭壁，溅湿岩石，急急扑向涡流，流向水流丰沛的水底沟壑。她在

头颅四周描绘出类似土星的光环的金色圆圈，她疯狂地上下摇晃，好像跳康康舞，她悲叹、颤抖，像攀藤爬上树干似的钻入低音 *fa*，最后跳到彼得左手重复弹奏的 G 大调和弦，如晶莹湛蓝的水……我被带往遥远的国度。妈妈说得对，没人可以像她这样运用声音……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母亲：她是创造家、天才，她是最纯粹的女歌神。如果凯莉小姐听到母亲的歌声，将不得不体认到自己音乐的无用，当场中风暴毙。

音乐进入尾声，妈妈汗流浃背（不该说汗水，类似粗话，外祖父曾说过一句谚语："马冒汗，男人流汗，女人只会闪闪发光，"他还有一句关于马和女人的谚语："可以骑马赴宴却无法使之跳舞，可以教女爱读却不能使之思考。"），短棉衫紧紧贴着肌肤。彼得跳起来，一面把她抱在怀里旋转，一面说："好美，克莉心！"妈妈头往后仰，跟着彼得而动，像个布娃娃。

"你觉得如何，我的甜心？"当他把她放在地上，她问我。

"好极了！"（我怎么老是吐不出聪明的句子呢！）

"你喜欢吗？"

"那还用说！"

"你认为它可以把我带往某处？"

"可以！"

"哦，我的爱，"妈妈说，并轻轻亲我一下，"我们将飞上天，你可以想象吗？"

"轮到我亲你。"彼得说，他把妈妈转向他，直接亲吻她张开的嘴巴，就好像电视影片一样，不过只要一开吻，外祖母就关掉电视，而这里，我可以从头观赏到尾。吻完时，彼得似乎不想结束，想继续下去，他的双唇濡湿柔软。他在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说："我知道莎荻很想到转角的杂货店买糖果吃，对吗？"妈妈也转向我，说："好主意！你想不想，莎荻？"不过虽然我很爱吃糖，虽然我极难得吃糖，因为糖果会蛀牙，因此，我只能在万圣节和圣诞节吃糖，我根本不想游走在陌生的地区寻找不知名的杂货店。

"不要,我不要吃糖。"我说。不过彼得一面把零钱塞到我的手心,一面说:"我知道这个小女孩想买糖果想得要命。"妈妈一面把外套递给我,一面说:"听好,我的甜心,只有四条街的距离,一直往前走就是。我们趁这段时间练完,你就不会因为听我们唱歌而感到无聊。""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我抗议说。"去吧,快去,我的甜心,等你回来,我们一起玩大老二。"

街道漫长,我怕迷路,怕被狗咬成碎片,怕被流氓绑架。不过,我想向妈妈证明自己是大女孩,如果我们住在一起,我将不会成为她的包袱,因此每当我怕得快哭时,我吞下恐惧,我的双腿似乎远离我,和我的身体分开,它们很想逃跑,不过我规定它们踏步,左右左右,每次右脚都尽可能踩在缝隙上。妈妈的住宅区比我们的更破旧,人行道的裂缝杂草丛生,房屋的油漆斑驳不堪,若干人坐在台阶上喝啤酒闲聊,因为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暖日。当我到达杂货店,我觉得自己好像跋涉了好几个小时。

我推开门,摇响头上的铃声,我吓得差点跳到天花板,松开手里彼得给我的零钱,掉得满地都是。收款机旁的胖女人和言悦色地说:"哦哟!"幸好店里没有别人可以取笑我的笨拙。我跪倒在地,把铜板一枚一枚地捡起来,铜板滚到四个角落,有些滚到橱子底下,得花不少时间才拿得到。当我重新站直身子,心想这个胖女人八成等得不耐烦,我紧张地哆嗦。然而不,她甚至不看我,一面打呵欠,一面懒洋洋地翻杂志。她好像晚上将参加宴会,因为她满头发卷,穿着镶着绿色亮片的洋装,与发卷格格不入,不过等她做好头发,自然不想套上洋装,我能了解。

"我想买糖果,麻烦您。"我尽量说得很客气,但是我说得太小声,她没听见,于是我又大声说一遍。这位女士沉甸甸地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糖果罐边,圆滚滚的手抓起焦糖牛奶硬糖、硬糖衣糖、草莓糖,以及红色和黑色、细细长长的甘草糖,放入褐色纸袋,并一一告诉我价钱。我把钱放在柜台,希望她没看见我因为在地上摸索而弄脏的手。不过就在我准

备向她道谢和道别时，她对我说："你能不能替我拉上拉链，我的小乖乖？"然后转过身体。我看到她洋装的拉链只拉到一半，她的背脊又白又肥，好像鲸鱼白色的肚皮。我的手指和拉链奋战，为了能够拉起来，我必须把闪亮绿衣底下的肥肉挤成一层层的波浪，我害怕做不到，脸红脖子粗，这位女士耸耸肩膀，助我一臂之力，要把肚子似的背挤进去实在不容易，最后终于拉上拉链，她说："哦哟，今晚我最好别呼吸！"接着她又说：

"谢谢你，我的小乖乖。"并递给我两个黑人宝宝作为答谢。我太紧张，它们差点从我的手里掉下来。

在回程的路上，没遇到狗、狼把我撕成碎片，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妈妈家，她正在整理床铺，她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脸色不太一样，彼得也不见踪影。

"彼得呢？"

"他得先离开。"

"但是你说我们要玩大老二！"

"没错，甜心，不过他临时接到电话，有急事得先走一步，他要我好好亲你。"

我没说什么。我很失望，也有点上当的感觉。

妈妈点燃一根烟，把烟从两个鼻孔大力吐出（我很喜欢她这么做），"你喜欢彼得？"

"他人不错。"

"他很喜欢你。"

"他还不认识我。"

"你知道他怎么说你？"

"不知道。"

"他说：'这个小呆瓜胡思乱想。'"

"小呆瓜是什么东西？"

妈妈笑了:"是你的小脑袋,我的天使!"

我想把情况弄明白,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你会嫁给他?"

"你怎么会这么猜?"

这句话在我的脑筋里掀起一阵涟漪。

"你会嫁给他?"我又小声地问一遍,有点透不过气。

"我的甜心,来,坐到我的大腿上。"

妈妈坐在床沿,伸出双臂,让我投到她的怀里。

"听好,就目前看来,这还算是个秘密,别跟外祖父、外祖母说,好吗?彼得人很好,他打理我的事业,这个春天,他为我筹备演唱会,我即将走遍全国,他会让我一举成名!"

"但是你爱他吗?"

"哦……如果我爱他……"她注视着我良久,又继续说:

"你知道,我的小大人,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我……爱……你!好吗?其他事……别担心,我来负责。"

"如果你们结婚,我就可以和你们住在一起,因为这样就不用觉得可耻了。"

"可耻?喔,我的宝贝,你这颗脑袋想得还真多!这从来都和可耻无关,而和钱有关,眼看事情进行的速度,对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一个大大的……是!不过这也是秘密,别说出去,好吗?一言为定?"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打开电灯,因为太阳已经西下,屋子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跟在她的屁股后,一起来到小厨房,她抱住我,把我放到吧台前的高脚椅上,让我看她做菜。

"我来做汉堡,好吗?"

我寻思是否要跟她提起辣牛肉酱汉堡,那种我在丽莎的庆生会上大快朵颐的开口笑汉堡,但是我决定绝口不提,不然她可能会以为我不知好歹,或者以为我批评她的厨艺,所以我只说"好极了!"她从冰箱里取出

肉，切块，然后放到绞肉机里，这个动作让她想起一首歌，其实任何事都能让她想起歌，于是，她一面绞肉，一面唱歌给我听。歌词描述一位年轻的荷兰人，名叫强尼·伯别克，有一天他发明了制香肠机，他的左邻右舍都害怕自己的猫狗变成肉糜制成香肠，我听得哈哈大笑。最后一段的歌词描写，香肠机故障，强尼·伯别克爬到机器里头试图修理，他的老婆正好梦游开动机器。妈妈的唱法令人拍案叫绝：

她一股脑儿拉下手柄

强尼瞬间绞成人肉糜！

她作势要我加入她，一块儿唱副歌，于是我和她合唱，兴高采烈：

啊！强尼，强尼，伯别克先生，

你再也不能脸色红润，

不该呀，你实在不该

发明这种绞肉机！

……等等。我用力大声唱，想使我的声音能跟她的声音一样圆润饱满，但是就像小虾米遇上大鲸鱼，没辙。

“你知道什么是 Hamburger?”接着，她一面问我，一面徒手把绞肉做成小肉球。

显而易见的答案不会是好答案，于是我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住在汉堡的先生！那 Bolognaise 呢?”

“嗯……”

“哈！哈！哈！是住在波隆尼的女士！那 steak 呢?”

“是住在 Stakesville 的小男孩?”我说，得意地向她展示我明白诀窍。

“蠢蛋，答错了，是一大块牛肉！”她哈哈大笑。我百分之百确定班上没人的母亲像她这么风趣迷人。

当她转过身烤汉堡时，我想到要告诉她我的钢琴老师动手打我的事，虽然不太适合眼前的轻松气氛，我还是告诉她了。

她没接腔。

“你听到我的话，妈妈？”

“嗯？”

“你听到我说凯莉小姐用直尺打我的手腕，打得很重，几乎每节课都打？”

“是的，我听到了，我的甜心……被打应该不怎么愉快……”

她说得有点心不在焉。我知道她离开我，离得很远，我不知道她身在何处，于是我试着回到之前欢乐的气氛，说：“所以如果他被绞碎，强尼·伯别克就不是荷兰人，而是汉堡人了。”妈妈开怀大笑。

后来的甜点，我们吃葡萄酱，我们把汤匙直接探到果酱罐，如果在外祖母家，我永远也不能这么做。我在嘴巴上随意舔几下，整个嘴巴都变成紫色，妈妈伸出舌头，她的舌头也是紫色，我们两人噗嗤笑出来，然后她说：“你可不可以伸出舌头，碰到自己的鼻子？”我试着照做，但是我做不到，后来她说：“看，很简单！”她一面伸出舌头，一面用食指摸她的鼻子。我心里想，如果星期一我把这招带到学校表演，可以让大家喜欢我吗？还是她们只会说：“好白痴的把戏！”我表演给妈妈看，怎么变成斗鸡眼，我把食指渐次靠近我的鼻子，而眼珠则注视着我的食指尖，妈妈不会告诉我，我的眼珠子会永远固定在这个位置，我好希望夜晚永远不会结束。

我们一起睡在她的床上。起初她的身体很暖和，紧紧贴着我，我快乐得像飞上天似的。不过一会儿后，她起床走向厨房的吧台，倒了一杯威士忌，并点燃一根烟。我一边透过睫毛看着她，一边假装睡觉，因为我不想遗漏妈妈一秒钟的存在，不过后来我还是沉入梦乡，即使我心不甘情不愿。在我的梦里，我看见她把很小的婴儿放进褐色的袋子里，她用红笔写上婴儿的名字，然后把袋子放到别人家的信箱里，接着她又依样画葫芦。我因为想到这些婴儿被封在袋子里，像虫一样光溜溜，没有东西吃，开始

感到不安。

当我早晨醒来，妈妈在我身旁睡得很熟。她的左手臂弯曲在头顶上，我仔细看她的痣好一会儿。我很纳闷为什么我的痣长在那么可耻的地方，我一想到这里，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污秽一无是处，我的右脚开始拍打我的左脚，我怕吵醒妈，于是小心起床去厕所。接下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她还在睡觉，所以我把糖果当早餐吃。“敌人”挑衅说：“你已经很圆了，小女孩，糖果会让你更胖。”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徘徊不去，于是我走到书架前寻找儿童读物，但是找不到，于是我又开始吃糖果。接着我因为残留在煎肉锅里的油渍味感到恶心，于是跑到厕所里呕吐。我不想糟蹋在母亲家的周末，不过我必须说，这一刻，我玩得并不尽兴。外面倾盆大雨，我好希望妈妈睡醒，但是我不敢叫她，她可能整夜想心事喝酒，做艺术家常做的事。我的喉咙因为呕吐灼热，我打开冰箱寻找牛奶，但是里面除了半个葡萄柚和一小块发蓝的老乳酪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的胃又开始翻腾，我连忙关上冰箱。

妈妈在床上直起身子。我怕她会因为我吵醒她而生气，但是没有。“我的天！”她说，“几点了？十一点……你起来很久了，我的天使？”她在床上打转站起来。世界又变得可以忍受，因为我的母亲在。她点燃当天第一根烟、煮咖啡、穿上黑长裤、把我抱在怀里、打开收音机、跟我说话。“糟透的天气！”她说，“真可惜，我本来想带你去动物园！”

彼得拎着一袋东西到了，摸乱我的头发，我不太高兴，因为我才刚梳过头。接着一对情侣临时造访，电话突然响起，又有其他朋友登门，不到一个小时，我母亲的公寓里有六个陌生人边抽烟边谈天说笑，男人中，有两人蓄胡子，我猜想“死人”是不是还留胡子，这些人是否认识他。也许他们看到他时，会告诉他他们看到他的女儿莎荻，他也会问他们我的情况。每个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很高兴认识我，但是我并不高兴，因为他们在我唯一一次在母亲家过周末的时候，紧紧黏着她不放。我注意到当他们

对她说话时，声音变得很特别，充满敬意，一旦她开口说话，他们都默不作声、洗耳恭听，如果她说笑话，他们会笑得比平常更大声。过了一会儿，彼得把我放在他的膝上，玩骑马游戏，不幸的是，大人以为该跟小孩玩这个游戏。我不停扭动，直到他放我下来为止。突然，有的女人说："克莉宝贝，怎么不为我们唱歌？"妈妈说："有何不可？"她待在椅子上，闭上双眼，交叉双臂，右手大拇指按在左臂窝，热声带，让声音轻柔掠过，往高音攀升朝低音降落，犹如琴弓架在小提琴弦上。彼得在钢琴前坐定，交叉弹奏低音降A调和降F调，制造嗡嗡的声响。首先妈妈的声音沿着这条路走，不过，它开始飞扬，占满整个房间，穿越墙壁和天花板，拥抱天际，而我们，我们不得不闭上双眼，因为视觉的世界变得无趣，只剩下妈妈的歌声，美丽清新如空气、水与爱。当她停止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那个请求母亲唱歌的女人泪珠盈眶。一阵沉寂。掌声如雷。

"克莉心，"其中一位男人说，"你是魔法师，真的，你是女巫。"

"你知道你妈是女巫，小宝贝？"又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说，我真想叫他们通通滚出去，他们毁掉我的周末，但是妈妈似乎并未察觉，我们宝贵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流失。将近下午三点时，彼得用昨晚妈妈没洗的平底锅做奶油炒蛋，因为盘子不够，他把炒蛋盛在碟子和碗里。当我开始玩得尽兴，有人问我就读哪间学校。这个人并不真的感兴趣，他只是为了找话说。我回答他，每个人竞相发出"哦"、"啊"和"好高级"。我满脸通红，我上哪所小学真的不是我的错，但是我越是害臊脸红，越是觉得别扭，因为其他人看得出来我很别扭，于是我的脸变得更红。妈妈终于说："听好，我们家总得出个令人尊敬的人物，不是吗？"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同时让他们改变话题。

时间又消逝。突然妈妈站起来，说："好了各位，散会，已经五点，我七点有表演，我得做准备。莎荻甜心，彼得陪你回去，没关系吧？"

我的行李几秒内就被打包好，她把行李递给我，她的朋友往大门一哄

而散。我伫立在大人离去的喧哗声里，感觉自己既渺小又可怜，不过妈妈跪在我的身边，两手捧着我的脸，温柔敏捷地亲我的嘴巴。“所以，”她说，“你没忘记我们昨晚的对话？”我点点头，忍着不掉眼泪。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她，但是我不敢问。接着她凑在我的耳边轻声细语，不让别人听见，“什么是 Hambourger？”我贴着她的耳朵说：“是住在汉堡的先生。”她咬着我的耳朵说：“笨蛋，答错了，是一种包着绞牛肉的圆面包！”并把我紧紧抱在胸前，就在歌声振动的地方，然后，把我推向门口。

彼得让我和他一起坐在前座，外祖母绝对不准我这么做。当我们冒雨穿越城市时，收音机传来猫王的歌声。雨刷随着歌曲的节奏摇摆，我突然想起外祖母和外祖父听到彼得姓氏时所交换的眼神，于是我问他：“西伯曼是哪种姓？”“是犹太姓。为何这么问？”他说。

“犹太，是什么东西？”

“喔，看情况。说来话长，其中高潮迭起，没有快乐的结局。”

“也就是说你不上教堂？”

“不，不，许多犹太人也上教堂，他们的教堂被称为犹太教堂，我不上教堂并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而因为我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是什么东西？”

“他们不相信魔鬼和上帝这类空话。”

“不过，你还是相信某些东西吧！？”

“呵，当然……我相信你的妈妈，这一点很清楚，我相信金钱，虽然我还没真正赚过大把钞票。毫无疑问，我也相信这把雨刷，看它刷得多干净！嗯……我也非常相信奶油炒蛋，跟贝果一起吃更棒。”

“贝果是什么东西？”

“嗯……小丫头，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哪！留着以后再发现。再见吧！”

虽然周末的回忆还在脑袋里跳舞，但是我必须重拾原来的生活，很难受。星期一早晨清醒时，体认到必须熬过五个上学日才能来到周末，而且也不期待周末赶快降临，实在痛苦。自外祖母询问我是否整理床铺一直到喜乐的尾巴拍打地板，每分每秒都让我如坐针毡。我很想对他们踹几脚，不过不幸地，我不能这么做。

舞蹈课比以前更折磨人，因为我的舞鞋太小，外祖母说目前没必要买新鞋，因为再过两个月就要放暑假，我的脚在暑假期间还会长大，等到九月，新鞋又将变得太小，所以我要有耐心。

在学校里，我想象自己跟女同学说妈妈的汉堡先生和波隆尼女士的笑话，不过我害怕她们抬眉相视和高不可攀的缄默，彻底糟蹋这些笑话。图画课时，我得削蓝铅笔，当我把铅笔放到削铅笔机里，我想起妈妈把牛肉块放到绞肉机里，想起强尼·伯别克——她一股脑儿拉下手柄——说时迟那时快，我看见自己正削着食指而非铅笔，每转动一圈，削掉更多肉，右手把左手绞得血肉模糊，皮开肉绽，碾碎骨头，鲜血直流……“莎获，你在做什么？”图画老师问道，因为看到我晾在那里，吓得不能动弹，对着削铅笔机干瞪眼。

四月踉跄来到。我严格监督自己，每天给自己打成绩（满分六分）。一旦回到家，我站在卧房镜子前，检查头发有没有乱掉，鞋带是否松开，裙子折边脱线了没，这些都会扣分。如果我打嗝或是放屁或是让外祖母找到理由对我大小声或是凯莉小姐拿直尺修理我，我也同样会失分。我可以在心里随意乱骂，不过如果我高声骂出粗话（即使小声嘟囔），或是犯文法的错误，或是以左手执起杯子，或是不把鼻涕拧出来反而吞到肚子里，分数都会不见。

我掉了一只上犬齿，我花了数小时吸吮牙龈上的这个牙洞，并用舌头挑弄，啜饮自己的血，涓细如丝，我不想让它凝固。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

把自己吃掉，从喉咙咽下，消失在我的胃里。我先咬指甲，然后嚼指甲、手掌、手肘和肩膀……不，应该先吃脚……不过怎么吃自己的头呢？张大嘴巴，让它展开到后脑勺，一口吞下整颗头，如此一来，我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胃在地上轻轻抖动。我终于吃饱喝足。

我总是觉得饥饿。外祖母要我缓慢地和自觉地咀嚼食物，而不是狼吞虎咽，不过即使我细嚼慢咽也是枉然，我仍然想多吃一点，而再吃一盘是很冒失的举止。外祖母不在身边监督我的唯一一餐，是我的下午茶点心，因为这段时间，她通常忙于园艺，于是等她一转身，我赶紧替自己做两个巨无霸三明治，涂一层厚厚的花生酱和葡萄酱，然后我连咬都不咬就吞到肚子里。

有一天，正当我正要狼吞虎咽这顿既咸又甜又罪恶的大餐时，一个陌生人闯到厨房里，他的脚步轻巧安静，像一只猫。他眉毛浓乱，闪着金绿色的眼眸，我马上猜想他是外祖父的疯子。也许他找不到通往街道的出口，也许他想探索他心理医生的房子。我恢复镇定，说："嗨！"他回答我："嗨！看起来好美味！""您想来一点吗？"我一面问他，一面把盘子里还没动过的三明治递给他，他说："不，不，不过谢谢你。我叫贾斯伯，你呢？""莎荻。"我说。"我可以坐下来吗？"他说。我回说："请坐。"我的胃愉快地颤动，因为这是我贫乏的人生的大事件。他看着餐桌上的瓶瓶罐罐说："我小时候也很喜欢这么混着吃。"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喜乐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冲入厨房，冲着贾斯伯的脚踝哗啦乱叫，下颌咬得格格作响。我踹它一脚；这一脚我好几个月前就想踹了，它痛得哇哇大叫，好像卡通片《汤姆和杰瑞》里的那只狗。不过那个男人站起来，神情激动。"不要，不要，莎荻，"他说，"不要处罚狗，狗不能比它们的主人更聪明。可怜的小狗，可怜的小狗……"他弯下腰想哄还在唉唉叫的喜乐，就在这个时候，外祖母几级一跨地爬上屋后楼梯，突然现身厨房，挥舞着修园大刀，"滚出去！"她咆哮着，"快！滚出我的房子，不然我就报警！"贾斯伯重新站直

身子，挂着忧郁的笑容，小声告诉我："很高兴跟你说话，莎荻。"大事件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有一天吃早餐时，外祖父惊讶地咕噜叫了一下，他的报纸刊登了妈妈的照片和关于演唱会的报导。

"看这篇报导。"他跟外祖母说。她走到他的身后，俯身向前，现在轮到她小声咕噜叫了一下，因为她的女儿在报纸上笑得很灿烂。"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说。而外祖父说："我不知道这件事跟老天爷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不太喜欢看到自己的姓氏出现在《环球邮报》，和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声音扯上关系。喜乐，你说呢？"

喜乐快乐地吠叫，响应这个出乎意料的溜达通告。

"不错，不错！"外祖父说，同时递给它面包皮，"再给你一两个星期的训练，你就可以上台和克莉丝汀娜一起表演！"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为妈妈的巡回表演感到骄傲，反而嘲笑她。我为她感到骄傲，而且非常骄傲！我也跟着出名，因为我的母亲上报！学校里好像没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克莉心·克莉斯瓦堤这几个字印得斗大，而我，我叫莎荻·克莉斯瓦堤，就我所知，多伦多没有几个人姓克莉斯瓦堤。我不愿意主动提起这件事，因为这些女孩要么不相信我（我会很羞愤），要么认为我洋洋得意（更糟糕）。

放学回到家，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虽然有些字我看不懂，想到这篇文章说的是我的母亲，我就很兴奋。我试着想象里贾纳和温哥华的观众目瞪口呆地坐在台下，看着这位苗条的金发女郎一身黑地现身舞台上，她向乐师致意，然后拿起麦克风，张开嘴巴。与其唱《小白花》或《我最爱的东西》这类小玩意，不如她带领观众环宇旅行，音乐是她的大地，她在上面跳舞，八度舞她跳来毫不费力。有时，在高亢的尖音上，她把歌声一分为二，自行和音。

“不可思议的克莉心·克莉斯瓦堤，”文章写道，“她的才华正迅速传开。”记者在专访里询问她为什么反对用字，她回答：“我觉得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记者又问她对未来的计划，她说她想结婚（记者心想幸运新郎是不是她的经纪人彼得·西伯曼）和搬到纽约录制她的第一张唱片。”

（不过文章未提及她有个女儿。）

同一份报纸，有篇玛丽莲·梦露的报导：前一晚，她以一席紧身性感洋装为肯尼迪总统献唱生日快乐歌，不过回到化妆室，她旋即昏倒，因为她的洋装阻碍血液循环。我对她心生同情，因为我的连身裙也很贴身，使我呼吸困难。为了救她一命，他们必须把价值一万二千美元的洋装割成碎片。

我越读越顺，越读越快，我的生命依附阅读而存在，阅读是我唯一的才华，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不能阅读，我将立刻中风暴毙。

狗找到主人的故事。它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数百公里后重返家园。人在沙漠行走的故事。他们渴得发慌，嘴唇龟裂，口干舌燥。他们看到远方有座绿洲，其实是海市蜃楼，根本毫无一物。当人瞥见海市蜃楼，意即他的死期将近。

人在北极迷路的故事。他们在雪地里盲目地流浪，直到筋疲力尽，躺在风吹成的雪堆上，以为睡在家里的床上，带着回家的幻觉冻死。还有《山姆·麦吉的传奇》，描述的却是相反的故事：有个人在北极探险的途中冻死，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丢到热炉里。不久后，他们打开门，发现这个人坐着抽烟斗，双脚就火取暖。

他一边说一边纵声大笑：

“请你赶快关上门，

别让冷风吹进来，

我的病痛全消除，

离开田纳西斯后，

我头一次热呼呼！”

……这首歌，让人发噱。

“小黑山波”也让人发噱。他骗过老虎，老虎非但不吃小黑山波，反而绕着树追逐，而且互咬尾巴。它们越跑越快，快到令人看不到老虎的腿，最后，它们融化成一大滩奶油。

我很喜欢死亡的故事。

我梦见母亲去世，数百人参加她的丧礼，外祖母和外祖父站在坟墓边，神色哀戚，我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她生前不对她好一点？”

五月，我平均十分得八分，很不错的成绩，不过后来我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事情发生在更衣室。我们上完体育课后得换回制服，我脱下体育裤时，内裤也顺势褪下，我露出屁股，为时两秒，不过绰绰有余。“莎荻，你的屁股上是什么东西？”海特指着我的痣说，“嘿！大家来看！”在我拉起内裤前，每个女孩都看到了这个斑点。她们讥笑我，我完全崩溃。“敌人”气得发飙，我知道他一定会为了我背叛他而惩罚我。我一回到家——我甚至还来不急吃下午茶点心或在镜子前检查仪容——他要我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大力撞头一百次。“你以为你的母亲会来接你？”他一边笑一边骂，“啐！你不够格，你连穿衣脱衣都不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到死都只能待在这栋房子里。”

我的好成绩都因为这个错误一笔勾销？

晚上，我因为撞头一百下的缘故，眼冒金星。当我练琴时，我也弹得

比平时更糟，我也几乎没动晚餐。外祖母问我是不是病了，不过我不能说是，我跟谁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说。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急忙跑到厨房接电话。

“喂？莎荻甜心！我回来了！”

“妈妈！”

外祖母大步走进厨房，从我手里抢走听筒，并低声责骂：“谁叫你接电话？去把晚餐吃完。”然后，她对着听筒说：“克莉丝汀娜，你忘了六点一刻我们还在吃晚餐？”不过妈妈显然没理她这句话，因为过了一会儿，外祖母说：“什么？”同时戏剧性地掩上门。足足有十分钟之久，外祖父自顾自继续吃，我则杵在那里等。我们没说一句话。

当外祖母回来坐在餐桌旁，她起先还回不过神来，因为她两眼瞪着盘子。“克莉丝汀娜要嫁给彼得……”她告诉外祖父，“她希望我们参加婚礼……他们也会把莎荻一起带到纽约去。”

一件幸福的天鹅绒披风从天上掉下来，好像天神的赞叹。

啊！所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发生了这起不幸的更衣室事件，我的成绩还是带来好结局，我即将离开这栋房子，展开真正的人生。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凯莉小姐大可搬出《贝多芬钢琴全集》砸烂我的头。学校的女孩可以把我层层包围，指指点点，尽情冷笑。舞蹈老师大可因为我连续七次没跳好原地旋转，把我叫到墙角罚站。这些都不重要：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要去纽约！

六月初，外祖母前所未有地紧闭嘴巴，全力打点妈妈的婚礼。她为我买新洋装，一件黄色塔夫绸制成的蓬蓬裙，缀着硬挺的蕾丝边和黑色塑料腰带。大喜之日一早，她带我上理发厅。理发小姐以滚烫的热水帮我洗头，为了做出波浪头，她在发卷上插上粉红色的塑料发夹，与头颅呈锐角。因为拉得很用力，我差点失声尖叫。接着，她要我坐在烘干机底下并激活

它，我坐在这种又滚烫又送风的电动钢盔下，汗如雨下，忍受发卷扎痛我的头皮。终于熬到结束，她拿掉发卷，我想至少我会变得漂亮，但是不，与其保留原本成型的卷发，她把头发梳蓬，让我看起来像个疯子，后来又做成女战神雅典娜式的头盔，最后以发胶定型。我认不出镜中的自己，这个发型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实在荒唐。我又跟洋装、袜子和鞋子搏斗了一会儿才穿戴整齐。最后，外祖母退后几步验收成果，点头说："可以。"

教堂宾客云集，不过除了外祖父母以及妈妈的两三位朋友，我曾在四月那个周末见过他们之外，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坐在第一排，在彼得和外祖母之间。外祖母直视前方，身体僵直沉默无语。我在等待婚礼开始的同时，跟彼得小声交谈。

"如果你不信教，为什么在教堂结婚？"我问他。

"你母亲告诉我这只是一场戏，"他回答我，"我们正在表演一场婚礼，你看，每个人扮演他的角色，哦对了，你的洋装好酷。"

"谢谢，"我说，明知他撒谎，"你的也不赖。"

"所以你看吧……轮到我出场时，我会站起来，走上前为克莉心戴上戒指，然后说：'愿意。'莎荻，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他弯下腰以便说得更小声，仿佛要告诉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我把我的台词都背下来了。"

我噗嗤笑出来。外祖母用手肘在我的肋骨上顶了一下。管风琴咿咿呀呀奏出《结婚进行曲》。大家转过头看着外祖父缓慢走在中间走道，挽着妈妈，她穿着白色长洋装，样式简单，没有衣袖，她的金发编成辫子，缀着白花，历史上不曾出现比她更美丽的女人。

"看，"彼得嘀咕着，"你的外祖母哭了，就在最恰当的时候！现在轮到我上场，我很紧张，咦，我的台词？"

"愿意。"

"没错,就是这句话。'愿意。''愿意。''愿意。'"

他慢慢走向神坛。过一会儿,饰演神父的演员宣布我的母亲和彼得·西伯曼拜神圣婚姻之赐结为连理。

用餐时,我被美食搅得心荡神迷。大家不围着餐桌而坐,而从一个餐桌走到另一个餐桌。桌上放着许多盛着小糕点的巨大餐盘,大概是彼得富有的父母付的账,我确定我的外祖父母绝对想不到这些肉卷、这些松脆的小丸子和这些淹没在蜂蜜里的糕点。我利用外祖母不敢当众责备我的优势,拼命狼吞虎咽各种熟食甜点,欢喜若狂,也把"敌人"的话语抛诸脑后。没错,我知道我吃得太多,不过我不可能天天参加自己母亲的婚礼啊。

在场还有若干婴儿和若干青少年,不过像我这种年纪这般大小——也就是说成人的一半高——的小孩,只有我。我穿梭在大人之中,闻着许多令人倒胃口的气味。

彼得的父亲用刀子轻轻敲响香槟杯,向我们宣布他要发表演说,外祖父也随后发表演说,最后轮到彼得。听他们说话时,我想到演戏,我自忖大家是否都把时间花在角色扮演上,不单单在婚礼上演,一辈子都在演。或许,外祖父在诊治他的疯子时,扮演的是心理医生的角色,凯莉小姐拿直尺打我时,饰演的是凶悍的钢琴老师,他们也许骨子里是不一样的人,不过由于背好台词和文凭加身,他们利用扮演这些角色经历人生,他们积习难改,停不下来。

妈妈不一样。要扮演歌手的角色,得先是歌手,没法作弊。我母亲可能是在场唯一一个做自己的人。

把这些想法想通之后,我打算去外面瞧瞧花园里有什么食物。砰!我以为玻璃门敞开,其实紧闭,我不仅撞得呼吸中断、鼻子受伤,玻璃门也

被撞破，玻璃碎片四处飞，所有的宾客都瞪着我，错愕不已。服务生手持扫帚以小碎步跑到我的身边。“敌人”告诉我：“这就是你贪吃的报应。”

“哎哟，莎荻！”外祖母过于震惊失声大叫，接着她改变口气，说，“来这里，快点！快！”我的鼻子流血，她想在血染黄色新洋装之前，用纸巾擦掉。

幸好彼得的父亲为了转移宾客对这场意外的注意力，向乐队示意开始奏乐，新婚夫妻随即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好似神仙眷侣。接着妈妈做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她和彼得踩着华尔兹的舞步跳到外祖母为我擦脸的地方，他们抓住我（顶着雅典娜头盔、展开塔夫绸之翼、腰系塑料带、血淋淋的鼻子），与我共舞。音乐结束时，他们让我站在白色餐桌上，我的鞋底的确踩在白色的桌巾上（今天是他们的日子，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然后，他们分别牵着我的手，转向人群，妈妈对着四周的人群很骄傲地说：“全新的家庭：彼得、克莉丝汀和莎荻！”来宾掌声雷动，我看着外祖父母，想知道他们的反应，不过他们的表情一如往常，僵硬而悲伤，参加女儿的婚礼并不比上厕所更加令人兴奋或更不令人兴奋。

六月剩下的日子是一长串的“最后一次”。

我在这栋房子最后一次换床单（外祖母不变的换床单规则：将床单送洗，把被单变成床单，并铺上全新的被单，其实大可每两个礼拜同时换洗床单和被单，节省力气）。凯莉小姐的紫色钢笔最后一次玷污我的音乐笔记本。最后一次挂起舞鞋、连身裙以及女童军服，最后一次铺好琴键披巾以及掩上琴盖。

外祖父坐在早餐桌旁，说：“哎！我怎么会干这一行，简直叫我气得头发竖起来！”

这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说这句话，然而我，我再也听不到。一时间，我几乎被这句话感动。外祖母要我擦干碗盘，我确定以后再也不会为她擦

碗盘，于是用毛巾轻抚这些碟子和镶着金边的餐盘。

七月二日，外祖母把我全数的衣服折好，整齐地放在纸箱里。七月三日，彼得的车停在屋前，妈妈跳出车子。两个小时后，我们越过美国边界，急速穿过纽约的罗彻斯特市。

我因为前往纽约的念头，前晚兴奋得睡不着觉。不一会儿，我觉得沉重、迟钝，我把头垫在身旁的书箱上，昏昏欲睡。当我睡醒，天气热得要命，我汗流浃背、头痛欲裂。妈妈和彼得低声交谈。

"如果你真的希望我们变成一家人，"彼得说，"我们应该冠一样的姓，让事情更简单。西伯曼夫妇以及其爱女莎荻·西伯曼。"

我吓了一跳，彼得并不是我的父亲，不过我并不晓得我亲生的父亲姓什么，我冠上妈妈的姓克莉斯瓦堤，而她从马克汉街的心理医生继承这个姓氏。也许我更改姓氏和变换居住国，"敌人"就找不到我。

"哟，"妈妈说，"你以为我会叫西伯曼太太？"

"也就是说，"彼得说（我感觉他开始抽烟因为他透过牙齿说话），"你仍可把克莉心·克莉斯瓦堤当做艺名，姓和名第一个字的声母相同比较好记，像是玛丽莲·梦露、碧姬·芭杜、多莉丝·黛等等，不过其他场合，比方说妇女会，你可以顶着'西伯曼太太'之名现身。"

妈妈噗嗤一笑。"我会经常参加妇女会才怪！不过我决定另取艺名。"

"哦？"

"嗯。"

"什么名字？"

"爱哈。"

"什么？"

"爱哈。"

“怎么写?”

“爱情的爱,笑哈哈的哈。”

“这不是名字!”

“从现在起它是。”

她旋即用很低沉的声音唱着这个名字,我确定她的手指压着痣。

“你不能这么做,我的美人。”彼得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为克莉心·克莉斯瓦堤打开知名度。”

“彼得,不是因为你把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你就可以对我颐指气使。”

“我不是以你丈夫的立场,而是以经纪人的立场说话。”

“经纪人,狗屎经纪人!艺术家是我,由我下决定,要是没有艺术家,经纪人都混不到饭吃。我说得对吗?”

彼得没搭腔。

“相反地,”妈妈继续说,“我认为现在是换名字的好时机。克莉心·克莉斯瓦堤是加拿大女歌手,她的名气仅限于加拿大,而爱哈将一举成名天下知。”

“你从哪里找到这种名字?”彼得一面说一面摇头。

“爱哈。”妈妈坚定地再说一遍。她从座椅上转过头,看到我没睡觉,问我觉得如何。

“觉得什么东西如何?”我说,同时揉着眼睛,让她以为我刚睡醒。

“改名字。从现在起,你想不想叫莎荻·西伯曼?”

“你的意思是,彼得要收养我?”

“我不能这么做,小丫头,”彼得说,“你的父亲还活着。”

“所以,我们要撒谎?”

“撒谎?不,当然不。”

“所以像演戏啰?”

"没错,你完全明白。你将扮演莎荻·西伯曼,你觉得如何?"

"酷!"我说。

彼得一边笑,一边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捻熄。

"反正,"他说,"莎荻是标准犹太名,犹太语的'公主'之意。"

"喔,是吗?"妈妈很诧异。

"你不晓得?"

"这,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你干嘛叫她莎荻?"

"我喜欢这个名字,就这样。"

"好啦,现在她有理由叫作莎荻。啊哇啦,什么事都得跟你们解释,你们这些大好人[1]。"

我不懂他为什么叫我们大好人。不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喜欢莎荻这个名字,因为它不再是悲伤、虐待狂,而是公主。

"我呢,从今以后,"妈妈对着我再说,"只要我唱歌,我就叫爱哈,好吗?"

"唉,有何不可?"我说,在后座挺直腰杆,四肢虽然迟钝,心情却很轻快,"我什么都好,只是我好想尿尿。"

我对曼哈顿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跟多伦多一样庞大、四通八达,甚至更糟,而且开始就不顺利,彼得错过交流道,妈妈说:"这下可好了!"接着车里不愉快地沉默许久。我们最后找到地方,位于诺佛克路,这是一间位于六楼但没电梯的公寓,彼得以便宜的租金租下来,屋主不久前因为吸毒过度去世。

墙壁漆成黑色,黄色的壁板,帷幔也是黑色和黄色,天花板则是深红

---

① 译注:指非犹太人。

色,“哇,”彼得说,“真是迷幻!”

有一架钢琴,不然妈妈不会来此,她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检查钢琴的音是否准确。音是准的。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提着行李拾级而上,上气不接下气。我发觉我和外祖父母以及喜乐的生活已经变成模糊遥远的回忆。这间公寓只有一间卧房,是给我的,妈妈和爸爸(我试着叫彼得爸爸)睡起居室的沙发床。我把头从卧房的窗户探出去,俯瞰底下的街道:很多孩童正在玩耍,人行道有数量惊人的垃圾和狗屎。这一切都散发着奇特的异国情调,我喜欢。

由于已经太晚不能上街买菜,我们到中国餐馆吃晚餐。彼得试着教我用筷子吃饭,不过筷子不断从我手中脱落,掉到地上,服务生只好给我一把叉子。吃完后,每个人都有一个炸甜点,裹着自己的生肖。彼得的生肖说:“您即将大赚一票”,我们觉得好笑,妈妈的说:“机会等您来把握”,我的是“享受你的仁生”,虽然字写错了,还是很震撼我。

这个夏天,妈妈和彼得也就是爸爸没为我做任何计划,很适合我。他们从早到晚忙着在录音室录音,很亢奋也很快乐。离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图书馆,妈妈为我借了许多儿童读物,夏天变成无尽的天堂,我可以大吃大读大睡,几乎没有外在规则。至于内在规则,也还好……虽然“敌人”仍旧带着挑剔的眼光监视我,他好像决定暂时摆低姿态,不再对我大吼大叫,自从搬家以来,也不再逼我自虐,我甚至不用忍受太多的折磨就能穿好衣服。不过,夏天通常比较好过。

所以,我初次体验所谓的家庭生活,我很喜欢。每个早上,当阳光洒满我的卧房唤醒我,我走到起居室搔彼得和妈妈从床单底下冒出来的光脚丫,他们咕哝抗议,对着空气踢几下。看着我的母亲光着身体和一个光着身体的男人躺在床上,很奇怪,不过家庭生活就是这样,我得习惯。

我学习煮咖啡,学着把煮好的咖啡和鲜奶油、糖放在托盘,送到床上

给他们。

彼得真的对我很好。他发明一种翻跟斗的游戏。首先，他两手抓着我，我原地小跳数下，再奋力一跳，让两腿夹住他的腰，接着我让身体往后仰，直到头发拖到地上，我把双腿挪到他的胸前，并张成V字形，他把我往上拉，让我的双脚缠住他的脖子，然后他让我慢慢往后倒，我翻个跟斗，两脚着地，这就是翻跟斗游戏。很好玩，玩了两三次后，他开始笑我太胖，并假装累得半死。

不久之后，一群新的朋友开始在妈妈身边团团飞舞，就我看来，他们是她那些多伦多的朋友的翻版：相同的胡子，一样凌乱的头发，对她的歌声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整夜饮酒吸大麻听音乐。当我困了，我回房关上门，如果我好奇，可以透过钥匙孔偷看。

没错，家里总是乱七八糟，不过，就像妈妈说的，人非圣贤！等到找不到干净的碗盘和内衣裤，等到满地都是垃圾，没有立足之地，她才会疯狂大扫除，一边擦洗扫地烫衣在窗边掸地毯的尘垢，一边唱着甲壳虫乐队的歌，并修改歌词：请紧紧抱着我，哇，耶，*就像我紧紧抱着你*！

七月二十九日，他们为我庆祝七岁的生日，带我去布朗区的动物园，当我累了，爸爸把我抱到他的肩膀上，这样高高地俯瞰世界，感觉他在我大腿之间的头发，以及他放在我脚踝上的手，很棒。回家的路上，我们停在“大广场”，妈妈在糕饼店为我买蛋糕，我很讶异，蛋糕比外祖母做的更好吃，我告诉妈妈，她回说，外祖母下手太重，因为加了她最爱的成份：罪恶。

数天后，我们听说玛丽莲·梦露自杀，实在叫人不敢相信。不过几个月前，她才为洋装太紧发愁！我看着妈妈和爸爸盯着电视报导，很震惊的样子，令我很诧异，即使原子弹炸掉多伦多，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无动于衷，他们只会摇着头，不以为然。

今天星期天，妈妈睡懒觉。十一点她还没起床，彼得跟我说：“我们一

起去找些东西塞牙缝?”我们手牵手走在街上,我感到自豪、清醒、独一无二。我们沿着德朗赛路和李文顿路走下去,当我们来到欧柴德路,我看到每户商店敞开大门,置物架挤满人行道,星期天的多伦多不可能见到这番景象。到处都是招牌,我跟随彼得的手指,骄傲地读着:范恩与克莱手提包、阿特曼皮件、毛织衣物、贝根斯坦丝绸床单、“世界顶级精选”、若不在此处购买必将后悔、皮件批发或零售、服饰、布匹、花边、针织等等。爸爸咧嘴大笑,时不时地停下脚步看商品,与贩子聊天,大家莫不恭喜他的女儿漂亮,我不想告诉他们实情。他带我去一家大餐馆,名叫卡兹,店里门庭若市,饕客几乎都是男人。彼得跟我解释,卡兹并不是餐馆,而是熟食店,也就是说,我们不先坐在餐桌旁向服务生点菜,而是径自站在柜台前排队,看着橱窗里各式各样的面包、火腿以及乳酪。轮到你时,你告诉他们想吃什么,他们在你的眼前把东西扔在餐盘上。

爸爸说:“好,小丫头,让你见识贝果的时候到了。”他点了菜,然后我们端着托盘坐在角落的小桌子旁。我品尝这种令人狂喜的新滋味:一种中间有个洞的面包,中间夹满熏鲑鱼和乳酪酱。接着他说:“你曾问我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我因为满口食物,只能点头回答是。他说:“这就是犹太人最愉快的一面。”

我很惊讶,一口吞下嘴里的食物,瞪着四周:“你是说他们都是犹太人?”“几乎都是,”彼得说,“除了一些观光客,像你。星期天早上,当城中的商店都打烊,声称为了上教堂,我们犹太人却以勤奋工作、极力喧哗为荣。”

“不过,怎么看得出来他们是犹太人?”

“不是看,小丫头,是听的。”

我又咬一大口贝果,然后说:“是呀,我听到他们说德语。”爸爸并没告诉我满嘴食物时别说话,而说:“不是德语,莎荻,是意第绪语。”我说:“什么是意第绪语?”他说:“是从前东欧犹太人说的话。你最好用心听,

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后一群说这种语言的人。等到你带你的小孩来卡兹熟食店,已经没人会说了。”

“不愉快的一面是什么?”

“哦……等你长大再说,耐心点。”

这已经变成我们的传统,每个星期天早晨走到浩斯顿街和吕德罗街的拐角处,到卡兹熟食店吃早餐。爸爸随我任意品尝,而我也想吃遍各种美食:茴香酸黄瓜和腌青番茄、夹着腌牛肉或熏牛舌或热腾腾的五香熏牛胸肉的巨无霸三明治、贝果、洋葱小面包、腌鲱鱼、香肠匹萨,最后的甜点是苹果馅卷。

“我的天,彼得,你会把她宠坏!”妈妈在听到我告诉她刚才吃过的食物后说。但是爸爸说:“在北方忍受这么多年的斯巴达教育之后,她应该被宠一宠。”虽然我不认识斯巴达这个词,不过我完全赞同。

夏日天堂已走到尽头,突然明天就要开学。“你准备好了,莎荻?”“敌人”对我低语,夹着威胁的口吻,“你以为你真的准备好升二年级?”但是我告诉自己:“绝对比第一次好,因为在这里我和这一带的孩童一起上公立小学,而不是时髦昂贵的私立学校,学生都以汽车代步,穿制服,连灵魂也是。”

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在莎荻·西伯曼的崭新身份下,我可以跟就读于纳坦—史托斯路一四零号的公立小学的孩童聊天,他们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犹太人,我跟他们说我来自加拿大,他们不知道加拿大在哪儿,叫人不敢相信,于是我告诉他们,事实上加拿大比美国大,他们用手指敲着太阳穴,认为我头壳坏掉,但是我并未因此感到不悦。我耸耸肩,若无其事地说:“就面积来说,是大一点,不过你们的人口是我们的十倍。”他们对我的博学多闻瞠目结舌,不过也没生我的气。我应该小心行事,让他们因为我的聪明才智佩服我,而不认为我爱拍马屁而唾弃我,像去年一

样，可就惨了。

我跟妈妈说，我好像如履薄冰，她说："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五岁就会读书，跟你一样。"（我忘了问谁教她读书，一定不会是外祖母、外祖父！）"小孩不喜欢出类拔萃的人，"她又说，"但是别忘了，这阵子他们跟你处境相同，都还在摸索适应环境，他们之中没人是超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我回答，很高兴终于跟一个愿意倾听我，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的人住在一起，而不是只会叫我铺床或是整理餐桌。

其他孩童每项科目都远远落后于我。我在班上没学到什么，不过自由活动时，我学到很特别的东西，我不曾跟男孩打交道，如今我被他们全方位包围，女孩老爱提他们，我猜他们也谈我们。我并非全然无知，因为住在多伦多时，我偶尔会陪外祖父带喜乐出门散步，如果我们经过母狗身边，喜乐会伸出又红又硬的那话儿，一面呻吟，一面爬到母狗身上，即使母狗的体积比喜乐大三倍，令人发噱。有一次它甚至跟一只白色超级迷你鬈毛狗干那档事，不过外祖父硬是拉住狗链阻止它："得了，"他说，"你还没能力扛起家庭的担子。"这句话让我想了一会儿，因为他曾经这么批评我的父亲"死人"。

还有，当我翻阅外祖父的医药百科全书时，我看过裸体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身体私密处标着奇特的名称，例如"尿道"和"子宫"，不过现在女孩拿这些地方开玩笑。想到大家随时随地都在做真是不可思议，西装笔挺令人尊敬的男人跟喜乐一样，一面呻吟一面把那话儿插进令人尊敬的女人体内，连婚姻也是为了做这档事而存在，每对夫妇都做，就算他们不想生小孩。所以妈妈和彼得一定也做（有时半夜我听到声响，我从钥匙洞里看过去，不过由于太黑，我什么也看不见），就连外祖母和外祖父也应该做过，不然就没有妈妈。曼哈顿和地球上的芸芸众生都是抽送、厮磨和喷

射——也称为做爱——的果实，令人不敢相信，不过确实如此。

学校里的男孩爱招惹女孩。我第一次被人扯头发时，火冒三丈，不过后来我看出这是一种示好的方式，于是我学其他女孩说："别毛手毛脚！"口吻却恰恰相反。我也学会噗嗤娇笑、嗔声叹气并对有好感的男孩眉目传情。有时候自由活动时，男孩张开双手追着女孩跑，说："犹太！犹太！"女孩假装很害怕，四处逃窜，大声嚷嚷："纳粹！纳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查阅字典但是看不出一个德国政党和一四零号公立小学有何关联，于是接下来的星期天在卡兹熟食店，我问爸爸这个问题。

"纳粹是谁，爸爸？"我说得很响亮，爸爸吓了一跳，脸红得像番茄。

"嘘，"他作势道，因为我的问题让很多人转过头。（*敌人立即出现，说："恭喜你，莎荻，你又说错话了，你总是毁掉一切，现在你又会毁掉这段新友谊。"*）这时爸爸恢复平静，他喝完最后几滴咖啡，眨一眨眼，低声告诉我："纳粹是犹太人最悲惨的一面，我们出去再说……"

当我们走在欧柴德路，穿梭于一卷卷的布匹、行李箱与皮革制品之间，他问我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学校玩的游戏，他的眉毛扬到眼镜之上，在他的额头挤出好几条皱纹。接着他以三言两语跟我解释：

"纳粹，"他说，"是想让犹太人在地球上消失的德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但是为了什么？"

"因为把人教愚蠢比把人教聪明更容易。比方说，如果告诉众人他们的问题都来自犹太人，他们会如释重负，因为这种说法很容易理解。对大部分的人来说，真相太过复杂难懂。"

"你是说他们杀了犹太人？"

"没错！"彼得一面说一面在报亭买《*星期天时报*》，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家了，他总是把《*星期天时报*》留到最后才买，因为有一吨重。

“你怎么逃过一劫?”

他笑了起来:“幸好,他们没来得及处理多伦多的犹太人。不过他们杀掉了我在德国的祖父、祖母。”

“你的祖父、祖母?”

他点点头。他左顾右盼亟欲找到借口改变话题,但是我砰砰砰快速丢出三个问题。

“他们如何逮到你的祖父、祖母?他们是怎么死的?总共死了多少人?”

不过爸爸只是拨乱我的头发,说:“听好,丫头,你不需要知道这些,这些都和你无关,不过……别再玩这个游戏,我会很高兴,好吗?其他同学玩这个游戏时,你到操场另一边找些事做,好吗?”

“好。”我说,很认真、诚恳地点点头,不过我的脑袋因为刚刚储存的东西太过繁重,摇摇晃晃。

这段时期,就像这份《星期天时报》以及其他报纸所言,世界充满危机,因为古巴部署苏维埃飞弹,冷战有变成热战的危险,不过肯尼迪态度强硬,不容许苏俄的恶行。在学校里,我们几乎每天做空袭演习,许多人准备第三次战争的来临,建造核子防空洞。

彼得和妈妈,非但不加入这场恐慌的行动,更嗤之以鼻。有一天他们在晚餐时告诉我,西屋电子公司如何把时空胶囊放在弗拉辛草原公园地底,就在一个花岗岩石板下;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灭亡,数千年后,外星人登陆地球,可以知道曾经住在这个星球的生物的生活方式,他们将看到一间保存完好的典型一九六二年公寓以及附带的家具、衣物以及家电用品。说到最后,彼得和妈妈想到火星人把长长的手指伸到电扇里,插上电想看如何运作时,笑得哭出来。

妈妈的唱片出来了，封面上有她的新名字爱哈；金色的斗大的字体，以及一张极为美丽的照片：她紧闭双眼，张开双唇唱歌，伸开双臂像邀请我们分享她的喜悦。唱片公司将举行一场演唱会，城里各处张贴着印着妈妈照片的海报。

演唱会次日我睡醒时，妈妈和彼得正在厨房喝香槟，他们一夜没睡。"你应该亲眼目睹，小丫头！"彼得说，"演唱厅被掌声震得快塌下来！"他抱着我的腋窝，让我在空中回旋，直到我头晕目眩，然后，他让我的嘴巴沾一点香槟，因为这一天实在值得纪念。

"喂，我的爱，"妈妈说，并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这只是起步而已。"

当我吃早餐时，彼得以妈妈一唱歌就抚摸痣这件事开玩笑（他应该有点醉，不然他绝对不敢跟她开玩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它是音叉还是？"

"不，"她说，"是吉祥物。莎荻也有……"不过因为看到我两眼圆睁，一脸惊恐的样子，她打住没继续说下去。

"莎荻有什么？一颗痣？"爸爸问。

"不，她有一个吉祥物，"妈妈慵懒地说，"一颗心形的小石头，她带在身上已经……多少年，亲爱的？"

"哦……三年。"我说，很惊讶看到自己的母亲撒谎撒得如此平静，而且还要我撒谎。

"三年！"她告诉彼得，"你可以想象吗？几乎是她半个人生！"

吃完早餐，我翻开字典找吉祥物：是一种"我们相信赋有神奇能力的东西"。我很希望拥有吉祥物，不过我没有。

数天之后，爸爸搭机前往加州，他将在那里准备爱哈的演唱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家。我很想念他，尤其是星期天早晨，不过，我也很喜欢完全拥有妈妈。有时候我上床睡觉时，她在黑暗中躺在我的床上，我们尽

情聊天。有一晚，我终于想到问她谁在她五岁时教她读书，她说："你知道吗？麦迪逊广场花园有个冰上表演，你想不想去看？"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改变话题，完全不理会我的问题，不过，我不敢再问下去。

那是星期天，十二月的星期天午后，大雪纷飞。城市似乎陷入一种奇幻的梦境，居民足不出户，雪将白色柔软的斗篷覆盖在垃圾和狗屎上，街灯亮得甚早，大约四点的时候。我站在窗边注视着诺佛克街的美丽与静谧——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当门铃响第二次，我走到起居室，才知道妈妈听不到铃声，因为她在浴室里把浴缸水龙头开到底放水洗澡。于是我走到门口，看访客是谁，一位先生，他和我父母的朋友不太一样。他一头金发，脸色苍白，很瘦，脸绷得很紧，双颊凹陷，腭骨紧闭，让我有点害怕。当我正想告诉他他弄错地址时，他声音洪亮但不太确定地说："爱哈在吗？"（他是外国人，因为他的"哈"有很重的卷舌音）我不吭声，因为此人可能在前几天的演唱会对我妈一见钟情，要是把他请进家里，而爸爸又人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加州，后果将不堪设想。

"爱哈在吗？"他又大声说一遍，很紧急的样子，"告诉她……告诉她，鲁特找她。"

这时，我真的吓呆了，怎么办？"稍等一下。"我说。我关上门把他留在外面，他开始撞门，我像飞箭似的冲进浴室，妈妈懒洋洋地躺在满是泡沫的浴缸里。

"妈妈。"我说，声音哽在喉咙里，她立刻转头看我。

"莎荻！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间，我鼻子嘴巴里都是浴室的蒸气，抹掉了脑子里的话，不过最后，我结结巴巴地说："门外有个先生找你，他说他叫作鲁特。"

"鲁克？"妈妈皱着眉说。

“不是鲁克是鲁特。”

妈妈整个人僵住，虽然她直视我的双眼，我感觉她离我很远，就好像有一天我跟她说有人拿直尺打我一样。她垂下双眼，说了一句：“鲁特……”声音微弱得令我几乎听不见，我看见她右手按着痣，就好像她唱歌的时候。“鲁特……你不会真的……”

“他是谁，妈妈？”我说得很小声，“你认识他？他让我害怕，所以我把他关在门外。”

“啊呀，莎荻，你不该这么做！请他进来坐，我马上就来。”

我把这位先生请进屋里，跟他说：“请坐。”他听不懂，于是我指着椅子，他只坐在椅子的边缘上，并紧紧盯着浴室门。我穿过起居室，坐在我房间门口，想离他越远越好。妈妈走出浴室，她看起来好像幻影，披着黑色天鹅绒家居袍，依然湿漉漉的金发尖尖地翘起来，好像“小王子”。陌生人站起来，两人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相互凝视，不发一语。

我不曾感到妈妈像这一刻离我如此遥远，我们分开生活的那几年，我甚至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她好像被催眠或者被人附身。她终于喃喃说出几个字，类似“亚内克”，然而这个人却自称鲁特。我搞不懂怎么回事，不过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清嗓子，想把妈妈拉回现实，想让她回到原来的样子（哟嗬！天大的惊喜！好久不见……您想喝什么？茶？）不过事情并非如此进行，妈妈其实慢慢地转向我，眼神空洞，她的身体好像被死人的灵魂攫住，对我视而不见，呢喃着：“莎荻，到你的房间去，关好房门，等我叫你出来再出来。”

这些话好像一个巴掌。我往后退但生硬地服从命令：我不只关好门，我还锁上门，想让她知道她的女儿有多么听话。接着，我把枕头对着门放在地上，我跪在枕头上，取出钥匙，从钥匙孔看过去。

好像一出戏。妈妈和陌生客人仍然静止不动，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妈妈缓缓走向他，仿佛踩着梦游者的步履。而他，他伸开双臂，让她投

到他的怀抱里，陌生人阖起双臂，把妈妈紧紧拥在胸前，嘤嘤啜泣。妈妈她也哭了，接着又笑起来。让我最震惊的是，她跟这位先生说一种外国话，可能是意第绪语或德语，他们只说单词或词组，又哭又笑。他们呼吸得很大声，眼睛紧紧盯着对方。

这样又过了好一会儿。这段时间里，我身后的街道上，雪继续飘落。妈妈的手往上挪，抚摸这位金发男子的脸颊，她好像说："我的亚内克，我的亚内克"，不过她不说"我的"而说"*mein*"①，而他也轻声说她的名字，不是爱哈，是她的真名，只是他的念法不太一样，比较像"克莉丝特卡"。他拉着腰带的一端，是一条橘色的绳索，松开结后，他慢慢敞开她的家居袍，让她露出双乳后，他开始亲吻她的颈项，妈妈的头往后仰，他亲吻她的颈根，我没法转移视线，她用他们共享的陌生语言跟他说话，我被排除在外。现在，她一面亲吻男人的嘴唇，一面解开他的衬衫纽扣，他双手抱着她的"小王子"头，她耸一下肩膀，家居袍掉到地上。现在我的母亲全身赤裸地面对这个仍然穿着衣服的陌生人。她拉开沙发床（那一张她每晚和爸爸同眠共枕的沙发床），这个时候，男人缓慢地宽衣解带，后来他也全身赤裸，我看到他那话儿挺起，左右摇晃。

他跪在床上，把我吓一跳的是，妈妈跪在他面前，把那话儿衔在嘴里，让我作呕，我远离房门，看着雪花在街灯的光晕下飘舞，让自己恢复平静。过了许久，我再度跪在门前，妈妈背对着陌生人，他抓着她放在背上的双手，好像将她双手反绑一样，同时，他从后面进出她的身体，就好像喜乐和那只迷你鬈毛狗，只不过他的动作比较缓慢，也不呻吟，而与她低声诉说陌生的语言。我的母亲挺起胸，我听到她的喉咙发出一种前所未闻的低沉声音，这一切都令人无法忍受，我打开电灯，坐在床上，全身发抖。"敌人"从我体内站起来，显得前所未有的强悍，充满毁灭性，几乎摧毁我。

① 译注：德语，指"我的"。

“莎荻，”他说，“你接受这件事因为你是坏女孩和说谎的女孩，你的母亲是坏女人和说谎的女人，你继承她全部的缺点。我完全拥有你，你跟她一样，将一辈子造孽。我永远也不会放过你，莎荻！”我躺在床上全身痉挛，“起床！”他说，“别出声，没必要打扰你的骚婆娘，她也只能顺从我，对她的丈夫背叛到底，背叛到底，你听见我的话？现在，恢复平静，进去衣柜，把门关好，撞头一百次，别忘了数。”

我一边颤抖一边遵命，想到她刚才所做的和目前正在做的事就作呕。撞完后，我蹒跚走出衣柜。我很想尿尿，不过妈妈要我待在房间里，我很沮丧。我寻找容器，但是只能找到装彩色铅笔的杯子，我倒出铅笔，脱掉裤子和内裤，蹲在放在地上的杯子上，试着把尿撒在杯子里，不过很难对准，尿溅湿地板，我用面纸擦干，不过后来我不知道该把这些面纸丢到哪里。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天，因为我再也不能信任我的母亲。

后来，一片空白。我大概睡着，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不过我听到妈妈敲我的房门：“莎荻……莎荻……晚餐好了！”我赶紧把枕头放回原处，不想让她知道我偷看她。“你为什么锁门？”当我打开门她问我。然后，她看到地上沾湿尿的面纸，她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说：“啊，我的爱，我很抱歉！”不过我没搭腔，我径自走到浴室里洗手，让她收拾残局，都是她的错，我恨她。

晚餐（乳酪通心粉）期间我继续赌气不说话，她没问我原因，因为她心知肚明。最后，她搁下叉子，说：“莎荻，你对你这个年纪的事情都非常了解，不过，有些事小孩子是没法了解的，我不必跟你解释。”

我继续沉默，于是她说：“别生气，我的甜心。”

我继续默默地吃通心粉，想令她难堪，不过最后我还是问她：“你们说的是哪国话？”

她笑着说：“我们试着说德语……不过他和我，我们太久没说，忘得差不多了。”“你在哪里学的德语？”我说。不知为什么，她的回答令我害怕。

她犹豫许久，然后叹了一口气："哦，莎荻，是……是因为，很久以前，我曾经是德国人。"

这个时候，她直视我的眼睛，但是心不在焉，她朗诵一长串奇怪的音节，我说："你念什么？"她微微一笑说："倒着念德国字母！"

对于这个消息，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想再问下去，我只希望这一天结束，我希望她不曾做出这件事，我希望彼得没去加州，我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晚上睡觉时，我的脑子沸扬了好几个小时，不断咆哮哭号，仿佛底下城里的救护车、消防队以及警察的汽笛声。不过，如果妈妈是德国人的话，也就是说克莉斯瓦堤夫妇并非她的父母，也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我的外祖父母，不过还是改变不了她是我的母亲的事实。如果我的母亲是德国人，也就是说我是半个德国人——"现在你知道罪恶的来源了。""敌人"说，"从你一出生起，你就活在谎言里"——除非她不是我的母亲……

第二天自由活动时，一个男孩追着我跑，大叫："犹太！犹太！"不过因为我答应彼得不玩这个游戏，我奋力奔跑，踉跄倒地擦破膝盖，必须到护理室就医。当护士拉下我的袜子，我看见膝盖流血，听到"敌人"带着喜悦的声音说："纳粹的血液，莎荻！纳粹的血液！"

4

克莉丝汀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

无以计数的狂喜。

“震慑我。”我告诉世界。

“令我兴奋，叫我眩目，让我神迷，永远别停下来。”

祖母的珠宝盒：发条钥位于盒子底下，倒转盒子上发条时，必须抓住盒盖，然后放平珠宝盒，打开盒子时，会发出音乐，美丽的金白双色芭蕾舞女开始自转，一只手臂微弯举在头上，另一只手臂微弯向前伸，女芭蕾舞人偶没有生命，不过会动。“真正的芭蕾舞女，”祖母说，“可以立起脚尖旋转五十次，每次面对观众时，她直视前方保持平衡。你做得到吗，克莉丝汀娜？”我试着旋转，不是立起单脚而是立起双脚，双臂交叉于胸前，直到头晕倒地，气吁吁，喜滋滋。“亲爱的，你需要做一些练习。”祖母哈哈大笑地说。

芭蕾舞女为祖母看守珠宝，珠宝放在铺着红色天鹅绒的抽屉里：璀璨的项链和手环在下层抽屉，闪耀的戒指和耳环在上层抽屉。祖母教我分辨真假钻石，真的钻石在光线的照射下能产生较丰富的色泽。有时她让我戴上珠宝冠，我垂下睫毛注视镜中的自己，影像因此变得模糊不清，转眼间，我像公主般美丽。

祖父买了两个风车，一个给桂荷塔一个给我。风车有多彩的小翅膀，我们抓着棒子奔跑，让风车转动，跑得越快转得越快，如果迎着风跑，风车转动得快到所有颜色都融成一体，我有时候也思考得快到想法都混成一团。

冬天，学校院子里的地球仪覆盖着白雪，不过夏天我可以爬上去，桂荷塔帮我推，她先抓住一根栏杆，然后推着地球仪跑，当速度变快时，她停下脚步，只推四根栏杆的其中一根，让地球仪继续转动，而我，我紧紧抓着中心的柱子，每当我在桂荷塔面前经过时，我定定注视着她，以免晕眩，像芭蕾舞女注视观众一样。桂荷塔也为我推秋千，越推越高，高到我可以踢

云朵，感觉风在耳畔呼啸。我仰起头往后垂下，世界颠倒过来涌向我，我的鼻子几乎着地。后来，我试着自己荡，有时站着有时坐着，不过让桂荷塔推比较好，因为我不用使力，只需尽情享受动荡的快感。

学校的院子也是我们家的院子，因为学校就是我们家，因为爸爸不从军时是学校的老师，只是他从军日久，我几乎忘了他的模样，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住在学校里。母亲说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可以比其他学生晚起床，也不需冒着寒风或是骤雨或是顶着烈日去上学，只需在最后一分钟穿过院子，走进教室并说“希特勒！万岁！”

我还没上学。

绵延而行的电车轨道，在我的脑海里形成图案，我知道轨道其实静止不动，移动的是我，不过它们走进我的眼里，留下闪灼的痕迹，好像无尽的银梯。

市政府旁有座钟楼和大钟，有时候我们上午若晚些出门买菜，母亲特地带我去看钟。十二点大钟敲响时，钟门打开，走出十二个木偶。它们点头、打躬作揖、抬起与放下手脚，做出人类般的动作，不过生硬不连贯，而且面无表情。它们没有生命。

我和桂荷塔央求母亲让我们到广场骑旋转木马，我们苦苦哀求，她终于让步，虽然她声称没带足够的钱。我骑黑马，在我前面的桂荷塔骑白马，我双腿夹紧巨大坚硬的马身，双手抱着马鞍的前桥。马没有生命，我有，不过是它载我，缓缓由高往下兜着圆圈转动。天黑了，旋转木马灯火通明，喧嚣的笛乐萦绕着我，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旋转，我融化在欢乐的音符和闪耀的灯光里，我希望永远别停下来。

音乐是不可见的运动。

祖父教我唱合音，今年的平安夜吟唱将比往年更加美妙。他说我有全家最美丽的嗓音，我相信他为此喜欢我甚于桂荷塔。他教我很多东西，他的脑子装满知识，因为他年轻时上过大学，父亲也是。当我还小时，他教我分别左边和右边。他蹲在我的对面，告诉我："这是你的左手，这是你的右手，而这是*我的*左手，这是我的右手。"我说："男女不一样？"他纵声大笑。接着他从头开始，不过这一次他蹲在我的*旁边*，而不蹲在我的对面。

如果我对着镜子摸左眼，镜中的克莉丝汀娜摸右眼，不过都是我。

每个午后，我和祖父一起睡午觉，但是我没睡，我躺在幽暗的卧室，研究从遮阳篷的小洞穿过的光线，我试着让它们在脑海里形成图案。当祖父开始打鼾，我轻轻推他的肩膀，说："寇特"，他倏地安静。叫祖父的名字真是怪，不过祖母说这是制止他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她说得对，如果我叫："祖父，"他就还是张着嘴，满鼻子毛地打鼾。

我一面抚摸左臂窝的痣一面思索。这颗痣有一块钱大，浑圆、金褐色、有点凸起，毛茸茸的触感好像水蜜桃的果皮，我很喜欢抚摸它。我趁没人注意时，慢慢地弯曲、伸直手臂，看着斑点消失与再现。

"我跟你们说过刺柏的故事？"吃过晚餐后，祖父问。我们聚集在木炭炉子四周，我蜷缩在母亲的膝上。故事描述有个男孩的后母很恶毒，她叫男孩拾起一个苹果，当他在苹果箱前弯下腰，她猛力阖上盖子，切断男孩的头，头掉在苹果堆里。后来，她把他的身体切成小块，作成卤肉，他的父亲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并不知道吃了什么。他吸吮男孩的骨头，再一块块扔到桌子底下，男孩的妹妹把骨头收集起来，最后有个快乐的结局。我最喜欢蜷缩在母亲的膝上，左拇指放在嘴里，右拇指抚摸痣，听祖父与全家说故事。

祖母说我不该吸拇指，她读《披头散发的彼得》的童诗给我听，说孔拉很爱吸拇指，最后，剪刀人跑来剪掉他的拇指，他的母亲早就告诉他，剪掉的拇指不能再长出来。当她回到家里，他向她张开两只手，每只手只有四根手指。

祖父的左手少了两根手指，他年轻时在另一场战争失去它们，不过，他照样可以弹钢琴。

手指不能再生。

头发可以再生，手指、脚趾的指甲也可以再生，即使死后，它们继续生长。祖父说头发和指甲是死细胞，它们透过活细胞在体外生长，想想真奇怪。眼睛不能再生，不过如果少了一颗眼睛，可以装义眼或戴眼罩。牙齿只能再生一次，如果掉第二次，会留下牙洞。有一天哥哥罗塔在童军课后与人打架，他的脸挨了一拳，击中一颗门牙，造成大量流血，不过还好牙齿没被打掉，所以牙医能够把它固定回去。

截至目前为止，我掉了七颗乳牙。

火蜥蜴的尾巴能够再生，我不知道切到哪里仍不会切到它的生殖器，我应该问祖父。我很喜欢火蜥蜴，它们竟然能在火里生活！祖父曾给我看，蜡烛点燃后，火焰上的空气比火焰本身更热，我们把手指穿过火焰并不觉得疼痛，不过若把手指放在火焰上，即使只有一秒，也会被灼伤。

马戏团里骑士跳火圈。我从不曾看过马戏团，不过母亲告诉我特技演员的表演极为危险，令观众屏息凝气。祖父说，我们屏息凝气是因为看到震惊或是危险的场面，身体以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氧气面对紧急状况，于是身体快速地把空气吸入胸腔。

我未来的梦想是当马戏团的胖女王，不过我们目前正在打败仗，闹饥荒，我甚至没法长出肉包住骨头。

我们所吃的食物变成我们的身体，除了废物，它会从另一端排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吃下食物之前除去废物，这样就不需要跑厕所。

"想想真惊人，"祖父说，"从母牛身上，草变成牛排，而在我们身上，牛排、胡萝卜、马铃薯、糖果、苹果都变成人体。"我们有好几个月没吃牛排。"我们吃得越多，长得越高，当我们停止直向发展，则开始横向发展。"祖父说。在《披头散发的彼得》里，加斯巴越来越瘦，终于死亡，因为他不肯喝汤，人们在他的坟上放了十字架。

罗塔穿上军服，因为轮到他上战场。虽然我们失去法国和英国，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必须上战场。幸好祖父六十二岁，不然家里就没有男人。罗塔亲吻我，把我抛到半空中，历时一瞬间，没人抓住我，我的心七上八下，然后，他双手攫住我，把我紧紧拥入怀里，他的金属纽扣扎着我的胸膛，我扭来扭去挣出他的怀抱，因为他抱得我透不过气，另外，当他把我抛到空中时，扬起我的洋装，我怕别人看到我的内裤。后来他放开我，跟我说："再见，可爱的克莉丝汀娜。"我看桂荷塔一眼，想知道她会不会吃醋，因为他没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说："再见，可爱的桂荷塔。"也没有把她抛在空中，因为她太高了。不过她一点也不吃醋，只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重复说："罗塔，别走！别走，罗塔！"接着罗塔转过身，走向大门。从他背后望去，他的制服把他框成完美的矩形。

桂荷塔比我漂亮，不过不如我有趣，我相信祖父因为她五音不全喜欢我更甚于她。她全身肌肤白晰，她的左手臂没有痣，夏天也不会长雀斑，不像我，雀斑让我的脸看起来更有趣，并且保护受到阳光照射的皮肤。总之，桂荷塔有点空洞，她的个性平淡，好似平静无波的湖水，而我，我是一座火山，我的内心有一把熊熊燃烧的火，当我唱起歌，好像火山喷出岩浆。我们共睡一房，我们的床铺头尾相连，我们也共享衣柜，她的衣物放在右边，我的放在左边。她花很长的时间梳理头发，她有波浪状、淡栗色的头发，而我有笔直的金发，我两三下就梳好，因为生命里还有更重要的事。

夜里我思考一箩筐的事，而桂荷塔马上入睡，一觉到天亮，好似平静无波的湖水。

祖父在德累斯顿长大，家里所有的瓷器都来自他父亲位于德累斯顿的工厂。他说德累斯顿是世上最美丽的城市，因为它的雕像。他有一本集满德累斯顿风景明信片的相簿，有时为了讨我欢心，他把相簿放在架子上，和我一起看明信片。他给我看石雕马上的石雕男子，教堂门上的石雕天使，公园喷泉里的石雕海豚和石雕美人鱼，司法院墙面的石雕法官，戏剧院和歌剧院正门的石雕面具，茨温格皇宫的石雕黑奴，他们因为用力撑起阳台、阶梯以及窗户而肌肉紧绷、脸孔僵硬，不过祖父说他们其实并不真的受苦，因为他们没有生命。还有牧神，也就是半人半羊兽，还有半人半马兽，以及喷水池四周壁龛里的十二个美女，她们巧笑倩兮地褪下衣裳准备入浴。祖父说，她们是仙女，有权当众脱衣，因为她们并非真的存在，而是人类在梦里幻想出来的人物。茨温格花园廊柱上的小天使的头颅也是，他们都是想象的产物，没人真的砍下婴儿的头颅。我们有权想象我们意欲想象的一切。这些雕像都静止不动，不过石头掌握了动感，风扬起马鬃里的石头波纹，美人鱼好似从石头里浮现而出，她们裸露的胸部仍淌着水。

我们城里的居民跟德累斯顿的仙女和天使比起来，既有生命又丑陋。他们看起来匆忙、焦虑尤其饥饿，他们不能当众脱衣，很多男人少了一只手或一条腿或两者，他们的四肢当然不能再生。

父亲放假回家，我很害羞，因为我们很久不见，我几乎认不出他。他亲过母亲和桂荷塔后，攫住我的腋下转圈，他像一支桅杆，只有脚动，而我则在半空中绕着他大转。“停！迪德！”母亲说，“她会头晕恶心！”不过她

开玩笑，并非真的责骂他，因为我从不曾头晕恶心过。

他又离开，像当今所有的德国男人，他必须努力杀死俄国人，虽然我们正在打败战，虽然耶稣说“不可杀人”（或许是摩西说的）。祖父说有时我们逼不得已，你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就是这么简单。念餐前经时①，他请求上帝保佑父亲和罗塔不受敌人的伤害，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一定有许多俄国家庭请求上帝保佑他们的家人不受敌人伤害，只是他们的敌人指的是我们。当我们上教堂，神父要大家为希特勒祈祷时，我想到俄国教堂内俄国人为他们的领袖祈祷，我想象可怜的上帝在云端双手抱头，试着让大家皆大欢喜，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每周三和周六，我和桂荷塔一起洗澡，她帮我洗头发，因为她比我年长，应该知道如何洗头又不让肥皂沫跑到我的眼睛里，不过她有时还是让肥皂沫跑到我的眼睛里，弄痛我，我确定她是故意的，不过她向我道歉，所以我不能告状。我们洗澡时最爱玩的游戏，是我们发明的“希特勒！万岁！”。我们站起来，或装成鬼，或装成愤怒的疯子，或装成小丑，或装成高贵的淑女，用滑稽的语调说：“希特勒！万岁！”亦或弄错手势，本该抬起胳臂，却抬起手肘，或把拇指放在鼻尖，另一只拇指勾住小指，然后摇着十指说：“希特勒！万岁！”有一次我玩过头，本该抬起手臂，我抬起大腿，当我说出“希特勒！万岁！”时，我滑倒，头撞到浴盆边缘，因为撞得太猛，我痛得呱呱大叫。母亲跑过来，当她看到我正在哭泣而桂荷塔一脸错愕，她只字不问就往桂荷塔的头打下去。过了许多许多天后，桂荷塔才肯原谅我，重新和我玩“希特勒！万岁！”。

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笑话。去年罗塔在走廊里遇见邻居韦伯恩太太，他举起手臂说“希特勒！万岁！”，她没回答，于是罗塔向警察告状，他

---

① 统一第一章

们逮捕她。她的丈夫自战争开打后就被带走，现在他们的小孩得大的照顾小的，自力自强。韦伯恩太太消失了三个星期，回来后她像大家一样说："希特勒！万岁！"

我们每周日早上上教堂，我们的身体因为周六晚间的沐浴而洁净，我们穿上最好的衣裳，因为我们要去上帝之家。女人必须遮住头，男人必须露出头，这不像左边右边，而是真正的男女有别。走进教堂时，必须把手指浸到圣水里，画十字并说："以圣父、圣子及圣灵之名。"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三种东西跑到十字架上做什么，因为只有耶稣死在上面。我觉得祈祷和讲道很无聊，于是我在圣歌里寻求补偿。我的声音浑然天成、甜美准确，它回响在全体歌声之上，高高射出，经由教堂的尖顶与云端的上帝会合。

"上帝在哪儿，祖父？"
"上帝无处不在。"
"如果他无处不在，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家？"

祖父哈哈大笑，他与祖母和母亲重复我的问题，不过没回答我。

"上帝是不是魔法师，祖父？"
"为什么是魔法师？"
"因为他把迦南镇婚礼的水变成酒。"
"不，不，那不是魔法，而是奇迹。"
"有什么差别？"
"克莉丝汀娜，魔法建立在幻象上。魔法师可以改变水的颜色，却改变不了水的味道。奇迹造就真正的变化，迦南镇婚礼上，水真的变成酒，带着酒的味道。"

"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是吧……"

"圣餐也是奇迹吧?"

"是吧……"

"酒真的变成血,带着血的味道吗?"

"祖父,万事万物真的都是上帝一手创造?"

"是的,克莉丝汀娜。他创造宇宙万物。"

"所以说他创造战争?"

"不,他创造人……人创造战争……他很难过,也很失望。"

"但是,如果他能够依照意愿行事,为什么他不依照意愿创造人?"

我的好多问题都得不到回答。当我长大后,除了当马戏团胖女王和著名的演唱家,我要读遍全天下的书,把知识收录在脑子里并分门别类,当我的小孩和孙子问我问题,我就能够一一回答。

夜晚,我们不能开灯,因为会让我们成为敌军轰炸的目标,这次是不一样的敌人。祖父说,不是父亲和罗塔攻打的俄国敌人,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全世界联合起来和德国为敌,"他说,"你觉得公平吗?我的小克莉丝汀娜,试想像你在院子里,所有的小孩联合起来揍你,你觉得公平吗?"现在几乎天天晚上拉空袭警报,整栋大楼的居民必须尽快躲进地窖,看敌军是否轰炸我们,幸好我们住的小城,不是轰炸的重要目标。有时夜晚因为邻市陷入火海而漫天通红。

我作了一首歌,模仿各种声响。

周日教堂的大钟——叮咚——祈祷的时候到了。
每天学校的钟声——铃铃——工作的时候到了。
每晚空袭的警报——呼呼——丧命的时候到了。

帮佣海嘉听到我唱这首歌时，告诉我一点也不好笑。

夏天结束，我终于开始上学。妈妈给我一个亮面纸作成的圆锥子，里面装了苹果、糖果和铅笔盒，让我在上学的第一天好过一点。我有笔记本、直尺、小黑板、粉笔以及皮书包。由于所有的男老师都去杀俄国人了，所以由仍然记得学校课业的年轻未婚女人或寡妇或老先生当代课老师。我们有个女老师，她很严格又有效率，很快就发现我的才华，第一个月，她给我拼字一颗金星，算术一颗金星，刺绣一颗金星。班上共有三个年级，我做完初级功课，可以旁听中级和高级课程，同时学起来，我即将赶上桂荷塔，就像乌龟赶上兔子，虽然原本兔子超前许多；她将吃惊地抬起头，但只能看到一片灰尘。与其一次只学一件事，我想一网打尽，全部一起学好。同样地，我好想吞掉桌上全部的食物，变成马戏团的胖女王。

现在，我认识字，我记住《披头散发的彼得》的童诗。小宝琳玩火柴，却放火烧掉房子，自己也被活活烧死，加斯巴毫无理由拒绝喝汤最后饿死，还有拇指被剪掉的孔拉。我一遍又一遍朗读，我为这些诗作曲，唱将起来，其乐融融。

自由活动时间，我和班上的女孩玩"木头人"。我把球抛到空中，丢得越高越好，她们趁这个时候跑向四面八方，我一接住球，就叫"木头人！"她们必须停住，不许再动。我环顾四周，看谁最靠近我，然后用球丢她，如果球碰到她，她就得当鬼，也就是说轮到她抛球，不过如果我没丢

中，我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游戏我最喜欢的一刻是大声叫“木头人！”，然后看着大家静止在未完成的动作中，好像茨温格皇宫的雕像。*别动别动保持安静我会教你保持安静。*

当我苏醒，这些字像活生生的声音回响着：*六岁*。我跳下床，飞奔下楼，每个人欢呼：“生日快乐，克莉丝汀娜！生日快乐！”同时亲吻我，把我抱在怀里。

为了庆生，母亲买了一块肥猪骨。中午我和桂荷塔放学回家，猪骨垫着报纸放在厨房餐桌上，当母亲转过身煮小滨豆，我闷声不响地抓起猪骨，大口咬下，真是叫人痛苦的美味，不过母亲又转过身，说：“嘿！你干什么？这是给全家的，而且还没煮熟！你会因为吃生肥肉生病！”我噗嗤笑出来，跑到餐桌的另一端，像狗似的叼着猪骨，她围着围裙追赶我，我钻到桌子底下，她弯下腰，抓住我的脚，我躺在地上翻来滚去，嘴里仍然叼着猪骨。这时门铃响了，母亲去开门。我咀嚼肥肉，心想要是能吃光全部的肥肉该多好，不过母亲会当真发飙。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男子的说话声，妈妈没回答，接着一阵混乱。

我轻巧地把猪骨放到餐桌上。祖母和祖父急忙从客厅跑向门廊，同一时间，桂荷塔和帮佣海嘉也几级一跨地奔下楼，混乱是因为母亲晕倒。身穿制服的信差跪在她身旁，祖父弯下身拾起母亲握在手中的电报，慢慢站起身并低声念着：“罗塔死了。”接着，祖父和信差把母亲抬到客厅的沙发上，海嘉带来一碗水，她把毛巾沾湿后，放在她的额头上。母亲呻吟，祖母哭泣，桂荷塔不吭声，海嘉扭曲双手，我告诉自己大家将忘记我的生日，因为这一天变成罗塔的祭日，我这一生的每个生日都将是举家哀悼的日子。不过后来，我告诉自己并非如此，他不应该今天去世，他应该昨天或前天丧生，消息需要一些时间传达。

我的哥哥死了。我对他认识不多，他十七岁，比我大太多，即使他去

打仗之前，他总忙着参加童军会议。我的哥哥死了，我伤不伤心？我不知道。

庆生取消。

家里尽是哀愁。母亲红着双眼穿着黑洋装，祖母静止，祖父关在卧房里听广播，学校里老师要桂荷塔面对全班同学，说出她对为领袖捐躯的哥哥感到多么骄傲，她说了，不过声音颤抖，眼泪在眼角打转，不太有说服力。

“我可以玩你的珠宝盒吗，祖母？”

“别烦我，克莉丝汀娜，别烦我。”

今年我们会庆祝圣诞节？我想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到底是魔法还是奇迹。

圣诞节前夕，白日将近，我们齐聚客厅，母亲尚未生起炉火，她只点燃圣诞树上的白蜡烛。祖父坐在钢琴前，这是我跟他们展现我把合音唱得多么优美的时候。我们绕着圣诞树围成半圆形，我有全家最强而有力、最甘美的声音，我感觉它在胸腔里膨胀，再恰如其分地从我的嘴巴流出。“铃声响，响叮当，响叮当……”桂荷塔五音不全，如果她假装唱歌该多好，她不断走音破坏和谐，而且她弄错段落，我们还未唱到第二段，她却唱起第三段。她不在乎唱得正不正确，但是我很在乎，我记得每首圣歌的每句歌词，包括希特勒的最爱“母亲的内心深处/跳动新世界的心”，我一边唱着这些歌词，一边闪烁明亮的眼睛望着母亲，希望她不因罗塔的死和父亲的离家而悲伤。她抚摸我的头，我看见她以我为荣，我希望她满怀骄傲。

在我们唱歌的时候，黑夜潜入屋内，树上的蜡烛似乎燃烧得更为炽烈，花环和银色的圆球在烛光的映照下，光彩熠熠，海嘉的白色围裙与祖

父的白发相互辉映。他把这些乐曲背得滚瓜烂熟,手指继续在黑暗中弹奏,丝毫不差,即使他少了两根手指。

当我们唱到《温柔的夜》,它总是最后一首圣歌,我们每唱完一段,声音变得更弱,越唱越小声,最后四个字"无尽的爱"犹如空气中的呢喃,祖母紧接着说:"嘘——嘘,"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听到摆钟滴答作响,我感觉心在胸膛里怦怦跳,当心停止跳动,我就死了。摆钟没有生命,不过它还是平静地左右来回摆动,有时它停止不动,并不表示它死了,只意味祖父忘了上紧发条。即使有一天摆钟被打碎,修不好,也不能说它死了,我们不会为它买棺木下葬,我们只是说它坏了,得买新的。

如果我们的心碎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最后,祖父低声向上帝祈祷,他感谢他赐予最好的礼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和克莉丝汀娜同义,意思是你的头上敷了圣油,你因而一生受到保佑——"现在,"祖父说,"你把我们的罗塔召唤到你身边,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召回去一样。"不过他的声音变得沙哑,无法继续。母亲忍住啜泣,最后祖父低声说:"阿门","诚心所愿"之意,大家轻声重复"阿门",犹如祖父的回音。再度陷入沉默,摆钟开始敲响。我一面数了七下,一面忖测,是钟敲响第一下七点还是敲响最后一下或是刚好敲到一半,在第三下和第四下之间。

祖母向帮佣海嘉点头示意,海嘉说:"现在!"

海嘉穿过黑暗的客厅,裙摆窸窣作响,她打开门——神奇中的神奇!再度发生!怎么可能?我们都在那里,除了在远方杀俄国人的爸爸,大家都在,没人缺席。当我们在客厅里唱圣歌,餐室的餐桌自行摆好,哦!哦!哦!白色麻布桌巾飘过起居室轻轻铺在餐桌上,母亲最美的银器和德累斯顿的瓷器跳出橱柜,排成两列,水晶杯飞出碗柜在每把餐刀顶端立正站好,临圈放在餐桌的中央,圈上的四枝蜡烛已经点燃。哦!哦!哦!——

我不禁惊呼连连——怎么可能？

我看着母亲，“你叫邻居摆好餐具？”

“我？”她红着脸说，“邻居？不，当然不。”

她不会说谎，但是怎么可能？每年都神秘不可解，我找不到答案。到底是魔法还是奇迹？

吃完圣诞餐。小糕点和水果香料蛋糕不太好吃，因为没有蛋。我和桂荷塔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礼物放在膝上。母亲坐在靠近我们的扶手椅上，看着我们，努力挤出笑容。

“我希望明年你们每人不止一样礼物。”她说。

“你去年也这么说。”桂荷塔说。

母亲的两眉之间凿出哀伤的 w，不过旋即擦掉。她并不因为桂荷塔的自私责骂她，她不说：“桂荷塔，你没想到你哥哥死了，你的国家正在打仗？”她只说：

“来，亲爱的，打开你们的礼物。”不过她声音沙哑，我知道她为父亲担心，她已经失去儿子，她会不会再失去丈夫？她的左邻右舍许多太太已经丧子丧夫，“我深爱的迪德，圣诞节的清晨，你人在何方？”

“也许父亲明年会和我们在一起。”我安慰她，她抚摸我的手。

“来，亲爱的。”她重复说。

我们拿起礼物，开始打开——礼物上没有缎带，而包装纸是报纸，不一会儿，我的手指已经扯掉绳子，剥开报纸，打开盒子，我垂下眼睛，瞥见一点黄色的毛皮和金属的光泽，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看出什么名堂，却听见桂荷塔欢天喜地哗啦乱叫，我急忙抬起眼睛，朝她坐的地方望过去，她跳起来——一个娃娃。

我全身僵硬。

怎么回事？是一场误会，母亲弄错了礼物，娃娃应该给我的……而这

个玩意，这个毛茸茸的玩具，应该给桂荷塔。为什么她不赶紧说话，为什么她不惊叫："啊呀！真是的！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对不起桂荷塔，这个娃娃其实要给克莉丝汀娜。"

娃娃是我的，我知道。她穿着红色天鹅绒的洋装，领口和袖口绣着白色的蕾丝边，她有栗色长发，粉红色的脸颊，撅着的红宝石双唇，深蓝色的眼睛，而且（桂荷塔远远地展示给我看）会睁眼闭眼！如果让她站立，她会盯着你看，大眼圆睁，如果让她躺下，她的眼睑缓缓垂下，睫毛轻触脸颊，好像进入梦乡。我非常喜欢她，我连她叫什么都知道：安娜贝拉，她是我的。我必须绷紧全身肌肉以免冲过客厅，把她从桂荷塔的手中抢回来。现在母亲跟我说："你呢，克莉丝汀娜？圣诞老公公带给你什么礼物？"我呆在那里，头昏眼花，心想我再也快乐不起来。我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我只是一心想把美妙的安娜贝拉紧紧抱在怀里，好好珍爱她。桂荷塔开始一边摇她，一边哼唱。她一如往常唱得荒腔走板。我看见我苍白瘫痪的手指伸到毛茸茸的玩意底下，把它从盒子里拉出来：一只拿着钹站立的熊。"哦！克莉丝汀娜，好可爱！"桂荷塔虚情假意地说。我很想推倒她，把安娜贝拉抢过来，连袂飞出窗外，好像彼得潘和温蒂。

"亲爱的，你看到了吗？"母亲说，"它背上有发条钥，可以上紧发条……来，我来帮你！"

她走近我，左手拿着熊，右手上发条，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把熊放在地毯上，它开始敲钹，走了两步，跌在地上。

"哟嗬！"母亲笑着说，"它似乎不喜欢地毯，如果试试餐桌呢？来，克莉丝汀娜，看！"

我强迫自己看这只笨熊，它一面敲钹一面踩着不连贯的脚步前进，左右左右，好像军人的步伐，不过它没有生命。军人像机器人似的走动，机器人没有生命，而军人有，除非被子弹击中；像罗塔一样，或心脏或脑袋被

捅一刀，或头被炸弹或手榴弹炸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也不能动弹。我们会把他们装进棺木，埋好，没人会再看到他们，因为他们都升上天。我看着母亲，她跟随熊的脚步，一面说“左、右”，一面拍着手。当它到达桌边，她把它转过身，说“回转，前进！”它反方向前进。接着熊的脚步变慢，母亲的话也是：“左……右……”走到桌子中央，熊停止不动。它前进、停顿、不动，好像祖父忘了上发条的摆钟。母亲注视着我，神采飞扬，很得意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找到这个礼物。“来，克莉丝汀娜！”她说，“你来上紧发条！”我好想死。

桂荷塔为安娜贝拉取了很可笑的名字，可笑到我拒绝念出来。每天早上，她让娃娃直着背脊坐在枕头上，双手乖巧地在裙上合拢。她不准我碰她，不过每当她出门和朋友玩耍，我尽情抚摸她，跟她说话，唱歌给她听。我很小心地把她放回桂荷塔的床上，恢复原来的状态：天鹅绒洋装在她四周展开，双手合拢。

祖母惨叫一声，让我的血液冻结，这是一种说法，事实上人类流的是热血，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任何事，它都能保持相同的温度，即始在寒冬，像现在，德国士兵的血是热的，除非被子弹击中，血从胸膛喷出，在雪地上形成红色的钟乳石。所以当祖母发出惨叫时，我的血并不真的冻结，不过它产生奇怪的反应，我感觉它在我的脖子和手腕钻动。母亲叫我——“克莉丝汀娜！快来！”——我冲下楼梯，甚至没有感觉脚下的阶梯。

她们洗着衣服，桶子翻倒，滚水洒在祖母的双手上。现在她停止尖叫，像小狗般虚弱地呻吟。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后摇晃，试着手不碰手地相互安抚。母亲站在她的身旁，神情激动，她已经拿出软膏和绷带，但是不敢包扎——“请医生来，克莉丝汀娜，”她说，甚至没看我，“快跑，亲爱的，越快越好！”

被烫伤时，皮肤肿胀形成水泡，水泡化脓，如果刺破水泡，流出脓，会

很痛，不过不久之后，一层新皮肤将取代受损的皮肤。祖父告诉我，最神奇的是，所有的纹路和斑点都会长在原处，所以罪犯永远也不能消除指纹，即使烧掉指头也是枉然。

当医生还在为祖母包扎双手时，又有惨叫声，不过这次从楼上传来。

哦，不，是桂荷塔。

我把安娜贝拉留在我们一起玩耍的地方：我的床上，现在桂荷塔发现了。她冲到厨房，没看我一眼，直接走向母亲，向她告状。母亲还在为祖母烫伤的手伤神，不太在意她的话。"算了，桂荷塔，"她一边说一边锉马铃薯准备午餐。"你可以和克莉丝汀娜一起玩娃娃，不是吗？"不过桂荷塔说："不，不可以！我不要她的手弄脏我的娃娃，她是我的！""好吧……"母亲说。

"亲爱的克莉丝汀娜，你有自己的玩具，不能没得到桂荷塔的允许就玩她的玩具。"

我伤心欲绝。我陷安娜贝拉于不义，把她留在我的床上，她可能使尽全力，想穿越床脚，溜回桂荷塔的床上，但是没成功，于是我们的秘密被揭穿。桂荷塔知道我喜欢她的娃娃，这一点让她能够支配我，我很难过。

晚祈祷后，我趴在床上，靠在枕头上抽泣，声音压得很低，不让桂荷塔听见。突然，她跪坐在床上，头越过床脚，发出嘶嘶声，丢出一句话。我停止哭泣，竖起耳朵（这是一种说法，只有狗、狐狸或者猫才能够竖起耳朵），她又发出嘶嘶声。那是蛇的嘶鸣，和姊妹有关的嘶鸣，像母亲的熨斗熨过潮湿的衣服所发出的劈啪声。以下就是缓缓潜入我的脑海并留下烙印的话："反正，你不是我的妹妹。"

她到底想说什么？她想和我断绝关系？她不要我这个妹妹？她不想当我的家人？

她继续嘶鸣，一个字比一个字烙得更深。

"母亲和父亲不是你的父母，祖父和祖母不是你的祖父母，我们不是你的家人，你并非从母亲肚子生出来；像罗塔和我，你的母亲在某个地方，但是她不要你，你是养女，我记得很清楚你被带来的那一天，我四岁，你只有一岁半，这是秘密，我答应不跟你说，不过你实在太讨人厌，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不是你的姐姐，我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希望你滚回你原来的地方，我不想再见到你。"

她砰的一声躺回床上，弹簧床的弹簧被压得吱吱响，卧房陷入死寂。现在我平躺着，面对高大窗帘的长方形阴影，我的思绪四处乱窜，想逃脱桂荷塔刚才说的话。我卷起睡衣袖子，在黑暗中轻轻抚摸痣，一再抚摸，直到睡着为止。

第二天早晨，桂荷塔亲我的额头把我叫醒。

"早餐好了，克莉丝汀娜。"她说。我从床上跳起。"忘了我昨晚的话，"她又说，"是我瞎编的，因为我气你玩我的娃娃。对不起，如果我伤害了你。好了，我们谈和？听好……"我感觉得出她尽了极大的努力对我友善。"我只是不喜欢你玩我的……"她说出她为娃娃取的可笑名字。"因为你还太小，会弄脏她的领子或是弄坏她的眼睛。不过如果你答应不跟母亲说我昨晚说的话，我会教你我在学校学到的功课，好吗？一言为定？"

我的头是一个沉重的大石头，不平稳地放在我的肩上。我只点一次头就停住，不然它可能掉下，滚到地上。

我整日蒙眬恍惚。母亲要我和她一起折床单，平时我很喜欢折床单，我们两人各执两角，我尽力伸长两只手臂，我们往后退，直到床单完全摊平，我们抖一抖床单，把一角贴合另一角，再把折成一半的床单抓好……不过今天上午，我觉得自己像木头，像钟楼的木偶，跟着叮叮当当的链子

与弹簧而动，我只有一个表情，我的手势断断续续，我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我的小克莉丝汀娜今天可真安静，"我们折好床单时，妈妈说，"她还在为这个娃娃伤心？"

我点头回答是。她坐在椅子上，把我抱到她的膝上，紧紧搂着我，我感觉她温柔的臂膀和洋装底下丰满的胸部。她摇着我，我把拇指放在嘴巴里，另一只拇指抚摸痣。此时此刻我本该感到快乐，不过桂荷塔说，这个女人不是我的母亲，如果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是谁？而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走出屋外，像士兵般僵直地站在雪堆旁，我脸朝下扑在地上，像有人在我的背部开枪。我静止不动，直到雪烧红我的脸庞。是的，太冷变成太热，若不小心把脚放进浴盆，水太烫，感觉却相反，震惊一开始是冰冷的。我转过身，坐在雪堆上，抓起一把雪，贴着脸，摩擦眼睛，直到它灼伤我。

桂荷塔信守诺言。放了十二天的圣诞假期再开学后，她和我一起分享功课，教我斜体字，告诉我条顿人以前的丰功伟业，考我分数和百分比，我狼吞虎咽她的知识，并且快速消化，丢给她正确答案。不过，尽管我的脑袋被这些新知识占据，我仍然无法忘怀她那个夜晚的喃喃细语。我也说话算话，虽然我只是微微点头，几乎令人察觉不出，但是已经足以让我的承诺像盟约——不是和俄国签订的盟约，而是和意大利与日本订下的盟约——一样隆重。点头表示"是"，"是"就是答应人家，答应人家相当于许下承诺，我不该跟母亲说。

祖父？祖母？我注视他们，犹豫，终究放弃这个念头。他们两人还在

为痛失爱孙悲恸万分，我不想让他们雪上加霜。

不过，由于仔细注视他们，我渐渐看到他们：不只是祖父和祖母，还有母亲和桂荷塔，我仔细研究他们的五官。吃过晚餐，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凝视镜中的自己，克莉丝汀娜……怎么知道？我的头发是金色，妈妈的是淡栗色，桂荷塔的也是，不过这不能证明什么，罗塔有金色的头发，爸爸的头发是深金色，他有绿色的眼珠，我有蓝色眼珠，不过祖母也有蓝色眼珠。不管头发和眼珠。为什么我是全家唯一鼻子翘起的人？为什么桂荷塔的额头比我的高？

我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好几个小时。

我做了噩梦。我坐在尿壶上，一名穿着裙子和白鞋的女士走近我，用力打我的头，我因而跌倒，弄翻尿壶。我躺在尿里，一个小男孩看见我坐在黄色的水洼里，指着我哈哈大笑。其他的小孩拖着棉被走来走去，他们光着身体，鼻涕直流，咿呀呻吟，呱呱大叫，他们的棉被被地上的尿尿弄湿。

在另一个梦里，我爬到椅子上，看出窗外，我看见一个婴儿在雪地里打着哆嗦哭哭啼啼，他的皮肤发青。他被丢在那儿活活冻死。

这个问题该问谁？不能问母亲，不能问祖母，也不能问祖父。最后，我知道可以问谁：帮佣海嘉。强壮的海嘉有一头红褐色头发，围着浆得又硬又白的围裙，她在我们家度过（一如她所声称）半个人生。两年来，母亲无法再付她薪饷，不过她还是留在我们身边，做男人的粗活，劈柴、铲雪和背重担，而母亲和祖母则做自己的工作，下厨和理家。她是老处女。有一天，她和母亲一起喝茶，我听到她说她即将三十岁，永远也别想找到丈夫，因为年轻男人都死光光。三十的一半是十五，也就是说她十五岁就来

到我们家，应该记得桂荷塔和我的出生。

问题很单纯：你记得我的出生吗？

一天天过去，我必须鼓起勇气。祖父说我们恐惧时，心跳加快是因为心脏想帮我们，它认为如果我们必须打斗或拔腿逃命，会突然需要许多体力，于是它从血管里吸汲许多血液待命，不过心跳加快的结果是让人更加恐惧。每当我发现海嘉独自一人，想问她问题——去，问她！现在！——我的心像小鹿乱撞，我感到手脚冰冷，因为恐惧四肢无力。于是我小声哼唱，假装不小心经过她的身边。

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不能再拖下去，我必须问她。她坐在摇椅上，在炉子旁打毛线，桂荷塔在楼上，母亲和祖母在厨房，祖父在卧房里听广播。我站在门口，画了十字，像要走进教堂。接着，我交叉双手，拇指用力按着痣，坐在矮凳上，在海嘉的脚边。

"问她！"我告诉自己，"注意她的反应！"

"海嘉？"我说，操着无忧无虑的声音。

"嗯……？"

"你还记得我的出生？"

我紧紧盯着她。

她没有大吃一惊，没有脸红，也没有变得结巴，她盯着手上的毛线，不过有一秒钟，她停住不动，我得到我的答案。

静止说出实话。

接着她又继续打毛线。海嘉一手上针一手下针打一只袜子，而我，我是这个家的陌生人。

"当然。"她说。接着她有点局促不安，我继续追问。

"你确定我不是养女？"

"养女？"她重复我的话以争取时间考虑，"要这么问的话，干嘛不问你是不是捡来的？你听太多你祖父的故事了，小不点！"她用力摇了一下

摇椅，并说：“去，快去厨房帮忙。”

我走开，不是去厨房，而是去厕所。我得到我的答案，我得到我的答案。我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等到没东西可吐，我拉下冲水杆，坐在马桶上，让剩余的废物从另一端排出。我坐在那里，浑身是汗，当液态的废物流出我的身体时，我看见仰卧在地上的婴儿，扯着喉咙大叫，因为他们的尿布装满大便。我看见较大的婴儿在地上爬来爬去，手和脸都沾着大便。我看见两三岁的婴儿提着缸子，缸子里都是大便和尿尿，他们想把缸子丢到外面，不过，他们每走一步，大便和尿尿就溅到脚。我看见穿着白裙的女人东奔西跑，大呼小叫，左右开打。我看见白鞋拖着沉重的步伐，我看见娇美的脚踝、脚趾涂了指甲油、粉红色的薄纱簌簌作响、长长的金色麻花辫和有如飞瀑的金色卷发。我看见浑圆美丽如茨温格仙女胸部的乳房，不过它们左右摇晃，淌着奶。我看见十几个婴儿的头颅，好似廊柱上的天使头颅，这些头颅的嘴巴贴着这些乳房的乳头，饥饿地吸吮。我看见紧紧裹着圆滚滚的肚皮，几乎快要撑爆的白色制服。我听见妇女的惨叫、婴儿的呕吐以及断续传来的男人的咆哮声。后来我走下马桶座，拉冲水杆。我又跪在地上，头垂在恶臭的马桶上，我没有东西可吐，不过我很想作呕，我的额头涔着汗珠。

当我走出厕所，我在走廊里遇见抱着一叠餐巾往餐室走去的母亲，尽管灯光幽暗，她发现我脸色发白，立刻弯下腰把餐巾放在地上。“我的克莉丝汀娜，”她说，“我的天，怎么回事？你生病了？”

我倒在她的身上，她把餐巾留在原地，把我抱在怀里，爬上楼到我的房间。她温柔地脱掉我的衣服，帮我换上睡衣，同时小声安慰我，我发烧了，应该好好休息，她会为我准备洋菊茶和蜂蜜。

几天过去。我翱翔盘旋。通常别人说自己翱翔盘旋，意思是他们因

为幸福感到轻飘飘，不过我却相反，让我感到轻飘飘的是痛苦，好像云雾里的羽毛正在阳光的照射下燃烧。我趁没人看我时抚摸痣，不过还是无法减轻肚子底下的痛楚。

夜里，我怕梦见婴儿，我轻声哼唱，使自己睡不着。桂荷塔听见，要我闭嘴，安娜贝拉坐在书架上对我微笑，告诉我用不着担心，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担心。

祖父教我一首新歌，一首和小白花有关的歌，歌很美，我学会时，他在我的额头上亲一下，说："你是全家唯一听力无懈可击的人。"

谁赐予我歌声？

那是星期六中午。念完餐前经后，当我们把第一匙汤汁送到嘴边，母亲清了嗓子，说："我亲爱的女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听好。"

我们抬起眼睛，迟疑一会儿后，放下汤匙。

寂静。我的肚子因为饥饿咕噜叫，桂荷塔用手肘顶了我的肋骨一下。

"说吧，"祖父一面说一面把手放在母亲的肩上，"你应该告诉她们。"

"是这样的……桂荷塔……克莉丝汀娜，今天下午，有人会……今天下午，我们家将有……新的成员：一个叫尤安的年轻男孩。父亲也知道，他下次休假会见到尤安。因为战争，尤安失去父母，他成为在世上举目无亲的孤儿，于是……我想收养他，像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他。当然，没人可以取代罗塔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过，你们要把尤安当成亲兄弟一样对待。"

当我注视母亲的同时，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压力，有人注视我的脸，我把头往左边别过去，看见桂荷塔睁大眼睛瞪着我，虽然不过一秒，她给我当头一棒的讯息：你看！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你。接着，她低着头，大声

喝汤。通常，用餐不该发出声音，不过喝汤可以，要不然的话，会烫伤舌头和味蕾。

“他多大？”我问。

“十岁，”母亲说，“只比桂荷塔大一岁。”

我聆听汤匙碰撞盘子所发出的叮当声。

“他什么时候到？”

“我已经说了：今天下午。”

下午始于中午十二点整，现在已经十二点半，所以他可能马上就到，或一小时或二小时或三小时或四小时之后到，我无法忍受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午后没有止尽。桂荷塔出去跟朋友玩雪橇，我和祖父睡午觉，才两点，钟摆滴答滴答强迫时间流逝，在它的屁股上踹两脚：快！前进！好奇心吞噬我。

当终于门铃声响起尖锐的 sol，我以 re 和 降 si 为它合音，同时轻轻唱着尤安的名字。

站在门廊里，他被随行的两个男人挡住，我看不到他。他们踩着门毡，刮掉沾在靴子上的雪泥，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他们簇拥着他，一起走进客厅，母亲在桌前弯下腰，在文件上签名，他们操着低沉的嗓音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懂。我听到鞋跟的碰撞声。“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终于，那两个男人走了。事已成定局。

“克莉丝汀娜，过来见你的哥哥！”

说这句话的同时，母亲帮男孩脱掉大衣，然而他肩膀猛然一晃拒绝她，他自行脱下大衣，当他把大衣挂在衣帽架上，我走到他身旁，小声说：“你好，尤安。”——我本来想用唱的，“你好，尤安！”——不过他没回答。他既睁着眼睛也闭着眼睛：它们形成比他的额头或背脊更不透明的墙垣。

他很高，看起来不止十岁，他的睁开的蓝眼重重锁上，上下颚紧闭，我看见腭骨在两颊光滑的皮肤底下抽动。我告诉自己：我的新哥哥很英俊。

桂荷塔玩雪橇回来，两颊绯红，眼睛闪亮。祖母为我们做了热巧克力，全家齐聚厨房，一起举杯欢迎新的成员，不过尤安不为所动，像根棒子僵在那里，既不说话也没有笑容。母亲和祖母交换眼色，巧克力静悄悄地从喉咙流到胃部，海嘉把尤安的行李提到他的房间（以前罗塔的房间），并且要尤安跟随她，他略作迟疑后不悦地照做。

祖父坐在钢琴前，要我和他一起唱歌。我让我的声音热情洋溢，希望在楼上房间里的尤安听得到，希望这些音符能抚平他的不安，让他放松。因为失去父母，他深身受打击，对他而言，我们都是陌生人——不过当他下楼吃晚餐时，情况不变，他紧绷着腭骨，眼睛是墙，沉默、桀骜难驯。

念完餐前经后（他低着头不过没轻声说“阿门”），母亲轻声问他问题，她的问题没获得响应，她面红耳赤，转而和桂荷塔说话，不过越说越尴尬。尤安带给全家局促不安，他所散发的沉默也传染我们，我们都患了缄默症，我们变得不安，对话窒碍不通。平时我们谈些什么？完全想不起来。

晚餐后，我们像平常聚集在炉子四周，不过我不蜷缩在母亲的膝上，我也很小心地不吸吮拇指，我不希望尤安把我当成婴儿。祖父述说《不来梅的音乐家》的故事，猫、狗、公鸡和驴把盗匪吓得魂飞胆丧，引起哄堂大笑，不过尤安坐着发呆，他的脸颊陷在黑暗里。渐渐地，笑声变得零零落落，终致消失无纵。

早晨学校的情况一样：老师向全班介绍新同学，她发表简短的演说欢迎他，他像铅制玩具兵立定站好，无懈可击，高不可攀，冷漠无情，他照着话做，但是慢半拍，要让我们明白他这么做是出于选择而非服从命令，不过他还是不回答问题，不肯高声念书，不说半句话。

没人骂他或处罚他。

太好了，我们都是孤儿，我是音乐他是沉默。你听到我在唱歌吗，哦！腭骨紧绷的男孩？从今而后，我的歌都是为你而唱。

家里的木柴已经告罄，帮佣海嘉卧病在床，发烧打冷颤。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尤安，”母亲说，“现在你是家里最强壮的人，你得去买柴，带雪橇去，克莉丝汀娜会为你指路，你们两人多穿一点，外面正在刮暴风雪。”她递给他一张钞票，又笑着说：“别忘了把零钱找回来。”在走廊上，我们遇见以前不太热衷说“希特勒！万岁！”的韦伯恩太太，她没跟我们打招呼，径自一边开门，一面尖酸刻薄地说：“这个家庭还大得真快！”不过幸好尤安没听见。

我们并肩行走，今年冬天第一次不会令人冷得难受。雪花片片，落在我们的帽子和围巾上，在我们的脸颊上融化，依附在我们的睫毛上……我得把握良机，木柴店在广场的另一边，需要一小时的脚程，于是我开口了。

“每片雪花都不太一样，”我说，“它们好像星星，不过星星既不冷也不小，星星炽热而庞大，像是遥远的太阳，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吗？”

没有响应。

“尤安，”我说，“你或许认为我只是个小女孩，没必要跟我说话，不过桂荷塔把你们班的功课全教给我，我有很好的记忆力，另外，我的耳力也很厉害。”

没有响应。

“尤安，我知道你在我们家还不太自在，不过我想告诉你，你可以信任我，就某方面来说，我是你真正的妹妹……跟你一样，我也被他们收养。”

啊，他看着我，第一次，他真的看着我，一时间，我身体的一切都加速：

我的心、我的脚步、我的舌头。

“我也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我又加了一句，以示和他站在同一线上。

尤安直视前方，不过我看到他的肥骨稍微放松，然后——我赢了！——他张开嘴发出声音，声音构成话：

“真的？”他问。

他的确说出这句话，不过发音有点奇怪，因为他有口音。

我点头回答真的，因为找到知音而如释重负，热泪盈眶，虽然我一点也不感到悲伤，相反地，我很快乐。

“至少，收养我们的人家很和善。”我说。

“我没被收养。”尤安说。不过他这么说很荒谬，我亲眼看见母亲签署文件，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你叫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问得我目瞪口呆。

“我的名字？克莉丝汀娜！”

“不，你以前的名字，你真正的名字。”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已经走到木柴店，我发觉他又用沉默保护自己，好像乌龟把头和脚缩在硬壳里。当我敲门，他瞪着我，眼光表示“由你来说”，于是我发出胆小的麻雀啾啾声，说出该说的话，他把钞票递给老板，把零钱放回口袋，我们又来到外面。

天气比刚才更加冷冽，白天即将结束，来时的空雪橇很轻盈，不过现在变得沉重。尤安的五官因为用力拉雪橇而扭曲，好像撑起茨温格皇宫阳台的黑奴的脸庞，只是尤安是活的，他的确感到吃力，没有力气说话。他开始喘息，当我们到达广场，他停下脚步，调和呼吸。

我们依稀听见从广场另一端传来的旋转木马的笛乐。

尤安转身看我，以奇特犹疑的德语说：“你想坐旋转木马吗，假克莉丝

汀娜?”

“我们不能坐,”我笑着对他说,“要花钱的。”

“我们有钱!”他一面说,一面从口袋掏出母亲的零钱,把握在他手套里的闪烁宝藏亮给我看。

“尤安,你爱说笑!”

“‘尤安,你爱说笑!’”他以嘲笑的口吻重复我的话,“不,我不说笑,我也不是尤安。来,不知名的小姐!”他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沉重的雪橇。

当我们走到旋转木马面前,它乍然停止运转,音乐也停歇,显而易见地,已经结束,夜开始降临,小孩跟着他们的母亲离去。“不行,尤安。”我说,“钱不是我们的,反正,他们也关了。”不过尤安拖着我走到售票亭,在我耳边说:“问!”于是我开口问,不是发出胆小的麻雀啾鸣声,而是吓得半死的老鼠叫声:“旋转木马关了吗,先生?”

那个男人,头发灰白,满脸皱纹,五官疲惫,正在锁上收银箱。他垂下眼睛,看见我们:手牵手的两个小孩,站在雪中,站在夜幕里,站在打败仗的国家里。“唉!”他说,“多一圈少一圈……好吧,快去!”尤安把母亲的零钱递给他,不过他用手背推开:“不用,收银箱已经上锁,去吧,坐上马,就两圈。”

音乐再度高声宣泄,我从头到脚如醉如痴,那位先生把我举起,放在白马背上,不过我没想到尤安会坐在我后面,他双手环绕我,拉着缰绳,旋转木马快速转动,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上升和下降,随着每分每秒过去,天气变得愈加寒冷,天色昏暗,不过,我的身体是一团火球,我纵声大笑,笑声被寒风吹散,木马上升和下降,灯火辉煌,音乐飘扬。转完两圈后,我向那位先生招手,跟他说:“谢谢!”他向我点头,他好像已经山穷水尽,取悦两个小孩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又让我们旋转一圈,我说“谢谢!”他点头,没停住旋转木马,我们又旋转一圈,再旋转一圈,每圈结束时,我说“谢

谢！”而他点头，我们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没有理由停止……

要重复多少次？我们会因为一再重复的话而死亡，可恶的小浑球，可恶的小浑球，可恶的小浑球，可恶的小浑球，一直要重复多少次，这句话才会丧失原本的意义？

当我们走近房子的时候——在母亲对我们大呼小叫之前，因为我们晚归，她着急死了；在她惩罚尤安直接就寝不许吃晚餐之前；在夜半三更拉警报，全家光着脚穿着睡衣冲到地窖之前；在这些东西粉碎旋转、灯光、音乐形成的美梦之前；漆黑漫长的归途，当我走在尤安身旁，我心里都是这些美梦。是的，走近家门的那一刻，尤安松开雪橇的拉绳，挽着我的肩膀，把我转向他。

他把一只手指放在他的唇上，用他缓慢独特的德语说："不是尤安，是亚内克，不是德国人，是波兰人，不是养子，是窃童，我的父母都还活着，他们住在什切青，我是偷来的，你也是，假克莉丝汀娜。"

自那个夜晚起，我有了崭新的生命；一个充满阴影、秘密以及与亚内克—尤安默契相通的生命。放在他唇上的手指说明一切：其他人都不该知道把我们紧紧相连的秘密。

几乎每一天，我们找到几分钟的时间，继续我们是谁的探索。我们轻声交谈，因为轻声细语的缘故，让我们说出的每个字愈加重要，尤安告诉我我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克莉丝蒂纳，或者也有可能为克莉丝特卡。他卷舌念莉，让我的胃部发痒。他不准我说"希特勒！万岁！"说我只能装模作样，让别人以为我说了这句话。他说德国人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家人是我们的敌人，虽然他们对我们很好。他说等到战争结束，我会回到我真正的家，如果我忘记母语，我将不能和我的家人说话，很可怕。于是他教我说波兰语，母亲是 matka，父亲是 ojciec，兄弟是 brat，姊妹是 siostra，我爱你

是 kocham was，梦是 sen，歌是 śpiew。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他问我。

“不。”

“连叫你的母亲 matka 也想不起来？”

“不，不过.....我开始有印象。”

“他们应该在你还是婴儿，还不会说话时就把你偷走。他们从你妈妈的怀里抢过来，我看过这种景象，克莉丝蒂纳，而且不止一次。”

我记住他教我的每句波兰语。为了报答他，我温柔而严格地纠正他的德语，他有进步，不过还是拒绝在用餐时和上课时开口。

我们坐在走廊尽头的大橱子里，那里几乎就是一个房间，里面有一盏灯泡。

“我们的文件上的资料都是假的，”尤安说，“我们的名字、年龄、出生地。”

“我们的年龄？”

“起码我的，他们让我少两岁。”

“你十二岁？”

“是的。”

“你是我的两倍大！”

“愤怒也是你的两倍。不过你也应该生气，克莉丝蒂纳，想想看，你的父母找你找了好几年，他们哭泣，想知道你在何方，现在他们恐怕已经不抱希望。”

“真的？”

“当然。”

“谁把你偷走？”

“褐衣修女。”

“她们是谁？”

他跟我叙述有一天那些可怕的乌鸦，出现在什切青市的街道上，身穿僵硬、袖口和领口为白色的褐色洋装，好像恐怖版的安娜贝拉。她们趁中午成群结队的孩童走出校门用餐时，站在学校门口，研究这些孩童，有选择性地跟他们攀谈，手里拿着棒棒糖，脸上堆满笑容。

“他们如何选上你？”

尤安转向我，我看到他上下颚紧闭。

“我们，克莉丝蒂纳，她们选上我们，因为我们看起来像德国人，因为我们金发、蓝眼、皮肤全白。”

“不是的。”

“为什么？”

“我的皮肤不全……”

我靠近他，卷起衣袖，让他看我的痣，我的心跳得很快。

“这个记号让我跟其他人不同，”我告诉他，“它让我唱歌，当我触摸它，我可以进入我的灵魂，拾起其中的美好，然后透过我的嘴唇，我可以像鸟儿般飞翔，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摸它。”

尤安轻轻地把两只手指放在我的痣上，他皱着眉头，我的心往下沉，他觉得丑陋？

“怎么了？”

“不，没什么……我只是很惊讶。在那里，我看到许多小孩因为更小的瑕疵被送走。”

“被送走……？”

“再多说一点你，克莉丝蒂纳，你除了唱歌，还喜欢做什么？”

“吃，我特爱吃肥肉，我希望长大后成为马戏团的胖女王。”

他大笑一声。“你还有一段路要走。”他说，同时看着我的竹杆脚。

突然，橱柜的大门打开，桂荷塔站在走廊上，看起来既受伤又得意。

她听到我们低声交谈，尤安从来不曾跟她说过半句话，然而他和她年龄相仿，在餐桌前他的身边有一位如此迷人的年轻女孩，他怎么会对我这个笨蛋感兴趣？令人无法理解。她妒火中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房间，锁上房门。

"告诉我你们在里面做什么？"她嘶鸣着，"不然我要告诉母亲！"

"桂荷塔，"我说（我因为新语言、新兄弟、新国籍变得更强壮），"没什么好说。"

"我听到你们轻声交谈！"

"轻声交谈并不犯罪……"

"不过这表示他会说话，尤安！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

"你问他。"

"他不会回答我。"

"这不是我的问题。"

"克莉丝汀娜，你知道我想干嘛？"

"干嘛？"我说，转头看她。

她朝我的脸吐口水。"这就是我想做的！

我打死也不愿放弃与尤安的秘密对话，我们夹杂着波兰语，好 dobrze，是 tak，不 záden，我是你的女儿 jestem waszym corka……我全部想学。

"褐衣修女带走被选上的小孩，他们搭火车到达一个名叫卡里兹的地方，在那里，她们把我们交给白衣男人，他们也许是医生也许不是，他们把男孩和女孩分开……"

"接下来？"

"接下来，他们测量我们。"

"量身高？"

"不，什么都量，我们必须光着身体，他们量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头、

耳朵、鼻子、腿、手臂、肩膀、手指、脚趾、额头……两腿之间的东西、鼻子和额头之间的角度、下巴和下颚之间的角度、两眉之间的距离。两眉太近的小孩都被送走，有痣的小孩……鼻子太大……那话儿太小……内八或外八的小孩也通通被送走。然后他们测验我们的健康状况，我们的智力，一个测验接着一个测验，成绩不佳者也被送走。”

“被送走？”

“嘘，克莉丝蒂纳，你别说话，他们为我们取新的名字，他们告诉我们：你们以前是德国人，你们的体内流着德国人的血液，你们的波兰国籍是个错误，不过我们可以更正，还不算太晚。你们的父亲是叛徒，他们必须被杀，你们的母亲是妓女，她们没资格抚养你们。现在，你们得接受德国教育，如果你们说波兰语，将会受到惩罚。我们说波兰语，我们受到惩罚。”

“唉，好可怜……”

“不，千万别说可怜，如果你说可怜，我就不说。”

“对不起，”我赶快说，波兰语是 Ja jestem zá uja ce。

“他们三更半夜打我们的头，”尤安一面闭着眼睛说，一面对着空气用力挥拳，“砰……砰……砰……砰……我们数着自己被揍几下，第二天早晨互相比较。经常，我们的头被打了超过一百下，砰……砰……砰……砰……刚开始很痛，不过不久之后就不痛；因为我们把这些节奏变成其他东西，我们想成砍树木的斧头，或是敲钉子的榔头。砰……砰……砰……砰……我们被揍，但不觉得疼痛，连晕眩也只是沉重的感觉。我继续说波兰话，一位褐衣修女把我带去小教堂，她要我下跪，手臂像这样伸直，她监视我，一旦我垂下手臂，她就用鞭子抽我，她像个疯婆子似的发狂鞭打我——打在背上、脖子上、头上，她呼吸得很大声，每当鞭子落到我的身上，她快乐地发出一声‘啊！’最后，我受不了，转过身，抢下鞭子，她的脸孔瞬间从欢愉跌入恐惧，现在，我比她强，因为我有鞭子，我开始抽打她，我对着她大叫波兰语，侮辱她，用语言蹂躏她，她缩在墙角，全身发抖，手

抱着头……我可以杀死她，克莉丝特卡，我向你发誓。”

他停顿，我默不作声，两眼圆睁。

“后来他们知道了，把我锁在橱子里，我和扫帚在黑暗中待了两天，不给我吃也不给我喝，我也不求救，我想证明我的意志力比他们的更强，于是我走进我的脑袋，等待。终于，医师长来看我，他在办公室里告诉我：‘年轻人，你是块对德国有益的好料，不过没有第二次：你要是再反抗，我们就把你送走。’”

他又陷入沉默。

“那次以后，我不再说波兰语。他们拔掉我的语言，连根拔起。”

“也拔掉我的。”

“也拔掉你的。”

在梦中，我看到一位强壮的农妇，头上绑着方巾，她长得很像祖母，她在菜园里吃力地弯下腰，面红耳赤地低声抱怨，使尽全力连根拔起某种东西，拔出来后，扔到篮子里。她拔什么东西？她挺起腰杆，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说：“唉呀！真累人！”我走近她，看见篮子里堆满人舌，好像小龙虾，它们的根部在空气中可怜地蠕动。“如果你把它们连根拔起，它们就说不了话。”“这正是计划的目的！”女人说，她又弯下腰，继续干活。

“我们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被偷走，”尤安说，“整整一年里，他们用德语痛打我们，就好像头部被揍：砰……砰……砰……砰……德语、德国历史、德国诗歌以及德国童话……又回到冬季，德国圣诞圣歌。温柔的夜……璀璨繁星高高挂……铃声响，响叮当，响叮当……砰砰砰砰。啊！假克莉丝汀娜，我好恨这些愚蠢的圣歌！你不恨吗？”

“嗯……我恨……”

我以前喜欢它们，不过那时我以为属于这个家，属于这个语言，属于这栋房子。现在，我没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们，只有几句波兰语和我对尤

安的爱，不过，来日方长。我把圣诞圣歌推到记忆的最底层，当我在学校学到新的字，它们因为尤安的回忆变得有毒，我想起他们违反他的意愿，把这些字硬塞到他的脑袋里，并饱以耳光和鞭刑，学习这些字让我难过，不过我告诉自己，它们即将被我的母语取代，我将可以把它们从脑袋里赶走，好像拉下冲水杆，所有的废物都会被冲走，流向大海。祖父说，下地狱的人是人类的废物，不过我不想引用祖父的话，因为虽然他对我很好，他并不是我真正的祖父，我不知道他的智能有什么用。

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不唱德语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每首歌——教堂和圣诞圣歌以及祖父教我的美丽歌曲，我都不能唱。他还想教我新歌，不过我告诉他，我必须做功课，没时间唱歌。他看起来很失望，我亲他的额头，告诉他："也许晚一点，祖父。"我跟尤安说，他说："我可以教你唱波兰歌，不过会让我们露出破绽，目前你最好唱无言歌，我很抱歉。"

我试着唱无言歌，我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让它往高处攀升，直到冲破天际，再坠到我生命的深处，在那里岩浆滚滚。

"你们两人说些什么？"桂荷塔问我，她正在为安娜贝拉梳头。娃娃的头发不像我们的头发每星期得清洗两次，因为它们并非透过活细胞长在头外。

"哦……人生。"

"'人生'指的是？"

"你查字典就知道了。"我告诉她，被自己的勇气吓到。

"好吧，克莉丝汀娜，我不会再教你功课。"

"是吗？那么我跟母亲说那天夜里你说的话。"

"去，你敢就给我试试看！"

一月底，天气寒冷，学校也关门了。

日以继夜的空袭警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窖里挨过，比上教堂更无聊，因为我们除了听别人打鼾、呻吟与叹息，什么也不能做，而且臭气熏人。隐隐感觉得到，事情有了变化，现在我们每天用餐时都沉默无声，而且和尤安的沉默无关，是一种崭新昏沉的东西，像是铁盖，压垮我们，让我们透不过气，好像宇宙停止运转。每个人忙着自己的事，早晨穿衣、整理床铺、摆餐具、劈柴、擦亮银器、折床单，不过，这些干干净净和井然有序都是谎言，是大人试图欺骗小孩的把戏。当我仔细看他们的眼睛，我只能看见恐惧和混乱，如果我注视太久，我会一个踉跄，跌到他们的肚子里，掉进他们痛苦的深渊，因为现在我们真的打败仗，或者应该说德国打败仗，因为我是波兰人。德国就不能打败然后结束战争？为什么拖那么久？

"你真的会用母亲的钱坐旋转木马？"

"真的。德国人偷我的国家，他们偷走我，我偷他们几个铜板算什么，假克莉丝汀娜，你站在哪一边？你必须选择。"

"我站在你这一边。"

"用行动证明。"

"怎么做？"

"下回你玩假祖母的愚蠢珠宝盒时，偷一样珠宝。"

"我不能这么做！"

"那么你不和我同一边。"

"但是你要她的珠宝做什么？"

"你先偷，我再告诉你。"

第二天，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对亮晶晶的耳环，在尤安的眼前摇晃，希望他分辨不出真假钻石。

不，他不知道，他很感动，睁大眼睛，翘起拇指；我骄傲得满脸通红。

“你要拿来做什么？”

“这只是一个开始，假克莉丝汀娜，不过是个好开始，你将成为神偷，从现在起，你每天从假祖父的皮夹里偷走一点钱，好吗？”

“做什么用？”

他用两只大手攫住我的小手，紧紧握住。

“你和我同一边，克莉丝蒂纳？”

“当然。”

“你爱我？”

“甚于任何人。”

“那么听好……你和我，我们将一起逃走，我们先卖掉珠宝，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回波兰，等钱用完，你可以唱歌，路人围着你听你唱歌，而我，我把帽子传下去，让他们把值钱的东西放到帽子里，我们继续旅程。”

我的太阳穴快速地跳动。

“不过亚内克，如果有人看见我们，他们会报警，两个逃家的孩子，很容易引人注目。”

尤安笑起来。“现在到处都是难民，你不知道吗？每条路上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老人、小孩、任何人，多两个少两个没有差别，再说，警察还有别的事要做，没人会理我们。”

“不过亚内克……我知道我们住在敌人家，不过……如果我……我想说的是，他们喜欢我，他们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不能……”

“小克莉丝，你得决定当婴儿还是当大女孩，当德国人还是波兰人。考虑清楚，慢慢来，你自己作主，我夏天就走人，有你没你我都要走。”

这个家，要是没有尤安，叫人无法想象。

当祖父开始打鼾，我不推他的肩膀，说："寇特。"我起床，踮着脚尖走到挂着外套的椅子边，我掏着外套的口袋，皮夹放在内袋，我满身大汗，双手发抖，我很纳闷我的身体为什么会这么运作，它应该反过来运作才对，当我们神经紧张，我们需要双手控制自如，正确做我们要它们做的。只有三张钞票，我不敢拿，我会跟尤安说皮夹是空的，如果祖父有十张钞票，我会拿走一张，因为只占百分之十，不过三分之一超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百分之三十三点无数的三，桂荷塔曾经教我百分数，那时她和我分享功课。处处都是无数。

不过零钱包装满零钱，我取出六个铜板，小心不让它们在我的手心发出叮当声，我把它们放进鞋子里，上楼找尤安。

"太棒了，克莉丝特卡。看，我找到一个隐秘的好地方……我带来吃的东西。"

我们趴在散发樟脑丸味道的洋装外套之间，尤安拿开一双旧靴子，大概是祖父在另一场战争所穿的军靴，柜子底堆了许多食物，有糖、饼干和椰枣……

"嗳呀，亚内克！家人已经不够吃……"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我想看到我的家人，来……"

他递给我一个白铁罐，我把零钱放进去。

夜里躺在床上，我试着想象我在波兰的生活，各式各样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像跳蚤一样跳来跳去，祖父年轻时在柏林看过马戏团，我纳闷自己有多少兄弟姊妹，他们是否忘记我，是否比桂荷塔对我好，我的 ojciec（父亲）是否健在，matka（妈妈）是否跟母亲一样好心，我是否认得出她。她一定可以认出我，幸亏我的痣。她一看到我左手的臂窝，会叫道：

"克莉丝蒂纳！克莉丝蒂纳！终于找到你！我的宝贝克莉丝蒂纳！"然后紧紧抱着我，喜极而泣。

最令我担心的，是母亲得知我们离家后会很悲伤，她会心碎。不过亚

内克说，是她自己活该，她不该收养窃童，她得为她自己的悲伤负责，和我们无关。

“现在，你必须跟他们撒谎。”

“不，亚内克，有什么用？我们已经欺骗他们，我们偷钱偷食物，够了。”

“你应该更狠，假克莉丝汀娜，你的皮肤应该更厚，不然，回程的路，你撑不下去。”

“亚内克，我骗不了。”

第二天，桂荷塔从学校回到房间时，看见抽屉的衣物丢的满地都是，内裤、袜子、裤袜、卫生衣、套头衫，全被倒在地上。她像一支箭冲下楼，“母亲！看克莉丝汀娜干的好事！”

我跟着母亲爬上楼，注视着零乱场面，大吃一惊。

“是你做的？”母亲抑住怒火问。

我绝不能揭发亚内克，于是我说“是。”胃发抖。

“为什么？”她说，声音刺耳。

“我……我找东西……我忘了把它们放回原处。”

“你找什么？”

“我的敲钹熊。”

“她说谎！”桂荷塔大叫，“她的熊在那里，在书架上，它一直都在那里，不曾在抽屉里！”

母亲告诉祖父这件事。他把我叫去，看着我，眼神流露出悲伤。

“你怎么了，我的小孙女？”他叹息说，“你母亲告诉我你变得不听话，你为什么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因为我想弄得乱七八糟。”

他的嘴角往下拉，悲伤转成严厉，他两手抓住我，粗暴地拉向他，强迫

我卧在他的腿上，我企图逃脱，但是他一手压着我的背部，一手啪，啪，啪打在我的屁股上，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痛而火冒三丈，我嘶吼、反抗，我的反抗让他更为恼怒，巴掌迅疾如雨落下，我感觉屁股变得火红，血液急速流到皮肤表面，想了解怎么回事。我大声哭号，对着空气猛踢，最后，祖父怒火稍熄，一把推开我，我跌在地上，不停地啜泣发抖，他叫我消失在他的眼前。

我离开客厅，从桂荷塔面前经过，她抱着安娜贝拉，站在门边看热闹。她对我露出狡猾的笑容。

"你好棒，克莉丝特卡，"亚内克说，"你通过考验，告诉我，痛苦……"

"蛮痛的。"

"你能忍受更大的痛苦？"

"可以。"

"太好了。你看到德国人的真面目了？"

"是的。"

情人节。

我们正在吃早餐，把干硬的面包浸在热腾腾的菊苣根里（译：一种代咖啡饮料），已经没有巧克力、没有奶油、没有乳酪、没有火腿、没有果酱。事情发生时，平静的表面浮现裂痕，混乱突然闯入屋里，祖父在房里啜泣起来，当他发出第一声啜泣，大家就僵住不动，好像玩"木头人"游戏。母亲和祖母的眼光在餐桌上空相遇，我拦截她们眼里瞬间即逝的惊慌，我立即明白发生了悲剧，不过到底是哪件悲剧？父亲去世或希特勒丧命？到底是什么？啜泣声越来越响亮，祖父冲出房间，我们听见从他卧房传来的广播声，他穿着内衣，肚子垂着，像颗巨大的白气球，脸上挂满泪水，他扯着白发，他的头发好像小丑的头发，一绺绺矗立在头上。他不知道自己的样子可笑？他不知道不该穿着内衣在众人面前跑来跑去？

“寇特，”祖母说，她站起来走向他，但是他改变方向，用头撞墙，一次又一次地撞，也许他像在卡里兹中心时的尤安，数撞击的次数。

渐渐地，他的啜泣变成一句话：“德累斯顿，”他说，“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如果同一句话说了一百万次，是否失去原来的意义？

母亲要我们回房。当我们中午下楼时，房子一片混乱，午饭也没做好。海嘉正在餐室里打扫瓷器碎片，这些瓷器都来自祖父的父亲在德累斯顿的工厂，美丽的摆钟也被打碎，连珠宝盒也不能幸免，小芭蕾舞女滚到走廊上，她滚动时，眼睛仍然直视前方以保持平衡。几个男人来到家里带走祖父，不过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有个男人踩到芭蕾舞女，把她碾成两半，却浑然不知。母亲和祖母像两尊雕像坐在沙发上，海嘉要我们回房。

我和尤安站在窗前，凝望学校的院子。院子里无人玩耍，更显得空旷静止。冷酷如石，鸟儿走了，树木掉光叶子。

“没关系，”尤安说，“这是报应。”

“谁的报应？”

“德国人，所有的德国人，他们都该死。”

“别这么说，亚内克，”我用波兰语跟他说，“请你别这么说。”

“不，我就是要说，德国人都是妖怪，克莉丝特卡，我出生那年，他们选了一头妖怪当他们的领导人，他在我这一生中，杀害波兰人，摧毁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你知道吗？去年华沙变成灰烬，你知道吗？”

他的声音太小，我几乎听不见。

“不过小孩，亚内克……婴儿……”

“你以为他们会拯救波兰人的婴儿？克莉丝蒂纳，妖怪的小孩也是妖怪。”

“动物呢？它们也该死？”

沉默。我感觉他又离开我。

“也许，为时太晚。”他终于说话，“也许他们偷你的时候，你还太小，他们把你变成真正的德国人。也许你和我，我们是敌人，不是朋友。”

他的话让我颈背上的毛都竖起来。“亚内克，”我咕哝着，很伤心，拇指紧紧按着痣，“请你别这么说，我和你一样是波兰人，我们必须待在一起。”

“一起……对抗敌人。”

“是，是。”

他的手臂环绕着我的肩膀。“好，”他说波兰语，“Dobrze。”

“亚内克……在德累斯顿，如果当地人把火蜥蜴养在笼子里……它们还能活着，不是吗？它们可以在火里生活？”

“不，那是传说……在我们什切青的房子附近的森林里有火蜥蜴。你看过活生生的火蜥蜴？”

“不。”

“你满脑子都是千奇百怪的念头，克莉丝特卡，不过，在生活上，你却很无知，你曾在森林里散步？”

“不曾。”

“火蜥蜴很奇妙，全身漆黑缀着橘色的斑点。它们有大嘴巴和黑眼睛，身体暖和，我和哥哥在森林里观察它们，它们总是下过雨后才跑出来，它们藏在树根底下，在黑暗和水里。有一次，我哥哥抓到一只火蜥蜴，我们把它放到箱子里，给它食物，不过它不肯吃。我们每天给它种子、草、蚯蚓、昆虫……它完全不吃。过了几个星期，它移动得越来越缓慢，但仍然活着……六个月后，它变成透明，好像包着肉的骷髅，不过仍能稍微移动。最后，它的全身布满白色的液体……变干后开始腐烂……有一天，我们来

看它，只看到一堆胶质物。”

我们在下午茶时吃午餐。

祖父被带走。海嘉为我们准备餐点，餐点只有几颗水煮马铃薯。母亲和祖母甚至没来用餐，由海嘉念餐前经。当她念完，尤安第一次说出“阿门”，诚心所愿。

那一晚在梦里，我看见德累斯顿成千上万的雕像倒塌，绽裂的十字架上的耶稣 拆裂的大胡子哲学家 破碎的神圣女神 断头男人 缺了身体的头破裂的悲伤圣人 断了双手的音乐神童 仆倒在地的圣母马利亚惊恐地看着躺在身边的裸男。我看见许多滚动的石头，石眼闪闪发光，石雕马皮开肉绽，手足残缺的黑奴、肢解的仙女，堆成金字塔的天使头颅，犹如大炮的炮弹。“看啊，克莉丝汀娜！”祖父说，我抬起眼睛，看见光着身体的人被钉在剧院、歌剧院和司法院的墙上，鲜血直流，装饰门面的是真的手和真的脸，它们扭来扭去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在公园里，花圃里矗立着真的女人，乳房滴着奶，形成新喷泉，“看啊，克莉丝汀娜！”祖父说，他张开双臂，拥抱盛大的场面，“我们战胜了！”

梦境与现实交融 白天和黑夜颠倒 真人和雕像互换 天下大乱 三月天 人人坐困寒风中 警报呼啸不停 天空淌血 四月天 学校重新开学 院子里的树木繁花点点 小鸟啁啾 城被炸了 炸弹掉在广场上 第二天进城 市政府教堂不见 只剩冒烟的废墟 旋转木马的柱子扭曲 木马侧躺或仰卧虽然四脚朝天依然奔跑 被劈成两半的巨树 惊险地弯下腰 为了倾听地底发出的真理 学校关门 希特勒死了 广播如是报导 五月天 花园百花齐放学校院子聚集来自东部的难民 城里挤满难民 他们走了很久很远 背着行李包袱和婴儿 灰头土脸 惊魂未甫 饥肠辘辘 我们足不出户，等待。有一

天街上传来哀号声，我们走到窗边看个究竟，一个婴儿死了，不过他的母亲紧紧抱着他不放，当有人想拿走她的小孩，她哀号再哀号，她在堆得如山高的行李箱堆里抓起一只箱子，倒出装在里面的家当，把死婴装在里头，然后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里。六月，“现在，”尤安说，“德国像被分成四块的蛋糕，战胜国都得到一块，我们这一块属于美国人。”

于是我们挨饿，我们等待，我们等待，等父亲回来，我们不知道他变成俄军的俘虏还是战死沙场还是在回家的路上饿死，没人知道。暑气逼人，城市只是万头攒动的苦难，人人为了一口面包你争我抢，但却慷慨地分享疾病。我们没有存粮，尤安列清单，列出家里的贵重物品：祖母的珠宝、几个完好的德累斯顿茶杯碟子以及钢琴。他走入人群，遇见一些人，跟他们做买卖，他找到钢琴的买主，一辆卡车把它载走，以物易物的结果，我们得到一大袋马铃薯，这是奇迹不是魔法，钢琴变成马铃薯犹如水变成酒，尤安是我们的英雄。在街上，他听见疲惫的窃窃细语，听到他们逃避什么、看到什么、失去什么、忍受的苦难以及留下什么东西。他转述给我听。

“把娃娃给尤安，桂荷塔，”母亲说，“也许他可以换到一些火腿或一块面包。”不过桂荷塔执拗地摇头，紧紧抱着安娜贝拉不放。“必须偷，尤安，”母亲压低嗓音说，“偷你能偷的，偷！不偷的话会饿死。”

尤安偷了，不过当母亲又羞愤又感激，淌着眼泪收下赃物时，他不看她一眼。

那是一个污浊的黄昏，我和尤安坐在广场角落断裂的长椅一端。

衣衫褴褛的难民就地而睡，以包袱当枕头。我闭上双眼，倾听周遭陌生的音乐、婴儿的哭闹、女人的叹息、老人的祈祷、我肚子咕噜咕噜叫，这时尤安突然对我说：

“就是现在，假克莉丝汀娜。”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过我今年夏天要走,你和我一起走?”

“亚内克,我们现在不能走……不能抛弃这个家……在……”

“已经八月了,再过不久,天气将变冷,不能露天而睡,你和我一起走?”他用波兰语再说一遍。我开始啜泣。

眼泪是一种神秘的东西,祖父曾经这么告诉我。我们的泪腺可以清洗脆弱灵敏的眼睛,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我们感到悲伤时,这些泪腺开始激活,悲伤和咸水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不过就是有关。我突然很想念祖父,我越哭,越想念他。哭泣时,每个哭泣的理由会牵扯出其他的理由,让人更难以停止。我想念祖父,我想念父亲,我想念罗塔,我希望全家团圆,母亲再快乐起来……

“克莉丝蒂纳,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我投入尤安的怀抱,好像他是全世界的男人,我埋在他的胸前抽泣,他一只手臂环绕我,一只手笨拙地拍我的头,路人漫不经心地看我们,继续他们的路。他们见过太多沧桑,他们看过家乡变成火窟,乡人烧成木炭,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大,磷火在背上跳动。他们看见红、紫、褐色,永远僵硬不动的木乃伊、一整车乘客烤成焦土、散落在地上的女人的手、如网球般大的人头、烧成灰烬或是被炸得粉身碎骨的人。他们不会为了芝麻小事感动,譬如说一个小女孩的眼泪。

“小克莉丝特卡,你可以明天告诉我,明天是我的生日,我就要十三岁了。我会在午夜出发。”

祖父曾经告诉我,明天永远也到不了。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个刮胡师利用“明天免费刮胡”的招牌吸引顾客上门,第二天那些顾客都回到理发店,希望能免费刮胡,刮胡师嘲笑他们:“哦不,你们不识字吗,是‘明天刮胡免费’。”——“既然他们已经来到店里,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并且付了钱,不出几个月,这位刮胡师变成德累斯顿最富有的刮胡师。”祖父说。

明天永远也到不了，不过第二天到了。

第二天，当我们在厨房里围着桌子而坐，喝茶嚼马铃薯皮时，门铃响了。

母亲很激动，心想也许是父亲。不过，她后来想起父亲有钥匙，不会按自家的门铃，不过，他有可能在和俄国人打仗时遗失钥匙，所以还是有可能是他。不过，不是父亲，海嘉去开门，她和一位女士走回来。

那位女士极为优雅，优雅地让人以为是外星人，我们很久不曾看到穿得这么光鲜、吃得这么充足、保养得这么好的人，她深褐色的头发梳成光滑的发髻，穿着制服和皮鞋，手里拿着皮制活页夹，她自称穆丽克小姐，她为打扰我们用餐深感抱歉，当她开口说话时，我知道她是外国人。母亲要小孩离开厨房。

坐在客厅，等待。没有事好做，我们就干脆什么也不做，摆钟不在那里滴滴答答提醒我们消逝的时间，不过天空缓缓改变颜色，所以时间还是消逝，我猛然想起今天是亚内克的生日，但我感觉现在不是说生日快乐的时候。厨房里的四个女人话说得越来越大声，祖母开始高声尖叫，不过我们听不出她说什么，只听见音调，一种痛苦的旋律。终于，海嘉开门，叫我们进去：我和尤安。“不是你，桂荷塔。”当桂荷塔站起来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她加了一句：“只有尤安和克莉丝汀娜。”

我看着桂荷塔，她看着我，我告诉自己：我们终于走到姊妹痛苦关系的终点。

厨房餐桌上布满文件和照片。海嘉和祖母分别坐在母亲的两旁，我看见桌底下六只脚排成一列，但是我不敢抬起眼睛看她们，因为我知道母亲哭过，我不想看她。

陌生人语带犹豫，以波兰语跟尤安说话。

“是的。”他说。母亲发出呻吟。

接着，这位女士转向我，我以为她也会跟我说波兰语，当我准备告诉她，我的母语说得不好时，她却伸出一只手，用德语说：“亲爱的，要不要到我这里？”

“不行！”母亲大叫，我从不曾听到她用这种声音说话；一种发自内心、出自肺腑、充满痛苦的声音。“别碰克莉丝汀娜！”

那位女士请母亲冷静。“我知道这一切都难以忍受。”她说。她请海嘉为母亲倒水，不过海嘉不动。那位女士又向我伸出手，母亲在餐桌上，眼泪决堤。

我缓慢走过厨房，握着穆丽克小姐的手，然后很庄重地以波兰语跟她说：“我也是波兰人。”

她扬起眉毛。“不，我亲爱的，我认为不是。”她说，然后她放开我的右手，握住我的左手，再慢慢转过来，我措手不及，我看到她仔细观察我的左手臂窝。因为天气炎热，我穿一件无袖上衣，她立即看到我的痣，她看到痣后，又说：“我甚至肯定你是乌克兰人，你真正的名字是克拉丽莎。”

我脚底下的地板四分五裂，我看着震惊的尤安，他的眼神和我的眼神相遇，充满疑惑，像在说：“你是谁？”而我不知道答案。几个月来我一直为重返波兰与父母团圆做准备，如果等我的不是他们，是谁？乌克兰在哪儿？它是什么东西？我的胃开始翻搅，我担心像那天得知自己是养女时一样上吐下泻，不过那时的我孤零零，亚内克尚未闯入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在一起。”

穆丽克小姐离去后，我走进浴室，浴室是家里唯一让我不会被打扰的地方。我把水龙头开到底，让别人听不见我唱歌。如果我确实是乌克兰人，而并非我以为的波兰人，我能再唱德语歌吗？我用拇指抚摸痣，唱起

和小白花有关的歌，感谢祖父在这首歌里教我的东西。

夜里，桂荷塔在黑暗中走近我的床榻，手里抱着安娜贝拉，对我说："克莉丝汀娜，那个美国女人将把你带走，带到很远的地方，是吗？"

"我想是。"

"她会把你送回乌克兰你父母家，是吗？"

"可能。"

"听好，最近这段日子，我们不太相亲相爱，不过我会很想念你，少了你，这栋房子将有如一座空城，再说，我也没有妹妹好欺负了，"她迟疑一会儿，又说，"今晚我和娃娃睡觉，然后……等你出发……你可以把她带在身边，就当做……这个家的纪念品。"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搂着她，我们紧紧相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彼此。"非常谢谢你，非常谢谢你，桂荷塔，我会永远记在心底。"

海嘉一整个上午忙着打包我们的行李。接近中午时，我看见我的行李箱敞开着放在床上，里面有我全部的家当，从牙刷一直到敲钹熊，其中最珍贵的非安娜贝拉莫属，她的红色天鹅绒洋装服帖地摊在她身上。中午过后，我和亚内克站在窗边守候，我看见穆丽克小姐的车子停在屋前，这一次她身边多出两位男人，其中一位是黑人，亚内克说他们都是美国人。母亲从早上起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她没和我们一起吃午餐。不过，当门铃响起，她走出房间，头发挽好并化了妆，我知道她尽力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然而当她看见海嘉和尤安提着行李走下楼，她再度崩溃，并发出和前一天一样的号叫：一种厚实恐怖的声响，好像来自大地的五脏六腑。她扑向我，使尽全力箝住我，呻吟着："克莉丝汀娜，克莉丝汀娜。"那两位男人把我们的行李提到车上，尤安跟在后面，不说一句话，不向母亲、不跟桂荷塔、不与海嘉、不和祖母致谢或道别。接着穆丽克小姐走向我们，温柔

但坚定地劝母亲放开我。我必须承认，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开始把我勒得透不过气。

当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母亲高声呐喊，叫声回荡在走廊里。好奇的邻居躲在门缝后窥伺我们，韦伯恩太太坦荡荡地站在门前，交叉双手，两眼炯炯有神，不过穆丽克小姐像芭蕾舞女直视前方，小声告诉我："撑住，克拉丽莎。"

那两位男人坐在前座。我坐在后座，夹在亚内克和穆丽克小姐之间。旅程似乎没有终点，那是炎热的八月天，我汗如雨下。祖父说过，流汗是一种降低体温的方式，汗水透过位于额头和腋窝以及我不知道的地方的汗腺排出，汗水蒸发后，你会感到清凉，不过今天我的汗水不蒸发，它只是不断地流出。没人说话，我看见亚内克又绷着腭骨，我闭上双眼，佯装睡觉，过了一会儿，我眯着眼睛看穆丽克小姐，出乎意料的，我看到她正在擦眼泪，我很好奇她为什么哭，也许现在每个人都有哭泣的理由，连美国人也是。最后，我靠在亚内克的肩上，真的睡去。

车子把我送抵一栋房子前，我由台阶拾级而上，按下门铃，但门没上锁，我因为迫不及待而颤抖，跨过门槛，穿过走廊，走进一间满室生光的房间，我看见房间的另一端有个背对着我的女人。"终于！终于！"我心想终于找到我真正的母亲！"妈妈？"我说，但她没回答，头也不回，于是我走近她，触碰她的手，并说："妈妈？"不过，她是一尊石像。

当我清醒时，我们已经抵达，我的头很沉重，我想尿尿，夜幕即将降临。

下车时，亚内克在我耳边小声说："到达时我看见几位修女，让我想起

悲惨的过去，我不会久留。”

“她们穿褐色衣服？”

“不，黑色和白色的衣服，不过一定是德国人。”

那两位男人把我们的行李提到某个地方。

“你们先在这个中心住下。”当我们穿过入口的大门时，穆丽克小姐跟我们解释。“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把文件整理好，女生的卧室在左边，男生的卧室在右边，但是你们每天用餐时间可以碰面，一直到找到你们的家人为止。”

“找到你们的家人？”尤安兴奋地说，“您的意思是，找到我们的家人！”

“是，是，”穆丽克小姐含糊其辞地说，“不幸的是，事情并不如想象中进行得那么快，去吧，上楼整理你们的东西，然后和其他人一起用餐。餐室就在那里。”

然后她离开我们……疾步如飞，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又要哭了。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到了女生的卧室，我远远看见自己的行李，放在其中的一张床上。

我飞奔穿过卧室，扑到行李上，我因为兴奋过度，变得笨手笨脚，不过我还是把行李打开。

没有安娜贝拉的踪影。我翻来覆去地寻找，还是枉然，她不在行李里，我缩成一团，双手握拳使劲捂住眼睛，我咬着牙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我只有亚内克了，而他，别人也将从我的身边夺走他。”

亚内克说我们住在一间修女院，所以这里的楼房很像教堂，美国人获得德国修女的协助，他们介绍我们认识中心的其他小孩，不过我对他们不感兴趣，十七名女孩和二十九名男孩，年纪从四岁到十四岁，每个小孩都很沮丧，我们都不想待在这里，因为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地方，而只是从过

去通往未来的转继站。我们不断回忆过去，我，我想重拾过去的生活，钟楼的大钟、旋转木马、小风车、教堂、地球仪、珠宝盒、钢琴、德累斯顿的风景明信片。而未来是一个庞大的问号。

"穆丽克小姐怎么认出我的痣？"

"你大概有档案留在某处，她应该看过这些档案。"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新的生活步调开始规律地运作，一天接着一天过去。

早晨，整理床铺和做完早操后，我们到乡间踏青。下午，我们分成数班上课，我无聊得要命，因为跟我同龄的其他女孩都不识字，我得全部从头学起，我想靠幻想打发时间，不过我不知道该幻想什么，每部幻想列车都走进死胡同，因为我并非我以为的人，我不知道我是谁。上完阅读课，我必须上英文课，班上还有两位女孩，可笑的是，老师姓白，不过他是美国的黑人，全身上下都是巧克力色的皮肤，除了手掌和嘴唇是粉红褐色和棕粉红色。他教我们说 mummy（妈咪）和 daddy（爹地），please（请）和 thank you（谢谢），what a nice day（好一个美好的日子）和 I am your daughter（我是你的女儿）。他说我有令人赞叹的耳力，发音几近完美。

"你也学英文吗？"

"不。"

"为什么我要学英文？"

"我不知道，我的小妹。"

亚内克现在叫我小妹，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叫我，如果穆丽克小姐是对的，我真的叫作"克拉丽莎"？

我七岁的生日即将来到，我只字不提。

夜里躺在床上，我的身体陪伴我，我数着手指脚趾，数了又数，试着做祖父教我的游戏，佯装十一只手指，不过要骗过自己并不容易。挖鼻孔，没人看我们时可以挖鼻孔，我把囤积在肚脐里的脏东西掏出来，把手探进两腿之间暖和的裂缝，然后我嗅闻手指，再舔它们。有时我试着舔遍全身，像母猫为小猫洗澡一样，但是有太多地方我舔不到。我嘟着下唇，想起祖父在我闹别扭时说："小心，克莉丝汀娜，别被这片厚嘴唇绊倒。"我联想起他的笑话，他问："你们知道如何伸出舌头，碰到鼻子？"我们看着他变成斗鸡眼，使尽各种方法用舌头碰鼻子不得，笑得眼泪直流，不过后来他说："看，很简单！"他一面轻轻伸出舌头，一面用食指摸鼻子。

我蒙在棉被里，一面抚摸痣一面哼唱，每个星期一次，我在脑子里把所有会唱的歌曲唱一遍，歌词顺序一字不差，因为我不想遗忘它们，我不声不响地连唱好几个小时，别的女孩躺在床上呻吟和打鼾，让我睡不着，当我找不到歌曲可唱时，我开始背九九乘法，然后倒念字母，越念越快，几个星期后，我能够倒背如流，虽然我看不出这个成就对我的未来有何帮助。

树上的叶子红了、褐了、皱了、裂了，随风飘到地上，我从来不曾像现在如此悲伤，我伫立在卧室窗边，注视着叶子失去色彩，一片一片缓缓飘向地面，我的人生也失去色彩，有时候，我只想枯萎、坠落，头埋在怀里，永远死去。

终于来到大逆转。那天是十月十八日，亚内克和我，我们已经在中心待了两个月，这段期间，许多小孩走了，又来了新的，而今，轮到我们离开。

“所以……”当晚晚餐后我们相聚时，亚内克说。

我们坐在台阶上，紧紧挨着彼此，几乎完全笼罩在黑夜里。天候冷冽，我没有大衣，刚好解决我的问题，因为给我颤抖的理由：我是那么想颤抖。

“所以……”他又说一遍，两眼盯着两脚之间台阶的一点，其实台阶上什么也没有。

“他们告诉你结果了？”

“是的，你呢？”

“是的。”

“说来听听。”

“你先说。”

“不，你先。”

我看见他腭骨的肌肉抽搐，接着，他咬紧腭骨，似乎想防止话语冲出嘴巴。

“告诉我，亚内克……”

他半叹息半啜泣，把肺部的气吐出，又深吸一口气，久久屏住气息。他终于开口：“我的父母死了，我的哥哥也死了，他们是我全部的家人，他们现在确定我没有家人生还……他们决定把我送去寄宿学校。”

“什么？在哪里？”

他两手紧紧抱住膝盖，但是因为天色太黑，我看不见他的手指节是否变得苍白，通常，像这样紧紧抱住膝盖，手指节会变得苍白，因为骨头顶着皮肤，阻碍血液循环，我相信原因在此。

“亚内克，送去哪里？”

“波兹南，我有个叔叔住在波兹南，他们想在下星期把我交给他。”

“不过你的父母……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们不想告诉我，他们说他们确实死亡，不过他们拒绝给我证据，他

们说，我必须相信他们的话，去波兹南的寄宿学校，相信这样的安排对我最好。”

我任由沉默围绕亚内克的话，任由沉默把他的话轻轻抱在怀里摇着。

“你呢？”他问我，等到沉默尽了本分，其实沉默所能做的并不多，我准备开口，这些话也需要很多的沉默。

“他们将把我送去加拿大。”我说。

“加拿大？为什么？我以为他们找到你真正的父母亲！”

“这是个秘密，亚内克。当我在走廊上等候时，我听到他们在首长的办公室里争执，他们说英文，不过他们一再重复叫喊同样的话，我听出他们说什么。首长说：‘不过她母亲的信……？’穆丽克小姐说：‘乌克兰落入红军的手里。’首长说：‘不过那封信……’穆丽克小姐说：‘没有那封信，好吗？绝对不能把克拉丽莎送到红军那里！’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红军指的是苏俄。”亚内克说。

“后来，他们把我叫进办公室……首长已经不在，穆丽克小姐告诉我她对我有很特殊的情感，因为她也是乌克兰人……她在多伦多的乌克兰朋友，克莉斯瓦堤医生和他的妻子，他们没有小孩，会很乐意收养我。如此一来，她说，我就能够和我的民族共同生活，而且住在富裕的国家，我将姓克莉斯瓦堤。”

亚内克慷慨地给予我亟需的沉默。

接着他说：“波兹南，多伦多。”

当我听见他念着我们未来的城市名字时，沉重迎面而来，压扁我，压垮我，压得我几乎与冰冷的水泥地融成一体，再也站不起来。

“怎么会这样。”我咕哝说。

坐在阶梯上，亚内克转向我，他拨开我脸上的头发，手指轻柔抚触我的五官，好像盲人一样。

“听好，克莉斯瓦堤小姐，”他终于说话，“他们能够把我送去波兹南，

把你送去多伦多,他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名字,给我们假证件、假父母和假国籍,不过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那就是把我们分开。永远,我们永远在一起,他们无能为力。我们知道自己真的是谁,此时此地,一刻也不等,我们要为自己取真正的名字,从今天起。你准备好了,小妹?"

我虚弱地点头。

"好。"他说。

他抓住我的左手,卷起我毛衣的袖子,亲吻我的痣,他的嘴唇冰冷,他的身体剧烈地发抖。

"我和你一起……这里。"他说,"鲁特才是我真正的名字。因为我父亲是什切青的鲁特琴工匠,我的名字正是这种乐器的名称,而且各种语言的说法一致,如果你触摸这里,或甚至你只要想到这里,我和你一起,我像鲁特琴的琴弦在你的体内振动,当你唱歌时,我为你伴奏。鲁特,鲁特,鲁特。说。"

"鲁特,"我说,"鲁特,鲁特。"

"现在轮到你,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像天上的飞鸟迎面扑来,我低声说:"爱哈。"

"爱哈,"他重复说,"爱哈。很好,我带着爱哈到波兹南,你带着鲁特到多伦多,爱哈和鲁特,很美?"

"鲁特和爱哈。"

"等我们长大,我将找到你,我会尽快追随你的歌声找到你。"

"然后我们厮守终生。"

"是,我们来发誓。"

他用两只手指按着我的痣,说:"我,鲁特,我发誓爱爱哈,等我长大,我将找到她,和她共度一生。现在轮到你。"

"我,爱哈,我发誓爱鲁特,等我长大,我将找到他,和他共度一生。"

那是很庄严的宣誓。第二天，亚历克不在，中心陷入混乱。一个星期后，我伫立在渡轮甲板上，注视着大西洋的滚滚灰浪，一望无垠。

作者后记

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德国为弥补战争丧生的人口，在被占领区的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日耳曼化"外国儿童计划。此项计划由党卫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执行，在波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有超过二十万名儿童被偷①，其中学龄儿童被送往特殊中心接受"雅利安"教育；而幼年儿童包括数量庞大的婴儿，则先送往 Lebensborn（"生命之泉"——著名的纳粹"交配繁殖农场"），再交由德国家庭扶养。

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与其他流亡人士救援机构共协

① 译：依作者的说法为偷窃，不过有些英语资料的说法为绑架，第二章涉获也曾说绑架。

助四万名儿童找到出生家庭。①

① 译注:(一并解释希姆莱—Lebensborn—雅利安)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慕尼黑,一九四五年为逃避纽伦堡审判自杀身亡。希姆莱是纳粹党卫军(SS)与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首脑,也是消灭欧洲犹太人计划的主要领导人,指挥纳粹集中营,并亲自制定旨在歼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

希姆莱力行"人种净化、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的纳粹迷思。他除了严格制定党卫军的门槛,甚至规定党卫军不得与无法证明二百年雅利安纯种血统的妇女通婚。雅利安人原本意指所有说印欧语系语言、公元前二千多年在伊朗定居、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入侵印度北部的民族。"雅利安"为梵语"高贵"之意。而纳粹的雅利安人种优越理念则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戈宾诺(Gobineau)等种族主义学者所鼓吹的"人种分级说"息息相关,该学说认为雅利安人是说印欧系语言和居住在欧洲北部的人;这些雅利安人比其他种族优越。虽然这种说法被许多人类学家驳斥,却被希特勒及其党羽所利用,作为纳粹对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实施灭绝政策的依据,并进而建立 Lebensborn—生命之泉,炮制纯种雅利安人第一所 Lebensborn—生命之泉于一九三五年在慕尼黑成立。Lebensborn—生命之泉是纳粹最禁秘也是最恐怖的计划之一:党卫军官与纯种雅利安女人可以在此交媾并生下优良的品种,此行径与替牲畜选种交配的作法如出一辙,故 Lebensborn 亦被讥为"交配繁殖农场"。婴儿出生后,交由党卫军家庭抚养与教育,这些婴儿因此也被称为"希特勒婴儿"。

所有参与这项生育计划的军官和妇女必须证明自己是纯种雅利安人,而且没有任何精神或其他遗传疾病和缺陷。为了保密,他们的身份以及所生婴儿的出生记录都被党卫军严密保存。

随着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获胜,Lebensborn—生命之泉也出现在被占领国的领土上,根据挪威的资料,德军在挪威境内建了十所 Lebensborn—生命之泉。

即便如此,希姆莱仍然弃嫌十月怀胎、有计划生产"希特勒婴儿"的速度太慢,而自一九三九年起,直接在纳粹占领地绑架具有雅利安相貌特征的儿童(金发、蓝眼等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送到 Lebensborn—生命之泉进行洗脑,纳粹用尽各种手段,以让这些儿童否认并遗忘自己的亲生父母,譬如,有些纳粹保姆让这些儿童相信被父母遗弃,对于那些顽抗不从的儿童则施以毒打,其中许多儿童被送到集中营(最多送到波兰的卡里兹中心)被处死,顺从的儿童则送给党卫军军官家庭收养。